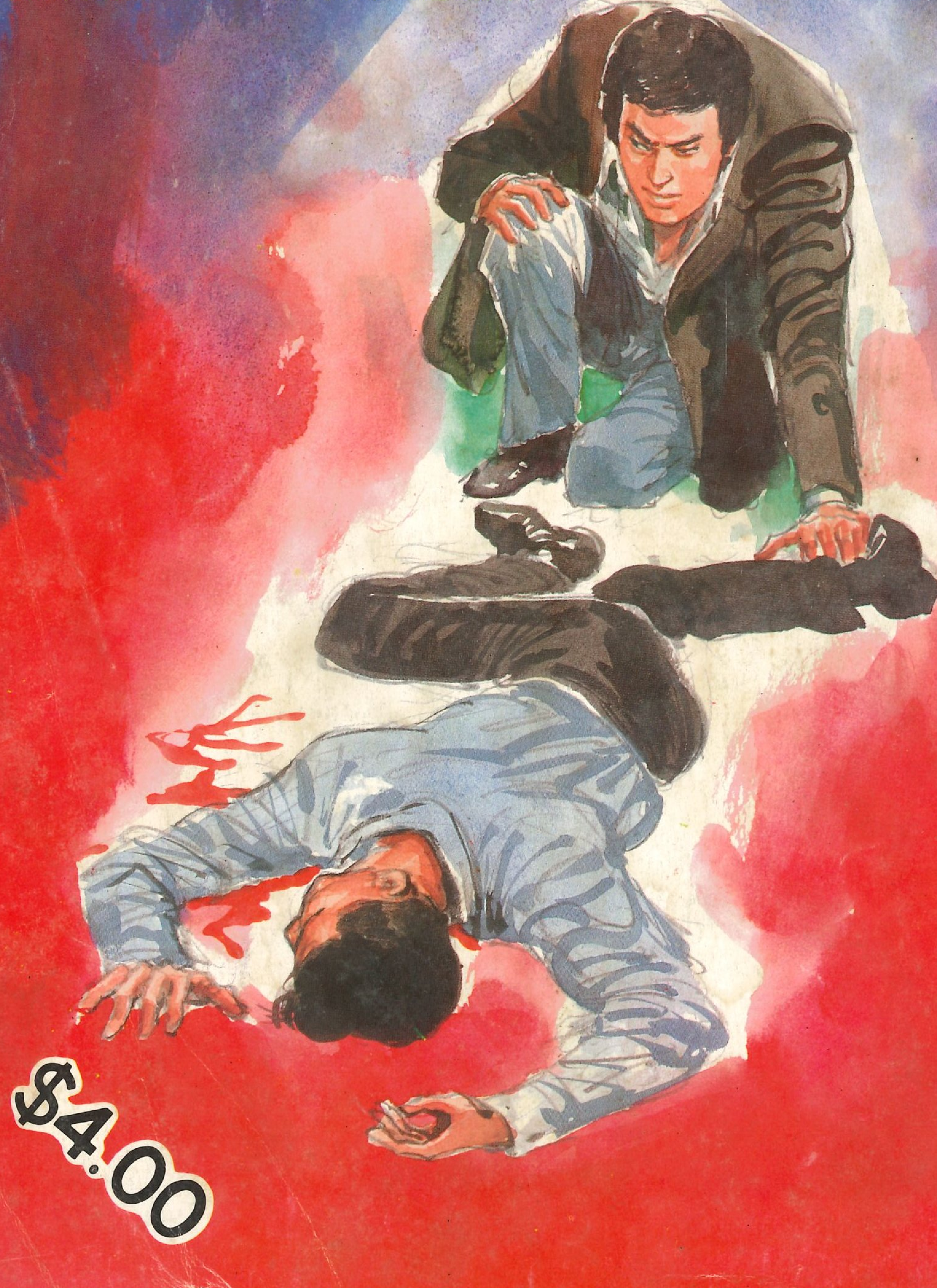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兩代情仇（山貓王森故事之八） 王一龍・著

唐匡與宋大全是結義兄弟，兩人共同闖天下，但當他們踏上成功之路，却來了一場決鬥，決鬥結果自然有人死亡，但事情並未結束，十五年後，兩代人又展開另一場決鬥，這其中旣有仇恨，又有情愛，情仇糾纏，結果如何解決？王森又如何介入這場鬥爭？



$4.00

第26年

26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山貓王森故事：「兩代情仇」，內容情節，既有仇恨，又有愛情，可算是情仇糾纏，夾纏不清，曲折之至。講述兩個異姓結義兄弟，他們共同闖天下，禍福與共，但當他們平步青雲後，竟然來了一場大決鬥，決鬥結果自然强存弱亡，但事情並未結束，十五年後，他們兩代的人又來過一場決鬥，到底內有什麼前因後果？看過本文自有交代。

* * *

名噪一時的東南亞名作家金童先生，今期在本刊有巨著刊出，是篇「飛仙劍俠奇緣」爲他自撰寫武俠小說以來最得意之作，敬希垂注。同時，馮嘉的司馬洛故事「翻案」，亦同期刊出，幸勿錯過。

* * *

不論江湖上、武林中，人人都說「殺手無情」，毋怪道上對這番說法都心存偏見！但下期刊出的馬行空新著「無情殺手有情天」卻有不同，本故事就是描述兩個「無」情的殺手，怎樣轉變成有情有義的經過。其中經過，他們自有一番曲折離奇的際遇，且在下期由馬君對你娓娓道來，保証令你滿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26期
（總號131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山貓王森故事之八

王一龍・文
可　飛・圖

兩代情仇

因財失義

「開呀，六六六，通殺！」荷官大喝一聲，他額上滿是汗珠，雖然通殺，臉上却沒有笑容，旁邊兩個穿旗袍的女子，麻木地將閑家的大洋鈔票，全部掃了進來。

「邪門，他奶奶的邪門！」閑家們都如孝子般，哭喪着臉，忍不住咒罵起來。

荷官將碗蓋上，拇指按住上面那隻碗的底部，其餘四指，則捧着下面那隻大海碗，使勁地搖了幾下，又穩穩當當地放在桌上，叫道：「下呀！」

這是雙喜坊的賭場，上面是個磨坊，下面地窖便是賭場，提起雙喜坊，它歷史並不長，前後才不過三年，但它在烟台城數十個賭場中，却已出了名。

出名的除了是地方大，顧客多之外，

兄弟鬩牆

還因爲「安全」，黑白兩道的人全都得賣它幾分帳，自然也因爲它「安全」，所以顧客才會越來越多。

上賭場的人，十個有九個半不抽大烟也抽捲烟兒的，所以空氣十分混濁，可是顧客們却不管這一切，你看，賭場內的三張天九桌，三張骰子桌，還有一張派牌的，全都圍滿了人，這些人咳嗽的、咒罵的、吆叫的、調笑的、高興的，悲哀失望的，把地窖內吵得如同菜市場，是故荷官的嗓子一定要大，這是雙喜坊選擇荷官的先決條件之一。

從來賭坊裏面都沒有女人的，包括奉烟送茶的，清一色是男的，那是因爲賭徒認爲女人不吉利，輸了都作爲邪門的藉口，下次不再光顧。

不過雙喜坊却有胆打破這個傳統，不但打掃是女人，奉烟遞茶是女人，連荷官的助手也是女的，爲了消除賭徒畏懼的心理，老闆嚴格規定，賭場內的女人，每逢「不乾淨」的日子，一定要休息，不准上班，還聲明「白虎」不用。任何一個大敗虧輸的賭徒，都有權到房內，揭起裙子檢驗，以示公允。

起初賭徒們聽到這消息都哈哈大笑，引爲笑談資料，但後來捺不住好奇心，終於登門一試，不管輸贏如何，多幾個面目姣好的女人，總有點調劑精神和鎮定神經的作用，此後顧客漸多，也不覺一回事。

不過雙喜坊不是因這幾個「吉利」的女人的帮助，還是另有原因，開張不久，便客如輪轉，引得其他行家也紛紛效尤，一時成爲風尚。

你可以說雙喜的老闆「邪門」，也可以說他標奇立新，但有一點不容置疑的，便是雙喜的老闆發財了。

當然，每一項生意，每間店子的成功，必有諸多原因，但在當時却有一個共通點，老闆勤力，敬業樂業，雙喜的老闆也不例外。

呶，那二老闆宋二爺剛出去不久，大老闆唐大爺便來了。

通往上面的掀板一揭開，帶來了一股清風，也是冷風，地窖內的燈火一晃，樓梯便「蹬蹬」地響起了，走下一個身穿錦緞團花面的棉長袍，年紀剛三十多一點，圓圓的臉，短短的脖，加上他下頦有雙重，看來更像沒頸的男人。

這男人滿面春風，笑起來，雙眼瞇成一縫，好福相也好福氣，難怪他能發。

他便是唐匡唐大爺，是雙喜坊的大老闆。

唐匡背後還跟着一個長相看來斯文端正的漢子，穿得整整齊齊，嘿，連跟班保鏢也比人有氣派。

唐匡一走下來，不論是他的夥計，還是顧客們都暫停下來，恭敬地叫道：「唐大老闆！」

一個女助手媚笑地道：「老闆，您幾時從上海回來的？怎不叫咱們去接船！」

唐匡笑意濃烈地說道：「你們都辛苦了。」

一個「大腹便便」富紳打扮的賭客道：「唐老闆，上海好不好玩？」

「凡事都要見識一下，依俺看大上海是好地方，但咱們山東可也不錯。」

富紳喋喋笑着道：「俺是說那裏的妞兒！」

唐匡臉色一點也沒改變，笑着道：「上海妞兒的腰比咱們的軟，嗯，也香一點，人家用的是洋貨，咱們這裏是雙妹牌花露水！」

賭場內爆出一場笑聲，唐匡問一個荷官：「剛才那一手怎樣？」

「吃一賠一！」

「賠的照賠，把吃的退回去。」

賭場內又爆起一陣唐老闆萬歲的歡呼聲，唐匡道：「你們繼續玩吧！」說着推開帳房的門。

帳房裏坐着一個枯瘦的男人，他便是管帳房的劉先生。劉先生長身鞠躬：「老闆。」

唐匡臉上的笑容倏地不見了，看來還有一股威嚴和肅殺。他冷冷地問道：「老二呢？」

「二老闆去滿堂春，說叫定酒菜等你，要爲你洗塵！」

「好，那裏有妞兒，讓他等一下也不怕會悶煞了他！」唐匡坐了下來，拉開抽屜。

× × ×

唐匡也沒在雙喜賭坊逗留得太久，只呆了半個鐘頭，便獨自一人離開了，他走在街上，沿途不斷與熟人打招呼，不一會兒便到了滿堂春。

顧名思義，不說也知道滿堂春是什麼好地方，唐匡一踏進門，那些鶯鶯燕燕便迎了上來，唐匡含笑問道：「宋老二在那裏？」

「在牡丹房裏！一個人，也不知是犯了什麼毛病！」一個女人不斷向唐匡送秋波。

「二嫂子最近管得緊。」唐匡走過去，輕輕在房門上敲打着。

「是老大嗎？門沒鎖！」裏面傳來一個粗豪的男人聲音。

唐匡將門推開，只見房內安着一張桌子，桌上擺了五六個小菜，還有兩壺酒，一個穿天青色緞子棉長襖，年靠三十的精壯漢子，自桌後站了起來，道：「大哥，你怎不先來個信兒？不是說要靠年關才回來嗎？」

唐匡將門閂上，道：「男人事業爲重，玩樂的日子還長哩，用不着一下子用光，心裏惦記着這裏的生意，剛好又有票子，就提早回來了！」

「大哥請坐，酒菜剛端上來！」

「自個兄弟怎用得花費！」

那漢子便是雙喜賭場的二老闆宋大全，聞言哈哈一笑。「用得了多少錢？咱們又不是花費不起？難道這頓飯的錢，還貴得過咱倆兄弟的感情？」

唐匡吃吃大笑：「說得有理！兄弟的感情！」唐匡拉開椅子坐下，宋大全的臉色有點難看，唐匡又問道：「牡丹那妞兒呢？」

「把她攆出去了！」宋大全替他斟了一杯酒，舉杯道：「老大，俺敬你一杯！」說着先將酒喝乾了。

唐匡道：「別喝得太急！」

宋大全大笑：「你我倆的酒量，大家清楚，幾壺酒也醉不了！」

「是海量！」

「老大吃菜！」

兩人默默地舉箸吃菜，氣氛有點沉悶，兩壺酒眨眼都已空了，奇怪，宋大全既沒有再叫，唐匡也沒添酒的意思，滿堂春的人大概已得到宋二爺的吩咐，也沒來騷擾……

× × ×

唐匡與宋大全離開滿堂春的時候，已接近十點鐘，這臘月的天氣，晚上冷得厲害，莫說街上的行人，就連賭坊裏的顧客也散得七七八八了。

奇怪的是唐匡與宋大全並沒有回家，反而走出城。烟台是個港口，靠着海，冰冷的海風吹打過來，幾能裂膚，但兩人的脚步依然十分堅定，身子也沒有瑟縮的現象。

北風呼呼，地上都是積雪，海旁岩石突兀嶙峋，但在大雪掩蓋下，看來似是上海飲冰室裏賣的冰琪淋！

冷月斜掛，積雪映光，一片銀輝，泛着一股凄迷的美。

終於唐匡打破沉默：「老二，你的事俺知道，我這個做大哥的雖然海量，但也有個限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北風雖大，一張嘴便貫滿了風，但他綿實的聲音，仍字字清晰地送進宋大全的耳裏。宋大全仰起頭來，吸了一口氣，由他鼻孔貫進肺部的，不似是風而像是刀鋒，他忍不住打了一個冷顫，半晌才道：「前後四次，大概挪了二千個大洋吧！年終分紅時扣吧，你要算利息也行！」

唐匡忽然在一塊岩石前停了下來，道：「老二，俺在上海想過了，咱們共同打天下，當時有共同的理想，但到現在却有分歧了，你開始滿足，嫖賭飲吹，但俺還不滿足……」

「你什麼都有了，還有什麼事不滿足呢？」

「太多了，俺要整個烟台！去了一趟大上海，俺這個心願更加強烈，要不能擁有烟台，也要到上海灘去逞英雄，跟那裏的大鱷一爭長短！」

「老大，你就是死心眼……」

唐匡截住他的話：「所以咱們有分歧！咱們是兄弟，好來好去，散伙吧。這雙喜坊俺要，你到別的地方另創天下！」

宋大全臉色一變：「你主意已定？」

唐匡點點頭，宋大全又吸了一口氣：「你打算怎樣分？」

「嗯，往事不究，俺再給你二千個大洋！」

「太少了吧？雙喜坊一年賺的也不止此數！」

「你別忘記，你已拿了二千個大洋，一共是四千個！」

「但還是太少！」

「老二，你可眞善忘，當年創業，誰的功勞大？」

「地盤是我找回來的！」

「俺沒動刀動槍的？光是氣力，這幾年來能安安穩穩過日子？」唐匡提高了聲音：「還得用這個！」他指一指腦袋。

宋大全低下頭，半晌大聲道：「我不贊成！」

「俺已決定，你贊不贊成都一樣！」

宋大全心頭起伏着，忽然放軟聲音：「老大，假如小弟改過呢？」

「你改過自新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而已，一個沒有雄心，沒有野心的人！」

「老大，你獨裁！」

「假如不發生偷挪公欵的事，俺還能够容忍！你知道我爲什麼要在這時候去上海嗎？」

宋大全冷哼一聲，氣忿地道：「原來你早就有心計算我！」

唐匡大聲道：「別說計算，你自己做出對不起俺的事，還敢惡人先告狀！」

宋大全道：「我不要你的錢！」

「我會把錢交給你老婆！老二，你眞的要改過，二嫂是個好妻子，你別弄到家庭不和，這是我這做哥哥的最後一次忠告！」唐匡吸了一口氣，語氣一頓：「無論如何，你我都是兄弟，眞有困難的時候，再來找我！」

宋大全怒道：「狗屁的兄弟！虧你說得出口！」

唐匡扭頭回身走去，宋大全胸膛起伏不定，忽然大叫一聲：「站住！」

唐匡停住了脚，慢慢轉過頭來，用不屑的目光望着宋大全，好像精明的上司對飯桶的下級那樣！

宋大全喉頭聳動了一陣，才迸出兩個字：「決鬥！」

唐匡眼皮一跳，瞇着眼，目光似刀刃一般瞪着宋大全。宋大全聲音都沙了：「我不甘心放棄雙喜賭坊，唯一解決的辦法，便是決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唐匡轉過身去，冷冷地道：「不要兄

弟的感情？」

「現在說這些都是廢話！」

「好，如何個鬥法！」

宋大全道：「這幾年來，你養尊處優，身手差了，拳脚上分高下，對你不公平，所以用槍！」

唐匡眼皮又是一跳，說道：「俺沒帶鎗！」

宋大全道：「我已替你帶來了！」宋大全抽出一柄匣子槍來，向唐匡拋去，唐匡一接沒接得住，慢慢彎腰拾了起來。宋大全臉上閃過一絲喜色。

唐匡道：「原來你早有預謀！」

宋大全冷笑一聲：「這是你一向教我的，要用這個！」他舉起左手，用食指在腦門上戳了一下！說着話，他右手已多了一柄匣子槍，樣式與唐匡一模一樣！

唐匡毫無感情地道：「你學得很好，如何個比法，說吧！」

「咱們背貼背，各自向前走出十步，然後開始！」

唐匡道：「在比鬥之前，俺要提一個條件！無論咱們今日感情有什麼變化，但始終都曾經患難，假如俺今日死在你槍下，請你捐棄成見，代我照顧妻女！」

宋大全再度露出一絲笑容，他是江湖黑道上出了名的神槍手和快槍手，他對自己的槍法有十足的信心，何況這三年他雖然沉迷玩樂，但却沒將鎗法荒廢。「我答應你！」

唐匡慢慢解下外衣，將棉袍拋向一塊岩石，宋大全望着他那個微微突出的肚子，臉上笑意更濃，唐匡咳了一聲才道：「開始吧！」

宋大全慢慢走過來，到了跟前，兩人才背貼背立定，宋大全道：「開始，一、二、三……」

兩人同時以同樣的步伐前進，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八、九、十！」

話音剛落，宋大全立即轉身，唐匡不敢轉身，立即撲倒地上向岩石後滾過去！

「砰！」宋大全的第一顆子彈，擦着唐匡的肩，射在雪地上！唐匡一驚之下，滾動得更快，也許他滾得太急，手臂竟然撞在岩石上，連掌中的匣子鎗也抓不牢，彈開起來。

「砰！」宋大全又發了一鎗，子彈將唐匡的鎗擊飛丈五才跌落雪地！

宋大全哈哈大笑，慢慢走前。「老大，你以前的鎗法雖不如我，但也不致于差到這個地步！可見人不能太富有！你投降吧，我給你二千個大洋，你去上海灘與大鱷爭長短吧！」

話音一落，唐匡忽然在石後冒了起來，「砰砰」兩聲過後，又縮在身後，同時向另一塊岩石滾去！

宋大全手中鎗一响，子彈射到天空去，身子却如棉花般，慢慢倒下，只見他由胸膛裏湧出來的血，將積雪染紅，艱辛地道：「你，你使詐……」

「砰」的一聲，後背落地，連鎗也拋過一邊去，唐匡握着一柄精巧的白色短鎗，慢慢站起來道：「我早教過你，要多用腦，可惜你未學到家！哼，你連我的面也不見，便獨自約我吃飯，俺便不會防着你？你眞信我沒帶鎗？那你該死得瞑目！」

唐匡走到宋大全身前，俯下身將鎗拿到他眼前，道：「老二，你一向愛玩鎗，讓你開開眼界，這是德國鬼子製造的『大白龍』，你死在它子彈下，也堪告慰！」

宋大全雙眼雖然圓睜，但他此刻已什麼也看不到了，唐匡搖搖頭，冷冷地道：「賤頭骨，沒福消受！」他收起了鎗，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後拖着宋大全的屍體，向海旁走去。

破綻

午飯前，唐匡到宋大全家，宋大全的妻子朱四妹，臉色不甚好看，輕聲叫道：「大哥……」

「昨夜沒睡是不是？都怪我，拉着老二喝多了幾杯，他說要替我洗塵，不料都醉倒啦，到今早才醒來。」

「大哥去了上海一個月，大全是該替你洗塵的！」朱四妹道：「但他還未回來，又去找那些女人吧？」

唐匡堆下笑面道：「不，俺叫他去青島辦點事，恐怕要過了年才回來，嗯，他臨行時放下二百塊大洋叫俺交給你的！」

朱四妹哦了一聲，雙手接去，唐匡又問道：「够不够用？不够的話，明天俺叫劉先生再送來！」

「不不，够啦！」

唐匡道：「那俺走啦！」

「大哥，要你送錢來，就留下來吃飯吧，反正有飯有菜！」

「不，俺昨夜沒回家，這時便得回去啦，要不然你大嫂可要怪我！」

忽然房門竄出一個壯實的孩子來，道：「伯伯，不要走！」孩子雙臂一張拉住唐匡的手臂。

唐匡將他抱起，問道：「城侄，你乖不乖？」

那孩子是宋大全的兒子宋建城，他扭着唐匡的手臂道：「城兒要伯伯留下來吃飯，娘宰了一頭鷄！」

唐匡手臂一抖，雪雪呼痛，朱四妹忙問：「城兒快下來，伯伯手疼！」

唐匡道：「昨夜喝醉跌倒，弄傷了手，沒什麼！」

「城兒，快下來，伯伯手痛！」

唐匡在宋建城臉上親了一下，將他放下來，然後離開，唐匡只生了一個女兒，因此平素很疼宋建城，宋建城道：「伯伯我送你回家！」

唐匡想了一下，道：「好吧，你懂得回來嗎？」

宋建城道：「城兒懂得！」

朱四妹道：「早點回來呀，娘等你回來吃飯！」

唐匡拉着宋建城的手，在街上走着，他望着孩子，心頭頗爲感慨，唶道：「假如他知道我打死他爹，不知會怎樣！」

到了家門口，唐匡便道：「城侄，你回去吧，改天再來玩！」

宋建城獨自一個回去，他罕有機會獨自出來逛，所以不捨得立即回家，在街上閑蕩，忽然看見一個花枝招展的女人走過來，他認得是滿堂春的壞女人，便忍不住罵道：「不要臉，老是纏我爹爹！」

那女人便是牡丹，她板着臉道：「誰

纏着你爹？」

「還說沒有？昨晚我爹也沒回家！」

「哼，他昨晚十點鐘便跟你伯伯離開，他倆出城去，與我可沒關係！」牡丹說着閃進滿堂春。

宋建城如獲至寶，跑回家，道：「娘，原來爹昨晚沒有喝醉酒，跟伯伯出城去了！娘，你說爹跟伯伯在十點鐘出城幹什麼？」

朱四妹一怔，道：「胡說！」

孩子大聲道：「城兒沒胡說，是滿堂春的壞女人說的！」他將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

朱四妹心中暗道：「今早醒來老是心驚胆跳的，好像有什麼事發生，莫非大哥有什麼事瞞着我？」當下道：「娘知道了，快吃吧，菜凉了！」

倆母子吃過飯，朱四妹將六歲的兒子哄着睡，自己換過一套衣服，提着菜籃離家，她好像做了什麼虧心事般，低首疾行，一口氣走出城去，由于滿堂春的位置向北，她估計丈夫是出北城。

海旁滿是積雪，遠處只有一兩個船伕在走動，朱四妹看了幾眼，心中十分奇怪：「這裏臘天一定荒凉，尤其是晚上，有什麼好看？若是要商量什麼事，也不該在臘月天來這種地方！唔，牡丹那婊子有沒有騙城兒？」

她邊想邊走着，忽然發現地上金光一閃，不由低頭望去，只見白皚皚的雪地中，放着一枚子彈壳，朱四妹拿起來一看，認得這是丈夫慣用的匣子鎗子彈，心頭登時怦怦跳個不停。

一陣海風吹來，朱四妹心頭一顫，忙在雪地走動找尋，又讓她發現一枚子彈壳，還有一絲血跡，她蹲下身將雪掃開，血跡的範圍極大，今天並無下雪，證明事後有人用雪蓋住血跡。

爲什麼？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這兩個問題不斷在朱四妹腦海裏盤旋着，她心思慎密，又將積雪蓋住血跡，快步走回去，還未進城，她便見到一個人：孫翩！

孫翩是唐匡的親信和保鏢，朱四妹後背無端端地出了一陣子冷汗，連忙匿在一塊岩石後，孫翩一口氣跑到海旁，低頭找尋，朱四妹嬌軀不斷地顫抖，連忙走回家去。

× × ×

臘月廿五日，也就是唐匡說宋大全去青島的第三天，忽然有人將宋大全的屍體抬進城，可是就在城邊兒，便被孫翩截住了，給了他們一筆錢，叫他們抬到遠處葬掉！

那兩個是漁夫，昨日駕船回來時，在海上撈着的，孫翩的藉口是不想讓宋大全的妻兒知道，免得她們母子悲傷！

那兩個漁夫覺得年關在即，的確不宜辦喪事，便依言將宋大全葬了，孫翩便回去復命！

不料這情景却給一個人看見：牡丹！

牡丹是在滿堂春樓上看見，那時她正醒來不久，對窗梳粧，不過因爲相隔太遠，她只看到孫翩跟兩個漁夫說話，漁夫抬起一個人離開！

牡丹也沒將這件事放在心上，繼續梳頭，因爲就快吃午飯了。

× × ×

朱四妹回家之後，心跳不止，越想越覺可疑，隱隱覺得，地上那灘血跟自己的丈夫有關，而且還有二枚子彈壳。

這件事跟唐匡有沒有關係，朱四妹一想到此，身子便打了個冷噤，換作是其他女人，就算不大哭大罵，也會去找唐匡問個清楚，但朱四妹不是這種女人！她機智沉着，甚至比男人還冷靜！她一開始便決定詐作不知道，半晌又覺得自己母子留在烟台也極不安全，便開始動腦筋了。

她一定要離開烟台城！而且是越快越好！

次日，唐匡又派孫翩送來了一百塊大洋，還有一些自上海買來的禮物，朱四妹一如平常，一切表現十分正常。

× × ×

大年初一，唐匡帶着老婆女兒去宋大全家拜年，不料大門竟然被「鐵將軍」守住！

唐匡的老婆溫秀娘訝然問道：「孩子他爹，二嫂去那裏？」

唐匡女兒唐珍珍道：「娘，城哥一定是去別家拜年！」

唐匡眉頭一皺，道：「要拜年，也得先到咱家！周福，你向隣居問一問！」

周福是唐家的長隨，他應了一聲便去宋家隣居，半晌才回來道：「老爺，隣居馬大娘說宋二嫂昨日傍晚出城，說要回娘家！」

「哦？」溫秀娘道：「怎會昨天才回娘家？也不說一聲，二嫂不是這種人！」

唐匡淡淡地道：「回去吧！」他回家立即吩咐孫翩去調查！

× × ×

朱四妹的確是在大年夜的黃昏離家，她選擇這個時候，有個道理，第一，賭場已歇業，到初二開門，唐匡與他的親信一早已到唐匡準備吃年夜飯；第二，城南口那家車行還有未停業的馬車夫！

朱四妹不慌不忙，只帶了幾件內衣褲和細軟，穿了一件棗紅襖子，裝作串門子的模樣，向隣居馬大娘交代了幾句，便拉着宋建城出城。

到城南口那家裘記馬車行，果然見到那裏還有兩輛馬車停着，朱四妹道：「老闆，有車子要去福山嗎？」

「福山？來回四五十里路，怕沒人去吧！」裘老闆頭也不抬地應着。

朱四妹直趨櫃台，放下一枚大洋，道：「這是給您買烟的！」

白亮亮的大洋，不由裘老闆不抬起頭來，忙道：「啊，原來是宋二嫂，您要去福山？」

「娘家有點事，趕着回去，請你帮帮忙！」

「別人不行，您二嫂子要一定行！」

宋大全這幾年在烟台風頭之勁，裘老闆可不是不知道的，黑白道的人都怕他幾分，何況他一個生意人，以前朱四妹回娘家，也一向光顧他的，他更不能不奉承！「二毛子，你死去那兒啦？快送宋二嫂回到福山去！」

一個頭髮稀稀疏疏的漢子自內走了出來，裘老闆道：「二毛子，揣上年糕帶在

路上吃，送宋二嫂一趟！」

朱四妹道：「這個給你過年買糖！」她又塞了一個大洋給二毛，這是打賞的，一個大洋可不是開玩笑。

二毛子忙道：「這個……太多啦，俺受不起！」

「要麻煩你，連年夜飯也沒讓你吃上，應該的！老闆你說說吧！」

裘老闆道：「二毛子你就謝了吧！」

「謝您啦二嫂！」

裘老闆道：「快去快去！」

朱四妹道：「老闆車費……」

「一個大洋已多啦！」

朱四妹拉着宋建城上了一輛乾淨的馬車，二毛子一抽馬鞭，馬車便駛出了。

二十來里路，說遠不遠，說近不近。

二毛子急着回去，不斷抽鞭，七點半鐘便已到達福山鎮了，二毛道：「二嫂，你家在那兒？」

朱四妹道：「就在鎮口下車，俺要找個親戚！」

二毛子停住了車，朱四妹拉着宋建城下車，二毛子便駕車回去了。

宋建城已昏昏欲睡，下了車道：「外婆不知睡着了沒有？」

「你以爲外婆跟你一樣貪睡！」朱四妹忽然停在一棟土屋之外，輕輕地敲起門來。

宋建城訝然道：「娘，這不是外婆家呀！」

「別吵！」說着門打開，露出一個老漢的面孔，朱四妹忙道：「周大叔，吃過飯沒有？」

「是你呀四妹！剛吃過，回娘家串門子，怎不早通知？」

「大叔，姪女有急事要去平林，您馬車有空沒有，請載姪女一程好不好？」

平林離福山只有五六里路，而且路很好走，周老頭道：「你去平林找人？」

「是的，找個親戚。」

「這時候去？」

「不能再等！」

「好，俺送你母子一程！」

× × ×

周老頭在馬車上問：「四妹，啥事兒這般急？」

「大叔，姪女有件事要求您，請您別告訴我家，說我來過！」

「呀？他們不知道？」

「不知道，我男人家一個親戚有事，不能不去！您記着呀，千萬別告訴別人，不然姪女向您叩個頭！」

「哎呀，你說這種話？大叔的嘴緊得很！吶，前面就到了！」周大叔將車停止，朱四妹下車時塞了一個大洋給他，周老頭起初不肯要，但拗不過朱四妹的意思，只好收了。

遠走高飛

朱四妹拉着兒子在街上急走，好不容易才遇到一個看來十分老實的人。「請問英姑住在那兒？」

那人看了她母子幾眼，道：「請跟俺來。」他帶朱四妹來到一棟小磚屋前，敲打着門：「英姑英姑，有人找你們！」

過了一陣，門才打開，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問道：「是誰找我呀？」

朱四姑向她一笑，道：「俺是馬大娘的隣居……」

英姑「哦」了一聲：「大姐叫您來的？哎，爲啥這時候來？幸好路上平安，進來吧。」

三人進了屋，只見屋裏收拾得十分乾淨，朱四姑未來之前已向馬大娘打探清楚，知道英姑一早便孀居了，膝下無子無女，獨自一人居住。

英姑十分熱情：「你們吃過飯了？」

宋建城道：「下午吃過年糕，晚飯還未吃！」

朱四妹罵道：「饞嘴鬼！」

英姑笑道：「姑姑去炒些年糕，反正家裏菜多得很！這孩子十分精靈，是你老幾的？」

「只這一個，叫建城！」

「妹妹，你怎稱呼？」

「城裏的人都叫俺宋二嫂。」

「二嫂子，你等一等。」英姑走進灶房，朱四妹叫兒子在廳裏坐，自己也走進灶房。「二嫂，您廳裏坐吧！」

「不，小妹有話要跟你商量一下！」

英姑往灶堂裏送了一把乾草。「你說呀！」

「小妹想在您這裏住幾天，不知道方便不？」

「歡迎！」英姑看了她一眼，道：「跟丈夫鬧別扭？告訴你，能忍耐就忍耐一下，像我，到了沒有男人的時候，才發覺他的好處！」

「不是，咱是來避仇家的！」

「啊！什麼仇家？」

「英姑，感謝您的熱情招呼，不過我自己也不知道仇家是誰！不過你放心，咱母子住幾天，就要去別的地方去！」

「好，我不問，需要我帮忙的，你就說！」

「謝啦！等過了年，我想找一輛馬車，送咱們母子去青島！你有妥當的馬車夫嗎？」

英姑笑道：「這倒是問對了人，我表弟就有一輛馬車，還是新的，現在歇了，明天我到他家拜年時，就跟他說說！你放心，他人老實得很，三十六歲的男人，氣力好得很！」

「那敢情好，車資我會多付，就不知道你那表弟住在啥地方？」

「離此只兩里路！」

朱四妹掏出五個大洋來，放在英姑手裏：「這給你買東西吃的！」

「哎！我的好妹子，你這算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你是個熱心腸的人，但如果你不收，心裏不舒服！」

英姑想了一下，道：「好吧，我就厚顏收下了，我大胆多問一句，你想在青島呆下去？」

「我想到上海去！」

英姑默然，半晌才道：「我膝下無兒，剛才一見到你兒子，不知爲啥就……」

朱四妹道：「你疼他，等下我就叫他向你叩個頭吧，就算是你的乾兒子！」

英姑眉開眼笑地說道：「我那有這福

氣！」

「你肯認他，是孩子的福氣！」

英姑笑道：「那我就厚顏答應了！」

朱四妹再問：「大姐，你家還有什麼人？」

「最親的就是我大姐，再下來就是表弟一家！」英姑答道。

「假如小妹求你一同去上海，你肯不肯？」

英姑道：「我可是喜歡東奔西跑的！這不是問題，就是咱們鄉下女人到上海幹啥？聽說那裏什麼都要錢……」

「錢可沒問題，只要省一點，够我們吃一輩子的，路上花用都由我來付！」

「這怎好意思？」

「大姐，你爲人熱心，我一見就投緣，所謂相識滿天下，知己無一人，能遇到一個知己，什麼也不用計較！」

英姑道：「好，冲着你這句話，老姐姐又厚顏答應你了！」說着兩人都笑了起來。

× × ×

英姑的表弟叫夏波，長得十分結實，他是在新春初五駕着那輛雙套馬車來的。英姑十分乾脆，只帶上細軟和衣服，其他的都留下來給他表弟。

馬車車廂十分寬敞，裝上東西，坐着三個人還寬鬆得很。英姑還把年糕、包子帶上車，馬車在朝陽中駛出平林，向南馳去。

由平林到青島要四百里路程，夏波起早摸黑，在正月十五元宵節便到達青島了。朱四妹給錢他，託他去買往上海的船票，又算了車資給他。

船在正月十七日啓航的，夏波在客棧裏陪他們三個人歇了兩晚，送他們上了大船，然後才回去。

× × ×

朱四妹一向十分節儉，因此頗有些積蓄，加上年終唐匡送來三百個大洋，數目倒也頗爲可觀。到了上海之後，便買了一個小地方住下。

宋建城不時問母親搬遷的原因，朱四妹以「爲讓他學好本領」爲藉口作爲理由解釋。她首先送孩子入學，小學畢業之後，利用漫長的暑假替他找了個上海最有名的拳師——方正心學武。

方正心擇徒極嚴，但宋建城除了聰明之外，體內遺傳着父親武人的血液，暑假兩個月的考驗期，順利過關，便正式舉行拜師禮。

那天，朱四妹特別在飯館裏訂了兩席酒席，廣宴方正心的門徒，另外方正心也請了幾位同行赴宴。此後宋建城日間上學，晚上便跟方正心學武。

一年之後，朱四妹告訴方正心實情——朱四妹利用英姑的關係去信給馬大娘，問清了情況：宋犬全不曾回過烟台，而唐匡的生意却越做越大，除了賭場之外，還兼營其他正當的生意，朱四妹即斷定丈夫已遇害，而兇手就是唐匡！

宋建城聽了這消息之後，如晴天响了個霹靂，他一向十分敬重伯伯，料不到他竟然是自己的殺父仇人！

朱四妹要求兒子長大之後爲父報仇，宋建城完全接受，因此更加刻苦學習。

光陰似箭，一晃眼便十二年，宋建城已長大成人，他體格高大，俊朗，而且因爲讀過書，又在城市裏長大，氣質上跟他父親有很大的不同。而這時候宋建城也修完了中學。

宋建城一拿到那張文憑，回家第一句話便道：「娘，我要回去烟台報仇！」

朱四妹雖然只讀過兩三年書，但見識與一些婦女不同，她微笑反問：「你有把握？」

「唐匡的年紀不大，我有把握爲爹報仇！」

朱四妹笑道：「唐匡不是一個人，他身邊還有很多人！」

「我有把握以一敵四！」

朱四妹搖搖頭：「這不是最重要的！要對付唐匡那條老狐狸，除了力之外，還要這個！」她用手指戮一戮腦門，「這是他往日常教你爹的！換句話說，要智勇兼備，而且你要有獵犬的本領，才可以捕殺狐狸！」

「我學文習武，一向都勝過別人，相信可以對付……」

「你不要急，十二年都等得，再過兩三年又有什麼打緊，我不能讓你失敗，你一失敗，不但你爹的仇無人可報，我也要失去唯一的兒子，而且宋家從此便要絕後了！」

宋建城似洩氣的皮球，問道：「娘，那我該怎樣辦？」

「明天我請方師傅吃飯，你替我邀請他！」

× × ×

朱四妹請方正心介紹一個神槍手，作爲教導宋建城槍法的師父；第二項朱四妹知道方正心的徒弟有的替人作保鏢，她希望方正心也能爲兒子介紹一份這樣的工作，而且最好在全上海最複雜的地方——外灘工作！

起先方正心不同意，但朱四妹說出實情，最後說服了方正心，方正心臨走時，道：「二嫂，不瞞你，我方某人活了一大把年紀，見過的和教過的徒弟，城兒幾乎是最出色的一個，方某不但視他是徒弟，也當他是自己的兒子那樣盡心教導……」

朱四妹忙道：「方師傅的恩德，城兒也時常提及，咱們一家都不會忘記！」

方正心道：「說眞的，我五個兒子也沒有一個比得上他，目前他的功夫在我徒弟之中，還不是最高的，但假如他能繼續努力，將來方某還想將位子讓給他……」

朱四妹忙道：「這怎成，他上面還有二十多個師兄！」

方正心搖搖手，道：「方某自會妥善安排，當然現在爲時還早，何況我還未達退休的年齡。」他頓了一頓，又說：「所以這件事你便交給方某，方某會替他安排一切！」

朱四妹道：「那我就先謝啦！我的目的是把他訓練成具着獵犬般的敏銳，除了有隨機應變之力外，還要冷靜穩重！」

方正心哈哈一笑：「方某見過的青年可不少，一般聰明的人，都容易滿足，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但城兒便沒這個缺點！我喜歡他的就是既聰明，又能吃苦！」

方正心言畢便告辭。

過了三天，方正心便帶他到一位西洋人的家裏，這位叫積奇的法國人，有神槍手之稱，宋建城拜他爲師之後，每天都抽出兩個小時到他家花園內練習。

積奇起初看他不起，但宋建城進步神速，令他驚訝，三個月之後，他認爲宋建城已無須再跟他學習，而且還介紹一個日本武士給他認識。

這日本武士是他們法國領事館由日本重金禮聘來的柔道高手。宋建城又跟他學習柔道，由於宋建城有深度的武術根基，進度之速，令一向目高於頂的佐田刮目相看，而與此同時，宋建城在晚上又跟一位中國籍的槍手，繼續深造他的槍法。

又三個月，宋建城自信已可雙槍連發，幾乎百發百中，所欠的只是經驗，便又到一家偵探社做助手。

宋建城畢業一年，日本武士佐田推薦他到領事館做他的助手，但遭宋建城婉拒，積奇却介紹他到一個中國籍的老闆——林順處工作。

宋建城將這件事告訴方正心，方正心笑道：「這是你的機會，去吧！」

宋建城有點奇怪：「師父，我在林順那裏可以學到什麼？」

「林順表面上是生意人，他跟法國有生意來往，但骨子裏他幹的是些見不得人的生意！跟外灘及市內的各個黑勢力有很多瓜葛，這豈不是一個好機會？不過我要提醒你一句：一切要小心，那是需要賣命的！」

宋建城毫不畏懼，道：「人就是在艱難和危險的環境中，才能迅速成熟！」

方正心突然沉下臉來，道：「還有一點我要先聲明的，你在那種地方可以學壞，但不准直接欺侮善良，否則方某便要將你逐出師門！記着，你到那種地方是一種訓練，不是去助紂爲虐，因此我希望你所作所爲是與各大黑勢力周旋！」

宋建城心頭一凜，忙道：「城兒不敢忘記！」

「也不要忘記將你辛苦養大，又對你抱有極大的希望的母親！」

× × ×

宋建城在林順手下幹得很好，由於他知識和技倆全面，加上在偵探社工作過，有勇有謀，晉陞極快，由一個打手開始，二年後他已是林順的左右手，並且得到一個外號：「上海之鷹」！

「上海之鷹」四個字不但是用來形容他進陞之速，而且形容他的勇猛和本領！

林順已將宋建城當作心腹親信，分紅極多，而且打算將自己的乾女許配與他，但宋建城却在這個時候向他請辭！

起初林順十分慌張，以爲是對頭人要聘請他對付自己，經宋建城的解釋才釋了疑慮！

林順當然不想宋建城離開，但宋建城去意極堅，林順沒可奈何，要替他開個辭別宴會，但爲宋建城婉拒，他只向林順提出一個要求：帶走他的兩個助手徐南生和彭哥！

林順希望以後宋建城回來之後，還能帮他，所以便一口應允。

× × ×

宋建城離開林順，是朱四妹的意思。她多方打探知道自己的兒子已成材，是可與唐匡周旋，便決定讓他回山東報父仇。

行前兩日，朱四妹將烟台城的情況仔細告訴了他，最後將她在雪地上檢到的兩顆子彈売交給兒子。

英姑則交了一塊玉墜給他，也叮囑了他一番。宋建城答應經常寫信回家報告一切。

宋建城臨行前一晚，特地設宴答謝諸位師父的栽培，然後他就穿着一套西裝，帶着徐南生和彭哥出發。

重回山東

宋建城到了山東，在各處走了一下，然後在臘月下旬，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進了烟台城。

十五年的時間不短，宋建城已由一個孩童長大成人，但烟台城的變化却不大。宋建城依着母親的描述，在城內各處走了一匝。

烟台城不時有外國人出現，但中國人像宋建成那樣穿着畢挺的西裝，頭戴毡帽，外披洋大衣的人却極少，因此宋建城一到烟台，便引起人們的注意。

宋建城臉上掛着笑容，帶着徐南生和彭哥到烟台旅館投宿，他們三個人開了三間毗連的大房，宋建城住在中間那一間。

宋建城到了烟台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到四海錢莊存錢，一存便是三千個大洋，掌櫃的對這位貴客殷勤有加，叫人送上烟來。

宋建城微笑搖頭，抽出一根雪茄來，徐南生連忙替他點燃。掌櫃錢先生看看自己那包土烟，大感寒酸，忍不住問道：「大爺，您從那兒來的？」

「阿拉是上海人！」

「上海人？大爺是來咱們這裏遊玩的？爲甚麼帶這麼多錢？」

宋建城噴了一口烟道：「鈔票誰會嫌多？是不是？也許阿拉要在山東做點生意！嗯，掌櫃，山東有甚麼生意好做的？」

錢掌櫃笑道：「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只要有本事，甚麼生意都好做！」

宋建城哈哈笑道：「也許阿拉也該開家錢莊！哈哈！」說着存欵單據已弄好，宋建城取了單據便走，錢掌櫃親自開門。

宋建城忽然停步，問道：「阿拉聽人家說，你們這裏的滿堂春姑娘又多、又漂亮……」

錢掌櫃忙道：「對對，不錯，大爺有興趣？」

「哪一位姑娘最好？」

錢掌櫃陪笑道：「所謂各花入各眼，這個你可問問牡丹？」

「牡丹？」宋建城心頭一跳。「牡丹最紅？」

「不，以前牡丹也是裏面的姑娘，但現在她可做起鴇母了！」

「鴇母？阿拉上海叫媽媽！那是她開的呀？」

錢掌櫃哈腰道：「這個咱不太清楚，大爺最好自個去問她！您慢走，不送！」

宋建城與徐南生和彭哥，是在黃昏的時候到滿堂春的，俟年近晚，裏面的生意大大不如平日，因此一進去，人都圍了上

來，他們雖然未見過宋建城，但下午早聽人說有這麼一個人了！

宋建城道：「叫你們媽媽過來！」他說話自有一股威嚴，牡丹自內聽見，連忙跑了出來：「您就是牡丹？」

牡丹一怔，陪笑道：「大爺，您怎知道我的名字？」

「剛才四海錢莊的掌櫃說的！」

牡丹眉開眼笑：「我早知道你們一定會來，這烟台市除了咱們滿堂春之外，還有那一家配得起您大爺的身份！」

宋建城見她徐娘半老，風騷猶存，不由忖道：「難怪爹以前迷上了她！」當下道：「咱們還沒吃飯，您找三個最好的來陪着，要能過夜的！阿拉在上海混大的，可別當阿拉是寬大頭！」

「不會不會！咱們烟台的人老實。」

牡丹喜孜孜地帶他們到一座小廳，不久便帶來了三位花枝招展的女人來道：「大爺，酒菜過一會兒就送來！」

宋建城叫一個喚玫瑰的女人坐在自己身旁，牡丹有點奇怪，因爲三個女人當中，玫瑰的年紀最大，不過她自然不會反對，道：「玫瑰，這尙爺是上海的富家少爺，你得小心伺候！」原來宋建城不想透露身份，詐稱自己姓尙名英，査實是「上海之鷹」的簡稱和諧音。

玫瑰笑道：「尙爺，您這姓可有點奇怪！」

「不奇怪，根據姓譜一書所記述，咱們這一系的祖先便是大名鼎鼎的姜太公姜子牙！」

說着笑，酒菜巳送上來，衆人立即吃喝，牡丹在旁冷眼旁觀，覺得宋建城年紀雖不大，却是頭「老雀」，絕非「雛鳥」，頗感失望。

酒飽飯足之後，宋建城便道：「玫瑰，咱們進房吧！」

玫瑰故意吊他胃口，道：「還早嘛，再坐一會兒吧！」

「阿拉路上辛苦，要早點休息！你是不是不方便？」

玫瑰反吃一驚，怕失去一個好主顧，忙道：「那就進房吧！秋香，到房裏去燒爐火！」

「哈，阿拉倒沒想到你們這裏沒有暖氣！」

牡丹問道：「尙爺，聽說上海是個好地方，到底怎麼個好法，您倒說說，讓咱們這些鄉愚開開眼界！」

宋建城爲了消除別人的疑惑，便仔細將上海的風俗和奢華說了一遍，然後摟着玫瑰進房。徐南生與彭哥也分別帶自己的姑娘進房。

進了房，爐火正旺，房內暖洋洋的，玫瑰替宋建城寬衣，又端了一盆熱水給他浸脚，最後她爬上那張大床，跪在他後面，替他搥背。

宋建城問道：「儂是烟台人？」

「不，俺是馬石店人，誰願意在自己的故鄉賣笑！」

「上海就不一樣！你來烟台多久？」

「年多……」

「騙我，不止！老實說！」

玫瑰咬了一咬嘴唇，道：「三年多，起初不在這裏，是做人家的丫頭，後來因爲打碎了主人家的一隻舊花瓶，所以……就……」

宋建城「哦」了一聲，「那家主人這般狠心？一隻花瓶難道貴過一個人？」

「他說那花瓶是清朝的！」

「他到底是誰？」

「你不認識的……他叫唐匡！」

「唐匡？」宋建城目光登時一亮，「你在他家呆多久？」

「兩年，您認識他？」

「不，阿拉來山東老是聽人家提起他！他做甚麼生意？」

「跟你說，你別告訴別人……」玫瑰道：「表面上他是開磨坊、旅館、酒樓的，其實他還開賭場，這滿堂春是他的！」

「不是吧，我聽人家說，這滿堂春巳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那時候他還未發跡吧？」

「三年前他買下的！」

「滿堂春很賺錢？原來的老闆爲甚麼要賣？」

「一來是他出的價錢高，二來原來的老闆年紀大了，三是唐匡在烟台市，是個跺跺脚城脚顫動的大人物，官府的人都要給他面子，何況百姓！」

宋建城不動聲色地問：「他那來的勢力？」

「官府裏有他的人，地方上的黑勢力也聽他的！當然他自己也有一大批打手！最近他又去青島發展了，不過聽說不太順利！」

「他手下有些甚麼厲害的人物？有沒有兒子？」

「他三個老婆，都沒替他生男孩，只有髮妻給他生了一個女兒，所以他收養了三個乾兒子，賭場裏的事都由他一個親信孫翩負責！」

「他女兒嫁了沒有？」

「聽說唐姑娘巳經滿二十了，就還沒嫁人！求親的人可不少，但沒一個讓唐家看得上的！」玫瑰奇怪地問：「尙爺，您問這些幹甚麼？」

「聽說他的賭場，阿拉明天想到他那裏玩幾手，當然要問清楚！」

「您別去，那是一個吃人不吐骨的地方！」

宋建城問：「玫瑰，你還要替他幹多久才能自由？」

玫瑰悶悶地道：「還差九個月……」

「你想不想早點離開火坑？我明天帶你去那裏走走，包你可以賺幾百個大洋，讓你贖身，還可以改良嫁人！」

玫瑰忙道：「不好，我從來未聽人說過，有誰可以在他那裏贏大錢的！尙爺，我謝謝您的好意，那種地方您不該去！」

宋建城看了她幾眼，覺得她淪落風塵雖巳年多，但心腸仍然很好，便反身把她抱住，道：「你放心跟我去，我保你不會吃虧！」

玫瑰道：「玩玩就好，別把身家賠上去……嗯，尙爺，您成親了沒有？」

「老是陪女人睡覺，但她們沒一個是阿拉的老婆！」

玫瑰有點憂傷地道：「你們有錢人眞好……」

宋建城笑道：「別說這種話，咱們今晚兒要高高興興才對！」

玫瑰强作歡顏，事實上也不太困難，因爲這個嫖客的條件實在太好了，好得有點令她受寵若驚。當宋建城將她的衣服脫光之後，她忍不住問道：「尙爺，你爲啥要挑我？荷花跟黃菊比俺都年輕貌美！」

宋建城一笑：「比她們更漂亮的女人我也見過，阿拉要的是特別一點的！」

「俺是啥地方特別？」玫瑰在宋建城的臂彎裏，有點羞澀。

「因爲你風塵味不重！」宋建城手指頭在她胸脯上左右戳了一下：「還有這個地方！」

玫瑰樣貌雖然比不上荷花跟黃菊，但那兩處地方的確比她倆豐滿，否則牡丹也不會挑她陪客。後來她覺得他行動了，一切都是那麼在行，她知道他沒有騙她，他一定經常陪女人睡覺，她根本沒法再集中精神了，不由自主地低哼着……

當她淸醒過來的時候，宋建城在她身邊抽着洋烟，上身靠在床架上，露出一身堅實健壯的胸膛，上面的肌肉節節分明，穿着衣服的時候，根本想像不到，他有如此寬厚的胸膛！

還有一點，他脅下有一道刀疤，玫瑰蜷縮着身子，用手指輕輕指一指：「是怎樣子來的？」

宋建城臉上肌肉一陣抽搐，淡淡地道：「被攔路的强盜弄傷的！」

「好險，再高兩寸就……」

宋建城將烟捺熄，道：「小意思！」

這是他爲林順賣命時留下的紀念品，他當然不會告訴她。

報仇的第一步

雙喜賭場巳改了名：大唐娛樂館。地址也不在那磨坊下面，而是在當街的地方，二層樓的一棟房子，裝飾得半中半西。

樓下大房，是普通的賭徒光顧的地方，樓上幾間貴賓樓，出入的非富則貴。

宋建城帶着人一到，就有與衆不同的氣勢，而且還帶着滿堂春的一位紅牌，賭館裏的侍應連忙上前打招呼：「少爺是來玩兒的？」

徐南生道：「廢話，不來玩，難道來搶！」

侍應忙道：「請上樓！」

上了樓，宋建城便聽見一間房間傳出輕微的骰子聲，問道：「那裏可以嗎？」

「可以可以，裏面只有四個客人！」

侍應將門推開，裏面有三個衣着豪華的客人，一個穿土衣的年青漢子，衣着豪華的賭客，臉上看不出勝敗，那穿土衣的則滿頭大汗，一望便知道情況不妙。

莊家還未開骰，女助手笑道：「大爺，趁熱下吧！」

宋建城微笑道：「等一等，不忙！」

侍應遞上一根三個五的英國烟，宋建城取出一枝長長的白象牙烟咀，將烟挿上。

侍應一邊點火一邊問：「爺，您貴姓？那兒來的？」

「姓尙，是上海人！」宋建城噴了一口烟，「哦？你們這裏還與査人家底細的呀？」

侍應陪笑道：「尙爺誤會，俺隨口問問而巳。」

這時候，莊家開骰，只聽那土衣青年輕輕咒罵着：「他奶奶的，小注就中，大注偏偏就輸！」

宋建城微笑着坐了過去，莊家見來了主顧，連忙搖着。「大爺您下。」

「這是洋鬼子的玩意兒，你們這裏也有呀？好得很。」

宋建城拿出一疊鈔票來，放了五十塊在大門，再在十二點上押了二十塊，又在三四五各下十塊，笑道：「阿拉玩玩而巳，本錢不大，別見笑！」

一個胖漢道：「您這樣賭法可不精明，就算開了大，如果不是十二點，你也只是扯個平而巳！」

「阿拉喜歡漁翁撒網，玩玩而巳吧！哎，玫瑰你也下吧！」宋建城事先給了她一百塊讓她作本，不過玫瑰只下了十塊，彭哥與徐南生對他主人信心十足，各自在大門上下了五十塊。

那胖子搖搖頭，道：「一路下來，都是一大一小，剛才巳經開了一次大，這次該小心的了！」

土衣青年放了二十塊在小門上，宋建城笑着問：「兄弟，你這些錢可不能亂花，萬一輸了回去怎樣交代，買大吧！」

土衣青年叫李青，聽了這話，臉色大變，結結巴巴地說道：「你說甚麼，俺不懂！」

宋建城微微一笑，莊家揭起蓋子，三個骰子正好是三四五，十二點，大！莊家吃掉小的那一門，還不够賠！

宋建城抽了二十塊打賞，把剩下的錢仍然押在大門上，這次他分出一半押在十五點上面，玫瑰學他把贏來的都押下去，其他四個人仍押在小門。

宋建城道：「兄弟，過來這邊吧！阿拉的賭運一向很好，你就跟我一次吧！」

李青臉色變了一變，咬一咬牙，道：「好，就聽你的吧！孤注一擲，不成功則成仁！」

莊家一開，雙六一個三，恰好十五點，宋建城又大獲全勝！玫瑰道：「早知我跟你買點子！」

李青興奮得雙手發顫，向宋建城連連打揖：「尙爺，這次買甚麼？」

宋建城笑道：「阿拉不包你贏！」

莊家連敗兩場，臉上的笑容少了很多，將碗搖得震天價响，然後放在桌上。道：「爺們請下！」

宋建城拿一百塊打賞，將錢放到面前，想了一下，將一百塊放在大門上。徐南生、彭哥和玫瑰都學他減少了注碼。

胖漢道：「邪門，他媽的，就跟他買吧！」其他四人，全將錢押在大門上。李青想了一下，只下二十塊。

宋建城忙道：「諸位，阿拉賭錢憑的是靈感，不一定靈，輸了可別怪我！」

胖漢叫道：「富貴由天，沒有人會怪你！」

莊家一開，三個二點，通吃，宋建城笑道：「幸好是通吃，否則阿拉可不好意思！」

下一次，宋建城又押了二百塊在大門，結果又開小，莊家臉上又恢復了笑容，胖漢輕聲咒罵不巳，宋建城忙道：「下一

次你們先下！」

胖漢咬一咬牙，道：「老子就是不信邪！」推了一百塊在大門上。宋建城見李青臉色青白，猶疑難決，向他一笑，下了五百塊在小門上，又取了五十塊放在八點上，彭哥等人紛紛跟着押在小門上，却讓宋建城都推到八點上。李青咬一咬牙，將最後的二十塊押在八點上。

莊家喝道：「好了沒有？開啦，開啦……開呀！」李青緊張得大冷天也出了一身汗，碗蓋一揭，他探前一望，啊：一二五，剛好八點！一賠八，二八一十六，二十塊贏一百六十塊！

宋建城又贏了九百塊，抽出一百塊作打賞，道：「咱們走吧，阿拉肚子已經餓啦！」

徐南生道：「少爺，您今天運氣好，再玩幾手吧！」

「得些好意須回手，今天贏的，已够你在滿堂春樂到過年，還不滿足！」宋建城推開椅子，道：「明兒有空再來吧！」

莊家摸不清他的來路，向侍應打了個眼色，着他送他們出去，宋建城不回旅館，也不去滿堂春，却去館子吃午飯，然後叫玫瑰帶路去城外港口走走。

港口附近，情景跟十五年前沒甚麼分別，滿眼仍是白皚皚的積雪，宋建城站在一塊岩石上遠眺，像石像一般，玫瑰拉拉他的衣服，問道：「你在想甚麼？」

宋建城吸了一口氣，拿了三百塊給她：「回去立即贖身！」

「尙爺……我，我不能要你的！」

宋建城把臉一沉，冷哼一聲：「你是看不起我，還是歡喜再賣笑？」

彭哥道：「你拿去吧，要不少爺不高興！」

玫瑰嬌軀一抖，忽然淌下兩行淸淚，伸出一雙發抖的手，慢慢將錢接了，哭道：「尙爺……您……俺不知道要怎樣感激你……」

「够不够贖身！」

「太多了！」

「剩下的，給你添粧！」

玫瑰突然倒在雪地上，道：「尙爺，不曉得我該如何報答他……」

「很簡單，任何人問你有關我的事，你都說不知道！還有，你最好立刻離開烟台回家去！」

「我……」玫瑰對他的了解實在太少了，但還是應了一聲，在宋建城的催促下回城。

× × ×

這一晚，宋建城回館旅睡覺，次日，宋建城換了一套西裝，帶着兩個保鏢又到大唐賭場。這次侍應直接帶他上樓，却引他們到一座小廳裏去，道：「咱們總管要見您，請坐！」

一個威嚴的中年漢子走了進來，雙方寒暄一陣，宋建城抽着烟問道：「孫總管有甚麼指敎？今天樓上不開市嗎？」

孫翩笑道：「昨夜俺聽說你是個好主顧，孫某就想見見你，今天一見尙爺果然是人中之龍！」

宋建城老實不客氣地道：「孫總管，我尙某人做事喜歡爽快，您有話就說！」

「乾脆！」孫翩臉色不變。「你今天還玩不玩？」

「不玩來這裏幹甚麼？」

「好，孫某陪你玩！請！」孫翩帶他到一間小房，但是設備十分豪華，房裏已經有女助手和四個保鏢模樣的漢子。

宋建城哈哈笑道：「原來你們早準備好了。」

孫翩坐下，道：「相信尙爺不止懂得玩骰子吧？」

彭哥道：「咱們少爺在上海，甚麼玩意兒沒玩過？」

「尙某喜歡玩沙蟹，孫總管，你懂得嗎？」

孫翩眉頭一跳，心中暗暗高興，道：「孫某雖然不高興，但自信還能陪你玩玩，拿牌來！」

牌至，孫翩又問：「尙少爺準備玩多大？」

宋建城道：「今兒沒帶太多來，咱們三個湊合三千塊吧！」

孫翩也數了三千塊放在桌上，女助手派牌，宋建城面是紅桃九，孫翩是葵花五。「尙爺請叫！」

宋建城不看底牌，抛了十塊錢。孫翩照跟，下一輪，孫翩的牌是黑桃K，宋建城是紅桃三，孫翩叫一百，宋建城看了一下底牌。「一百塊太大了！」

孫翩笑道：「再來，嗯，尙爺在上海幹的是甚麼生意？」

「家父在永安百貨旁邊開了一爿錶行，小生意！」

「利錢大呀！能在上海立足，可不容易！」

「阿拉主管一家洋服店，生意不太好，做的衣服沒人穿，所以自己『買』了！」宋建城指指身上的衣服。

孫翩那裏肯相信？生意不好會帶着保鏢到山東遊玩？當下道：「尙爺是眞人不露相呀！」

「過獎，不過家父還開了一家小洋行，跟外國人打打交道，但比起你們開賭場的，可差多了！」

孫翩眉毛一揚，道：「那裏那裏，咱們經常做蝕本生意，就像昨天，三百！」

宋建城笑道：「運氣不會永遠好的，呶，你看我又得投降了！」

第三局一開始就十分緊張，桌面上各有三張牌，但孫翩已有一對七，宋建城露面的只是四六兩張小牌。孫翩考慮了一下，叫三百。宋建城這次不投降，也下了三百。

第四張牌是A，宋建城是三，孫翩叫五百。宋建城下了五百再加一千！

孫翩微微一怔，心中暗道：「這小子在搗甚麼鬼？哼，不管如何，這一局我是贏定的了！」當下照跟。第五輪牌，兩人都五，孫翩笑道：「咱們這裏的規矩是『三條』吃『順』，尙爺小心！」

宋建城想了一下，道：「只剩下一千多塊，都下了吧！」他將面前的錢全推了出去。

孫翩臉色微微一變，用一張牌子夾着底牌，拿起慢慢推開觀看，就在此刻，宋建城忽然隔着桌子，用掌一掃。

孫翩冷不及防，五指一鬆，牌子掉在地上，却有三張，兩張五，一張七！

宋建城冷笑一聲：「孫總管，在上海阿拉會過不少高人，你敢在我面前耍花樣？乖乖的就賠錢，否則阿拉說出去，別想還有人來玩！」他將自己的底牌揭開，也是一張七，三四五六七，剛好是一條順！

孫翩吃吃一笑，向手下打了個眼色，笑道：「尙爺忘記了一件事，這裏是烟台，不是上海！」

「一樣！」宋建城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右拳擊在一個打手的下顎上，那打手被打得仰身後退，宋建城左脚一提，把第二個打手踢飛！第三個打手衝過來，宋建城一彎腰，雙手迅速地抓住他的衣衫，扭腰提起，將之向第四個打手摔去，兩個撞在一起！

他這幾下動作，快速乾淨，一口氣打倒四個人，而彭哥與徐南生却連眼皮也不眨一下，好像與他倆無關一般！

孫翩臉色一變，笑道：「果然是眞人不露相，你還想離開咱們大唐賭坊嗎？」

「既能來，就能去！」

話音剛落，那四個打手重整旗鼓撲上，這次宋建城不動，動的却是徐南生與彭哥！

四個打手使刀，但彭哥與徐南生赤手空拳，形勢似乎不利，但聞砰砰幾聲，倒下去的却是那四個打手！

宋建城道：「孫總管，尙某人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認不認輸！」

孫翩心頭大駭，可是臉上却陪笑道：「一點小誤會，這一局你勝，錢是你的，你拿吧！」

宋建城道：「這才像話！」他俯身去收錢，孫翩抽出一柄七首向宋建城後背插下，宋建城背後好像長着眼睛，只見他一閃身，頭一回，手一揚，發出一枚大洋！

「噹！」的一聲，大洋撞在七首上，震得孫翩手心一痛，接着第二枚大洋射至，正中其手腕，七首「啪！」的一聲掉在地上！

孫翩大喝一聲，踢開桌子，向宋建城撲去，他身子未到，忽然一歪，雙掌張開，在宋建城臉上一晃，左腿却向其下盤掃去。

這一招孫翩替它起了一個名稱，迷魂掌，無數人中計倒在腿下，但宋建城輕輕向後一跳閃開，同時也飛起一腿，掃開孫翩的左腿。

孫翩左腿微微一麻，心頭一沉，知道今日遇上眞正的勁敵，立即變招還擊，宋建城道：「你倆不用上來！」彭哥走到房門後，將門閂上，徐南生則站在那四個打手面前。

那個女助手，倏地推開窗子向下面叫道：「有人搗蛋，快上來。」

徐南生一掌將她推開一邊，女助手嚇得尖聲大叫，孫翩罵道：「他媽的，你們四個都死了不成？」

那四個打手再度撲前，徐南生一個沒法阻擋住四個，彭哥便上前協助，就在此刻，房門被撞得砰砰亂响。

孫翩單鬥宋建城頗覺力不從心，今日他最大的失算便是忘記帶槍。

宋建城忽然自他身邊竄過，孫翩微微一怔，宋建城一個手肱撞過去，正中其脅下，痛得他撲前幾步閃開，孫建城反應極快，飛起跳過桌子，攔在房門前，冷冷地道：「孫總管今日的事如何善了？」

孫翩冷哼一聲：「你帶上錢，離開烟台城吧！」

「離開烟台城？哈哈，敗軍之將，尙敢言勇，說不定要離開烟台城的是你。」

孫翩臉色一變，狠狠地道：「若早十年，兩個也不是孫某的對手。」

「你年紀並不大，不過身子讓醇酒美人泡壞了。」

「哼，你別得意，你以爲可以活着離開嗎？」

「也許可以，」宋建城向孫翩迫去，兩人又展開大戰，宋連城是初生之犢，勇不可當，而孫翩則勝在經驗豐富，時間拿揑較準。

「砰」的一聲，孫翩忽然一拳擊在宋建城的胸膛上，可是他還來不及高興，小腹也着了對方一拳，這一拳力量極大，痛得他彎下腰去。

就在此刻，房門「蓬」的一聲，被外面的打手撞破，宋建城左腿一掃一勾，地上那張梨木桌被他踢起，向房門飛去！

「格格格」房門外射來一陣子彈，子彈全嵌在桌面上，宋建城一面向孫翩飛去，一面叫道：「快過來！」

孫翩也機警，見來了援兵，立即退後，但宋建城就像是一頭凶猛的麻鷹，一撲向前，雙臂一抱，將他舉起，摔在地上。

這種打法，孫翩見未曾見，被摔得七葷八素，幾乎不能動彈！

這些動作完成，房外的打手才帶槍衝了進來，宋建城一俯身，將孫翩抓起就護在自己的身前。

哭墳

打手喝道：「放下人來！」

彭哥與徐南生同時掏出手槍指着孫翩，宋建城道：「開槍呀！」

孫翩喘着氣道：「別急，慢慢來！」

宋建城道：「孫總管你自個說吧！」

「你們拿了錢走吧！」

「錢可以寄放在你們這裏，阿拉慢慢來收討利息。」宋建城大聲道：「你們都退出去！」

那些打手仍在猶疑，孫翩一邊向他們打眼色，一邊道：「飯桶，聽見沒有。」

房內房外的打手和那個女助手，都退了出去，宋建城向彭哥及徐南生打了個眼色，徐彭兩位會意，立即自窗子跳落樓下的大堂。

宋建城揑着孫翩的關節，道：「孫大總管，阿拉帶你坐飛機，你保重啊！」他提着孫翩也跳了下去。

當彭哥及徐南生跳落大堂時，下面的賭客們一陣混亂，賭場裏的打手不敢開槍，宋建城與孫翩便在此刻跳下來：「孫總管，麻煩你送咱們一程！」他大踏步出門，彭哥與徐南生用槍指嚇着追兵押後。

出了大唐賭場，孫翩道：「尙大爺，現在該放了我吧！」

「還未出城。」

到街上，彭哥目光一掃，見路上的行人都瑟縮在屋簷下，其中一個幾曾相識，大唐賭場的打手追了出來，彭哥喝道：「

乖乖回去，咱們不想跟唐老闆結怨了，他別迫咱們殺人。」

徐南生接道：「咱們到了安全的地方自然會放了孫翩！」

宋建城笑道：「孫大總管，你也該開個口。」

孫翩垂頭喪氣地說道：「你們回去告訴老闆，就說俺送他們出城，一會兒便回來。」

宋建城挾着孫翩一路往南走，到了裘記馬車行，便要了一輛有篷的大馬車，又向裘老闆取了一條繩子，將孫翩紮得結結實實。

裘老闆本待不肯，但在槍口下却不敢反對，孫翩不斷尋機向他使眼色，駕車的又是二毛子，他氣力已不如以前，但技術却更加熟練，馬車在他驅策下去勢甚快。

孫翩問道：「尙爺，你食言。」

宋建城笑道：「現在還不太安全。」

「沒有追兵，怎不安全？」

「你剛才對裘老闆打眼色，你道阿拉看不到？」

孫翩不由語塞，半晌才道：「你要到什麼地方才肯放俺？」

宋建城笑道：「到時候，你自然知道，孫大總管，阿拉還有用得到你的地方，你不用害怕，只要你肯合作，相信大家會交上朋友。」

「原來你們來烟台是爲了對付俺，俺跟你有仇？」

「你太抬舉自己了。」

彭哥忽然道：「少爺，後面有輛馬車跟着。」

宋建城眉頭一皺，遂問道：「只有一輛？」

「是，只見到一輛，因爲有篷看不到人。」

宋建城立即吩咐二毛子催馬加速前進，此刻已在郊野上，大路兩旁都是大樹，快轉彎的時候，宋建城吩咐二毛子減速。

馬車一轉彎，他忽然將宋建城抛了出去，叫道：「快跳，駕車的，你繼續前進，否則一槍結果你！」言畢跳了下去。

大路與田野相差三尺高，宋建城吩咐彭哥爬上樹，自己與徐南生匿在路旁，一會兒，後隨那輛馬車已馳至，拐彎的時候，自然減速，彭哥在樹上輕輕躍下車頂，徐南生食指一扣，「砰」的一聲，擊在車輪上，馬車一側，當時停下。

宋建城冷冷地道：「識相的，就下來吧！」

馬車夫跳了下來，搖搖手道：「咱們不是唐大爺的人！」

宋建城道：「叫車上的人都下來。」

馬車夫朝內道：「大爺，你請下來吧……做做好！」

俄頃，車上跳下一個面色青白的青年來，宋建城與徐南生一望，却怔住了，原來此人竟是李青。

彭哥喝道：「舉起雙臂，他媽的，你剛才就躲在大唐賭場外面，鬼鬼祟祟的幹甚？」

李青忙道：「俺，俺對你們沒有惡意……俺不是唐大爺的人。」

宋建城問道：「那麼你爲甚麼跟着咱們？」

「俺……俺今天要上樓，他們……他們不讓俺……」

宋建城哈哈一笑，道：「哦，吃了甜頭，就想跟着俺翻本？」

李青紅着臉點點頭，徐南生道：「沒本事，就別去那種地方。」

李青道：「俺爹跟叔叔都病了，要錢醫病……」

徐南生冷笑一聲：「你昨日也贏了不少吧？那些錢已夠醫病！」

宋建城道：「可惜那些錢不是他的，是他老闆的。」

李青點點頭，忽然長長吸了一口氣，道：「不瞞你，老闆叫俺來烟台收帳，俺是挪用公欵……」

「你跟着咱們幹什麼？」

「希望你教俺一點聽骰子的本事，俺好回去撈回本錢，否則俺明天回去可交不了帳……」

徐南生罵道：「做你媽的大夢，學一天就能聽骰子，這世界上還有人敢開賭場的？」

宋建城眼珠子一轉，道：「好，你留下來，駕車的，你一直往前走，黃昏才可以回去，否則就請你吃『蓮子羹』！」

馬車夫唯唯喏喏，急忙上轅駕車，宋建城又問：「小彭，剛才可有沒有發現追兵？」

「還不見。」

宋建城道：「咱們走！」徐南生提起孫翩，走在前面，自然他們走的是另一條路，但仍是通向烟台。

路上宋建城問道：「李青，你老家那裏？」

「在烟台城外，我家是漁民，因爲俺唸過幾年書，不想繼承祖業，所以在福山一家布莊當夥計，因爲烟台俺熟悉，所以這一帶的帳都是由我收的！」

「你昨天是輸了多少？」

李青苦着臉道：「快一百塊。」

「你也不用學什麼賭術，阿拉給你一百塊，你回去交差吧！」

李青張開了口，半晌才道：「這，這怎成？」

「不過你要答應阿拉兩個條件。」

李青囁嚅地道：「什麼條件？」

「第一，你以後不准涉足賭場，第二，帶咱們回家，避一避風頭，你不用怕，最多兩個晚上，咱們就會離開，絕不連累你。」

「就這麼簡單，俺怎好意思。」

「反正那些錢，俺也是贏回來的。」

× × ×

李青的家，在烟台城郊東北，離城不遠，靠海。家不成家，木板蓋的房子，十分簡陋，可是佔地還頗大，那是因爲李青母親死後，他父親與叔叔同住，所以空出一間房子放雜物。

宋建城等人就躲在那雜物室內，李青交了十塊錢給父親，便準備煮飯，宋建城便在室內問孫翩：「孫大總管，你在大唐賭坊多少年？」

孫翩哼了一聲：「大唐賭坊之前的雙喜賭場，沒開張的時候，就跟着唐大老闆了！」

「對啦，既然有個大老闆，自然還有個二老闆，否則怎會叫雙喜？二老闆你認識嗎？」

「以前一齊跟他倆打天下的，怎會不認識？」

「他叫什麼名字？」

「宋大全！」

「如今他呢？」

孫翩臉色微微一變，室內光綫暗淡，看不到宋建城的表情，他忍不住問道：「你問這個幹甚麼？」

宋建城冷冷地道：「現在是我問你，還是你問我？」

「聽說大老闆叫他到青島辦點事，但他從來沒回來過，大老闆派人去青島調查，也沒結果！」

宋建城聲音更加冰冷：「你認爲這是怎麼一回事？」

「孫某不知道！」

「宋二老闆的家小呢？」

「不知下落！」

「這不是擺明是唐大老闆爲了獨吞生意而殺人滅口嗎？」

孫翩臉色又是一變，宋建城冷冷地道：「而下手殺人的就是你！」

「不是！你……你到底是誰？」

「十五年前，臘月廿七日，你獨自一個人到城北海邊雪地上找尋什麼？」

孫翩一驚，忙說道：「沒……沒這回事……」

宋建城左右開弓，摑了他兩巴掌，這兩掌十分沉重，令得孫翩的臉都腫了起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兩句話你該聽過吧！」

「你沒證據……」

宋建城又給了他一拳，宋建城道：「小彭，點燈！」

燈亮起，宋建城將兩顆子彈丟在孫翩身前：「這就是證據，你到雪地要找的就是這個！」

孫翩一張臉被嚇得煞白，宋建城道：「你老實說出來，我不難爲你，否則就要你的命！」

彭哥道：「咱們不會用槍，用拳頭慢慢打得你半死，再丟下海，讓你也嚐嚐餵魚的滋味！」

孫翩道：「這件事俺眞的不知道，俺根本沒去過海旁！」

「給我打！」

彭哥上前，砰砰就給了孫翩幾拳，房門忽然被敲響，徐南生以爲是李青，將門打開，不料站在外面的却是李青的父親：「你們是青兒的朋友？在幹什麼？」

孫翩見到李父，臉色大變，彭哥道：「驚動你老人家不好意思，這是個壞人，咱們在整治他……」

「哦，他不是孫總管？咳咳，這個人得罪不起！」

孫翩道：「沒你的事，你出去！」

宋建城將這一切看在眼內，冷笑一聲：「原來你們是老相識！」

孫翩忙道：「不不，俺不認識他！」

「不認識他，爲何你見到他就臉色大變？」

李父要出去，宋建城叫道：「老伯請慢！」

李父手脚亂顫，咳了好一陣才喘着氣道：「俺，俺什麼也不知道！」

宋建城更覺蹊蹺，淡淡地道：「小徐，將李青抓來看他說不說！」

李父忙道：「他出去買菜還未回來……」說着又猛烈地咳嗽起來。

宋建城說道：「老伯，你好像是患肺病？」

「是癆症……」

「你進來吧，對着孫大總管咳，他很想犯癆症，小徐推他進來，順便將他弟弟也拉來，小彭你守在門口，李青一回來，便給他一刀子！」

李父驚叫道：「不要……老漢說……咳咳！」

「那就請坐下來說吧！」

孫翩叫道：「你敢胡言亂語，小心唐老闆不放過你！」

「放心，阿拉會將一切推在孫大總管頭上！」

李父吸了一口氣，說道：「是這樣的……臘月廿六日，咱哥兒倆捕漁回來，在港口外撈到一具屍首，認得是城內的宋二爺，所以咱們上了岸……咳咳，那是臘月廿七日，因爲靠近年關，所以日子俺還記得……」

宋建城截口問道：「宋二爺是怎樣死的？被人縛着抛下海裏？」

「不……他身上沒有繩子，却有兩個小傷口，在胸膛上，像是槍傷，因爲浸在水裏久了，傷口的皮肉都反了出來……咳咳……」

宋建城偷眼瞥了孫翩一眼，見他又驚又怒，忙道：「老伯你再說下去！」

「咱哥兒倆上了岸，就用木板抬着宋二爺的屍首，打算到宋二爺家領賞，不想在城邊兒就遇見孫翩了……」

孫翩罵道：「胡說，老子不死就要你的命！」

宋建城倏地飛起一腿，蹬在孫翩的小腹上，痛得他連氣也喘不過來，李父苦着臉道：「您別怪俺……俺不說不行呀……而且，這是事實呀，孫大爺總管請高抬貴手！」

宋建城道：「老伯你別怕，告訴您，我就是當年宋二爺的兒子宋建城，今日回來報仇！」

此言一出，孫翩與李父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宋建城柔聲道：「老伯，那天孫翩對你怎樣說？」

「他說快過年了，不要抬進去，免得令宋二嫂傷心，又給了咱們十個大洋，叫咱倆兄弟將他悄悄安葬了，同時不准咱們告訴別人！」李父可憐巴巴地道：「孫總管，俺沒有多說一個字吧？」

孫翩冷哼一聲不答，宋建城問道：「你將家父葬在何處？」

「就在附近，咱們不敢立墓碑，不過俺還認得出來！」

宋建城十分激動，喝道：「孫翩，你說不說，到底我爹是如何死的？」

孫翩道：「我根本不知道，一切都是聽令大老闆的吩咐，他也沒有說出內情，你有種的便去問他吧！相信你爹是死在他槍下的！」

宋建城冷冷地道：「你不用担心，我一定會去找他，老伯，你帶我去我爹墳上

看看好不好？」

老父道：「俺不是不肯，而是俺這身子……」

宋建城道：「晚上咱們揹你去找！」

他摸出二十個大洋來塞在他手中，「多謝你替我爹安葬！」

× × ×

深夜，彭哥留在李家看守孫翩，徐南生揹着李父出去，宋建城與李青則跟在後面。

不久，四人便來到一座土包附近，這土包只有三四個人高，似是亂葬崗，李父指着一座山墳，道：「就是這堆！」

宋建城立即跪下，李青點上香燭祭品，宋建城垂着淚道：「爹，不孝兒來遲了！你被殺的眞相，兒子已查清楚，一定去替你報仇，大仇得報之後，再爲你遷地安葬，請您安息！」

他哭了一陣，然後才回去，在路上，他告訴李青：「小李，你明天一早立即搬家！」

「搬到那裏去？」

「烟台是不能住的，你賃輛車子，先回福山，交了帳就走，否則我怕唐匡會找上你們！」

李青有點驚慌，「年關在即去那裏賃房子？」

宋建城給了他五十個大洋，道：「這個你拿去，將來做點小生意，你總該面對現實！」

李父說道：「青兒，宋少爺說得有理，留下來可能會絕種，李家還得靠你來傳宗！」

宋建城說道：「還有一點，有關我的事，不可以告訴任何人，否則對你們也不好！」

× × ×

唐匡午睡剛醒，他的小妾譚氏道：「老爺，繼兒有事找您，急得要死！」

唐繼是唐匡的大養子，唐匡咳了一聲，道：「拿盅茶給我，什麼事？」這是他多年來養成的習慣，每逢睡醒，一定要先喝一盅濃茶，否則就提不起精神，其實那個年代有錢的人，幹的又是不太見得光的生意，沒染上鴉片，已十分難得。

譚氏能得到他寵愛，自然有其道理，她估計時候，已事先沖好了一盅，這時候剛好不冷不熱。「老爺，不管天塌下來，喝了再說！」

唐匡一口氣將茶喝光，譚氏又遞上水烟，還替他點上火，唐匡長長吸了一口，又將之長長噴出。「到底是甚麼事兒？」

「聽說賭場那邊出了事！」

「哦！」唐匡跳下床，急急忙忙穿上布鞋，提着水烟就出去，邊走邊道：「娘個屁，怎不叫醒俺！」他頭上沒一根白髮，紅光滿面，腰杆還挺得筆直，走起路來龍行虎步，比他那四十八歲的年紀健朗得多！

唐匡來到廳上，見三個養子唐繼、唐承和唐發都在一起，心頭微微一怔，感到有點不妙，虎着臉問：「出了大紕漏？」

唐繼道：「老孫讓一個上海小子擄走了！」

唐匡將水烟筒重重地摔在桌上，罵道：「飯桶，還有臉來見我！」

舊侶重逢

唐匡一發脾氣，唐繼三人連屁也不敢放一响，唐匡坐了下來，把一窩烟吸了，然後道：「這件事發生在十年前，還有話說，現在居然會眼睜睜看着人家將他擄走，什麼話！」

「爹，甚麼事兒發這麼大的脾氣？」

唐匡一回頭，便見到他那寶貝女兒唐珍珍，心中怒火似乎消除了不少，柔聲道：「爹沒嚇壞你吧？」

「是呀，爹這幾年什麼都順利，很少發脾氣呀！」

「你孫叔叔讓人擄刦了！」唐匡沒好氣地道：「你們三個原原本本說來！」

唐繼將經過說了一遍。「乾爹，那時咱們都不在賭場，待得到消息帶人趕去時他們又在半途下車，不知道去了那裏。」

「現在還不知道？」唐匡語氣冰冷。

「派人去調查，還沒回來。」

「那小子是什麼來路？」

「摸不到底，不過他好像懂得聽骰子，第一天就贏了咱們一千多塊，咱們以爲他會乘勝追擊，不料那傻瓜却鳴金收兵，第二天再來，居然能看得出孫叔叔使詐，看來他是此中高手！」

「他是傻瓜？」唐匡冷笑一聲：「他是要釣大魚，你們對他怎樣看？」

唐承道：「孩兒看他是個跑江湖的，專門在賭場裏混飯吃，當然他是位高手，他也說過不想跟您作對，到了安全地方就會放孫叔叔！」

唐匡想了一下，道：「他是一條『過江龍』，能在咱們大唐賭場出入自如的人，還眞沒幾個人，對付他要用腦！」他習慣地用食指戮一戮腦門。

唐發道：「乾爹認爲他還會來嗎？」

「一定！他不是說把贏孫叔叔的錢寄放着嗎？你們密切注意，一有消息就來告訴我！還有，不要打草驚蛇！」

唐繼三人出去之後，一個女傭走上前，道：「老爺花婆又來了……」

唐匡一瞪眼：「她又來說親吧？」

「是的，說這次是青島市許大爺的大兒子……」

「許吉鴻？」唐匡心中念頭轉動着，轉頭望向女兒。

唐珍珍道：「爹，女兒不嫁！」

唐匡呵呵一笑，道：「叫她過了年再來！」女傭下去之後，他又笑道：「許吉鴻是青島有數的富翁，聽說在官府裏也有點勢力，而且他只有一個兒子。」

唐珍珍小嘴一噘，道：「爹，你選女婿是挑人，還是挑財勢？」

唐匡笑道：「你是爹的寶貝，爺可不能讓你吃虧吧！爹聽人說過，許少爺英俊有爲，風流倜儻，跟你正好匹配！」

唐珍珍道：「女兒不嫁給他！」

唐匡一怔，問道：「那你想嫁給誰？莫非你有意中人？快告訴爹。」

「爹你胡說！」唐珍珍一轉身，跑進內堂去了。

唐匡心事重重地坐上，又裝上一窩烟，剛點上了火，只見唐發帶着牡丹進來。「乾爹，尙英那小子，前天晚上在滿堂春

過夜？」

「哦？牡丹你說吧。」

牡丹將宋建城來滿堂春的事說了一遍。「今天早上玫瑰就拿了錢來贖身，我問她錢是那裏來的，她說尙少爺帶他到大唐賭錢贏的！」

唐發道：「她才贏了幾十塊。」

牡丹說道：「她欠咱們只剩下一百來塊……」

唐發道：「一定是那小子給她的，乾爹，不如抓她回來問問！」

唐匡不爲所動，問道：「玫瑰走了沒有？」

「她說家裏已經沒了人，又快過年了，暫時住在咱們那裏，過了年才走。」

唐匡眉頭一跳：「她爲什麼不去客棧？既然贖了身，怎還會住在烟花之所。」

牡丹閱盡無數男女間的事，道：「老爺，會不會是那婊子看上了他？」

唐匡道：「如果那小子去找玫瑰時，好好招呼，不要打草驚蛇。」

牡丹道：「我會派人來通知您？」

唐匡揮了揮手，繼續吸烟，牡丹與唐發出去之後，溫秀娘出來，輕聲問道：「老爺，你眞的有意思把女兒嫁給許吉鴻的兒子？」

唐匡近年來已很少到溫秀娘房中過夜，但他還很尊重她，起碼她爲自己生了一個女兒，而且她讚成自己納妾，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子，爲唐家傳宗接代，當下他問道：「你意見如何？」

溫秀娘道：「我不指望女婿是富家子，只希望女兒能有一頭好婆家，而且要身世清白，以免整日担心……」

「你們女人懂得什麼？許吉鴻在青島的勢力大得很……」

溫秀娘道：「咱家也不缺乏錢……」

「錢已不在我唐某人的眼中，我要的是……我一時間說不出來，總之，我要成功，現在烟台城已無憂無慮，我要進軍青島，如果有許吉鴻這一層關係，三年之後，俺便可以在青島站穩，最後向上海發展去！」

溫秀娘唉聲道：「只怕女兒不肯！」

唐匡心頭一動，問道：「秀娘，珍兒是不是有了心上人，否則她爲什麼不高興嫁到許家去。」

溫秀娘嘴唇一動，嘆了一口氣：「她若有心上人的，你耳目這樣多，還會不知道嗎？」

唐匡哈哈笑道：「不錯，我女兒怎會是失德敗風的人。」

× × ×

晚上孫翩還不回來，唐家的人都有點緊張，唐匡下令繼續調查，又在城內派了許多綫眼。

一夜無事，次日大唐賭場繼續營業，一切都很正常，就是不見宋建城來取錢，唐匡最多只是損失一位悍將，無動其根基分毫，是以他並不急。

烟台城最急的人，不是別人，是玫瑰，自從她與宋建城有一夕之緣後，不知爲何一腔柔情便繫在他身上，一天兩夜不見，便坐立不安，茶飯不思，她知道自己配不上宋建城，只希望有機會再見他一面，她願意爲他做任何事。

又一天過去了，宋建城還沒來，玫瑰忍不住走出滿堂春在街上閑蕩，唐匡安在那裏的綫眼立即暗中跟上去。

他們萬料不到，宋建城就在這時候進城，當然他已改了一副相貌，穿着一套土布唐裝衣褲，滿面鬍鬚茬子，背着一個包袱，破舊的黑布鞋上面沾滿了灰塵。此刻就算大唐賭場的人站在他的面前，也認不出來。

宋建城故意到一間雜貨店問路：「掌櫃的，請問馬大娘家在什麼地方？」

「那一位馬大娘？」

「住在水溝巷的那一位馬大娘。」

「哦哦，水溝巷在前面那條街口拐進去，她家門口有塊紅石的就是！」

宋建城應了一聲，傻頭傻腦地走進水溝巷，果然找到一戶門口石地上有塊紅石的，便伸手去敲門，門敲了一陣便打開，開門的就是馬大娘，她上下看了宋建城幾眼，問道：「您找誰呀？」

「俺要找馬大娘，是馬大娘的妹妹英姑託俺來找她的！」

馬大娘大喜，問道：「英姑叫你來的，她現在人呢？」

宋建城道：「大娘，說來話長，您先讓俺進去坐會吧！」

馬大娘不好意思地道：「你瞧我這高興勁，請進。」她將宋建城引進大廳，又去張羅茶水。

「大娘，大叔呢？」

「早幾年就丢下我啦，老沒良心的，又不帶我一齊去黃泉團聚，我本來想寫信給我那妹子，可是她又來信說搬住址了，就不把新住址寄過來。」

「您孩子呢？」

「他是木匠，二十六七了，還成不了家，到人家做長工去，鄉下的佘老爺建大屋，請他去弄傢具去，託人祇說不回來過年，小沒良心的，丢下老娘一個人孤零零的！」

「是啊，現在家裏只你一個呀！」

「小兄弟，你到底跟我那妹子是什麼關係？」馬大娘的性格跟英姑倒頗爲相似，宋建城甚有親切感，便自包袱裏掏出一包上海年糕，一塊綢布，還有一包用紅紙包着的錢。

「這是我那妹子給我的呀？」

「俺是萊陽人，自小跟叔叔去上海，這個兒叔叔死了，我把他的積蓄帶回來，準備給堂弟，順便問他去不去上海，沒想到他跟人跑去玩兒，說要過了年才能回家……哎……不知道老父在外頭混飯吃好艱難呀！」

「現在的人都是小沒良心的。」

宋建城道：「俺想一個人在家也沒有意思，所以就趕着把這些送過來給您，過了年再來就沒有意思了，大娘，你收起來吧。」

馬大娘眉開眼笑地將布疋和大洋收起來，問道：「你吃過飯沒有？」

「還沒吃，俺這就走！」

「這怎行，大娘有話要問你！慢慢再走，我去煮飯！」馬大娘說着走進灶房。

宋建城在她家裏探視一番，這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十分整齊，還有一間空着的，料是馬大娘兒子的睡房，宋建城推開窗

子，望着對面那棟磚屋，那便是自己小時候所居住的地方，到如今他彷彿還有點印象。

他家跟馬大娘的家，中間只隔着尺半的空間，剛好夠窗子打開，當然當年宋二爺住的房子自然比馬大娘家大得多，宋建城幾次在家門外走過，都見大門被一柄大鐵鎖鎖住，那把鎖看來還新，一定不是當年母親鎖上的那一柄，是誰換的？」

宋建城又想到另一個問題，唐匡爲何不乘機將房子賣掉？啊，對啦，他心中有愧！

正在胡思亂想間，大門忽然砰砰地响起來，馬大娘叫道：「孩子，你替我開個門！」

宋建城心頭有點驚慌，忙道：「大娘，俺替你看火，你開門去！」他走進灶房，一屁股坐在灶前，往膛裏添火。

馬大娘出去之後，宋建城立即跳了起來，探頭向外偷窺。只見馬大娘帶着一個姑娘進來，姑娘低着頭，道：「我在家內悶得慌，所以來找你談談，嗯，你吃過飯沒有！」

「正在煮。」

「那你煮吧，我先到房裏看那一件衣服。」

「你隨便。」馬大娘說着走進灶房。

宋建城輕聲問道：「大娘，她是你未過門的媳婦？」

「哎，大娘那有這福氣，你知道不？她是唐大老闆的的獨生女兒，你知道不？唐大老闆是咱們烟台市的的首富？」

宋建城假作不知道。「她來作甚？」

「她在閨中無聊，常來跟大娘學裁縫，吶，剛才她身上穿的那套衣服，你看合不合身，大娘的徒弟不錯吧！」馬大娘輕輕將他推開，道：「你去陪她吧，一會兒就吃飯！」

「不行……俺一向都怕……跟姑娘接觸！」

「傻小子，你成家了沒有？」

「還沒……大娘俺還是走吧……」

「不行，大娘還沒問你……嘿，現在大娘就只剩這個妹子，你忍心不將她的近況告訴我嗎？」

「但是俺……不大方便。」

馬大娘走了過來，拉住宋建城的手，說道：「什麼不方便，唐姑娘你說方便不方便！」

宋建城急得要死，又不能對她動粗，不想唐珍珍巳走了過來，問道：「大娘你說什麼方便不方便的！」

「吶，他說你在這裏不方便！」

唐珍珍抬起頭來，跟宋建城打個照面，宋建城只覺眼前一亮，登時呆住了。

透露口風

唐珍珍見他直勾勾地瞪着自己，臉上飛起兩朵紅雲，忙垂頭道：「大娘，那我先回去了！」

馬大娘叫道：「不！唐姑娘你來得正好，你不是想知道你那建城哥的消息嗎？他知道。」

唐珍珍身子一抖，倏地抬起頭來，見宋建城臉上神色複雜之極，忍不住問道：「眞的嗎？」

宋建城不知如何答她，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馬大娘道：「這小子說一向很怕跟姑娘說話，九成是慌得緊！待大娘煮好飯，陪你們說話！」

唐珍珍考慮了一下，道：「那……我在房間裏等等你！」說着扭頭走了。

宋建城心中暗道：「想不到她長大了這般漂亮！」刹那間，他腦海立即翻上一張圓嘟嘟，梳着兩條小辮子的女孩子面孔來。

馬大娘笑罵道：「你別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快帮大娘燒飯，嗯，對啦，你叫什麼名字。」

宋建城吸了一口氣，定一定神：「俺叫小順子。」

× × ×

吃飯的時候，唐珍珍坐在馬大娘與宋建城的中間，宋建城頗有點吃不知其味，馬大娘道：「小順子，你怎會認識我那個大妹子？」

「是，是很偶然的……」

「英姑娘是不是跟宋二嫂在一起？」

宋建城想了一下，道：「是！」

唐珍珍帶點喜悅地道：「那你眞的認識建城哥呀！」

宋建城心頭一跳，反問一句：「你認識他，他去了上海已經十五年。」

唐珍珍道：「我們是青梅竹馬，他現在長大了吧？」

「比我還高還壯！」

「做什麼事兒？」

「在法國領事館裏面工作，體面得很，出入都坐小轎車！」

唐珍珍臉上綻開笑容：「你還沒有告訴我，你怎會認識他的！」

「他是我少爺的同學，我送少爺上學認識的！」

「那你有沒有見過我那二嫂！」

「有一次，英姑去接宋少爺，俺去接咱的少爺，在學校門口認識，因爲是老鄉就搭訕起來了，後來我去了幾趟他家，這次我回來，英姑託我帶點東西給大娘！」

「二嫂身體還好，還像以前那樣漂亮吧？」

宋建城脫口問道：「你是認爲她很漂亮？」

唐珍珍垂下頭道：「我小時候，認爲全個烟台市的女人，她跟我娘最漂亮！」

宋建城有點感動，道：「她身體很好，不過比以前老了！」

唐珍珍嘆了一口氣，道：「十五年嗎，怎會不老，唉，爲什麼她們要去上海？爲什麼他們不回來？」

「你不知道他們去上海？」

「不知道，剛才聽你說才知道，爹還以爲她去青島哩！」

宋建城暗中冷哼一聲，道：「宋二嫂不准我把她的消息告訴任何人，俺眞不好意思，毀了諾言……唐姑娘，請你保守秘密，包括任何人。」

「爲什麼要這樣？」

「她沒說，不過俺一直奇怪，宋少爹爲什麼沒有父親，也沒聽他說過。」

「他有沒有提過……烟台市，提過咱

們這一家？」

「俺跟宋二嫂說過幾次話，她都不曾提過，俺根本不知道她是烟台人！」

唐珍珍喃喃地道：「難道他們忘記了咱們？」

宋建城忍不住沉聲道：「他們不會忘記！」

唐珍珍迅速抬起頭來，道：「你怎麼知道的？」

宋建城心頭一跳，隨即笑道：「你們是親戚，怎能忘記？這道理很簡單哩！」

「那爲什麼他們不提咱們？」

「也許另有原因，不過俺不知道！」

馬大娘道：「一邊吃，一邊談！」

氣氛有點沉悶，良久，唐珍珍才再問道：「連城……他成了親沒有？」

宋建城心頭又是一跳，抬起頭來，只見她雙眼映射着渴望的神光，他沉吟了一下：「宋少爺還沒有戀愛！」

唐珍珍咬一咬唇，聲如蚊蚋地道：「爲什麼？他長得……」

「俺聽咱們少爺說過，宋少爺告訴他，三年之後他要回山東辦一件大事，成功了之後才會考慮結婚！」

唐珍珍訝然問道：「他要回山東辦什麼大事？」

宋建城搖搖頭道：「姑娘，這許多年了，你還記得他？」

唐珍珍點點頭，忽爾羞澀地一笑：「記的只是他小時候的模樣，他的眼神跟你有點相像！」

宋建城心頭又是一跳，咳了一聲，道：「唐姑娘，今天我跟你說的話，你不能告訴任何人，包括你爹娘！」

馬大娘道：「小順子，剛才你已經提過！」

「她還沒有答覆俺！」

唐珍珍點點頭，道：「你放心，我不說。」

「我回上海會把你跟俺談的話，原原本本告訴宋二嫂！」

「你什麼時候回上海？」

「還沒決定，但一定在過年之後。」

唐珍珍道：「請你轉告二嫂，叫她回來走走，說我跟爹娘都很想念她們，對啦，你把她們的住址給我。」

宋建城心中暗哼一聲：「見你的大頭鬼！」當下道：「對不起，俺答應過他們，不能給，連馬大娘也不行！」

唐珍珍忍不住道：「我爹跟宋二叔是結拜兄弟，關係不比一般。」

「有些兄弟還不如隣居！」

唐珍珍雙眼有點濕濡，半晌站了起來，道：「你們坐坐吧！我要回去了！」

馬大娘送她出去，把門關上，回來之後，輕咳一聲：「這姑娘的心地可眞好，跟她爹不一樣，你知道嗎？宋家那間老屋，現在一切還保持着，她親自去打掃的，瞞着家裏的人叫大娘帮她。」

宋建城心頭怦怦亂跳，問道：「她爲什麼要這樣？」

「大娘看她九成是爲宋家的少爺！」

馬大娘岔開話題：「咱們說咱們的吧！」

宋建城陪她聊了一陣，又問道：「大娘，現在宋家沒有人住？」

「當然沒有了！」

宋建城想了一下，道：「大娘，不瞞你說，我是一個私家偵探，是宋二嫂請我來，要查宋二爺的死因的！」

馬大娘「啊」地叫了一聲，隨即輕聲道：「什麼叫私家偵探？」

宋建城解釋了一番，然後道：「你可知道原因嗎？」

馬大娘搖搖頭，道：「大娘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如果知道一定會告訴你！」

宋建城忽然附耳對馬大娘說了一番話，馬大娘連連點頭：「使得使得。」

× × ×

唐珍珍回家之後，倒在床上想着心事！她胡思亂想了一陣，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這幾天她不知爲何老是睡得不好，夢中不時翻起以前的一些事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忽被人搖醒，睜開眼來，却見是母親，溫秀娘憐愛地撫弄着她的頭髮。「珍兒，別懶了，起來吃飯！嗯，你昨天晚上睡不着覺，看個睡到這時候才起來！」

「娘，我吃不下，你們吃吧！」

溫秀娘摸了她一下額頭，道：「沒病沒痛，什麼事兒不吃飯，哦，是爲了許家少爺的事，你不想嫁給他，娘帮你……不過你年紀也不小啦，也該找個婆家。」

「不說這個……」唐珍珍忽然問道：「娘！宋二嫂當年爲什麼要悄悄搬家？」

「你怎會問這個？娘不是巳經告訴過你了嗎？連爹娘也不知道，也許他們去青島找你二叔！」

「二叔爲什麼不回來？」

「別想這許多了，快去吃飯吧！」

唐珍珍脫口道：「女兒今日見過一個人，他見過二嬸跟建城哥！」

溫秀娘雙眼一睜，急問：「他是誰，他們住在那裏？」

「他來找馬大娘，剛好女兒中午去馬大娘家，原來馬大娘有個妹妹做她們的褓姆，那人叫小順子，跟英姑認識，不過他不肯告訴女兒有關二嫂的地址，不過他說二嫂身體很健康，建城哥也長大啦！」

「傻丫頭，十五年啦，還能不大，他有沒有說其他的？」

「他說建城哥三年後要回來辦一件事，辦了大事之後才成親。」

溫秀娘急問：「他要回來辦什麼大事？」她雖然不知道宋大全跟丈夫發生衝突的事，但所謂知夫莫若妻，也隱約猜到幾分。

「他說他也不知道，娘，他叫我不許將這些事告訴任何人，包括您跟爹，你可不要告訴爹呀！」

溫秀娘心頭一跳，忙問：「什麼事兒這般神秘？」

「他說這是二嬸吩咐的！」

溫秀娘忽然嘆了一口氣，在床沿坐下，良久才道：「你等下再到馬大娘那裏，替我送點東西給你二嬸！」

「但我爹不給我去。」

「有娘替你說項，你怕什麼？」

「娘，你準備送什麼給與二嬸？」

「送一條金鍊給建城侄結婚用的！」

唐珍珍一聽，心頭登時一沉，半晌才道：「好吧！」

× × ×

外面已是萬家燈火，屋子裏一燈如豆，馬大娘見宋建城，徐南生和彭哥吃得津津有味，忍不住得意洋洋地道：「大娘煮得好不好？」

宋建城道：「今日才知道山東菜的好處！」

馬大娘道：「明天再買些好東西讓你們嚐嚐！」她將碗碟收進灶房：「等下再沖茶給你們喝！」

「多謝您大娘！」

馬大娘剛洗好碗碟，大門忽又被人敲響，宋建城忙道：「大娘，您去開門，如果是唐家的人來，就說我走了！」

馬大娘道：「我怕他們要進來。」

「別怕，咱們從窗口出去，等他們去後再回來！」

宋建城說罷推開窗子，首先跳了出去，他站在小巷內，微一沉吟，忽然跳起，雙手扳住牆頭，微一用力，翻過他宋家老屋的圍牆，徐南生與彭哥自然跟着進去。

宋建城落在院子裏，望着那棟老屋，好像陌生，又像熟悉，感慨萬千。

× × ×

馬大娘開門見是唐珍珍，訝然問道：「珍姑娘，這麼晚你還來作甚麼？」

唐珍珍猶豫了一下，道「大娘，那個小順子還在不在？」

「什麼事兒，他黃昏時候就走啦！」

唐珍珍神色有點失望，馬大娘道：「珍姑娘進來坐一會兒，大娘正在燒水想沖壺茶喝！」

「不啦！我回去啦！」

「天氣冷，你早點回家……嗯，大娘送你一程吧？」

「不用！改天見！」唐珍珍悶悶不樂地走着，忽然她走了回來，停在宋家大門外，從懷中掏出一條鎖匙來，將大門打開，閃身進去，順手將門閂上。

宋建城與徐彭二人聽見鎖匙的碰撞聲，連忙分開，匿在房內，宋建城下意識地奔進自己以前住的寢室，房內漆黑，他不敢亂動，生恐碰到物件，露出行跡，可是外面的腳步傳來，却似是走向這裏來，宋建城吃了一驚，他依稀記得，房內牆角有根柱子，認定一個方向走去，居然給他摸到，他立即爬了上去。

柱頂有根橫樑，上面還豎着幾根短柱，頂着屋頂，宋建城剛坐在樑子，外面那人已走進房中。

緊接着，黑暗中傳來「擦擦」的聲音，火光一亮，一個女子點着了桌上的油燈，再將火剔得暗暗的，宋建城心中十分奇怪。「她怎會來此！」

唐珍珍坐在床沿，如石像一般，不言不動，宋建城心中更是詫異，良久才聽到唐珍珍自言自語道：「建城哥，你爲什麼不回來，你一定忘記我……但我沒有忘記你，十五年來，幾乎天天都在想你……」

宋建城心頭狂震，暗哼道：「她天天在想我，哼，你爹是我的殺父仇人，我還想你幹什麼？」

唐珍珍又道：「建城哥，你知道不，爹要迫我嫁給許吉鴻兒子，你再不回來，就來不及了……」

宋建城有點愕然，又聽唐珍珍繼續自言自語：「你不會來的，我眞傻，你假如還記得往日的諾言，就早該回來了！」

宋建城忖道：「我往日有何諾言？」

唐珍珍好像知道他的心意般，又繼續說下去：「建城哥，你臨搬走的三個月前，你來我家，咱們在後園玩娶新娘，當時咱們跪在地上拜天地，說今生要永遠做一對恩愛的夫妻，後來我問你是不是認眞的，你說眞的，長大之後就要來娶我，俺一直記在心裏，自十五歲開始，便一直等到現在了！」

宋建城一呆，暗道：「小孩子的話，怎當得眞！」

又聽唐珍珍道：「你若變了心不要我，也該寫一封信給我，好讓我死了心，你若還要我的，也該回來與我訂婚，好向爹娘作個交代，現在教我如何呢？老天爺啊，你教教我吧！」說着竟然飲泣起來。

宋建城心頭怦怦亂跳，暗道：「論相貌身裁，她是人間絕色，論情也夠痴了，人生能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何況還是紅顏知己，可惜，可惜你是我殺父仇人的女兒，今生都休想。」

唐珍珍哭了一陣，又道：「今日娘着我送一條金鍊與二嬸，作爲建城結婚的賀禮，我聽了心中好不難過……莫非娘知道我的心事？」

宋建城忽然想道：「珍妹是個好人，跟她爹爹不一樣，我可以殺死唐匡，可不能害了她，嗯，有什麼辦法呢？」

心念未了，房內忽然一暗，宋建城霍然一醒，便聽見一個腳步聲離房而去，可是他心潮却久久不能平靜，仍呆呆地坐在樑上。

良久，徐南生走了進來，輕聲叫道：「大哥她走啦，咱們回大娘那邊去吧！」

宋建城道：「以後就在這裏睡覺，你過去告訴馬大娘！」

× × ×

宋建城一連數天都沒消息；唐匡只道他有自知之明，不敢來討錢，更加不敢來搗亂，也逐漸忘記了這件事，專心準備過年，因爲如今他在烟台城，踩踩脚城牆也震動，由初一到初七都有客人上門拜年。

熊心虎胆

天還未亮，外面鞭炮聲已震天價响，洋溢着新春的氣氛。唐匡也起了個大清早，他穿了一件新做的長衫，外加馬褂，上戴卜帽，準備出廳接受下人的拜年。

這已是唐家的規矩了，上午他自己人來拜年，下午才准外人進去。

廳上點着一對兒臂粗的大紅燭，桌上擺滿了糖果年糕、瓜子糖蓮子等應節品，唐匡在房內吃過早點，便手提水烟筒，帶著一妻兩妾出廳。廳中擺着一張太師椅，兩旁還放着三張高背椅，四個人一坐下，院子裏便响起劈劈啪啪的鞭炮聲。

鞭炮聲一落，唐珍珍頭一個出來拜年。「女兒祝爹媽新春快樂，萬事如意，身體康健！」

「乖，這紅包給你！」譚氏首先開口，接着每人都送紅包給唐珍珍。「三娘也祝你快樂平安！」

唐匡笑道：「珍兒，爹今年要改變一下，希望你早日找到一頭婆家！」

「爹……您女兒又不是嫁不出去！」

溫秀娘白了丈夫一眼，道：「女兒沒有說錯，咱們女兒三人要四人落空，應該找到一位如意郞君！」

「娘，連你也來笑我，我不跟你說！」唐珍珍含笑閃進內堂，其實她內心愁悶，只因大年初一，不得不强作歡顏。說也奇怪，自從那個「小順子」出現之後，她更加想念宋建城了。

唐珍珍進去之後，便輪到唐匡的三個養子來拜年，接着便是各店的掌櫃，也即是唐匡的夥計，只是今年少了孫翮一個人，唐匡心中有點難過。

當家裏的管事帶着女傭僕人上來拜年時，一個門公忽然匆匆地跑了進來，人未到便叫了起來：「老爺，他來了……」

唐匡怒斥道：「什麼事大驚小怪的？天塌下來了麼？」

溫秀娘忙道：「大年初一別說這種話！甚麼事？」

那門公遞上一張大紅拜帖，道：「老爹請看。」

唐匡接來打開一看，只見拜帖上角夾着一張名片，名片的第一行印着幾個字：上海國際私家偵探社。第二行印着名字和銜頭：尚英，副社長，最下面印着地址。唐匡怒道：「他好大的胆子呀？唐福，來了幾個人？」

「一共三個！」

唐繼問道：「乾爹，是誰來？」

「尚英！」

唐繼等人都嚷了起來：「乾爹，別怪孩兒們大年初一說不吉利的話，讓咱們出去幹掉他們！」

溫秀娘道：「打打殺殺有甚麼好？」

「乾娘大年初一見紅大吉大利呀！」

唐匡道：「不，他既然敢來，唐某也敢接待，繼兒把他引進來！」

「乾爹，你這分明是不把咱們看在眼內！」

「哈哈，你們跟了我這許多年，還學不到三成！他遞拜帖，我不敢接，傳出去還能在江湖上混嗎？」

唐繼去了之後，溫秀娘輕聲在唐匡耳邊說了幾句話，唐匡「哦」了一聲：「秀娘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怎不早點告訴我！承兒，排陣，別讓人家小看了咱們，我也想順便看看他是否吃了虎胆還是熊心！」一頓又道：「發兒，到我房裏把那柄『大白龍』拿出來，你們三個女人坐後一點，先將他們攔在大廳外面！」

唐匡嘴上說得豪氣，其實心底也害怕，他佈置好了一切，然後傳話：「帶他們上來！」

一忽，只見宋建城帶着徐南生和彭哥走上來，三人都穿着筆挺的西裝，戴着禮帽，蹬着皮鞋，態度從容，不慌不忙，他們走在廳裏大階磚上，皮鞋踩地，响着整齊的格格聲！廳裏排開兩行打手，足有二十個，唐匡本想先來個下馬威，讓對方胆子先寒，但當他聽到那陣响亮的皮鞋聲，他忽然覺得自己這裏的氣派反不如對方！

宋建城一直走向唐匡，唐繼忍不住攔在唐匡身前，道：「站着！」

宋建城微微一笑：「恭喜唐大老闆福星高照，長命百歲！」

唐匡臉色微微一變：「多謝，唐某也恭祝三位萬壽無疆！」

「唐老闆客氣，尚某若有一百歲，已經心滿意足！」

唐匡臉色再一變，冷冷道：「咱們山東的規矩，正月十五之前，不能討債！」

「今天尚某人來見唐老闆，可不是來討債的。」

唐匡提高聲音：「那是來幹甚麼？」

宋建城微微一笑：「不管唐老闆對我的印象怎樣，尚某人總是客人，你總該先請咱們坐下，吃吃糖果，嗑嗑瓜子吧？」

唐匡臉色又是一變，怒氣暗生：「眞是丟臉，人家大模大樣進來，事前咱們竟然聽不到一點風聲！」

唐繼見他不作聲，便罵道：「放屁，你不將孫翮交回來，還想坐！」

唐匡冷哼一聲：「你給我下去，拿椅過來！」下人搬上三張椅子，宋建城謝了一聲才坐下。

「唐老闆，孫總管還沒回來嗎？咱們大前天已經放他離開了！」宋建城敲敲腦袋，道：「啊對啦，他一定是怕回來要受你處罰！」

唐匡哈哈一笑：「他跟唐某二十年，怎不知道唐某的脾氣，怎會處罰他！」

宋建城微笑道：「唐老闆還不知道尚某的職業嗎？」

「私家偵探是幹甚麼的？」

「替人調查一些事，這是從外國傳來的！」

唐匡道：「你是上海人？」

「在上海長大，唐老闆去過上海？」

「去過兩趟，好像未聽過有這樣的偵探社！」

宋建城笑道：「如假包換，本社創辦已五年！」

「你的職業跟孫翮的有甚麼關係？」

「嚴格來說是跟唐老闆有關，咱們只想找他問些話而已，幸而他合作得很！」

唐匡臉色微微一變，哈哈笑道：「唐某雖然去過上海，但自信在上海沒有仇家，誰僱你們調查的？」

宋建城道：「這個人相信你還記得，他便是宋建城！」

話音一落，只聽背後傳來「啊」的一聲驚呼，宋建城不由抬頭一望，只見唐珍珍站在屏風後面探頭探腦，他心頭忽然一沉。溫秀娘問道：「宋建城是咱們的侄兒，他託你們調查甚麼？」

宋建城道：「實不相瞞，宋建城懷疑他父親宋大全是唐老闆殺死的！」

此言一出，大廳响起一片「啊啊」之聲，唐匡哈哈大笑，唐繼怒道：「豈有此理，今日若不是大年初一便要你好看！」

宋建城微微一笑，道：「人說强將手下無弱兵，果然有道理！」

溫秀娘道：「外子與宋二叔是結義兄弟，情逾手足，外子怎會殺死他，建城侄兒也眞是！」

宋建城道：「宋少爺認爲唐老闆要獨吞成果，所以將宋大全殺死，宋二嫂十分聰明，所以不動聲色，帶着宋少爺逃走，輾轉到上海！」

唐珍珍忽然衝了出來，道：「不會的，這是謠言，我爹怎會殺害二叔！」

唐匡沉聲道：「珍兒，你進房去！」

「爹，你一定要跟他說清楚，叫他告訴建城哥，這是不可能的！」

宋建城道：「唐姑娘，咱們是講究證據的，口說無憑！」

唐珍珍不悅地道：「你有何證據？」

「尚某已經查實，宋大全是被人槍殺的，現在就葬在城東北的亂葬崗，當時爲宋大全安葬的兩個姓李的漁夫，尚某已經跟他們談過……」

唐珍珍怒道：「你胡說！」

「尚某胡說，難道孫翮也胡說？」

唐珍珍一怔，道：「孫叔叔他，他如何說？」

唐匡道：「珍兒，爹叫你回房去！」

譚氏立即長身將唐珍珍拉進房。宋建城大聲道：「孫翮已招供，十五年前的臘月廿四日，你由上海返回烟台，當晚宋大全在滿堂春牡丹房內設宴，當時只有你們兩個人，你事後對宋二嫂說你倆喝醉了，但據牡丹事後對人說，當時你們並沒有喝醉，而携手出城北……」

唐匡怒叱一聲：「上海人都相信婊子的話？」

宋建城道：「烟台人更相信，否則唐老闆怎會將滿堂春交給一個婊子管理？」

唐匡臉色大變，他不知道對方到底知道多少事，也不知有多少個手下「出賣」自己。宋建城已續道：「那一晚宋大全都回家，你拿了二百個大洋去給宋二嫂，說派他去青島，但宋二嫂不相信，她立即出城北調查，結果讓她發現……」

溫秀娘忙問：「她發現了甚麼？」唐匡立即向她瞪了一眼。

「她發現雪地上有一灘血跡，而血跡上面蓋着一層積雪……」

唐匡怒哼一聲：「簡直豈有此理，血跡上面既然蓋着積雪，她又怎會發現？」

宋建城雙眼緊瞪在他臉上。「不錯，她本應看不到，但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那天刮北風，所以蓋在血跡上面的積雪被吹掉，但因爲血跡凝固，所以下面的雪便吹不動，因此才露了出來！」

唐匡哈哈一笑：「這能說明甚麼？說明雪地上有一灘血，那可能有人在那裏宰豬羊，拜祭海神，也有可能是殺人傷人，但不說明與唐某有關，也不能證明那灘血是宋大全的！」

「除此之外宋二嫂還在雪地上發現二枚子彈壳！」宋建城將子彈壳拿了出來，「十五年來，宋二嫂每個月都抽時間拂拭，她用意明顯得很！」

「有子彈壳在雪地上，最多只能說有人在那裏開槍，與唐某及宋二弟無關！」

宋建城哈哈一笑：「你倒鎮定，但假如與你無關，爲何你在臘月廿五日早上派孫翮去城北？」

「他是唐某的僱員，唐某要他做甚麼都行！」

「也包括毀滅證據？臘月廿六日，兩個漁夫在港口外撈到宋大全的屍體，然後在廿七日將之抬進城，準備到宋家領賞，但却被孫翮在城外攔住，孫翮依你的吩咐給了十個大洋李氏兄弟，叫他們靜靜將宋大全的屍體葬掉，又不許他倆將此事告訴任何人，這是甚麼原因？」

唐匡哈哈一笑，道：「這是孫翮說的是不是？他人在那裏？你們該帶他來做證才對呀！」

「在法律上，疑兇一味不承認，並不能爲他洗脫罪名！」

唐匡道：「唐某只能告訴你，宋二弟跟唐某開了雙喜賭坊，所賺到的錢，唐某一直將那筆錢存在四海錢莊，你若不信，大可以去調查！」

「大唐賭坊呢？」

「大唐他沒份兒，當然沒有分紅，而雙喜歇業，唐某也將錢分開，他那一份還存在四海錢莊裏！」

「可惜四海錢莊也是唐老闆開的，雖然出面的不是你，但烟台城人人都是知道的！」

唐匡這次再忍耐不住了，怒喝一聲：「你既然認定唐某是兇手，大可以去官府告我一狀，還來這裏囉嗦甚麼？」

宋建成說道：「尚某已經說過，咱們要得到確切的證據，這才可以向事主交代的。」

「現在已得到證據沒有？」

「希望唐老闆協助調查！」

唐匡大笑：「唐某一向不喜歡自找麻煩，你們回去告訴宋二嫂，叫他們親自來問我，家裏的事，不必假手別人！」

宋建城道：「事主恐怕他回來之後，還未踏進烟台城便要遭殃！」

唐匡沉聲道：「這種無稽的話，也能當眞？告訴宋二嫂，她回來，唐某不但不會對她不利，而且還會好好待她！」

宋建城道：「尚某一定代轉達，不過咱們大概還得留在烟台一個月，希望唐老闆也能這樣對待咱們！打擾太久，實感難安，告辭了！異日有機再來拜會唐老闆！」說着長身抱拳。

唐繼大喝一聲：「你們還想走？你道唐家是妓院，隨便來去的嗎？」他手一揮，那二十個打手，立即抽出槍來，二十柄槍的槍口，全對着宋建城三個人。

殺父仇人的女兒

宋建城不慌不忙地道：「唐老闆，您這是什麼意思？」

唐匡道：「不可怠慢客人！」

一個打手槍口忽然一轉，指着唐匡，喝道：「唐老闆請你進去，這是咱們跟姓尚的一些江湖過節與你無關！」

唐匡故意地問道：「你跟他們有什麼過節？」

「他殺了咱們孫大哥，咱們要爲孫大哥報仇！當日咱們在關帝廟裏滴血結義，誓言同生死，共患難的！」

唐匡點點頭，拉着妻妾進屏風後。這一招十分高明，令到宋建城一驚，忖道：「好一條老狐狸！」他一驚之下，無計可施，忽然仰頭大笑起來。

唐繼也大笑起來，宋建城問道：「你笑什麼？」

「俺笑你死到臨頭，還强作歡顏，這還不好笑？你知道俺一聲令下，你會變成什麼模樣嗎？」曹雄道：「咱們在初一開槍，只當作是小孩子燒鞭炮而已！」

宋建城反問：「你又知道我爲何會笑嗎？」

唐繼冷哼一聲：「叫化子打跟斗——窮開心！」

「錯了，難道尚某不知道唐府是龍潭虎穴嗎？難道我是嫌命長嗎？不，我是有備而來的！」

唐繼笑着說道：「你外面有援兵是不是？就算有一萬個人，也來不及救你！準備！」

「且慢！」宋建城道：「尚某失踪了幾天，你以爲我窩在妓寨裏跟婊子鬼混嗎？你以爲我一到山東就來烟台嗎？我先到濟南！」

唐繼覺得他話中有話，忙問：「你去濟南幹啥？」

「去找王森！」宋建城還怕他聽不清楚，再說一遍：「山貓王森！」



宋建城躲在樑上自忖：「我可以殺死唐匡，卻不能害她。」

唐繼臉色有點發青，山東省裏吃黑飯的人，沒一個不知道山貓王森的大名，也沒一個不怕他幾分的，當下他冷哼一聲：「山貓王森又如何？」

「他託尚某在調查宋大全的死因同時，代他調查其他事！」

「什麼事？」

宋建城見這一招已經收效，便不慌不忙地道：「告訴你們，孫翮沒有死，是王森要了他！」

唐繼臉色變了又變，道：「王森也救不了你！」

「不過今日的來訪，時間和日期是他提議的！」

唐繼急問：「他現在啥地方？」

宋建城道：「這是秘密！諸位仁義的先生們，現在咱們可以離開了嗎？」

唐繼尚在猶疑，唐匡忽然由屏風後轉了出來，道：「孫翮既然未死，你們怎能難爲尚先生，還不送他們出去！」原來他一直躲在屏風偷聽，尚英他並不害怕，但王森却不能不令他担心！

宋建城心中暗笑，臉上依然十分嚴肅。「唐先生多謝你答覆了許多問題，希望以後大家還能繼續合作！」

唐匡淡淡地道：「能否合作，還得看咱們有沒有緣！送客！」

× × ×

宋建城、彭哥和徐南生出去之後，唐繼問道：「乾爹，爲啥放走他們，孩兒就不相信，那隻山貓會在外面！」

「飯桶！」唐匡道：「他不在外面有啥關係？只要姓尚的所說有一半是真的，殺死他，將來麻煩更大，這個時候萬萬不能出錯！」

唐承道：「王森是偵緝大隊長，未必會來管咱們的事！」

唐匡哼了一聲：「這些年來，你們有沒有犯過殺人傷人的案子？」

廳上衆人都不敢反駁。唐匡道：「他可以借此來挖咱們的根！若不是顧忌他，十個尚英唐某也未看在眼內！」

唐發道：「不錯，他本領再大，也翻不出咱們的五指山！」

「你們以後密切注視他們的行動，要乾淨俐落！」

唐繼手掌一切，問道：「爹！殺不殺他？」

唐匡一巴掌摑了過去：「能殺剛才還會放走他？你們沒有一個比得上孫翮，哼！」他說罷便大步走進內堂，也不到妻妾的房間，直趨書房。

一個小丫環小心翼翼地送上一盞熱茶，還有他的水烟筒，一袋子烟絲，道：「老爺，喝茶！」

「你出去！」唐匡沒好氣地揮揮手，忽然又道：「告訴他們，說唐某今天身體不舒服，下午不見客！」

丫環退出去之後，唐匡立即揭開茶盅，喝了一口濃茶，茶汁滑下喉嚨，他頭腦似乎清醒了，思路也靈活了，於是便考慮今日發生的這件事。

唐匡一邊想着一邊裝着烟絲，小丫頭竟然忘記送火柴來，正想呼喚她，房門忽被敲響，他忙道：「進來！」

沒想到進來的不是小丫環，而是髮妻溫秀娘。唐匡煩悶地問：「今日新春你不

去忙，進來幹啥？」

溫秀娘回身將門掩上，她手上還有一盒火柴，唐匡將那黃銅打製水烟筒含在口中，溫秀娘爲他點火。「老爺，我有一件事很早就想問你……」

唐匡噴了一口烟，遂問道：「多久的事？」

「十五年前……」

唐匡幾乎被烟嗆着，他又吸了一口烟才問道：「是老二的事？哼，你有甚麼看法？」

「相信二嫂的懷疑，也相信你這樣做一定有原因。」

唐匡道：「你要聽原因？」

「這些年來，我看得出你還顧念兄弟情，就拿孫翩他們來說吧，那一個不混得好好的？」

這幾句話聽得唐匡心花怒放，大有知遇之感，他長長地吸了一口烟，道：「秀娘，這些年來俺一直尊重你，就是因爲你能了解俺！」

「不過我還想知道一項實況！」

「不錯，老二是我殺的！」唐匡沉吟了好一會才道。「但你相信嗎？這是他迫我的！」

「他一向聽你的話，怎會迫你？」

「人心難測啊！秀娘，你該聽過這句話！」唐匡道：「十五年來，俺從未在你面前說過他一句壞話，但實際上他對不起我，前後四次挪用公欵，最後一次我故意去上海，就是要看他能不能悔改，那知道一回來，又發現少了八百個大洋！」

溫秀娘雙眉皺起。「他拿這許多錢幹甚麼？」

「哼，他嫖賭飲吹，樣樣都沾上，就算家財萬貫，也有吃空的一天！當時俺已一滿肚子氣，不料他竟然……」唐匡便將宋大全約他到滿堂春吃飯的經過說了一遍。「最後咱們出城，俺勸他分伙，我寧願多付他二千個大洋，他不答應反要跟我決鬥……」他又將當時的情況說了一遍。

話音一落，房內一陣沉默，却不料唐珍珍跟着母親來到書房外，把這些話聽在耳中，刹那間，她只覺得雙耳嗡嗡亂响，房內的話再也聽不清楚，心中不斷地叫着：「難怪建城不回來，難怪他忘記了我，原來我是他殺父仇人的女兒！」兩行珠淚奪眶而出，她只覺得四肢無力，全身都靠在牆上！

房內，唐匡又抽第二鍋烟，良久才聽他問道：「秀娘，你認爲我做得對嗎？」

溫秀娘雙眼濕濡，悲切地道：「這不是對不對的問題，而是悲劇……」

「什麼悲劇？俺不殺死他，他便會殺死俺！你居然不同情我？」

「這是天生的悲劇……做不正當生意的人，大多有這樣的下場！」溫秀娘抬起頭來，用誠懇的語氣道：「老爺，你將那些不正當的生意收起來吧？」

「那些是不正當的？」

「比如賭場，比如妓院，又比如放印子錢……」

「都是兩厢情願的事，怎會不正當？局子裏都不管，就證明是正當的！俺每年都交了不少稅收，對公對私都有益，不但正當，而且有貢獻！」

溫秀娘嘆了一口氣，道：「我說不過你，不過是不是正當，你心中明白！其實咱們的錢已够多了，就算不做也不怕餓死，何况咱們又沒有兒子……」

「沒有兒子有女兒，俺可當她是件寶貝！」

「既然你當她是寶貝，就該爲她着想，她不能担個臭名嫁出去，將來有事，還要連累她！」

「什麼臭名？」唐匡怒吼一聲，「你們女人懂得什麼！你別再說些令我窩心的事，要不俺可要撵你出去！」

唐匡發起脾氣來，可沒人敢逆他，他聲震屋瓦，連外面迷迷糊糊的唐珍珍也被驚醒。

溫秀娘輕聲：「自古以來，忠言逆耳，苦口良藥……老爺，我最後要告訴你一件事……」

「不會令我窩心吧！」

「不管你窩不窩心，我都得說！」溫秀娘吸了一口氣。「咱們的女兒對宋建城那侄子念念不忘！」

「哼，他是她兒伴，告訴俺這個作甚麼？」

「不，我看女兒是愛上他的！」

「胡說！那時候他們才多大的歲數？」

唐匡難以置信地問：「她告訴你的？」

「不是，是她在睡夢中說的，我前後聽過五六次了，起初我的想法也跟你一樣，但現在我證明她是愛他，而且想嫁給他！因爲她在夢中在怨他不來娶她！」

唐珍珍在房外聽見，只羞得雙頰發燒，恨不得有個地洞可鑽下去。她萬料不到自己心中的秘密，會在睡夢中暴露，而且讓母親聽見！

唐珍珍很想離開，但更想知道父親的反應，是故豎起雙耳偷聽。

只聽唐匡道：「荒唐，簡直荒唐！宋建城長得什麼模樣，她根本不知道，又怎會愛他，眞是氣死我也！」

唐珍珍心中暗暗叫道：「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他的眼睛跟小順子一樣，也跟尚英相像！尚英，小順子……」她心中想到別的地方去了。

溫秀娘道：「也許是寃孽！」

「你代俺告訴她，叫她死了這條心，這幾天，俺就替她安排婚事！」

溫秀娘忙道：「老爺，不要太急，怕珍兒受不住刺激，轉不過彎來……」

唐匡不等她說畢，便道：「俺主意已決，你給俺出去！俺要安靜一下！」

× × ×

唐珍珍一聽到父親的話後，止不住淚水長流，飛奔返回自己的房間，路上與一個人碰了個滿懷，却是三娘譚氏。譚氏訝然問道：「珍兒，你啥事哭鼻子？」

唐珍珍搖搖頭，低頭疾跑，譚氏走了幾步又遇到溫秀娘，問道：「大姐，匡哥在書房？啊，對啦，剛才珍兒哭着跑回去，到底發生了啥事兒？」

溫秀娘吃了一驚，道：「眞的？不好啦，他在書房內，我去看看她！」

譚氏去敲書房的門，唐匡粗暴聲音，自內傳了出來：「你又回來幹啥？」

譚氏吃了一驚，忙應道：「匡哥，是我！」

「老三，你來幹啥？」

「來向你報喜！」

「什麼喜事？進來！」

譚氏推開房門，立即道：「匡哥，剛才我三個小子不知死活，找料你深謀遠慮，不會在家裏放倒他們，所以悄悄派了人，由後門出去……嘻嘻嘻，你放心吧，他們都沒穿咱們的衣服，現在也許已經成功了！」

唐匡臉色一變，將水烟筒用力一頓，怒喝道：「誰叫你自作主意，快叫他們回來！」

譚氏驚詫得張大了嘴巴，半晌才道：「只怕來不及了！」冷不防被唐匡摑了一巴掌，不由哭了起來：「今日到底是冲着什麼霉星……」

「你就是霉星，給我回房去！」

× × ×

溫秀娘一口氣跑到唐珍珍的房間，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她雙掌一撑，門竟無門上，門板「呀」的一聲張開，可是房內却無唐珍珍的踪跡！

溫秀娘像受傷的豹子，大聲叫道：「春桃，春桃，你死去那裏！」她像是飛一般，沿着暗廊跑去，迎面見丫環春桃跑過來，忙道：「春桃，小姐去了那裏？」

春桃詫異地說道：「小姐她不在房裏嗎？」

「就是不在房內才問你！」

春桃道：「小婢去帮薇嫂收拾大廳，不知道小姐去那裏……」

「那還不快找！」

兩人在屋子裏找了一陣，又問了不少人，都沒人知道唐珍珍的去向，溫秀娘吃起驚來，叫道：「快找個人下井看看！」她走着忙向書房跑去，房門閂着，她用力擂打起來：「老爺，快開門！」

唐匡怒道：「再吵，便斃了你！」

溫秀娘怒火中燒：「你如此英雄，就斃了我吧，橫豎我也想去跟珍兒做伴！」

房門霍地打開，唐匡右手上擺着「大白龍」短槍，右手拿着水烟筒。冷冷地道：「你說什麼？」

溫秀娘從未見他如此對過自己，先是吃了一驚，繼而怒道：「你要殺死我，便早點下手吧，反正珍兒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唐匡臉色大變，喝道：「你胡說甚麼？她好好的怎會死？」

「原來珍兒剛才躲在房外偷聽咱們說話，現在四處都找不到她，九成是落井自盡了！我早叫你不能急，你偏就不聽我的話！」

唐匡如遭電殛，整個人都呆住了，「啪啪」兩聲，手中的烟筒及手鎗都跌在地上！

溫秀娘吃了一驚，急問：「匡，你覺得怎樣？」

唐匡好像虛脫了一樣，揮揮手，道：「快叫人四處去找找！」

狼狽爲奸

宋建城等人踏出唐家，彭哥便忍不住讚道：「老大，剛才實在危險，虧你够鎭定，要不，咱們都要變成槍靶了！」

宋建城臉上沒一點笑容，道：「現在還未脫離險境，你們且慢高興！分開一點走！」

彭哥見他說得嚴重，便與徐南生退後幾步，三人成品字形向南前進，這路綫是他們事先計劃好的！

宋建城走過一條街道，忽然覺得氣氛有點不對，他雖然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前面那一截的行人明顯較少，尤其是大人，只有十來個小童，在街上燒鞭炮！

宋建城伸手向後打了個手勢，向一堆小童走過去，那些小孩見他衣衫煌然，有點驚恐，怯生生地後退，宋建城道：「你們不用怕，我向你們買鞭炮！」

孩子道：「咱們不賣！」

「請問那裏有鞭炮賣？」

「哦，對面那家紙紮店！」

宋建城目光迅速向四周一掠，跑了過去，他買了一大包，全是火箭和雙响炮，彭哥道：「老大，你買這個幹啥？」

宋建城道：「你們沒看見，街上氣氛有異？」

徐南生向前望了幾眼，道：「不錯，城外來的人，到了這條街，都拐進小巷去了！」

「所以那裏一定有人埋伏！」

彭哥道：「那麼咱們走另一端吧！」

「也許那面只是一個幌子，其他地方正設了陷阱等着咱們！」

彭哥登時語塞，宋建城取出兩枚雙响炮，將藥引搓在一起，又拿了一枝火箭給徐南生，道：「上面聽！」他拿着香，將藥引點燃，隨手抛上屋頂！

徐南生心頭一動，也忙將火箭點燃，抛上屋頂，只聽嗤地一聲，接着屋頂响起一陣震耳的劈啪聲！

彭哥道：「上面好像沒有其他聲音！」宋建城向他打了個手勢，彭哥立即用柱子爬上去。他頭部探出，看幾眼，見屋頂無人，便爬了上去。

彭哥在屋頂輕快地奔跑，他身手俐落，由這一棟跳到另一棟，到了街口轉角，見下面匿着三個手握短鎗的漢子，他心頭一轉，忽然抽出鎗來向天射了一响！

「砰」的一聲，下面那三個漢子立即舉槍向天胡亂開了幾响！

彭哥在上面叫道：「三個大盜躲在這裏，快來抓住他們！」

槍聲一响，街上行人鷄飛狗走，宋建城暗罵彭哥魯莽，連忙掏出鎗來，貼着牆前進。

那三個漢子，正是唐家的打手，見敵人在屋頂，自己全暴露在人家的槍口下，心頭大驚，那向小巷跑去，宋建城在牆後看見，便發了一槍，子彈射在牆上，那三個漢子跑得更急！

宋建城與徐南生立即爬上屋頂，道：「快跑！」

彭哥道：「由這裏去不了城！」

「現在只能將錯就錯，不出城了！」

三人站着屋頂，弓着腰奔跑，反而向城中心跑去！

就在此刻，遠處有幾組提鎗的漢子奔跑過來，三人立即伏在屋脊後。宋建城道：「如非不得已，最好不要傷人！」

徐南生問道：「老大，現在咱們怎麼

辦？」

宋建城也沒了主意，道：「看清楚形勢再說！」

只聽下面有個吵啞的聲音道：「第一隊到城北口，第二隊到城南口，第三隊去城東口，第四隊到城西口埋伏，其他人跟着我來，咱們來個缸中捉鼈，不怕抓不到他們！」

話聲一落，又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宋建城示意兩個保持伏着別動，那沙啞聲音的又道：「他奶奶的，找幾個人來問問！今日人多，一定有人看見他們走去那裏！」說着聲音漸去漸遠。

宋建城道：「他們一定以為咱們出城南，而且上一次也是如此，咱們偏偏向北走！」實際上他們現在所處的位置，離北城也比較近。

到了街口，沒法跳過去，宋建城向下面看了幾眼，首先跳了下去，彭哥與徐南生緊隨後面。唐家的打手雖然不在下面，可是他們三人的服飾太過引人注目，令人一見難忘，因此便有人叫了起來：「那三個人在這裏！」

宋建城道：「快！」他首先衝過街道，閃進一條小巷。小巷本有行人，但驟然間見三個衣裝古怪的漢子，提着鎗衝進來，都驚惶地閃在一旁。

三人出了小巷，踏上大街，向另一條小巷奔去，可是被唐家打手發覺了，立即返了過來，同時响起一陣卜卜的鎗聲。

子彈橫飛，幸而因為跑動瞄不準，沒人受傷，街上行人則像冷水潑進油鑊裏面，一下子炸開，跑的跑，呼叫的呼叫！

宋建城進了小巷，道：「你們兩人在前面！」彭哥與徐南生對他佩服之至，二話沒說，便跑到前面去。

宋建城待他們跑了一段路之後，忽然跳出巷口，手鎗一提，「砰」的一聲，子彈射中跑在最前面那個打手的肩胛！

後面的打手立即發鎗回擊，可是宋建城早已閃進小巷，小巷很長，他不敢直奔而行，跑了一半，見一棟房子的後門凹了進去，便閃身匿住。

過了一陣，他突然露身，果見幾個打手躡手躡脚，提心吊胆地走進小巷，宋建城手槍連發三响，彈無虛發，後面那幾個打手立即退了四步，那三個受傷的也掙扎着退出。

宋建城跳出小巷奔跑，他邊跑便回身發鎗，使對方不敢追來，一口氣直奔出小巷。抬頭一望，只見彭哥及徐南生正在對面街角，便跑了過去。

徐南生問道：「老大沒事吧？」

「繼續前進。」

「走那邊？」

原來已來至十字街口，宋建城略一沉吟，道：「先東行，再轉北！」

三人沿着大街奔跑，見有一條小巷，立即穿了進去。可是到了巷口，只見唐繼和唐承帶着人沿街跑來，三人吃了一驚，

宋建城忙道：「後退！」

三人退後幾步，宋建城將鎗往皮帶一插，四肢像大字般撑開，原來那小巷甚窄，他四肢快速地移動着，很快便翻上屋頂，徐彭兩位未等宋建城走上屋頂，也依樣劃葫蘆爬了上去！

三人到了屋頂，只覺後衣都為汗水濕透了。宋建城咬咬牙道：「想不到唐匡那老狐狸，調動人手這般快！」

「老大，難道唐匡現在又不怕王森了嗎？」

宋建城眉頭一皺，道：「阿拉也摸不準他！」

由東大街那邊也傳來脚步聲和叱喝聲。宋建城道：「走吧！」他弓起腰來向前奔跑。

不料被街頭上的人看見，齊聲叫了起來：「他們在屋頂！」

宋建城三人急如喪家犬亂跑，「砰砰」幾聲，街上的打手舉鎗發射，宋建城見下面有一條小巷便跳了下去，彭徐兩個不敢落後。

宋建城向前直跑，可是小巷前面竟為一堵牆截住，原來是一條死胡同！

× × ×

到井內打撈的僕人已爬了上來，向溫秀娘報告：「大夫人，井底沒人！」

「你能肯定？」

「現在水淺得很，肯定沒有人！」

溫秀娘憂心地道：「那她去那裏？」

唐匡道：「繼兒他們回來了沒有？」

唐發道：「還沒有。」

「你去通知他們，叫他們在城內四處搜查，找不到小姐便不用回來！」

唐發去了之後，溫秀娘忽然叫道：「莫非她去馬大娘家？」

唐匡雙眼一睜，道：「她去馬大娘那裏幹啥？」

「近來珍兒常去找她學裁衣！」

唐匡立即道：「去兩個找找！」

× × ×

午飯時候，唐繼等人沒有回來，只不斷地派人報告消息，沒有唐玲玲的消息，也沒有尚英的下落。

唐匡臉色鐵青，他一直將烟台視作自己的家，城內的一人一事都瞞不過他的耳目，但今日竟然讓人出入自如，而且連女兒也失踪，那實在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他扒了幾口飯，便將碗放下，溫秀娘道：「老爺，你得想個辦法！」

「閉咀！哼，珍兒九成是被尚英的同黨抓去，哼，他想以珍兒作人質威脅老子？沒這般容易，去找唐發，叫他把倪副局長請來！」

烟台局長傅忠正死後，由副局長錢貴德頂替，後來又由科長倪志傑頂錢副局長的缺！

倪志傑跟唐匡已有多年的交情，他憑唐匡而賺了一袋子骯髒錢，還托人在天津買了房子，準備賺够了便到天津享樂去，而唐匡憑倪志傑的關係，一切都方便得很，有倪志傑的策劃，來一個繳稅，便使許多非法的生意變成正當的經營！

自從倪志傑提陞為副局長，收入就更多了，而他給唐匡的方便也更多，當然唐匡的收入便更加如水入網了！

大年初一，倪志傑還是撥冗來到唐家，他還未遞上見面禮，丫頭便道：「副局長，老爺在書房等你很久了！」

倪志傑立即走向書房，他幾乎是唐家唯一能穿堂入舍的客人！

到了書房，倪志傑打了個哈哈，道：

「唐兄，今日因為是大年初一，家裏的客人多得很，一時沒法脫身，所以來遲了！請諒。」

唐匡道：「你為人怎樣，俺還有不知道的嗎？」他上前將房門閂上，指一指桌上的茶盅，「喝一口吧！」

倪志傑一邊遞烟，一邊問：「唐兄，小弟本想再過一會來向您拜年，沒想到你倒催起駕來了，一定是有大事！放心，萬事有我！」他剛才已聽人說過，街上發生槍戰，只道唐匡請他來是為了這件事。

唐匡噴了一口烟，側着頭問道：「山貓王森你也招擋得住？」

倪志傑臉色微微一變，問道：「偵緝大隊長那隻山貓？他給你麻煩？」

「假如他那貓爪伸到咱們這邊來，你有沒有辦法保得住俺？假如俺吃虧，只怕你也不見得有好處！」

倪志傑臉色再一變。「唐兄，到底是什麼事情，你該先說個清楚，小弟才好琢磨！」

唐匡喝了一口茶，這才將尚英今早說的話，原原本本說了一遍，倪志傑又點上一根烟，問道：「唐兄，你肯定那小子不是故意嚇你？」

唐匡道：「唐某不敢肯定，但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倪志傑道：「小弟沒聽到消息！」

「沒聽到，不等於不準確！」

倪志傑忽然站了起來，道：「唐兄，你且等我一下，待小弟去錢局長家拜年，順便向他探探口風，等下再回來！」

「禮物俺叫人替你備！」

倪志傑去了之後，溫秀娘又來了。「老爺，珍兒沒去馬大娘家，馬大娘一早去拜年，剛剛回家！」

唐匡說道：「放心，她死不了！人家抓她也是為了對付我，我未死，她便不會死！」

「瞧你！」

「找人去通知唐繼他們，叫他們留下些人暗中查問，大張旗鼓的，惹急了對方，得防狗急跳牆！」

× × ×

倪志傑還未到，唐繼等兄弟先回來了。「乾爹，孩兒聽您的吩咐，教他們不要殺尚英！」

唐匡道：「你們知道乾爹意思嗎？」

「乾爹怕打死了尚英，會惹來那隻山貓！」

「總算也有一次聰明的！」

「你們去吃飯吧！」

「乾爹，珍妹她……」

唐匡黑着臉道：「死不了！」

唐繼他們下去之後，不久倪志傑又來了，他一進來不等門閂好便道：「唐兄，要向你報告一個好消息！」

唐匡忍不住笑問道：「山貓沒來？」

「連錢局長也沒聽到這個消息！」

「他會不會騙你？」

倪志傑說道：「不瞞您，唐兄，這兩年你能够呼風喚雨，全靠小弟在他那裏疏通！」

唐匡一喜：「你怎不早說？」

「他不讓我說，唐兄你對他一切如往常就是，他是新娘子！」

唐匡一怔，道：「什麼新娘子？」

「又愛又怕，又愛錢又怕犯法！」

唐匡哈哈大笑：「這種人往往不能發達，這個年頭，要就別沾手，要就狠狠地幹！」

「可惜他無唐兄的胸襟！現在唐兄該安心了吧？」倪志傑遞了一根洋烟給他：「這是花旗來的，跟英國的不同，剛才錢局長送的，您試試！」

唐匡拿上一根，替倪志傑點上火，道：「既然如此，你有什麼好辦法？」

「你是說尚英？」

「還有，我閨女失踪了，俺懷疑她讓尚英的同黨抓去了！」

「憑您的人手還有解決不了的事？」

「假如不是我女兒橫在中間，十個尚英，也不放在唐某的眼中！」

「唐兄您的意思怎樣，不妨說出來，大家商量！」

「剛才說過，因為閨女在他們手中，所以若由唐某的人出面，可能反會迫狗跳牆，所以想請倪兄助一臂之力！」

倪志傑故意苦着臉道：「但今日是大年初一，他們都放假，局子裏只留一兩個人當值，只怕成不了事！」

唐匡笑道：「倪兄是有辦法之人，只要你肯開口，放假的也可以上班！」

「但今日跟平日不……」

「你不用說，每個人俺派十個大洋，恐怕他們幹兩個月也沒這個薪餉吧！」

倪志傑一笑：「財可通神，有十個大洋，料可以成事！小弟也十分讚成唐兄的見解，咱們用官府的力量，料他們不敢凌侮令千金，而且這件事一定要趕在王森之前！」

「就拜託你了，你那一份俺不會少付！」唐匡抽出五十個大洋來：「待小女平安回家，餘下一半再給你！」

倪志傑老實不客氣地收了，道：「唐兄，小弟有個要求，偌大的一座烟台城，單靠咱們小弟怕人手不够，希望你派人協助！」

「這個自然，出頭的是你們就是！倪兄，三軍未行，糧草先動，你跟俺到帳房先提支一筆『軍費』，裝在紅包裏，替俺派給貴屬，事成還有賞！不過手脚一定要乾淨一點！」

生死與共

到了那個地步，宋建城只好道：「爬過去！」

剛說罷，小巷內忽然推開一扇木門，一個女人探頭出來：「尚爺，快進來！」

宋建城一回頭，不由驚喜地呼道：「玫瑰！」

「進來再說！」

宋建城轉身看看，小巷無人，便帶着徐南生與彭哥進去，玫瑰立即將門關上。

「玫瑰，你怎會在此？」

「我是昨天才賃到房子，昨晚便搬進來，家裏什麼都還未買，您莫見笑！」

宋建城道：「你怎知道是我？」

「我聽見槍聲，悄悄地爬上去看，發現是你，所以……」玫瑰向上一指，宋建城這才發覺，這屋子的後窗開得很高，又

小。

徐南生笑道：「眞是絕處逢生！」

玫瑰又問道：「尚爺，你們是跟誰衝突？」

彭哥說道：「除了唐老闆之外，還有誰？」

玫瑰有點担憂，道：「家裏沒什麼東西吃，而且他們人多，你們怎樣跑得了？你們坐一坐，我去買些吃的！」

宋建城忙道：「不要！一來大年初一，沒人開店；二來他們都知道你跟俺的關係，怕會跟着你來！」

玫瑰更急：「那怎辦？」

「不要緊，咱們另想辦法！」

彭哥道：「有什麼辦法？唯一是化裝，希望能瞞過別人！」

徐南生道：「可惜那些東西都留在宋家老宅！」

宋建城道：「如果現在能有幾套唐裝衫褲便好了！」

玫瑰欣然道：「我去買！」

「那裏買？」

「向隣居買幾套舊的！」

「人家不會懷疑你嗎？」

「現在可顧不得這許多了！」

宋建城道：「好吧，那就麻煩您啦，小心！」他要給錢玫瑰，玫瑰不肯。

過了頓飯工夫，玫瑰果然買了三套衣服回來。可惜徐南生十分高大，買來的那一套不能穿，宋建城道：「小徐，你且留在這裏，咱們三人一齊出去也不好，等下咱們再想辦法引你過去！」

彭哥見買來的衣服不算舊，便道：「咱們扮作拜年的樣子吧！」

玫瑰忙拿出幾隻空盒子給他倆拎着，彭哥由前門出去，過了一會兒宋建城再出去。前面對着一條短短的巷子，巷子通向北大街。

兩人一前一後在北大街走了一陣便拐進小巷，一路平安到馬大娘家門外，見沒有人便竄進小巷，爬進宋家老宅。

跳進院子裏，兩人才鬆了一口氣。宋建城走進昔日寢室，見放在床上的皮箱仍好好的，將蓋子打開，取出唐裝衣衫來，拋了兩套給彭哥。「黏上鬚子！你把小徐帶來，我先去馬大娘那裏！」

× × ×

馬大娘正在房內亂踱着步子，忽然窗戶給人敲响，一聽正是她與宋建城約定的暗號，大喜之下，忙將窗子打開，讓宋建城跳進來。「有事沒有？」

「你們不是說要出南城嗎？大娘僱了一輛馬車在那裏等了許久，都不見你們來，後來聽見鎗聲，知道你們一定是出了事，所以便叫車伕回去，自己趕了回來！」馬大娘一口氣說個不停：「你們沒事吧？他倆呢？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事，讓唐家的打手攔在城邊兒，不敢出去，只好回來！」

馬大娘道：「大娘剛回來，唐家的人就找上來了，說要找他們的小姐！」

「唐珍珍？」

「是的，他們說讓你的同黨把她抓去了！」

宋建城道：「沒這回事！我宋某人不會拿個弱質女流作人質！」

馬大娘道：「你們還沒吃吧？來，到灶房吃點年糕！」宋建城跟着她進去，馬大娘早已煎好了一大盤年糕，立即拿給宋建城，宋建城謝了一聲，也不客氣，拿起就吃。

馬大娘笑嘻嘻地道：「你的吃相跟小時候沒二樣！嗯，你們今早去唐家，他怎說？」

宋建城將情況說了一遍。「他不認，不過我已斷定一定是他幹的，下一步就是報仇！」

「別說大娘嘮叨，他們人多，你們才只三個人，鬥不過人家的！」

「我會等機會，除非唐匡做烏龜，一步也不出門！」

馬大娘道：「告訴你，大娘剛才見到倪副局長匆匆忙忙到唐家，最怕他們勾結，你就算殺死了唐匡，自己又怎能逃得出去？」

宋建城道：「大娘，我自己的事，還未想過，只想報仇，要殺死唐匡爲我爹報仇！」

「哎，說眞的，你爹也不是什麼好人，嫖賭飲吹，開賭坊，你爲了他毀了自己的前程，不可惜嗎？二嫂也眞是，她心裏只有丈夫，沒有替兒子想想！要是我見到她，一定要數說她！」

「不要怪她！她年紀輕輕就守寡，不管如何，我爹總是她丈夫，更不管他壞不壞，我總是他生的！」

馬大娘道：「好，我問你，假如你眞的殺死了唐匡，那麼以後唐珍珍或者唐繼他們，又向你報仇，你說應不應該？」

「是他爹先殺死我爹的！」

「但你也殺死她爹！唉，這冤家要結到什麼時候才能解？」

宋建城忽然停住了，仔細咀嚼着她的話，馬大娘道：「我替你倒茶，你自個想想！」

× × ×

宋建城吃了好些年糕，都不知道是什麼味道，心中不斷盤旋馬大娘那幾句話，他估計彭哥快回去，便告辭返回去，馬大娘把剩下的年糕遞給他。「給他們兩個吃吧！」

「謝謝您，大娘！」

宋建城回房，將年糕放在桌上，喃喃地道：「冤家宜解不宜結，我該不該報仇？不殺死唐匡，我又怎對得起慘死的爹爹，又怎向娘交代？」

他心中一直盤旋着報不報仇的問題，覺得十分煩悶，便把箱子推開，準備躺下床，不料箱子被推落地上，蓋子打開，裏面的東西滾了一地！

宋建城吃了一驚，因爲他記得，他當時是將箱蓋合上的！剎那間，他立即掏出槍來，眼睛向上面瞄了一下，立即退出房外，喝道：「滾出來，你在床底下，我看見了！」

「是我！」床底下果然爬出一個蓬頭的姑娘來，那姑娘慢慢站了起來，臉上滿是淚跡，赫然是唐珍珍！

「怎會是你！」宋建城大覺意外，「誰叫你來的！」

「是我自己來的……」

宋建城見到她便想起唐匡，不由粗聲

道：「你來幹啥？」

「建城哥，我……」唐珍珍深感委屈，兩行清淚又奪眶而出。

宋建城心頭一軟，也有點尷尬，半晌才道：「你怎會知道是我？」

「你，你的眼睛沒變……眼神也沒有變……」

宋建城身子一震，暗道：「她眞的還記得我……」房內一陣沉默，良久，他橫起心腸，說道：「我不想對你不利，你走吧！」

唐珍珍珠般的淚珠又滾了下來。「你眞的這般狠心……我不怪你……但你連讓我多呆一會兒也不肯？」

宋建城悻悻然地道：「那你坐吧！你爹以爲是我抓了你呢！告訴他，我宋建城頂天立地，不會以女流做人質！」

「我……你爹是讓我爹打死的……」

宋建城雖然認定唐匡是殺父仇人，但聽了這話仍忍不住打了個顫。「你知道？他告訴你？」

「他今日告訴娘，讓我無意中聽見的！但，我認爲很公平，娘說得對，那只是一場悲劇！」

宋建城怒道：「爲啥悲劇發生在宋家，不發生在唐家？」

唐珍珍退了一步，輕聲道：「我可以坐下嗎？」

「哼，這張床你早已坐過無數次了，桌上油燈的油也是你的吧？」

唐珍珍抬起頭來，道：「是馬大娘告訴你的？」

「你還是說別的吧？」

唐珍珍又問：「你早來這裏了？」

「我一直住在這裏！」

唐珍珍想起那夜自己自言自語的情景來，一張臉漲得像隻柿子，又羞又急，跺脚道：「你爲啥不早說！」

宋建城冷冷地道：「這是我的家，爲啥要早說！」他見她的羞態，也想起當夜的情景來了，咳了一聲：「我不知道是你進來，所以躲在上面，那時候我不能暴露身份，無意中偷聽了你的話……」

「你壞！你壞！」唐珍珍羞得奔出房去。

宋建城一怔，咳了一聲，道：「無論如何，我很感激你！」

唐珍珍倏地站住，宋建城有點不忍，輕聲道：「我想知道你爲何說我爹死得公平！」

唐珍珍定一定神，知道今日這個機會對她來說十分重要，轉身進房，坐在床上，頭一直不敢抬起。宋建城見她那副神態，一顆心也忍不住怦怦地跳了起來，目光瞥及桌上的年糕，便端起盤子，遞到她面前。「你還未吃午飯吧？」

唐珍珍嬌軀一顫，聲如蚊蚋地謝了一聲，用指挾起一塊，慢慢地咬着，心中暗道：「他只關心報仇，一絲也不關心我！他既然偷聽了我的話，知道我的心事，爲啥不表示一下？」

宋建城忍不住道：「時候不早啦，你說吧！」

唐珍珍嬌軀又是一震，定一定神，這才將所知的轉述了一遍。「那的確是一場悲劇，不是我爹殺死你爹，便是你爹殺死我爹，若非我是你的殺父仇人，便是你乃是我的殺父仇人！」

「哼，你爹不能趕走我爹！爲何他不自己去別處另創天下，却要我爹去？這分明是欺侮我爹是老二！」其實唐匡還隱瞞了自己事先已藏了一柄「大白龍」新型手槍在身上，否則宋建城將更加憤怒。

唐珍珍抬起頭來，頰邊還掛着淚珠。「老大跟老二有啥分別？」

「手下都聽老大的話，他有恃無恐，才敢說出這種話！」

唐珍珍嘆了一口氣，幽幽地道：「其實他們兩個都不對！開賭場，害了不少人家破人亡，我一直反對，也一直有一份愧疚，每次出門，我都不敢抬頭看人，生怕別人會恨我！」她吸了一口氣，大胆地暗示：「我恨不得到別處去，最好越遠越好，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人家不認識我的地方……比如上海！」

宋建城心頭狂震，房內又再沉默，他暗道：「你若不是唐匡的女兒，倒可以終生爲伴！」良久他才道：「若要我不報仇也可以……」

唐珍珍急不及待地問道：「是什麼辦法？」

宋建城道：「你回去叫你爹自殺！」

唐珍珍臉色一變，抑住內心震盪，輕聲道：「難道沒有別的辦法？」

「我想不到！」

唐珍珍鼓起勇氣道：「也許你返回上海，對二嬸說清楚，也會化解這場寃仇！」

「我……我也很想看看二嬸……可惜沒有機會……」

「你爹若死了，娘可能會來！」

唐珍珍忍不住又哭了起來，宋建城道：「你哭什麼？你知不知道我母子當年哭了多少趟嗎？爲了報仇，我也不知吃過多少苦，每做一件事，都是爲了報仇！我可像是爲報仇而活着的！」

「可憐……假如我和你都不是生長在唐宋家裏，那該多好！」

「既然上天註定要成爲唐宋兩家之後，便得面對現實！」

「建城哥，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去找爹……你也不一定能報到仇……我不願意看到你們兩個……有任何損傷！」唐珍珍幾乎哭出聲來：「建城哥，你先回上海把眞相告訴二嬸吧，假如她認爲還得報仇，到時你再回來……」

話音剛落，外面忽然傳來一個聲音：「老大，你跟誰說話！」門口一晃，已多了彭哥及徐南生，他倆見唐珍珍在房內，都是一怔。

宋建城將年糕交給他倆，道：「你們先吃些東西吧！」彭哥與徐南生知機地退出去，宋建城道：「天快黑了，你回家去吧，不要告訴你爹，我躲在這裏！」

唐珍珍傷心地道：「你連這點也不相信我？」

宋建城身子一震，目光不敢與她的相觸，揮揮手，那知唐珍珍仍然坐着：「你不答應我，我便不出去！」

「你別煩我！」

唐珍珍哭道：「你不答應，我便死了算了！」

「這件事與你無關！」

「怎能說無關？他是我親生爹爹，你
，你是我的建城哥，而且，而且爹迫我嫁
給許吉鴻的兒子……」
宋建城故意使自己的語氣顯得平靜。
「許吉鴻是青島的首富，不錯嘛！」
唐珍珍臉色大變，她咬着牙，一言不
發，衝出房去，宋建城有點後悔，但仍端
坐不動，忽然外面傳來一聲大叫：「尙英
，趕快投降吧，咱們巳將你們包圍了！」
宋建城像豹子一般衝了出去，唐珍珍
倏地回身攔住他，道：「你別出去！」
「是不是你……」宋建城見她在眼眶
內滾動的淚珠，不忍再說下去。
徐南生道：「老大，也許是咱們不小
心引他們來的，剛才咱們來的時候，見到
街上有很多穿制服的人在搜索，所以來遲
了！」
彭哥道：「老大，我去引開他們！」
宋建城道：「你出去送死？不用慌，
他們不敢進來，眞的要進來，再大幹一場
，吃虧的也未必是咱們！」
唐珍珍急得直跺脚，道：「建城哥，
我出去叫他們退兵！」
「你爹會聽你的話嗎？」
彭哥道：「老大，不要讓她出去，她
正是咱們的護身符！」
宋建城道：「不許這樣做，大丈夫怎
能拿女人作人質！」
唐珍珍急道：「建城哥，我是自願的
，你快抓住我，出門威脅他們退開！」
「你不怕你爹會生氣！」
唐珍珍悲聲道：「人命關天，管不了
這許多了！我，我跟你走吧……跟你回上
海向二嬸解釋！」
宋建城嘆了一口氣，道：「你錯看我
了，我不會利用……朋友！你快回去吧，
無論如何，我都……感激你！」
外面的喝聲更响：「尙英，你再不出
來，咱們便拋手榴彈進去！」
唐珍珍花容失色，說道：「你聽見沒
有？」
宋建城目光堅定，搖頭不語，唐珍珍
忽然道：「也好，我跟你死在一起吧！」
宋建城再也忍不住決堤的感情，道：
「這又何必呢！」他輕輕推開她：「我不
能連累你！」
唐珍珍這時候也不覺羞恥，忙說道：
「我早就想能跟你在一起了，不管是生是
死……」
話音一落，一顆手榴彈巳飛了進來，
落在院子裏，發出震天巨响，宋建城站在
屋簷下，沒被炸着，但却被氣浪拋開。唐
珍珍忽然向大門衝過去，彭哥道：「危險
，快回來！」
宋建城道：「讓她出去！」
唐珍珍拉開大門，對外面的人道：「
你們回去對爹娘說，我對不起他們！」
門外正好站着唐繼和倪志傑，見到唐
珍珍都是一愕，急道：「珍妹快出來！」
唐珍珍道：「繼哥，你回去告訴爹，
說我今生今世都要跟着建城哥！」
「建城？宋建城在那裏？」唐繼忙道
：「你快出來，自己向爹說吧！」唐繼怕
裏面的人躲在門後，會乘機給他一槍，所
以不敢上前！但倪志傑又叫手下向裏面拋
了一顆手榴彈，自己則跳起，雙手扳住牆
緣，翻了進去！
手榴彈落地開花，塵土烟硝迷漫，宋
建城等人都掏出槍來，匿在柱後！唐繼立
即冲了進去，伸手去抓唐珍珍！不料唐珍
珍手上巳多了一柄槍，槍口指向唐繼，唐
繼嚇得屁滾尿流，忙不迭跑回去！原來這
把槍是唐珍珍剛才在宋建城的衣箱內搜到
的！
唐珍珍見唐繼出去，立即上前關門，
冷不防倪志傑由牆頭上跳下，飛起一脚踢
飛唐珍珍的手槍，同時一扭，將唐珍珍扭
到自己的身前！
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其實快如閃電，
待得院子中的塵土沉下，唐珍珍巳經落在
倪志傑手上！
宋建城喝道：「放開她！」他槍口對
着倪志傑，却不敢開槍！
倪志傑的槍抵在唐珍珍的太陽穴上，
哈哈一笑，道：「眞是天降大功！你若還
有點憐香惜玉之心，便把槍拋過來！」
唐珍珍叫道：「建城哥，不要管我，
快抓住他逃跑！」
這倒是個好辦法，可惜宋建城又怎忍
心犧牲唐珍珍？倪志傑冷笑一聲：「尙英
，你投降吧，乖乖跟我回局子裏，假如查
實你沒有犯罪的，咱們自然會放你！」
唐珍珍道：「你不要信他的鬼話！」
她用力掙扎起來。
倪志傑喝道：「唐姑娘，你眞不識好
人心！」
話音一落，忽然砰的一聲，一顆子彈
射中倪志傑的手槍，手槍登時掉在地上，
他一抬頭，便見到房頂站着一條高大的漢
子，那漢子手上槍口還冒着縷縷青烟！

挺而走險

那漢子頭上的一頂毡帽拉得老低，只
看得到他的下頦，雖然只能看到他的下頦
，但巳令人有一種凜烈非凡的感覺！
倪志傑拉着唐珍珍向大門退去，問道
：「你是誰？你可知道俺的身份嗎？」
宋建城反應極快，當倪志傑的手鎗一
落地，他巳如一頭憤怒的豹子般猛撲了上
去！
倪志傑剛轉身要開門，宋建城的槍巳
抵在他的後腦上，沉聲道：「放手！」
倪志傑如接聖旨，立即鬆開唐珍珍，
唐珍珍躲在宋建城的背後，倪志傑忙道：
「別開槍，你一開槍，他們衝進來，你們
也得死！」
宋建城道：「俺本就不要命，有你墊
背，還怕什麼？」
屋上那漢子接道：「放開他！」
宋建城轉頭冷冷地道：「你別以爲救
了唐姑娘的命，便可以指揮我！唐姑娘姓
唐，我可是姓宋的！」他說着巳扭過倪志
傑，將他擋在自己的身前，同時徐南生與
彭哥也在屋簷下竄了出來，用槍指着那漢
子！
那大漢如山峙淵停，不爲所動，冷冷
地道：「你無權殺人！」
「難道你有權？」
「俺也無權，不過比你好一點！」
彭哥道：「你兩邊都不帮，到底是什麼來路！」

「因爲俺是吃公飯的！」
倪志傑忽然叫了起來：「你是王森！
山貓王森王隊長！」
「不錯！虧你還記得俺！姓宋的，俺
叫你放人，你放不放？」
宋建城料不到今早還借他的名頭，震
懾住唐匡，現在他便在暮色中出現！當下
他咬一咬牙，道：「假如我不放人呢？」
「外頭的手榴彈丟進來，算你有三頭
六臂，也得被炸成八大塊！」
宋建城想了一下，道：「好，衝着你
的好名聲，今日便放他一馬！」說着鬆了
手。
倪志傑忙道：「多謝王隊長！」要轉
身開門。
王森喝道：「站住！」
倪志傑道：「王隊長還有啥吩咐？」
「不敢，希望你先叫外面的人退開，
才出去！你小心，你一踏出大門，便得吃
蓮子羹！」
倪志傑面色再一變，道：「王隊長，
論職位俺不比你低，你對我大呼小叫巳不
合理，而且知法犯法，更加要不得！」
王森冷冷地道：「俺如何知法犯法？
要請你吃蓮子羹的不是俺，是姓宋的！知
法犯法的人大有人在，相信你也知道！」
倪志傑臉色再一變，道：「王隊長，
這三個人今日在城內擾亂治安，私藏槍械
，危害百姓生命，你爲何反助他們？這還
不是知法犯法？」
王森反問：「你是指今日城內發生的
槍戰？」
倪志傑想了一下才道：「原來你也聽
到消息！」
王森將帽沿向上一推：「這消息不是
聽來的，而是王某親眼看見的！」
倪志傑道：「那你還不抓他？」
王森忽然仰頭打了個哈哈：「問得好
！俺也正想問副局長一句：爲何你不將唐
家的打手抓走，反而跟他們聯成一氣？難
道那些人便不是擾亂治安，危害百姓生命
？難道他們的槍械便不是私藏的？莫非是
副局長派發給他們的！俺在總局那裏可沒
看到這個紀錄！」
倪志傑不由語塞，論職位他的確不在
王森之下，但王森是全省的偵緝總隊長，
有特權，而且他是總局長周而勇的未來女
婿，何況自己身上不清白，此人的確不能
得罪！
王森見他不開口，又冷笑一聲，道：
「倪副局長，你是不是知法犯法，所以不
敢說話？」
倪志傑忙道：「倪某不是知法犯法的
人，唐家的槍械可不是倪某派發的！」
「是錢局長派發的？」
「當然也不是……」
「那麼王某便斗胆問一句！爲何厚此
薄彼？難道唐匡給了你什麼好處？」
倪志傑急道：「王隊長，在沒有證據
之前，請你不可含血噴人，倪某因爲局子
裏的人手不足，所以借重唐家的打手，來
對付三位不法之徒，解決了這三個，回頭
自然會解決唐家的人！」
「這個次序也有用意嗎？」
「所謂先易後難，先解決容易的，再
解決困難的，此乃孫子兵法！何況利用他
們火併有何不可！」
「既然如此，又何必勞動副局長赤膊
上陣？」
倪志傑一愣，半响才道：「所謂跑了
和尙跑不了廟，唐家家大業大，他們跑不
了，慢慢解決也行！」
王森道：「王某衷心祝福你順利！」
倪志傑道：「王隊長若無其他訓導，
請恕在下失陪了！」
王森道：「拾起你的槍，記住俺剛才
的話！」
倪志傑忍不住反問：「王隊長，你處
處包庇這三個不法之徒，請問這又是什麼
原因？他們給你好處嗎？」
宋建城喝道：「放屁！要殺唐匡的是
我，我要報殺父大仇，怎會借重官府的勢
力？」
王森道：「因爲這三個人對王某來說
十分重要，也與俺此次秘密來烟台大有關
係！」
倪志傑心頭一跳，急問：「王隊長這
次來烟台是爲了……」
「既然是秘密，連錢局長也不知道，
自然不便告訴你！」
倪志傑咳了一聲，悻悻地走去開門，
宋建城的槍管隨着他的方位轉動，倪志傑
對外面那些人道：「你們都回去！」
唐繼問道：「副局長，您剛才跟誰說
話？俺乾妹呢？」
宋建城道：「珍珍……你跟他們回去
吧，要不然你爹還以爲是我抓了你來的！
而且留下來，對你清譽也有影响！」
唐珍珍咬一咬牙，由于有外人在附近
，她只輕聲道：「你，你保重……我去了
！」她出去之後，立即道：「義兄，咱們
都回去吧！」
唐繼問道：「那小子跟副局長呢？」
唐珍珍道：「你們不走，副局長也走
不得！」
局子裏的人聞言立即先退，於是唐繼
也帶着人回去了！倪志傑掩上門，道：「
王隊長，倪某現在走得了嗎？」
王森道：「王某有些話跟你研究。」
倪志傑忙問：「是公還是私？」
「當然是公！」
「倪某今日休息，明日在局子裏再見
吧！」
王森微微一笑，道：「那麼王某送你
一程！」他由屋頂上跳了下來，輕得像一
隻貓。
倪志傑忙道：「倪某不敢當！」他拾
起地上的手槍，大踏步走了。
王森轉身問道：「三位願意跟王某說
一陣子話嗎？」他爲了表示自己的誠意，
首先將槍收了起來。
宋建城也收起槍，道：「請說！」
「這裏不太安全，你們跟俺來！」
宋建城有點猶疑，彭哥及徐南生更是
沒了主意，王森回頭過來，微笑道：「你
們三個人還怕俺一個？」
宋建城咬一咬牙，道：「好吧，你帶
路！」王森轉身向後牆走去，輕輕一跳，
巳翻上後牆，跳了出去，宋建城三個也跟
着翻過後牆，只見王森在小巷口向他們招
手。

× × ×

倪志傑離開宋家老宅，邊跑邊向後看，他不認定王森會在他背後給他一記冷槍，却怕他會跟踪自己，搜集自己不清白的證據。他本想先去唐家，但最後又怕被王森抓着「小辮子」，因此想想還是去向錢貴德報告一切，他一口氣跑到錢家，廳裏的客人還未散，有些善于巴結的商賈，也忙着來獻殷勤：「恭喜倪副局長，祝你萬事如願，步步高陞！」

「謝謝！對不起，局子裏有件重要的事，倪某要跟錢局長商量一下，失陪！」

錢貴德見他滿頭大汗，也意識到一定有什麼大事發生，便站了起來，道：「志傑，到我書房裏來！」

倪志傑可是錢家的常客，他向錢貴德家人點點頭，便跟在錢貴德的背後。

錢貴德關上書房，用既怪又緊張的語氣問道：「啥事兒這般慌張的？」

「局長，這次眞的是說曹操，曹操就到了，而且來者不善！」

錢貴德大吃一驚，他雖然已猜到七八分，但仍問道：「曹操是誰？」

倪志傑哭喪着臉道：「便是那頭可惡的山貓！他奶奶的，若不是周總局長看上他，要將女兒許配給他，俺便不相信山貓便不吃腥！」他見錢貴德不開腔，便將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局長，你看他是不是衝着咱們來的？」

錢貴德烟癮不大，但這時候未等烟熄又接上一根：「九成是！」

「您有啥辦法？」

錢貴德沉聲道：「他衝着的是你跟唐匡！」

倪志傑一怔，道：「局長，您這是啥意見？」

「我一早已跟你說過，這種事最好不好沾手，就算沾手也不該插得那麼深！」

倪志傑道：「這是一淌渾水，一摔下去便別想爬上來，而只會越陷越深，何況唐匡肯放過咱們嗎？」

錢貴德心中發慌，臉上却不動聲色，道：「我一早已告訴你，萬一有事的時候可別拉我，你最好去跟唐匡商量一下！」

「但……假如咱們被王森抓到『小辮子』，您也不見得有好處！」倪志傑這句話不無威脅之意。

錢貴德道：「有『辮子』給人抓住的，是你不會是我！我相信還能自保！」

倪志傑臉色一變，暗道：「他媽的，平日給錢你就要，現在有事却撒手不管！哼，這分明是吃燈芯草——放輕鬆屁！」

他想了一下，道：「屬下怕唐匡把心一橫，會拖你下水！」

「瘋狗要咬人，誰能制止得住？再說你除了送厚禮與我之外，我可沒收到你的錢，而送禮，可是你自願的，我從未暗示過！」

倪志傑說道：「這些年來，由老唐那邊轉來的大洋沒一千少說也有八百，你怎能……」

「你交過給我？」

倪志傑不由一怔，錢貴德的話也不全錯，每次交錢都由他夫人代收的，錢貴德道：「在『公』方面，因爲王森有特權，我可『尅』不住他，你最好跟唐匡商量一下，也許他有辦法，而且這種事由他們那邊解決，總比咱們來得方便！」

倪志傑暗道：「平日看他什麼也無所謂，却原來是頭老狐狸！俺跟老唐都看走眼了！」當下長身道：「那麼下去了！」

錢貴德道：「還有一點要告訴你，若果王森已抓實『辮子』，我不得不要公事公辦時，請你原諒！念在你我多年同僚份上，我衷心祝你早日解決！」

倪志傑心中暗罵道：「他媽的，這又是一句暗示！他叫咱們早日解決王森呢！哼，能順利攻倒王森，對他也有好處，萬一失手，他又沾不上邊兒！」

「祝你萬事如意，四季平安！回去代我向尊夫人問好，也祝她平安快樂！」

倪志傑冷冷地謝了一聲，悻悻然地開門離開。

× × ×

依然是唐匡的書房，氣氛比日間沉重得多。烟霧中，油燈光綫顯得更加昏黃。

唐匡抽了一鍋子烟，又裝上一鍋，用香點燃，書房內寂靜如死，只聞水烟筒裏的「嗚嗚」聲，倪志傑道：「唐兄，你素來足智多謀，現在時機緊迫，你好歹快拿個主意吧！」

唐匡抬起頭來，道：「對你來說，最好是咱們立即撤離烟台，甚至山東，給他來個『死無對證』！」他雙目烱烱地瞪着倪志傑。

倪志傑不好意思地一笑：「這樣太委屈唐兄，小弟又怎好意思？」

唐匡「呼」地噴了倪志傑一面烟。「如果倪副局長覺得不好意思的，那就由你離開吧，你不在烟台，唐某自信還有辦法應付。」

倪志傑苦笑一聲：「唐兄還有別的辦法沒有？」

唐匡又吸了一口烟，頭也不抬頭地道：「不是沒有辦法，就怕你不肯！」

倪志傑道：「眼看已到懸崖，還有什麼不肯的，你說吧！」

唐匡抬起頭來：「唐某的辦法，只有四個字：鋌而走險！」

倪志傑心頭一跳，雙眼睜得如同一對銅鈴，唐匡悠悠地道：「索性把他放倒，不是一了百了嗎？」

「可那小子可不好應付！」

唐匡含笑道：「只要副局長肯出點力，不怕他有九條命！」

倪志傑沉吟道：「但這可要乾淨！」

唐匡冷笑一聲：「唐某辛辛苦苦幹了二十年才有今天這光景，我也不想讓它一下子泡湯！」

圖窮七現

宋建城見王森來到一棟磚屋外面，伸手在門板上敲了幾下，一會門便打開，王森站在門外等候。

彭哥輕聲說道：「老大，他屋子裏有人！」

宋建城想了一下。「先進去再說，咱們沒殺過人，不怕。」當下道：「王隊長先請。」

王森脫下毡帽，含笑走進門內，宋建城跟着他進去，只見門後站着一個老氣橫秋的漢子，但宋建城一眼便看出他經過化裝。

王森帶他們進廳，道：「請坐……宋先生胆氣倒大，王某佩服。」

宋建城道：「有句老話，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王隊長有什麼指敎？」

「宋先生跟唐匡有仇？」

「殺父大仇！」

「令尊是宋大全？」

宋建城心頭一沉。「不錯。」

「我聽人說過令尊以前好像也不是幹正當生意的！」

宋建城道：「家父在生時，宋某年紀還小，他的事不清楚！」

「你不清楚，我却很清楚！」王森笑容不改。「說句你不愛聽的話，令尊跟唐匡，無論誰殺死誰，都是活該，這是黑吃黑。」

宋建城沉聲說道：「不論如何，家父是他的結義兄弟，他也不能對他下毒手，家父要不死在敵人手中，也該死在官府手裏。」

王森笑道：「說得有道理，如果你能報了仇，這算什麼？他是你伯父，不死在敵人手中，也該死在咱們手中。」

宋建城不由語塞，半晌才道：「隊長不讓宋某報仇？」

王森道：「像宋先生這樣是犯法的，會變成殺人犯！」

「這一點不用王隊長關心，宋某並不怕！」

「王某是爲你好！你今年才多大？就這樣毀了前途，不可惜？何況還有一個紅顏知己，在等着你啊！」

宋建城冷哼一聲，道：「那是她的妄想，宋某堂堂男子何患無妻，要娶仇人之女！」

「報仇不一定要親手執行！」

宋建城道：「王隊長請咱們進來，到底有什麼打算，最好請你明言，宋某可沒太多的時間。」

「協助咱們消滅罪惡！」王森說道：「但不得殺死唐匡，俺得把他交給法庭審判。」

「假如咱們不答應呢？」

「就請你們離開烟台，俺絕不阻擋，但你也不准破壞，否則回頭俺將對付你。」王森雙眼放出寒芒。「你是聰明人，不可反被聰明誤！」

宋建城想了好一陣，反問：「你爲什麼要我協助你？」

「第一，這次我是秘密來訪，只帶了一個親信，要對付他們力量嫌不足。」

宋建城想道：「那個開門的漢子，一定是他的親信！」當下又問：「他們是指誰？」

「唐匡有今日隻手遮天的景况，假如局子裏不是有人撐腰，絕對成不了事。」

宋建城道：「你既要對付唐匡，又要調查分局的領導人員，人手更加不足。」

王森點點頭：「第二點，也許你已掌握到一些有用的資料，這樣大家都可以節省時間，第三點，俺希望你能因此而熄了仇恨之火，不要走上犯罪之路！」

宋建城微微一笑：「王隊長爲什麼這般關心宋某？是悲天憐人？」

王森道：「王某不敢承認，不過有愛才之心！」

「難道王隊長想邀我入夥？」

「的確有這個打算。」

宋建城道：「我對官府沒有興趣，不過我答應跟你合作，你有什麼計劃？」

「不知你掌握了什麼資料？」

「咱們抓了唐匡的一個親信：孫翩，這人一定知道分局有誰跟唐匡勾結！」

「這點俺已知個大概，但如果沒有證據，下不了手！」

「孫翩便是個人證！」

王森點點頭：「他現在在那裏？」

「被咱們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你要去看看？」

王森想了一下，道：「如果能將他弄進城最好！」

「有你的指令就行。」

「不，要提防唐匡殺人滅口，」王森道：「最好秘密！」

宋建城道：「那你爲什麼不肯跟咱們去看他？」

「俺另有顧忌，决不能讓他們知道咱們合作，要不，工作更加困難。」王森正容地道：「而且俺要立即展開調查，讓他們來不及防範。」

「咱們怎樣聯絡？」

「你把人弄來之後，藏在你認爲安全的地方，然後再來這裏！」

宋建城簡略地將與唐匡「交手」的經過說了一遍，然後長身道：「咱走啦。」

王森等他們去後便對林五嶺道：「小林，你悄悄跟他們出城，發生意外時，暗中助他們，到城門外便別跟，留在那附近等候，一切小心！」

林五嶺問：「隊長你呢？」

王森抬頭望一望漆黑的夜空，道：「俺自有去處。」一頓又道：「也許我該先去向錢局長拜個年！」

× × ×

王森提着一包禮物，斯斯然來到錢公館門外，他按了好一陣門鈴，才見一個穿白衣黑褲的女傭自內走出來，穿過小花園，走到鐵閘後，上下打量着王森。

王森道：「我是來找錢局長的！」

「你是誰？」

「省城來的王森。」

「對不起，老爺跟夫人去拜年！」

王森一怔，忙問道：「是什麼時候去的？」

「午飯後去的！」

「什麼時候回來？」

「老爺明天還放假，就說不定了！」

「請問錢局長去了那裏？」

「去夫人的親戚家拜年，你改天再來吧！」

王森想了一下，將禮物自鐵枝隙縫中遞進去。「麻煩你替我交給錢局長，我改天再來！」他望着女傭的背影，猶疑了一下也轉身走了。

窗帘後有一對眼睛一直在注視着他，直至王森不見了，窗帘才恢復原狀。

王森低着頭想道：「錢貴德是眞的去拜年，還是有意在這個時候避開我？」

忽然一道長長的黑影，迎面而來，王森心頭一驚，下意識地向後一跳，抬起頭

來，却原來是電燈桿的影子！

王森自覺好笑，可是，也提醒了他，不應大意，他首先向四周圍看了幾眼，目光便停在街角拐彎之處，那裏正有一條人影。

王森暗暗冷笑，再向四周仔細打量，附近是一棟大屋，院子裏長着一棵鬱鬱蒼蒼的大槐樹，天黑樹上有沒有人可不能一目了然，王森忽然走到對面去，裝作若無其事般前進。

忽然對面街角衝出一個人來，叫道：「王隊長，你去那兒？」

王森轉頭一望，原來是倪志傑，他笑着問道：「副局長在街上巡邏？」

倪志傑堆下笑容道：「不，倪某去親戚家拜年，正要回家，哦，王隊長，你吃過飯沒有？」

王森目光自他肩上望到對方大樹，只見那棵大樹枝葉無風自動，心中巳料幾分，便挪挪身子讓倪志傑擋着自己，然後道：「還沒吃，你呢？」

倪志傑挪開身子，王森跟着他移動，倪志傑道：「那好，咱們一塊兒去吃！」

「好，我請！聽說烟台市滿家福飯館的小菜做得最好，就去試試！」

倪志傑一邊移動身子一邊道：「這怎成？今天黃昏如果不是你救了倪某，倪某可能……哈哈，大年初一不興說不吉祥話，這頓該由我請，到我家去！」

「這時候不能去打擾嫂子！」

「哎，你這樣說就太見外了，第一，這時候飯店的大師傅都休息，沒什麼好吃的，改天再去試吧，第二，你嫂子煮菜的玩意兒，也眞不賴，這你可得試試！」

王森不讓他動，雙手按在他肩上，道：「要她準備，王某不好意思！」

倪志傑驚出一身冷汗來：「他媽的，這小子狡猾得很，你們千萬別開槍！」大聲叫道：「哎，你又見外了，今日是什麼日子，家裏不愁沒東西吃，再說我也該盡盡地主之誼，走吧！回家去！」

王森左臂輕輕一拍，把他弄轉了身，讓他身子在外面摟着他的脖子，邊走邊道：「剛才得罪，是小弟魯莽，現在向你道歉！」

「那裏那裏！」倪志傑心中忖道：「這小子語氣跟剛才大不一樣，動作奇怪，難道讓他看出破綻！」他忍不住悄悄回頭向大樹望去，隱約見到人影，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對邀請王森回家吃飯大感後悔，但這時候巳不由得他改口！

倪志傑家離錢貴德家並不遠，兩人各懷心事，互相揣測對方的心意，但表面上却笑嘻嘻的，活像是共同出生入死的戰友一樣，一會，到了一家西班牙式的別墅前，倪志傑道：「這是俺丈人送的，眞不好意思！」

「哦，副局長好福氣呀，你岳父大人是做什麼生意的？」

「在城外，祖上留下好些田地，他本來買了要進城住，住了一個月，却嫌城內太吵，又搬了回去，把房子留給俺！」倪志傑說着伸手去按門鈴。

一個女傭走了過來，將鐵閘打開了，猛聽一聲兇猛的狗吠聲，一頭高大健壯的狼狗走了出來，對王森吠個不停。

王森哈哈大笑道：「副局長，你這狗可忠心耿耿呵，只是狗眼看人低呀！哈哈哈！」

倪志傑心中暗罵，喝道：「進去，這是王隊長，不許你亂叫！」

那狗十分聽話，停止了咆哮，轉身走進去，王森又笑道：「想不到副局長還善於跟狗打交道。」

倪志傑哈哈笑道：「狗不聽主人話，那還像話嗎？王隊長難道沒養狗？」

「我從來不養狗，却喜歡吃紅燒狗肉，副局長，你整天跟狗打交道，小心終有一天反要讓狗咬着。」

倪志傑臉上閃過一絲怒色，沉聲道：「王隊長也別把倪某看扁，連狗都應付不了，俺還敢坐上副局長這個位子嗎？」

「這歲月，不稱職的人可不少。」

倪志傑臉色一變，正想針鋒相對時，王森巳擱下毡帽，道：「是副局長夫人吧？王森。」

原來巳來到大廳，水晶大吊燈下，站着一個着旗袍，外披狐皮短褸，臉上盪着胭脂的女人，倪志傑只好道：「紫韻，這便是我常向你提及的王大隊長，他剛從省裏來，快去弄幾個菜，讓我替他洗塵。」

那女人臉色微微一變，隨即笑道：「王隊長，稀客呀，你請坐。」她笑得有點勉强，點點頭走了進去。

廳內的暖爐散着熱力，倪志傑脫下外衣交給女傭：「倒兩杯茶來。」

王森在那一排沙發上坐下，道：「這椅叫人一坐下就不想起來。」

倪志傑哈哈一笑，說道：「歡迎王隊長一直坐到天亮！」他遞了一根英國香烟過去。

王森伸手一擋，道：「謝啦，俺抽慣了這個……」他從懷中掏出一個扁鐵盒，裏面裝着烟絲和土烟紙，他搓了一撮烟絲，熟練地捲着。

倪志傑自我解嘲地道：「王隊長眞個樸實，大年初一也不肯開開洋葷。」

王森劃上火，替倪志傑點上烟，再爲自己點上。「欸，你不抽洋烟，但又用洋火？」

「民脂民膏都讓人刮走了，連火柴也得用洋貨，副局長，想想不叫人洩氣。」

倪志傑噴了一口烟，道：「王隊長，說正事吧，你這次來烟台，到底有什麼秘密任務？」

王森含笑道：「既然名爲秘密，俺能隨便說？」

倪志傑臉色一變。「王隊長這樣說，是對俺不信任。」

「總局長吩咐，這件事只能對他報告，不能向別人提起。」王森頓了一頓，又道：「好吧，就向你透露兩句，上面認爲唐匡能夠在烟台隻手遮天，必有原因。」

倪志傑趕緊問上一句，「有什麼原因呢？」

「有甚麼原因還要調查，不過……老總是懷疑局子另有唐匡的人。」

倪志傑在心中暗道：「果然是這一回事。」

王森瞪着他，問道：「副局長，依你看分局裏有沒有人讓唐匡收買？」

倪志傑心頭又是一跳，故意沉吟了一

下，道：「倪某眼拙看不出來，隊長這種事最要緊是證據，要重證據！」

王森笑道：「當然，要不俺何必巴巴趕來？」

倪志傑道：「唐匡雖然開賭場、妓院，但都是合法的，他繳了很多稅。」

「這個分明是非法，却不知誰把它攪成合法。」

「這是市政府的事，除此之外，唐匡所做的都是正當的生意！」

「他私藏軍火，追債傷人殺人，難道這也合法？」

倪志傑故意一驚。「有這種事，沒苦主告到局子裏呀！」

王森道：「奇怪，苦主不在烟台分局裏，却告到總局去了，副局長，你可要小心呀！」

倪志傑面色再一變，道：「倪某會跟總局長商量。」說着廚房忽然傳來他老婆的叫聲，他長身道：「女人就是痲煩，隊長你坐一會兒，俺去廚房看看！」

「你隨便，叫嫂子別弄太多菜，胡亂吃一頓就是。」

倪志傑快步走到廚房，輕聲問道：「什麼事兒？」

他老婆向窗外一指，「唐繼找你。」

倪志傑一抬頭，果見唐繼站在窗外。

「裏面怎樣？」

「姓王的在廳裏。」

「把他灌醉，好動手！」

倪志傑說道：「這人有海量，不容易醉。」

「在酒裏下藥。」

倪志傑道：「有危險吧，他一定會要我陪他喝，這人奸似鬼，很容易讓他看出破綻。」

「你去穩住他，咱們進去，硬幹！」

倪志傑問：「你帶了多少個人？」

「連我十個。」

「俺不方便露面，你們快進來。」倪志傑見他沒有意見，便走出廚房，道：「老王，你坐，俺上樓拿酒。」他沿着樓梯去，皮鞋踩在地毡，沒發出一絲聲音。

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狗吠聲，接着一聲悶哼，狗又不吠了，王森下意識地抬頭，只見倪志傑似乎走得更快了，他不由生了疑念，再看大廳，沒一個人，更感不妙。

「呀！」大廳的門打開，王森心頭一跳，但進來的却是一個女傭，那女傭喃喃地道：「那狗剛吃了一大碗飯，又餓了，比人還要難伺候。」她邊嘟喃，邊向廚房走去。

一陣冷風吹了進來，王森這才發現她沒把門關上，半掩着留着一道隙縫，王森心頭又是一跳，一對眼睛向四處溜着。

× × ×

唐繼支使女傭打開廳門，不見裏面有動靜，便向手下打了個手勢，他帶着五個手下，提着手槍推開廳門衝進去，另外四個手下則一早巳兜到後面，守在窗外，他有十足的把握，把王森射成一具蜂巢。

他一進去，見高背沙發上只露出王森的那頂毡帽，他似巳睡着了，唐繼心頭大喜，首先發難，一槍子彈掃射過去，他那五個手下也跟着開槍。

毡帽應聲滾下，却不見頭顱，唐繼剛自一怔，廳裏的燈忽然熄滅了。

反敗爲勝

大廳陷於黑暗中，唐繼他們尚未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雙眼也還未適應黑暗，忽然傳來了兩道槍聲，唐繼但聞房邊兩個手下慘叫聲，後背發出一陣冷汗，他脫口叫道：「他媽的，別開槍！」同時依着記憶，斜走兩步，匿在柱子後面。

猛地又聽見一陣玻璃的破碎聲，接着槍聲又响了，唐繼急道：「他媽的，要你們別開槍，偏又開，小心打到自己人！」

窗外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老大，咱們沒開槍呀，是你們開的，張七子巳死了！」

「見鬼，咱們什麼時候往外……」唐繼說到一半忽然停止，這情況說明王森還未死。

心念未了，忽然「砰！」的又一聲槍响，唐繼暗吃一驚，窗外又傳來一個慘叫聲，剛才那個人又道：「老大，咱們不能束手待斃！」言畢便又响起一陣卜卜的槍聲。

唐繼心中一數，自己這邊十個人，現在只剩下六個，再不反擊，形勢只怕更加惡劣，當下也探頭出去，胡亂開了幾槍。

這幾槍能否射中目標，他自己也沒半絲把握，只是聊勝於無。

想不到王森忽然叫了起來：「副局長，快下來，俺沒子彈了。」

倪志傑就匿在樓上梯口，聽見這話心頭一喜，忙道：「賊人勢大，你上來吧，上面安全。」

唐繼心中大喜，連忙吩咐手下上前，兩個打手戰戰兢兢，提心吊胆向廳裏前進，到了大廳，借着外面微弱的光綫，他倆見到地上的沙發歪七斜八的，廳內靜得像一座地獄！

忽然一張沙發向他倆飛來，那兩人下意識地向兩方閃開，同時連開幾槍，「砰砰」，另一張沙發後，吐出兩點暗紅，那兩個打手無聲地倒了下去。

唐繼與窗外那兩個手下立即向大廳開槍，可是王森巳經滾開了一直滾至暗廊，閃進廚房，廚房的燈是熄了，但照理應該有人，而且是有兩個，女傭和倪志傑的妻子。

廚房的窗子洞開，王森心頭一動，由窗口跳了出去，外面便是過道，過道寬六尺，六尺之外便是一堵圍牆，王森慢慢沿着牆前進，只見鐵閘鎖上，那兩個婆娘却不知去向。

王森心念電轉：「那兩個婆娘莫非去討救兵？」他第一個念頭便是越牆而逃，但回心一想：「現在豈不是個好機會？」抬頭一望，牆上有條水管，由地上通往樓上。

就在此刻，裏面傳來唐繼的話：「姓王的，你巳經被咱們包圍了，乖乖的投降吧！」

樓上也傳來倪志傑的聲音，「老王，快上樓。」

王森心中暗暗冷笑，將槍往腰上一插，沿着水管爬上去，快捷如同一頭山貓，

水管之旁便有扇窗子，王森探頭向內看了一下，沒人，於是由窗口爬進去。

裏面是浴室，王森想了一下，忽然發現浴室有隻肥皂盒子，心頭一動，抓起肥皂盒子，往下面拋去。

「啪！」盒子落地，聲音在黑夜中顯得格外清脆！

倪志傑在外面大聲叫道：「老王！老王！老王你走了嗎？」

唐繼在下面道：「鐵閘已鎖上。」

倪志傑道：「有甚麼可難得住王隊長！」這無疑是在提醒樓下的人，一頓他又道：「王隊長，電燈開關就在沙發對面那牆角。」

王森輕輕閃出浴室，外面是條走廊，走廊上有幾扇房門，都關着，走廊外是小廳，放着一排椅子，梯口便在靠牆那邊，倪志傑持槍蹲在梯口的欄杆後面，王森暗道：「看你們玩什麼把戲？」

未幾，下面有燈光自梯口映上來，王森探頭外望，只見倪志傑一臉緊張，唐繼粗暴的聲音又傳過來：「他媽的，那小子不見了。」

倪志傑站了起來，跺脚道：「快到廚房去找。」

一會兒，唐繼又道：「廚房的窗子開着，沒人。」

倪志傑懊喪地道：「一定是讓他逃跑了，他媽的，你們都是飯桶，十個人都弄不倒人家一個……」

唐繼忍不住道：「老倪，俺早就叫你在酒裏面下藥，不就乾淨了？現在還有什麼好說？」

「哼！有什麼好說？明天俺怎樣跟他說話？」

唐繼冷笑一聲：「你一直沒露面也沒開槍，放心，你只管往咱們身上推。」

倪志傑道：「這裏的事由我來善後，你們現在立即追上去，也許還來得及。」

唐繼喪氣地道：「追上又能怎樣？想不到這山貓眞的這樣厲害。」

「內子已經去找你乾爹，你乾爹一會派人過來，兩下一湊合，還有機會幹掉他的！」

唐繼道：「你去不去？」

倪志傑怒道：「你那些弟兄的屍體，誰收拾？」

唐繼悶聲不响，帶人出去，倪志傑又大聲叫道：「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收拾掉，要不以後大家都沒好日子過！」

倪志傑說畢將槍往地上一摔，索性坐在樓梯上，王森躡手躡脚走過去，拾起地上的手槍，問道：「副局長，你要把誰收拾掉？」

倪志傑好像被蛇咬了一口般，霍地跳了起來，王森冷冷地道：「你這把槍的機頭還未關上。」

倪志傑好像被人點住了穴道，動也不敢一動，緩緩地擧起雙手，王森道：「轉過身來。」

倪志傑這才定下神來，放下雙手，笑道：「原來是你，老王，你怎麼開這樣的玩笑？」他邊說邊轉身。

王森退後一步，沉聲道：「你跟他們說的話，我句句聽見，誰跟你開玩笑？」

「王隊長，這是誤會。」

王森道：「可惜它偏又不是誤會，副局長，你還有一綫機會。」

倪志傑忙問：「什麼機會？」

「將功贖罪，也許總局長會開恩，饒你一死。」

倪志傑臉色青白，他心中還存有僥倖之心，希望唐匡的人來救他，是故問道：「怎樣將功贖罪？」

「先離開這裏再說。」

「去那裏？」

「俺的脾氣你明白，要不要俺先打斷你的腿，再把你扛出去，下樓！」

倪志傑不敢抗拒，乖乖下樓，最後又開了鐵閘，王森扭住他的後衣，推着他走，倪志傑在他的槍口下，乖乖前進。

王森不由來路走去，另走一條，他倆走得很快，不一會便到達他秘密賃來的那棟小屋，用手在門板上敲着暗號。

一會兒，門拉開，開門的正是林五嶺，他一見到倪志傑有點奇怪，問道：「隊長，他……」

「快把門關上，他們回來了沒有？」

「在屋子裏！」

倪志傑被王森推進小廳，便見到宋建城三人，地上還倒着一個面容憔悴的漢子，仔細一看却是孫翩，他幾乎難以相信，幾天不見，孫翩便變成這個樣子，一股寒氣由脚踝直冒後腦。

宋建城道：「幸會吧副局長！」

倪志傑強提一口氣，問道：「王隊長，你怎麼跟這幾位汪洋大盜勾結起來？」

王森笑道：「他們是汪洋大盜嗎？副局長，你勸勸他們吧，俺先去吃點東西！」他向宋建城等人打了個眼色，與林五嶺退了出去。

倪志傑大驚，要跟着出去。「老王，俺也還未吃晚飯！」不料却讓彭哥攔住，「你，你攔着俺幹什麼？你眞以爲俺不敢抓你們到局子裏去？」

彭哥哈哈笑道：「咱們正想！」說着他忽然擊出一拳，這一拳擊在倪志傑的胸膛，發出「蓬」的一响，震人耳鼓！

倪志傑被打退了幾步，叫道：「你爲啥打人？」

宋建城道：「他在呼叫同黨，再打！」彭哥標前又是一拳。

宋建城道：「副局長，你回手呀，怎能做烏龜任人打！」

彭哥向他招招手：「副局長，來來，咱們鬆鬆筋骨！你不回手，只能白挨！」

倪志傑暗暗咬牙，心中忖道：「這分明是王森的詭計！」當下驚怒地道：「王森，你手段不光明，小心俺到總局那裏告你一狀。」

宋建城道：「他不知死活，再揍！」

彭哥上前又打出一拳，這次倪志傑終於回手了，但他本來的武功就不如彭哥，何况這幾年徵歌逐色，只幾個回合，小腹又吃了一拳，彭哥飛脚一掃，倪志傑應聲倒地！

倪志傑恰好躺在孫翩的身邊，目光觸到的是孫翩那對不帶一絲感情的眼神，就像沒看到他，倪志傑吸了一口氣，輕輕叫道：「老孫……」

孫翩索性閉起雙眼，宋建城笑道：「孫翩已供出一切，你若聽話，可能還可以

留下一條命。」

倪志傑急道：「老孫……你，你供出一切？」他見孫翩不置可否，吃起驚來，叫道：「俺要見王隊長！」

王森應聲出來，手上還拿着半隻饅頭，倪志傑有點胆怯地低下頭，王森冷冷地道：「說吧！」

倪志傑心頭飛快地轉動着：「老錢認錢不認人，索性把他拉下水吧！」當下道：「這一切其實都得怪老錢！」

王森微然一怔：「錢局長？」

話音一落，忽見林五嶺悄悄閃了進來。「隊長，宋家老宅那裏來了許多人！」

再入虎穴

倪志傑與孫翩聽到這消息，雙眼立即張開，王森道：「他倆敢吭一聲，就一槍把他們幹掉！」

倪志傑道：「老王，你有什麼條件，儘管開個口，何必弄得兩敗俱傷？」

王森倏地蹲下身，臉帶笑容，忽然一拳搗在他太陽穴上，倪志傑雙眼一翻，便暈死過去，孫翩這幾天已吃够苦頭，學會了逆來順受，聽見聲音，却連眼皮也沒眨一下！

王森道：「將他細起來！」他掏出手帕，捏開孫翩的牙關，把他嘴巴塞住，宋建城依樣畫葫蘆，也塞住了倪志傑的嘴。

眨眼間兩人都被料理好，宋建城眨眨眼皮問道：「隊長一定有什麼好主意。」

「只怕你沒有胆子！」

宋建城笑道：「我的胆子一向很大，若是要應付唐匡，那就更能包天。」

「俺就是要趁他們的人出來，乘虛而入。」

彭哥問道：「你爲何不調動局子裏的力量？」

「第一，他們大概也都得到唐匡的好處，不一定肯賣力，第二正面幹起來，死傷太大，又不合俺的理想！」

宋建城道：「你想潛進去？」

王森道：「不錯，只要解決了唐匡，就不怕他們人多！」

「要不要先審問倪志傑？」

「不用！這人怕死得很，到時候不怕他不招供！」

宋建城道：「好，你安排吧！」

王森道：「俺讓小林留下來，你們三個跟俺進去唐宅！」說着他從懷中拿出一張紙來，只見上面劃了好些綫條。「這是唐家的地形圖，俺先說一下！」他指着圖紙解釋了一次，然後將紙交給宋建城。

彭哥問：「咱們四個一齊進去？」

王森道：「俺估計唐匡這時候若不在睡房，便在書房，而書房在西邊，睡房在後面，所以咱們分成兩組，你負責書房，後宅睡房由俺負責。」

宋建城說道：「好，小徐，你跟王隊長！」

王森又問道：「你們身上的子彈够不够？」

「子彈放在老宅裏！」

王森叫林五嶺拿了子彈出來，四人八把槍都裝滿了子彈，還剩了一些，各人都分攤拿了放在袋子裏，王森道：「從後門走，小林，你小心。」

林五嶺道：「俺會把他倆藏起來，你放心。」

× × ×

深夜，風冷，雖是大年初一，但日間因爲城內發生了不尋常的槍戰，市民都意會到事件尚未平息，因此一早便關上大門了。

街道上看不到人，不過遠處却不停地傳來狗吠聲，王森冷笑一聲：「他們還未收隊，正是咱們的好機會，一定要趕在他們回去之前！制伏唐匡！」

宋建城接道：「咱們的好機會，便是唐匡倒霉的時候！」

四道人影在街道小巷中迅速地穿插着，不久巨大的唐公館便遠遠在望了，四個人立即分成兩隊，向唐公館靠近。

唐公館大門外站着六個打手，個個精神抖擻，顯然因爲今日王森的出現，使得老謀深算的唐匡仔細起來，王森向徐南生打了個手勢，心想由小巷口竄出去，猛見一彪人馬，沿着圍牆轉了過來，兩人忙匿回小巷。

那彪人馬很快便在小巷對面走過，一看便知是唐家的打手，王森道：「小徐小心！恐怕裏面也緊張得很。」

徐南生道：「龍潭虎穴咱已闖過多少趟。」

王森一揮手，兩人飛竄至後牆，王森手一揚，一條繫着小鈎的繩子飛起，小鈎越牆而入，王森輕輕一拉迅速翻進牆內。

徐南生等了一會兒，見裏面沒有聲响，也借着繩子翻過那高高的圍牆，臨跳下時，順手將繩子收了。

圍牆的裏面是唐公館的後花園，風吹過來，樹搖枝動，王森向徐南生打了個手勢，徐南生忙匿在一棵花樹後面，過了一會兒，只見兩個漢子自另一角轉了過來。

那兩個漢子直往這邊走過來，其中一個高瘦的道：「他奶奶的，這種鬼天氣，偏敎咱們加班，這時候咱們應該在房裏摟着老婆睡覺。」

另一個矮胖的接道：「你別他媽的不知足，人家現在還在外頭拚命哩！」

高瘦的道：「走吧，進屋喝兩盅！」

「還是仔細一點的好。」矮胖的漢子依然向前走。

高瘦的跟在後面，道：「說眞的，那姓王的眞的這麼厲害呀，唐老大帶了十個人到倪家也幹不了他！」

「不厲害怎能當上總偵緝隊長，山貓唄，你以爲是小貓病貓嗎？」

王森見他倆走近，忙退後匿在一叢花樹後，一陣北風吹來，兩人打了一個寒噤，高瘦的轉身欲行，矮胖的却向王森藏身之處走去，當他來至花叢後面，王森突然長身一拳擊在其小腹上。

這一拳力蘊千鈞，那胖漢子痛得哼出一聲，捂着肚子蹲了下去，高瘦漢子一回頭，不見同伴，便叫了一聲：「老史！」

王森再一拳擊在胖漢的太陽穴上，他哼也沒哼一聲便暈死過去。

高瘦漢子聽見聲响，掏出槍來，慢慢走過去，口中仍叫道：「老史！」

話音剛落，脖子上忽然多了一條胳臂，他知道不妙，用力一掙，居然給他掙開

，同時立即轉身，徐南生眼明手快，右腳一抬，皮鞋踢在其手腕，「啪」的一聲，手槍登時跌落地上！

高瘦漢子大吃一驚，便叫了起來：「有……」再叫了一個字，嘴巴已被背後的王森捂住，徐南生反應極快，飛起一腳，蹬在那漢子的小腹上，這一腿令得他幾乎喪失了全身氣力。

王森手一落，用臂勾住他的脖子，將他推到樹後，看看沒人趕來，便道：「你敢再叫一聲，便要你的命！」

徐南生不等他吩咐便掏出槍來，抵在他胸膛上，冷冷地道：「咱們問你，你就照說，有一句不實，叫你過不了初二！」

王森忙問道：「裏面還有沒有你的弟兄？」

瘦漢艱辛地說道：「今夜大家都不准睡……」

「唐匡睡在那裏？」

「不知……」

徐南生手上一用力，槍管陷進瘦漢的小腹裏，他喘着氣道：「好……好像在書房裏。」

徐南生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像是什麼意思？要吃『蓮子羹』？」

「不是……俺眞的不知道……」瘦漢滿頭大汗地道：「不過書房那裏的人多，估計老爺還在客房裏……他可能是在等消息。」

王森接問：「唐承和唐發在那裏？」

「唐老二帶人去支援唐老大，唐老三也在西廂！」

「那裏大概有多少人！」

「約莫有十多個！」

「這般少？」

「其他人都出去了……有的在後宅前堂……」

王森想了一下，再問：「有沒有捷徑，不需要通過後院而到書房的？」

瘦漢道：「可以爬牆過去！」

王森道：「好，你帶路，到了西廂你大聲呼叫，說後面來了刺客，叫他們過來，聽到沒有？」

瘦漢苦着臉點頭，王森又對徐南生道：「小徐，你等下向天放槍，把人引過來，然後想辦法衝進後宅，威脅唐匡老婆離開！」

徐南生走前拾起瘦漢的槍，同時繳了胖漢的槍，在後花園仔細打量起來，他不知道靠後園的那排房子住的是什麼人，却依約定對天放了兩响槍。

「砰砰」兩聲，驚破了寂寞的黑夜，房子裏的燈都熄了，槍聲却驚醒了那胖漢，他掙扎起來，叫道：「有刺客！」一邊向裏面跑去。

徐南生待他快到裏面，才在後面放了一槍，胖漢應聲倒地，這時候裏面也沸騰起來，接着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

徐南生一手一槍，暗道：「來送死吧！」忽然自柱後跳了出去，兩梭子彈掃了過去，伴着一片慘叫聲，唐家打手都縮了進去。

徐南生抛掉槍，向後跑去，來到一扇窗子旁，忽然雙掌齊出，擊破窗框，像鯉魚投水般，穿射進去！

× × ×

王森用槍抵在那個大漢後背，穿過通道，來到一堵矮牆前，他道：「你先爬過去，敢亂叫，便一槍結果你！」

瘦漢唔了一聲，首先爬了過去，王森等他跳了下去，也爬了上去，跟着跳下，黑暗中忽然有人喝道：「誰？口號！」

「廖財！龍城飛將！」瘦漢在王森的槍管下，乖乖地道：「後面來了刺客，老史被他們幹掉，快去！」

話未說罷，後花園那邊已傳來了兩道槍聲，眞是配合得天衣無縫！

只見一條漢子猛地衝過來，王森見旁邊有叢竹樹，便悄悄閃了進去，密切注視發展。那漢子原來是唐發，他急聲問道：「老廖，後頭來了幾個人？」

廖財結結巴巴地道：「好像兩……不不，好像五六個！」

「他媽的！嚇成這個樣子，眞不像話！」唐發「啪」的給了廖財一巴掌，「還不快掏槍帶他們過去！」

廖財看不到後面的情況不敢回頭，手足無措地站着。

唐發更怒，雙手在他腰上摸索了一下，忽然怒道：「你的槍呢？」

「給，給他們踢掉了！」

唐發怒道：「那你怎能逃出來！」

「他……他……」廖財伸手向後面一指！

王森知道不妙，當機立斷，手槍探出開了一槍！

不料唐發剛好向這邊望過來，猛見竹叢中探出一柄槍來，已知道了個大概，立即一推廖財！

「砰！」子彈在廖財背後開花，唐發一掌托着廖財，一邊掏槍來反擊，他在唐匡的三個養子之中，是最機靈的，抓着廖財的屍體作擋箭牌，同時叫道：「刺客在這裏！快來！」

王森暗罵一聲，他背後又是一堵牆，這時候可不敢再爬過去，但唐家的打手一到，形勢便更加危險，無可奈何之下，只好拚命開槍，可是子彈便射在廖財的屍體上！

唐發借廖財的屍體掩護，不斷還擊，好幾次子彈都在王森耳邊擦過！

王森沉住氣，邊打邊動心思：「好，俺便看你有多少顆子彈！」

就在這時候，附近也响起幾道槍聲，槍聲一落，怪叫聲隨之而起！

「宋建城來了！」王森心頭一喜，又轉頭開了一槍，唐發顯然害怕兩面受敵，不斷後退，王森突然冒險衝了出去！

他輕捷得如同一頭山貓，唐發只顧後退，一時沒有發覺，王森見院子中有道石級，石級上面便是後院，而石級兩旁都有石欄杆，他機警地匿在石欄杆後面探看。只見西廂屋頂上有兩個人影，向下發槍，院子中的幾個打手一邊回擊，一邊找地方躲藏！

宋建城與彭哥居高臨下，大佔便宜，尤其是宋建城，他的槍法奇準，「砰砰」幾聲，幾乎彈無虛發，在其槍口下不死也受傷！

唐發退至前堂屋後，抛開廖財的屍體，往屋後跑去，這個角度宋建城與彭哥奈何不了他，可是王森却與他成一直綫，只

見他食指一扣，「砰」的一聲，唐發標前幾步，便撲倒地上！

唐發一死，其他打手都向後宅奔去，王森自石級後面竄了出去，宋建城也自屋頂上跳了下來，王森道：「老狐狸在書房內！」

兩人同時來至書房外面，宋建城道：「我進去！」

王森忽覺不對，一脚將他踢開，宋建城轉身喝道：「你幹甚麼？」

話音未落，房內忽然傳來一陣槍聲，子彈破門而出，若不是王森見機得早，將宋建城踢開，他早死了，宋建城出了一陣子冷汗，向王森點頭致謝！

王森道：「小心旁邊！咱們可能中計了！」

「中甚麼計？」

「老狐狸不在房內！要不其他人爲啥都散到後院去了？而且前院人並不多！」

宋建城道：「不看一看，不心甘！」

王森向他打了個手勢，道：「難道你也會猜錯，走吧！」他原地踏步，力量由大而小，宋建城暗讚他聰明。

王森停止了一陣，書房的門果然緩緩推開了一綫，露出半張臉來，宋建城食指一扣，「砰」的一聲，子彈便嵌在其鼻骨中，鮮血迸出，那人緩緩滑下。

王森本來不希望他這般魯莽，避免打錯了人，可是現在只好作罷，他脚尖在門邊一勾，房門打開，那漢子滾了出來。

宋建城像一頭豹子般飛進房內，王森已料到他有此一着，但因爲角度問題，房門一開，恰好擋住了自己，所以仍慢了半步。

只聽「格格格」地一陣槍聲，王森嘆了一口氣道：「宋兄，你違反咱們的協議了！」

宋建城道：「放心，不是唐匡，是他的打手！」

後院忽然又傳來一陣槍聲，彭哥在屋頂上叫道：「後院發生槍戰！」

王森回頭往後院衝，道：「徐南生在裏面！」彭哥跳下來跟着王森，忽然回頭問：「大哥你……」

「你們先走一步，我隨後就來！」

宋建城抓起書房內那個打手，只見他身上的鮮血淌個不停，但似乎還未嚥氣。

「快說，唐匡住在那間房子？」

那漢子直喘着大氣，手指向宋建城的背後一指，宋建城說道：「你不說我便揍你！」

緊接着他後背多了一管冰冷堅硬的東西。有人道：「他已經很坦白，你還要揍人？」

宋建城如遭毒蛇噬了一口，五指一鬆，那漢子「蓬」的一聲，滑落地上。「唐匡？你，你躲在那裏？」

「書架後面！誰叫你不小心！」唐匡聲音比冰還冷。「宋建城，不是大伯忍心要讓你們父子在黃泉相會，實在是你迫俺的！」

宋建城額角爆出冷汗，所有的希望在這刹那間全幻滅了。他後悔，後悔自己太過大意，忘記唐匡是條老狐狸！可是他不肯在敵人面前示弱，長長吸了一口氣，强使自己心情平復，語氣也比較堅定：「你狠！你高！你下手吧，不過我相信你也活不了多久！」

話音剛落，門外突然傳來彭哥的聲音：「唐匡，放下槍，老子就在你背後！」

唐匡吃了一驚，忙喝道：「你不退開，老子便開槍！」

宋建城道：「他怕死得很，你千萬不可退開！」

唐匡道：「你眞不要命？」

宋建城也道：「你也眞的不要命？」

彭哥道：「姓唐的，你不抛槍，俺可要開槍了！」

唐匡道：「你不退開，唐某也不會吝嗇幾顆子彈！」

宋建城怕彭哥軟弱，忙道：「那麼大家就耗着吧，看誰不怕死！」

唐匡道：「不錯，大家就耗着，俺的手下一到，你手下便完了！」

宋建城冷笑一聲，說道：「他臨死之前還可以開槍，只要一顆子彈便可以取你的命！」

唐匡心中害怕，他表面上仍力持鎮定。「唐某活了數十寒暑，又早已得意過，死而無憾，你風華正艾，現在就無聞無嗅地死了，豈不可惜？」

宋建城心頭如遭針刺，一陣收縮，却哈哈一笑：「我自懂事開始，日間所做的事，夜間所發的夢，都是爲了報仇，今日能夠殺死你，還有甚麼可惜？」

「可惜不是你親手殺死俺的，何况你辛苦讀書練武，才有今日的成就，不曾享受過人生就死，唉，俺眞替你可惜！」

「你還是爲你自己可惜吧，你不擇手段，才有今日，可是一顆子彈便可以使你美夢成空！」

彭哥道：「我數三聲，你若不放下槍，彭某便不客氣了！」

唐匡立即道：「唐某也數三聲，你不退開，便等着替你主人收屍吧！」

兩人嘴上都說得硬，可是都沒敢數出來，氣氛顯得十分緊張沉悶，就在此刻，外面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唐繼的聲音遠遠傳來：「誰敢來搗亂？乾爹呢？」唐匡心頭一鬆，仰頭哈哈大笑起來。

自作孽

彭哥大吃一驚，趁唐匡大笑時，倏地跳進書房內，槍管也抵在唐匡的背後，唐匡登時笑不出來。

唐繼急急跑過來，邊問道：「乾爹！您……」

彭哥喝道：「都給我站住，否則開槍打死唐匡。」

唐繼站住大聲喝問：「你是誰？」

「我是宋建城的手下！立即退開！」

唐匡道：「不用怕，宋建城已被乾爹制服！」

彭哥大聲道：「但你莫忘記，你也在我的槍口下！」

唐繼左右爲難，不知前進還是後退，結果站在原處。半晌，他忍不住問道：「乾爹，你叫俺怎辦？」

唐匡心中暗罵他飯桶，沉吟了一下，道：「你瞧着辦吧！」

彭哥道：「唐匡，咱們做個交易，一

齊拋開手槍好不好？」

「好！你先拋吧！」

「不，你先拋！」

兩人在書房內堅持，唐承巳將手下分開，一部分兜到後窗，一部份爬上屋頂，另一部慢慢散到對面去，準備在遠處給彭哥冷槍，而留下唐繼跟他們瞎扯，以分散彭哥的注意力。

彭哥能被宋建城挑選上，自然有其特長，他慢慢轉頭過去，見到有人向對面竹叢走去，便知道危險，立即喝道：「退回來！」

話音未落，唐匡忽然一個手肱將彭哥的槍撞開，但他料不到宋建城心思跟他一般，也同時一個手肱將他手臂撞開！

利那間，書房內三個人同時移動方位，可是一動即止，因爲形勢無法改變，依然是宋建城在前，唐匡居中，其槍口抵住宋建城的背心，而彭哥在最後面，槍管也抓住唐匡的背後，只是三人的方向改變，本來是直排的，現在却是橫排的，本來是彭哥的後背對着房門，而現在則在宋建城與唐匡的身側向着房門，彭哥反而最安全，如此一來，在院子的另一端（竹叢旁邊）的打手，却不敢輕易開槍，因爲即使他們能打死宋建城，彭哥也可以從容擊斃唐匡！只要這個形勢不變，縱使唐承手槍能在後窗探進，也同樣不敢輕舉妄動，因爲彭哥在臨死前只要一扳機，唐匡也無生機了！

書房內外的氣氛又趨緊張，空氣似乎沉澱，迫得內外三十多個人都不期然地喘息起來。

這種氣氛更是難耐，時間也似停止流逝，現在最主要的是比耐心，看誰的精神不崩潰，誰就有機會反勝，當然形勢對宋建城和彭哥較不利！

正在煩悶間，又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傳來，只見後院退出七八個打手，隨後的却是王森和徐南生，而徐南生手上槍管正抵在唐珍珍背上！

王森喝道：「都瞧見了吧？退開！」

唐繼面色一變，向手下揮揮手，示意他們退後，唐珍珍忽然叫道：「爹！您救救女兒！」

唐匡聽到心肝寶貝女兒的叫聲，心頭一沉，忙問：「珍兒，你怎樣啦？」

徐南生道：「你女兒在咱手中！」

唐匡忙道：「宋建城也在俺手下，咱們作個交易怎樣？」

徐南生與王森忙推着唐珍珍來到書房外，見到房內的情況登時怔住了，唐匡若說不能夠放棄財産，但對這個女兒更加不能放棄，當下又吸了一口氣，問道：「姓王的，你們這樣對付一個弱質女流，算甚麼英雄好漢？」

王森淡淡一笑：「跟你論英雄，不怕笑掉別人的大牙？姓唐的你自身難保！」

唐匡道：「你想怎樣？」

王森說道：「好辦得很，大家一齊放手！」

「俺怎能相信你？」

王森道：「你最好不要相信，俺是將你女兒押出去，再回頭對付你！」

唐匡咬一咬牙，哼道：「好，俺相信你！」

王森道：「俺數三聲，你們一齊放手！一、二、三！」

彭哥首先收槍，唐匡也收了槍，但徐南生却不放開唐珍珍，唐匡臉色一變，澀聲問道：「姓王的，你食言？」

王森道：「俺的意思是叫你跟彭哥一齊放手！」

唐匡冷冷地道：「你相不相信唐某寧可玉石俱焚？」

「俺相信！但俺也信奉公平，你放宋建城，俺放你，公平得很，若要放你女兒，就不公平了！」

「你想怎樣？」

「很簡單，請你女兒送咱們一程！」

王森冷冷地道：「姓唐的，你可要知道，今天咱們就可以殺死你，你信不信？」

他話未說畢，宋建城忽然一拳在唐匡的手腕上！這一拳又疾又勁，而且事先毫無預兆，唐匡雖然不是弱者，手上的槍也捏不住，應聲落地，彭哥的槍管又抵在他背上！

唐匡一張臉「刷」地變白，宋建城雙手在他身上摸索，唐珍珍急道：「建城哥，我跟你們走就是，你不要難爲我爹！」

宋建城在唐匡身上搜出一柄白亮亮的槍來，他冷笑一聲：「這是德國的『大白龍』，想不到你也有？」他將槍管抵在唐匡的太陽穴上，「你是不是用這柄槍殺死我爹的？」

唐匡面無人色，唐珍珍嗚咽地道：「建城哥，我求求你，你放過我爹吧……」

宋建城大聲道：「當年他殺死我爹，爲什麼你不求他慈悲？難道我爹的命，便不如你爹？」

唐匡道：「有種便開槍吧！」

宋建城道：「你不怕死，難道我還會手軟？」他手腕旋動着，「大白龍」槍管在唐匡太陽穴上鑽動。

唐匡頭額上汗珠汩汩淌下，道：「姓王的，你，你不說一句？」

王森道：「有人到總局投訴，你追欠債派人傷人殺人，論罪你死有餘辜。」

唐匡道：「他們胡說……」

「胡說？」王森哈哈一笑：「倪副局長巳供出來了，你還能抵賴得了？」

唐匡向女兒投過一瞥求救的目光，唐珍珍哭道：「建城哥，我求求你，放過我爹吧，我保證他以後不再爲惡……我願意做你的妻妾……奴婢，爲你做任何事！」

宋建城臉色微微一變，道：「姓唐的你聽見沒有？你做的孽要你女兒來償還，你良心何在！」他收了槍，道：「你女兒若跟了我，你活着也沒有意思！王隊長，咱們走吧！」

唐匡苦着臉道：「王，王隊長，請你放了我女兒吧！」

王森道：「你放心，咱們絕對不會爲難令媛，現在請她送咱們一程，也請你們不要派人追查！」

唐匡道：「小女在你們手中，俺還敢怎樣？」於是王森四人押着唐珍珍施施然離開唐公館。

唐繼走了上來，道：「乾爹……」

唐匡揮揮手，唐繼又道：「乾爹，老三死了！」

唐匡道：「叫人收屍，半個鐘頭後，你們再來找俺！」說罷便大力將門關上！

× × ×

王森等人出了唐公館，穿進一條小巷，徐南生立即收了槍，宋建城輕聲問道：「小徐，你怎會捉到她的？」

徐南生道：「說來多虧唐小姐，要不是她，恐怕現在咱們還不能出來！」

唐珍珍低着頭道：「我……不想你們有任何損傷！建城哥，我爹對你爹不住，但你能放過他嗎？」

宋建城語氣空洞地道：「就算我肯，王隊長也不肯！」

唐珍珍道：「爹被王隊長捉去治罪那是應該的，但你……」

王森道：「剛才小徐衝進後院，聽說唐匡是在書房裏，便想趕去，可是屋前屋後都巳讓人包圍住，幸而唐姑娘不顧一切衝進房內，故意讓小徐捉住！」

宋建城忍不住看了她一眼，恰好唐珍珍也含情脈脈地望着他，他心頭一震，情不自禁地道：「珍……謝謝，我答應你，不殺你爹就是！」

唐珍珍脫口道：「我也要謝謝你！」

王森道：「唐姑娘，請你協助我，明天再回去好不好？」

唐珍珍訝然問道：「協助你啥？」

「問倪志傑的口供，有你在他不敢不說實話！」

唐珍珍道：「但我爹他……無論如何我也是他女兒……我不能不孝！」

「忠孝難全，希望姑娘大義滅親！」

宋建城接道：「你進去坐坐就好，不用說什麼！」唐珍珍見他第一次求自己，心頭一軟，便答應了。

× × ×

第二天，天剛亮，唐珍珍便快步回家，宋建城只送她一程，便回去跟王森準備調查錢貴德。唐珍珍剛踏進大門，便聽見裏面傳來一片哭聲，一個不祥的念頭猛地翻了上來，她大吃一驚，快步跑了進去，迎面走來一個手拎包袱的女傭，她連忙將她攔住：「大嫂，發生了啥事？」

那女傭低着頭道：「你爹死了，你自己進去看吧！」

「爹怎會死的！」唐珍珍一陣風衝進內院，沿路都見家人提着包袱迎面而來。她問道：「你們都要去那裏？」

「出家去……小姐再見！」

唐珍珍跑到後院便聽見母親的哭聲，她跑進母親的寢室，只見唐匡的三個女人都站在床前痛哭。她一把分開，只見父親躺在床上，腦門上尙淌着血，她哇地一聲哭出來，問道：「娘，爹是怎樣死的？」

溫秀娘道：「你爹自覺罪孽深重，今晨用槍自殺了！」

唐匡的小妾哭道：「假如你早點回來，他就不會自殺……」

溫秀娘道：「這跟珍兒有啥關係？」

「怎沒關係？誰不知道老爺最疼她？就是連珍兒也背叛他，他才萬念俱灰！」

唐珍珍一聽見背叛兩個字，霍地跪在地上，痛哭起來：「爹，不孝女兒對不起你！」事實上唐匡本來還打算連夜逃走，到一個沒人認識的地方，安渡晚年，不過當他聽家裏的打手說唐珍珍衝進婢女的寢室，才讓徐南生捉住時，便知道女兒巳心生外向了，便改變主意，吩咐養子與打手立即連夜逃跑，還把家裏的現金拿了一部分出來，分發給手下，然後到溫秀娘房中交代了幾句，最後用槍自殺！

溫秀娘只道他跟自己說出些後悔的話，只求自己原諒，希望自己跟他逃命，沒料到他會自殺，所以根本沒有阻止，直至槍聲過後，她才大夢初醒，槍聲過後，唐匡的兩位小妾也都趕了過來，可惜唐匡巳回天乏術。

當下溫秀娘道：「孩子，這不是你的錯，娘早勸他多爲你着想了！」她一抬頭，道：「你們兩個如果要回娘家去的，也可以走了，這裏有我！」

「把家産分了，咱們就走！」

溫秀娘道：「好，那就等把生意變賣了再說！」

尾聲

唐匡還未發葬，市政府巳將唐匡生前經營的生意，全都封了，那自然是倪志傑與孫嗣的招供，市政府在王森催促下，不得不從速料理。

錢貴德在倪志傑的力證之下，仍然不肯承認貪污和包庇唐匡，不過王森還不迫他承認，親自將他們三個押到濟南總局，讓周而勇自己審問。

不久，省法院有命令下來，將唐家産業全部充公，並下令追捕唐家幾個有命案在身的打手。王森親自率領偵緝隊回烟台主理此事。

他在烟台飯店找到宋建城三人，宋建城見到他也十分高興。「王隊長，你來得正好，我正有事要託你……」

王森忙問：「什麼事？」

宋建城道：「吃飯時再說！」於是一行人來到「一品香」酒樓晚飯，雙方杯酒言歡，酒酣耳熱之際，宋建城舉杯道：「王隊長，我敬你一杯！」

王森舉杯笑道：「是替我洗塵的？」

「不，是要謝謝你替我報了父仇！」

王森道：「這個你得感謝唐姑娘，王某不敢沾光，而且王某能夠完成任務，也得多謝你！」

兩人杯乾之後，宋建城再敬一杯。「王隊長，我再敬你一杯！」

王森笑問：「這一杯要謝我什麼？」

「宋小弟決定跟珍妹成親，不過現在她有孝在身，小弟也還沒有稟告過母親，所以想先訂婚！我在烟台舉目無親，想請你……」

王森哈哈笑道：「要我替你主持訂婚之禮？這件事王森樂意之至，你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呀！」他喝了酒，也斟了一杯，道：「王某也有一件事求你！」

宋建城一怔，道：「隊長請說！」

「咱們偵緝隊缺乏你這樣的人材，希望你……」

「你要邀我『入夥』？可惜我沒興趣，謝謝隊長好意，訂了婚我就回上海！」

王森有點可惜地道：「可惜，以你的才幹很快就可以做俺的副手……人各有志嘛，俺就預祝你婚禮成功！」

宋建城哈哈笑道：「這句話最中聽！」一衆人都舉起杯來……（全文完）

飛碟發出來的罡風，可以把一座大城澈底的毀滅，剩下來的人也無法生存。

宇宙毀滅科幻故事　羅唐納·譯文

浪子火併白幽靈

綽號白幽靈的女子，走火入魔，毒殺科學家，把飛碟據爲己有，與魔頭勾結，企圖毀滅地球人類，料不到她的手下個個叛變，使到其中一個浪子殺手，不惜排萬難，吃千辛的跟她火併起來………

過三關勇闖鬼洞

世界各地，每年都有個狂歡節目，稱做嘉年華會，最有名氣的一個狂歡節日，就是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的嘉年華會，照例在五月初旬擧行，連續三日，全城居民以及遊客興高采烈的跳，有些人還帶了一瓶酒，一邊跳一邊喝，醉了倒在地上，覺醒了他站起來又跳，此外還有美女花車列隊遊行，深夜仍在街上，徹夜狂歡。

最熱鬧的地方叫做寶石路，繞住沙灘的邊緣，全部用一種燦爛悅目的石塊鋪上去，燈光照映，恍如寶石，平時這條路入黑之後就冷清清的，到了嘉年華會，非常熱鬧，寶石路距離海洋還有一百碼長的沙灘，沙白如雪，狂歡的節日，有許多帳幕出現，還有人開野火舞會，燒烤食物，高歌痛飲。

夜更深了，波濤洶湧，野火盡熄，巴西當局派出三百人在沙灘巡視，看見醉貓就把他逐到草地上放下來，免得被波濤吞掉。

儘管巴西當局傾全力保護參加嘉年華會的人，每年仍然有一百幾十人喪生，患了急症或受傷的人，送到醫院去，令到四間大醫院爆棚。

三天之後，里約熱內盧逐漸寧靜下來，好像甚麼事情沒有發生過。

爲甚麼巴西人對嘉年華會這樣的狂熱呢？因爲他們利用舞會向一個女神致敬，她叫做「馬金洛夫人」，據說，她從海裏走出來，率領十萬雄兵拯救巴西，局面平靜，然後回到海裏，十萬雄兵也去得無影無踪，這件事情發生在八百年之前，並非相距很遠，有歷史爲憑，近這一百年來，巴西多次發生內戰，民不聊生，渴望馬金洛夫人再從海裏走出來，每年到了嘉年華會的幾天，盡情歡呼醉舞，表示慶祝，希望她率領鬼兵，把巴西的暴君剷除，整個國家復活。

巴西人因此狂歡了三晝夜，遊客去趁熱鬧，拚命喝酒，跳舞，盡情享樂，狂歡節日消失之後，遊客到別個地方去，只有一部份浪子留下來，他們只是想逃避現實，沒有目的地，故此，狂歡過後仍然留在里約熱內盧。

留下來就要花錢，很少浪子想做刦匪，他們到處打聽，是否有人想僱用保鏢或殺手，因此，一天天的活下去。

史巴隆就是這種人，他在大街巡視，走到靠近沙灘的寶石路，忽然看見一大堆人聚在一間餐廳的戶外，似乎看熱鬧，他的好奇心油然而生，走過去看看。

在餐廳的戶外有一個長方形的玻璃缸，似乎是巨大的水族箱，實則不然，在玻璃缸裏面游泳的全是男人，僅穿泳褲，上身裸露，在水中游泳，他引以爲奇，向旁人打聽，才知道那是過三關的遊戲，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參加，輸了有一份全餐吃，贏了出來，獲獎三百美元。

對浪子來說，三百元不算少了，史巴隆沒有再問另外的兩關是甚麼，立刻報名參加。

接受報名的人說：「你是新來的人，我不妨把過三關的遊戲告訴你，讓你在心理上有所準備，第一關就是潛水比賽，高十尺，長三十尺的玻璃缸，貯滿了水，一聲號令，參加比賽的健兒，只穿泳褲，全部落水，缸裏的水並非海水，而是可以飲用的食水，每一個健兒同時落水，他的一口氣耗盡，仍可飲水捱時間，最後離水的一個便是冠軍，跟着兩關，他必須闖過，才算是勝利者，你明白了嗎？」

史巴隆說：「那兩關一定是打鬥了，我贏了第一關然後向你查問。」

說完，他走進更衣室，改穿泳褲。

他並非潛泳的高手，不過，跳入水缸浸浸，相當好玩，他不會放棄這個機會，此外，輸了也有一份餐，對他來說算是一種吸力，故此他很樂意參加。

一聲號令，九個人同時跳入水缸，大多數人俱是盡量吸滿一口氣然後落水，只是他例外，他很冷靜的沉入水中，並非吸滿了氣，很快他就要飲水了，如果有人吸滿了氣然後落水，那一口氣消失，他迫於飲水，一飲就飲到盡，無法支持，他慢慢的飲，反而可以拖延時間，總共飲了二十多口，發覺缸裏沒有人了，然後冒出水面來。

他奪取了錦標，負責登記的中年人「卡尼」向他道賀，說：「史先生，現時你應該知道另外的兩個難關了，都是香噴噴的，第一關，你戴上拳擊手套，跟巴西女子拳擊冠軍交手，第二關，跟巴西女子摔角冠軍交手，不戴手套。」

「這兩種搏鬥簡直是荒謬的，女人怎能打贏男人呢？我是必勝的，贏了請你喝酒，希望你介紹我另外一些能夠賺大錢的

門路。」

很快他就抹乾了身，喝了一杯酒，改穿拳師的衣裳上陣。

寶石餐廳的中央有一個擂台，似模似樣，一個勇士跟女子拳擊冠軍搏鬥，雙方的實力無可估計，因此變成了賭的目標，盤口是二比一，賭女子拳擊冠軍蘇珊玉贏，事實上史巴隆並非身材高大，如果他沒有拳擊的經驗，一定打輸，不過，卡尼對他看好，不斷的接受賭注，史巴隆一看就懂，分明是個騙局，他贏定了，因此他更有信心。

出場的蘇珊玉非常艷麗，看來不似拳擊手，史巴隆眞是猜不透她怎會是搏鬥圈子中獲得冠軍，落塲交手了一會，他逐漸明白過來，蘇珊玉的拳又快又準，他吃了十多拳，然後逐漸穩定下來，如果雙方都是女子，她眞的有資格取勝，至於他自己，經常惡狠狠的打鬥，雖捱打，沒有損傷，他的自信心增加了許多。

每隔三分鐘就休息一會，再度出擊，他只是最初的幾個回合屈居下風，纏着搏鬥，他就摸透了對方的拳路，往往出其不意的發拳，向對方腹部出擊，直到她發生一種强烈的感覺，以爲他只是向中路出拳，他然後眞眞正正的給她一個左勾拳，打中她的下頷。

蘇珊玉倒下來，公證人走近，計算數字，說到「六」字，她才有點氣力，掙扎了一會，剛爬起來，忽又倒下，公證人抓起他的右臂，伸到他的頭上，大聲宣佈：「史巴隆先生贏了！」

剩下來的一關，他跟巴西女子摔角冠軍歐姬交手，他不再客氣，一落塲就搶攻，很順利的戰勝了她。

「卡尼」趨前道賀，說：「史巴隆先生，這裏有三百美元，是你應得的收獲，你說過闖了三關，邀我喝酒，這句話是否兌現呢？」

「當然兌現，你喜歡到甚麼地方喝酒都可以。」史巴隆很快回答。

「那麼，到鬼洞去吧！」卡尼叫別人暫時管理店務，便即同行。

「鬼洞」是甚麼地方呢？史巴隆不知道，不過，他知道它含有神秘的意味，而且可以喝酒，一定是個好地方，不落俗套，故此他欣然動身。

他以爲「鬼洞」是一間酒吧或餐廳，就在附近，走到戶外，「卡尼」自行駕駛，叫他走進車廂，一邊疾馳一邊談，他才知道「鬼洞」眞的含有殺機。

他一向喜歡找刺激，獲悉眞相，不單是絕無所懼，還很興奮的說：「這種地方最適合我。」

「卡尼」仍然做司機，向他說：「史巴隆先生，剛才我說過的話，料想你巳經聽清楚了，不過，最扼要的地方，我仍想多講幾句，鬼洞之所以得名，因爲它本身確是山洞，在洞中有許多枱椅，燈光很暗，有時看見鬼影現形，胆小的人可以自行離去，胆子大的人留下來，任意取食物享用，全是上等的食物，還有名貴的酒，每人入內吃喝先要編號，大概每晚編一百號左右，只抽一簽，實在不容易抽到，抽到的人不一定死，只是派他做一次危險的工作而巳，我經常到那邊逛逛，從來沒有抽中我，照我看，史巴隆先生，你的品性跟我的性格相似，視死如歸，故此我斗胆邀你同行。」

史巴隆哈哈大笑，說：「好一句視死如歸！」

艷光四射的安琪兒

「鬼洞」外邊有地方泊車，兩人離開車廂，進了一條黑暗的通道，闖入洞穴更深之處，史巴隆開始看見一些半綠半白的光，在眼前飄過，似乎是傳說中的鬼火。

也許別人看見鬼火有點驚慌，他却感到有趣。

突然，有一個黑影出現，比普通人略爲高大，迎臉而來，忽然停步，說：「先生，我就快消失了，我離開人間之前，代表走洞歡迎你們。」

只是說了這幾句，黑影就逐漸模糊，老得無影無踪。

史巴隆向卡尼說：「卡尼先生，這一幕魔術十分精彩。」

「你以爲它是魔術嗎？」

「當然是魔術，眞正的鬼還沒有出現呢！」

聽了這一句，卡尼很是高興，說：「史巴隆先生，你的胆子比我大，可喜可賀，照情形看，我們大概留下來，希望找到一個好的座位。」

跟着他又說：「史巴隆先生，前面就是大堂，揀一處靠近牆壁的座位好些，鬼魂不斷的飄動，中央的座位可能碰撞它，變成人鬼不分。」

卡尼熟悉門路，揀了一個座位，他要了許多種名貴的肉類食品，還要一大碟沙律，另加許多水菓，最後，他要一瓶冰凍的香檳。

他想要的東西，很快就有侍役送來，每一個侍役都是馭風而行的，穿了黑衣，奇怪的是一雙脚離開地面二呎過外。

史巴隆又是那麼一句：「卡尼先生，這一幕魔術也很精彩！」

「你認爲它也是魔術嗎？」

「我雖然不懂得怎樣表演，不過，我認爲那些黑衣人並非鬼魂，却又離地行走，當然是魔術表演了，我認爲這種推理是很正確的，你說是不是呢？」

「是的，你的觀察力十分强，使我十分佩服之至！」

吃吃喝喝，無所不談，稍停，卡尼有點緊張，說：「半裸的勾魂使者出塲了，立刻抽簽，我的簽是九十九號。」

史巴隆只是很隨便的說了一句，便給一個美麗的鏡頭吸引，沒有說下去。

他看見一個幾乎是全裸的美女，站在大堂中央，她的左手捧着一個帽子，它是銅鑄的，有兩呎高，料想所有銅簽的副本都放在帽子之內。

她眞的貌比春花，而且體型窈窕，史巴隆從來沒有看見這樣美的美女，整個呆若木鷄。

他全神貫注欣賞她每一個小節。

她的語聲很嬌，說：「我是安琪兒，負責抽簽，只抽一枝簽，我喊叫一個號碼，手上有那個號碼的人請他站起來。」

玉手伸進了銅帽，她抽出一枝銅簽，

喊了一聲：「九十九號。」

「我在這裏，我是九十九號！」史巴隆大叫一聲，挺身而出，站在她前面。

「先生，請你拿出銅簽來。」

他送上了銅簽，兩枝銅簽貼在一起核對，一模一樣，她含情默默的向他睨了一眼，說：「先生，你是今晚的幸運兒了！請你跟隨我走！」

她每一句話，每一個小動作，都是有吸力的，史巴隆有如患了夢遊症，被她帮引，移步到石壁之前，她仍是往前走，剛剛接觸石壁，石壁自動裂開，她走進去，史巴隆也走進去，突然，眼前漆黑一團。

顯然是石壁復合，截斷了大堂那邊透進來的光綫，伸手不見五指。

「安琪兒，你是否站在我的身邊？」他大聲叫喊。

「是的，或站在你的前面。」

她只是說了一句，史巴隆巳經展開攻勢，一言不發，飛撲過去，把她按倒，使勁狂吻，一雙手把她抱得緊緊。

就在這一瞬，忽然燈光明亮，使他倆感到十分尷尬。

忽然，有一個含有威嚴的語聲凌空而墜，說道：「安琪兒，你是否巳經把他帶來？」

「是的，他就在這裏。」安琪兒趕快擺脫他的糾纏。

她推開了他，自管自的說。

「這裏沒有你的事了，安琪兒，你把他帶到仙境之後，便可以自行離去。」神秘的語聲很隨意的說了一句，安琪兒唯命是從。

史巴隆聽了，心上一喜，稱得上是仙境的地方，料想不俗。

「仙境」就在鬼洞之內，煞是稀奇。

走了一程，安琪兒說：「史巴隆先生，前面就是仙境了，你只要順着脚走，很快抵達。」

史巴隆縱步走到前面去。

他發覺自己的一雙脚並非走在堅實的草地上面，而是離開地面，馭風而行！每一步離地兩呎過外，隨後，離地越高，下面烟霧迷漫，確是走進仙境了！」一條條彩虹在空中出現，此起彼伏，在彩虹之內還有一個個裸女，他伸手抓它，可惜辦不到。

他仍在空中飄浮，裸女消失了，彩虹也消失了，前面站着一個穿白袍的女人，跟他保持一丈的距離。

「我是這裏的主人，主持鬼洞以及仙境，你認得我嗎？」

「我以前沒有看見過妳。」

「我說出自己的名字，可能你知道我是誰，我叫做泰娜，不過，所有人都把我稱做馬金洛夫人。」

「我明白了，你是巴西的救星，你曾經從水中鑽出來，率領十萬雄兵，殺了暴君，把局面穩定，然後回到海洋的懷抱，你必然是她，你站在我的前面，正是海神的女兒，美麗！莊嚴！神秘！我願意一生效力，替你做一些冒險的工作。」

「不錯，我確是馬金洛夫人，你的眼光不錯！」

「你是不是現時就想從海裏走出來，如同以前做過的行徑一樣，盡力拯救巴西呢？」

「將來也許我會這樣做，不過，現時我想做的只有一種活動，想盡辦法拯救自己。」

「馬金洛夫人，你的法力無邊，那一個人斗胆向你挑戰呢？」

「有些僧侶想把我消滅！關於我的事，說來話長了，我急於跟僧人展開决鬥，希望你站在我的一邊。」

「我巳經說過，一生替你效勞，聽從你的吩咐。」史巴隆毫不考慮的說。

飛碟隨時毀滅一個城

馬金洛夫人聽了這一句，相當高興，說：「史巴隆，我會重用你的，今晚相見，只是一個開端，希望你不要把我們之間的秘密告訴別人，你回到原來的地方睡覺好了，明天任何一段時間，你到寶石餐廳，我的侍女安琪兒自然會走進餐廳跟你見面，帶你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她指示一條出路，讓史巴隆從秘道走開。

巴西有許多地方是古老大屋，有些殘破，任由浪子歇宿，史巴隆就是其中的一個，苦鬥了幾次，他也有點倦了，回到那個地方，倒頭便睡。

翌日早上，史巴隆醒來，立刻到寶石餐廳去，卡尼看見他，吃了一驚，說：「史巴隆，你還沒有死？」

「你巳經說過幸運的人决不會死！」

「史巴隆，她到底把你帶到甚麼地方去呢？」

「我答應過替一個人守秘密，你怎樣查問都沒有用，還是談別的事情吧！」

卡尼很爽快的說：「好，你想談些甚麼？」

「我不是巴西人，對於巴西的歷史懂得甚少，不過，從許多個巴西朋友口中獲悉，若干年前有一個女神叫做馬金洛夫人，從海裏走出來，率領十萬雄兵，拯救巴西，後來她回到海裏，大多數巴西人都希望她回到塵世來，使巴西變成一個强盛的國家，是否有這種事呢？」

「史巴隆，我也相信這一套。」

「假如馬金洛夫人站在你的面前，你是否願意接受她的指揮呢？」

「只要她能夠證明她是馬金洛夫人，我就永遠效忠於她，別忘記，馬金洛夫人法力無邊，有許多異乎尋常的表現，別人沒法做得出來。」

「我明白了，卡尼先生，多謝你的指點。」

「你明白一些甚麼呢？」

「我懂得你的意思，你分明是在暗示給我知道，馬金洛夫人有眞假之分，不要上當。」

卡尼聽了，哈哈大笑，說：「史巴隆，你眞是聰明。」

兩人談談說說之間，有一個美女走到眼前來，他們的眼睛一亮，史巴隆非常興奮，跟她打個招呼，說：「安琪兒，你好嗎？」

她嫣然一笑，說：「汽車停放在外邊，如果你有空，立刻跟我走。」

史巴隆點了點頭，跟卡尼揮手告別，

走到戶外，安琪兒已經坐在汽車裏面，他走進車廂，便即開駛。

想不到安琪兒的駕駛術是那麼熟練，在山路上面轉彎抹角，非常出色，不過，最後的一段路她竟然向一座峭壁直衝過去，史巴隆嚇了一跳，以爲她發狂，原來那是有機關的，如果一輛汽車慢慢的行駛，壓力不夠，峭壁不會打開，必須直衝過去，峭壁的石門然後往左右兩邊分開，這種構造的確非常巧妙，史巴隆暗地裏稱讚了一聲。

峭壁裏面的隧道很短，穿過了它，竟然是一塊空曠的地方，四方八面都是峭壁，使它變成天然做成的一個巢穴。

安琪兒煞停汽車，先走出來，向一個女人鞠躬，說：「馬金洛夫人，我把他帶來了。」

史巴隆走出車廂，趨前行禮，說：「馬金洛夫人，這個地方眞好。」

她笑了笑，說：「你覺得它有甚麼好呢？」

「四方八面都有高山包圍，中間是空地，任何的飛行物體都可以停放，正是一個理想的機場，如果有直昇機停放在這裏，不愁別人獲悉。」

馬金洛夫人聽了這一句，說：「這個停機場仍然不算是理想，我想帶你到另外一個隱蔽的地方，希望你有胆坐在飛碟裏面。」

史巴隆微微吃驚，說：「世界上眞的有飛碟這種東西嗎？」

「當然有，前面不遠的一處，就有一隻飛碟，我帶你去看看它。」

馬金洛夫人說完這一句，先行移步，史巴隆尾隨着她，先後走到一個圓形的金屬物體前面，看來十分精緻。

史巴隆細心看看，說：「我在美國太空館，看過同樣的一隻飛碟，它只是模型，不會飛，如果這一隻飛碟能夠飛起來，你眞是了不起！」

「史巴隆，似乎你對飛碟有些興趣，你對它懂得多少，請你盡量說出來。」

「據我所知，一隻飛碟能夠飛行，必須依靠旋轉的力量，每分鐘要轉動一萬六千次過外，它然後能夠飛得起來，故此它一定要分做內外兩層，只是外邊的一層轉動，作爲核心的一層，不受影响，絲毫沒有轉動，那就可以把它操縱，想停就停，想飛就飛，此外，那個飛碟的邊緣一定很薄，而且非常堅實，這樣的設計，然後使它變成秘密武器，它以高速度轉動的時候，向摩天大厦撞擊，能夠把一座大厦攔腰斬斷，它却毫無損傷，科學家只是懂得飛碟的構造，始終無法做得到把它分做內外兩層，故此，美國所有太空研究院的科學家至今仍然沒法飛起來吧？」

「不，你的估計錯誤了，這一隻飛碟的確能夠飛起來，我可以做給你看，如果你夠胆，還可以坐在我的身邊。」

「你有這樣大的信心，我當然有胆坐在你的身邊。」史巴隆很堅定的說。

「再好也沒有了，說不定你變成我最得力的助手。」

馬金洛夫人說完這一句，她就走近飛碟，在它的外邊按動了一下，碟形的飛行物體中央，突然往左右兩邊分開，露出一個大洞，她先走進去，伸手打個招呼，史巴隆尾隨入內。

那飛碟的直徑是三十二呎，正圓形，它的確是外層跟核心完全分離的，正如他以前在美國太空館所看見過的模型完全相同。

史巴隆坐在她的身邊，坐穩之後，馬金洛夫人按動了另外一個機鈕，飛碟的門自行關閉，跟着碟形的廂座到處有光，比較一輛豪華的汽車廂座更加舒服。

史巴隆由衷的讚她一句，問：「這一隻飛碟太美了，不知道爲甚麼，我總是有這種感覺，以爲它沒法飛起來。」

馬金洛夫人縱聲大笑，說：「我看穿你的心事了，你並非懷疑它飛不起來，只是懷疑我沒有力量使它飛起，又再降落，因爲我看來不像是一個科學家。」

「我沒有這種想法。」史巴隆連忙分辯。

很快她就有所表現了，只是在飛碟內部的轉盤輕輕的按了一按，史巴隆覺得身體震了震，它就飛起來。

只是三分鐘，飛碟已經從山谷飛出去，直上高空，從碟上的離地度數可以看得見它已經飛到一點二千呎的高空。

史巴隆不再發生震動的感覺了，說：「照我看，飛碟外層一定是轉動很快的了，爲甚麼內層絲毫不受影响呢？」

「我也不知道，它爲甚麼不受影响，我只是懂得怎樣駕駛它吧了，這種情況，正如一個人懂得開動汽車疾馳，他却不懂得汽車內部的構造。」

聽她的這樣解釋，史巴隆對她更加瞭解了，直覺到她是一個女神，最低限度可以這樣說：她正在竭力做出一個女神的形象。

不管他怎樣想，飛彈能夠升空，揮洒自如，確是一種秘密武器，眞是可惜，它竟然落在馬金洛夫人的手上。

她的冷酷以及她的艷麗剛剛是一個明顯的對比，越是覺得她艷麗，自然覺得她冷酷無情。

這種女人是很危險的，史巴隆認爲分分鐘都要防範她。

他想得迷迷惘惘，耳邊忽又响着她的語聲。

她幽幽的說：「史巴隆，飛彈已經升到五萬呎的高空了，我想表演它旋轉的力量，你也想看看嗎？」

「我當然想看看，可惜五萬呎高空沒有大樹，也沒有高樓大厦，甚麼堅實的物體也沒有，憑甚麼你把它的力量表現出來呢？」

「你忘記了，空中還有一種古怪的東西，它就是雲。」

「雲是沒有實質的，只是一團水氣，你把它撞散了，也顯不出它的威風。」

馬金洛夫人微微一笑，說：「這一隻飛碟不必撞擊，只是憑空吹起一陣怪風，就可以使它化爲烏有，現時請你注視反映外邊的一塊電視螢光幕，先看見雲，然後看見那些雲怎樣被怪風打散。」

說完這一句，她就按動機鈕。

飛碟裏面有一塊四十八寸的螢光幕，坐着欣賞，有如睇電視。

史巴隆看見許多塊白雲，其中有一塊

雲特別結實，給陽光照映，彷彿一座山。

馬金洛夫人說：「我立刻吹出怪風了，你可以看見那一塊雲怎樣被風吹散。」

她按動一個機鈕，突然聽見風聲虎虎，定眼看時，在螢光幕上面出現的白雲，果然發生變化。

它並不是突然消失的，先行分裂做八片，十分齊整，有如刀割，然後每一片自動爆炸，有很大的聲响，全部消失。

如果這種暴力加在一幢摩天大厦上面，它也會像白雲爆炸似的全部倒塌。

馬金洛夫人很冷靜的說：「只是這種怪風，已經可以把一個國家毀滅，特別是非洲。」

史巴隆說：「我明白了，在空中出現的白雲含有水份較多，因此它把陽光反射得更強，有如鏡上的光，白雲本身就是雨雲，如果你運用飛碟的力量把它打散，雨雲聚不起來，那個地方永遠沒有雨水，農作物全部乾枯，土人沒有水喝，也沒有食物到肚，遲早毀滅。」

馬金洛夫人十分高興，說：「史巴隆，你眞是聰明！」

史巴隆說：「你還可以利用飛碟在高空做出甚麼花樣呢？」

就在這時，螢光幕上顯示一個黑影，細心看看，是一架豪華的飛機。史巴隆看見它，馬金洛夫人也在看見它。

她歡呼了一聲說：「我們有襲擊的目標，史巴隆，你定神欣賞它如何毀滅！」



綽號白幽靈的馬金洛夫人，控制大局，心如蛇蠍。

她絕不理會史巴隆的反應，把飛碟對準那一架豪華的客機攔腰撞去。

飛碟的旋轉是每一分鐘一萬六千次，比較超音速飛機快幾十倍，輕輕的碰了碰，那一架豪華的客機就攔腰斬斷，强大的震動力，竟使它分爲四截，又再從四截分做十多塊，向四方八面飛開，料想客機裏面的機師和乘客全部死個清光，落個粉身碎骨。

這種景象當然是很凄慘的，史巴隆雖然沒法看見機上的人如何慘死，仍然可以幻想到，衝口而出的說：「太過殘酷了！馬金洛夫人，你還沒有看清楚那一架客機是那個國家的飛行物體，就辣手相加，難道你不担心殺錯自己人嗎？」

馬金洛夫人冷笑一聲，說：「我沒有國籍，我是宇宙間的一個神。」

飛碟插入大峭壁

史巴隆微微一震，沒有再說甚麼。

馬金洛夫人忽又開口：「史巴隆，我跟你有些緣份，索性把你帶到我的總部看看吧！」

聽了這一句，史巴隆立刻感覺得到，山谷裏面的空地，只是停機場，並非總部，照情形看，她的總部必然是十分神秘的了，他當然想看看。

飛碟從高空降落，很快就迫近一座高山，在螢光幕看見那座高山的中段有一塊峭壁，相當奇怪，峭壁的中間有一個非常扁的洞穴，那一隻飛碟僅有足夠的空位穿過，進入了峭壁內部，飛碟停下來，到處黑沉沉。

洞穴裏面忽然吐出明亮的光，兩人從飛碟走出來，史巴隆很快就看見它是一個圓形的大堂，四方八面的石壁，似乎被人鑿過，並不齊整，極有可能是一萬年之前穴居人的洞穴。

馬金洛夫人說道：「這個地方太過簡陋了，上面的一層，才是我起居飲食的地方。」

原來石壁的一邊有一個升降機，就像是摩天大厦的電梯，他們搭升降機到五十尺過外的地方，先後走出來，眼前的景象大變，全部傢俬都是極端豪華的，牆壁懸掛一幅幅名畫，幾種不同的燈輝投射下來，史巴隆覺得那是一間大酒店的客廳，看呆了一雙眼。

「史巴隆，你這個地方怎樣呢？上面的一層是酒房和膳廳，再上一層才是我的寢室，我想喝一點酒，同到上面去吧！」

過了一會，兩人在豪華的酒吧裏面對飲，史巴隆嘆息了一聲，說：「這個地方可以容納十多個人喝酒進食，現時僅得我們兩個，似乎有些寂寞。」

馬金洛夫人臉色一變，沉住氣說：「以前我經常在這個地方招待科學家，十分熱鬧，眞是可惜，他們走光了，只是剩下我一個。」

「我相信你對待他們十分優厚，他們怎麼會忽然走個清光呢？走到甚麼地方去呢？」

「那些科學家並非叛變，只是中毒身亡，走向地獄。」

史巴隆吃了一驚，說：「他們就在這

個地方走向地獄嗎？」

「史巴隆，你千萬不要誤會，並非我下毒。」

「那一個人斗胆在你欵待客人的地方下毒呢？」

「下毒的人叫做約翰沙，他的身份跟其餘的科學家一樣，都是研究飛碟的專家，投奔到我的陣營之內，希望憑着飛碟控制全世界，高高在上，想不到他私戀着我，突然下毒手，把所有科學家毒死，然後跪在我的面前求愛，我怒不可遏，立刻把他殺掉，替我製造飛碟的科學家死光了，我懂得如何駕駛飛碟，却不懂得飛碟如何構造，使我啼笑皆非。」

史巴隆有點迷惘，說道：「這一幕悲劇發生之後，你更加冷酷了，也許你更加寂寞。」

「現時我不再需要科學家，只是需要一個助手，那個助手一定是浪子型的傢伙，敢作敢爲，並非愛我，但却崇拜我，史巴隆，你就是我想找的一個人！」

史巴隆說：「我極願一生拜倒你的石榴裙下，聽候你的差遣。」

他總算得到她的垂青，暫時穩定下來，自從這一天開始，他就留在神秘的飛碟總部之內，跟她朝夕相依，不過，晚上仍是分床睡覺的。

她太過冷酷，史巴隆覺得她的內心只有一個幻想，希望統治全世界，其他的願望全部消失，包括了愛情和色慾，使他懷念的女人，並非綽號白幽靈的馬金洛夫人，而是匆匆一見，便即分手的安琪兒，他渴望跟她聚在一起，不過，這個念頭他收藏得十分緊密，萬一被馬金洛夫人發覺，她就死定了，因此之故，兩人閒談當中，他故意擺出非常冷酷的形象，似乎心裏只有恨，沒有愛。

史巴隆在她的香巢裏面一住十天，第十一天的早上，馬金洛夫人突然說：「我接獲一個情報，有一組跟我作對的僧人，走到阿根廷那邊的雪山，多方搜索，希望把我生擒，他們不肯放過我，我也不肯放過他們，今天早上，我想帶你越過巴西的境界，飛到阿根廷上空，把他們一網打盡，希望你同行，增加見識，你是否願意參加這一場戰役呢？」

史巴隆很恭敬的說：「我是你的忠僕，當然願意同行。」

兩人坐在飛碟裏面，按動機鈕，很快就飛上高空，飛行十五分鐘多些，馬金洛夫人說：「前面就是阿根廷的雪山了，綿綿不盡，很有氣勢，那麼大的一座雪山，想找尋三幾十人，毫無把握，一定要停在空中等候，他們踏進了我的警戒綫然後出擊。」

「你在阿根廷的雪山放下長長的警戒綫嗎？」

「不，我只是在扼要的地方放下一個飛碟台，就像是一隻飛碟停放在高台之上，任何人一走近它三百碼時，立刻有反應，在我們現時乘坐的飛碟有特殊訊號發生，除了紅色的訊號燈閃亮，還有綠色的方向指示器，只要我按動機鈕，飛碟便自動飛到該處上空，我不必理會它是那一座雪山。」

史巴隆由衷的說：「這眞的是個好主意！」

三十分鐘過後，紅燈亮起來，跟着有一條綠色的光在方向指示器上面出現，她立刻按動機鈕，飛碟震了一震，就向那個目的地出擊。

馬金洛夫人說：「這一隻飛碟能夠在空中停下來，絕不移動，有如一輛汽車停在地面，它開始轉動的時候，每分鐘二千哩，逐漸加快，最高的速度是每分鐘兩萬里，只有運用它展開攻擊性的行動，然後轉得那麼快，平時它的飛行速度，一分鐘八千哩已經夠了，不低過這個速度。」

「爲甚麼呢？」

「我們的眼睛轉動得很慢，第一眼看見飛碟，再看第二眼，它已經在千哩之外，沒法再看見它了，因此之故，沒有人肯定說世界上是否眞的有飛碟，爲了保持這個秘密，它的飛行速度不能降得太低。」

說到這裏，綠光停止在一個地點，不再移動，紅燈仍然發亮。

馬金洛夫人很冷靜的說：「史巴隆，請你定神看看，就快走近飛碟台的傢伙是甚麼人，考考你的眼力，螢光幕上面顯露得十分清楚，我將以每一分鐘一萬六千哩的速度把他們消滅。」

史巴隆想帮忙她，可惜辦不到，只好全神貫注的凝視螢光幕，欣賞這一幕驚心動魄的慘劇。

他充滿了自信心，他的想法跟馬金洛夫人的想法相同，沒有一種武器能夠抵擋飛碟，他們必勝。

逐漸接近飛碟台，只是看見靠近飛碟台的斜坡有一小隊人走動，相距太遠，看來有如螞蟻。

只是看了一眼，那些人就在螢光幕消失，大概是飛碟的速度太快，在他們的頭上飛過，那一股强勁的風，已經把他們像風捲落葉似的拋下懸崖，死個清光。

這樣的搏鬥，簡直是一邊倒，缺少刺激，史巴隆有點失望，說：「馬金洛夫人，他們是否完了呢？」

「他們全部走完了生命的旅程！」

突然飛碟發生劇烈無比的震動，跟着停下來，燈光熄滅，史巴隆拋離了幾尺，然後跌下來，仍在飛碟的核心。

他掙扎站起來，但是却辦不到，因爲飛碟已經傾斜，變成四十五度斜角，他迫於抓住一張鋼椅的椅脚，設法穩定自己，然後大聲叫喊：「馬金洛夫人，你還活着嗎？」

到處黑暗，沒有人回答他，他沉着氣，胡亂的摸索，指尖接觸一團肉，他喜出望外，大聲叫喊。

仍是沒有人回答。

他非常焦躁，還担心她已經喪命，細心摸索，找到她的頭髮，把一隻手指放在她的鼻孔上面試探，發覺她仍有呼吸，但却非常微弱。

史巴隆做過泳場的救生員，碰上這種情況，認爲必須施展人工呼吸的方法把她從昏迷的狀態救醒，立刻採取行動，把自己的嘴巴壓住她的嘴，不斷吐氣。

過了一會，她忽然猛烈的喘息，把他推開大聲說：「史巴隆，你偷吻了我！」

史巴隆大聲說：「你還說這種話？如果我不是運用人工呼吸，把你救醒，你早

已完了，我們已經被困在飛碟之內，一片黑沉沉不易逃生。」

「是的，史巴隆，你說得對，現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趕快逃走，燈光熄了，我必須試試它有沒有辦法復亮，如果它不能夠吐亮，飛碟必然是藏在峭壁中間的了。」

說完，她趕快撥動飛碟之內的機鈕，在她記憶中所有的求生機鈕都撥動過，全無效驗，她皺了皺眉，說：「事情有些不對了，我們除了逃出飛碟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你快些準備逃走，只要你看見一盞黃色的燈光吐亮，你就跟我一起推開它的側門，逃到外邊去，百忙中，我們還要把五百呎長的尼龍繩子帶走。」

史巴隆很冷靜的說：「我們逃走之前



前往大雪山尋仇的人。全部都毀在白幽靈的手上。

，我很想知道我們的處境，你可以談談它嗎？」

「當然可以，你應該知道，飛碟無堅不摧，只有一種情況使它困住，假如它飛行得太快，剷入峭壁，它無法把一座山削平，却又無法退後，旋轉的速度越來越慢，那就藏在岩石之內，無法動彈，爲了預防它失靈，有了一扇側門也沒法逃走，唯一的方法就是準備逃走用的特別太平門，按動機鈕，它有足夠的電力利用鋼門推向外邊，憑空找出一條生路，燈光亮了起來，表示它仍然發生作用，閒話休提，趕快找尋那一條尼龍繩子吧。」

史巴隆盡快搜索，剛剛找到了繩子，鋼門打開，兩人先後走了出去，鋼門復閉，黃色的燈光也看不見了，不過，飛碟闖進岩石所造成的一條走道，却是相當闊的，兩人沒有甚麼困難，走到通道上面，越走越遠，靠近出口，還看見陽光照映。

他們有機會脫險了，兩人高興的相視而笑。

馬金洛夫人說：「我們有機會逃生了，只要峭壁並非太高，肯定可以逃生！」

他們二人的運氣並非太差，果然找到距離峭壁出口之處只有三百多呎的危岩，先後用繩子把自己吊下去，又把繩子收回，改向危岩縛緊，沿着它慢慢的把身體吊下去，花了兩三個鐘頭，終於完成這一項壯舉。

兩人抵達安全的山徑，距離黃昏還有一段時間，索性坐下來休息！

史巴隆說：「馬金洛夫人，眞是對不起，剛才我若不是跟你交談，使你分心，飛碟可以飛高一點，在峭壁上面飛過，那就甚麼困難都不會發生了，我眞該死！」

「不，你曾經救了我一命，我應該向你道謝就眞！現時我們急於想辦法回到巴西，太遲了，恐怕飛碟被阿根廷在雪山巡邏的隊伍找出來，那就誤了大事。」

「照你看，飛碟還可以用嗎？」

「倘若我們找到眞眞正正對飛碟有研究的專家，一起走進峭壁修理，它還可以用，不過，現時我們究竟在甚麼地方呢？怎樣做才可以回到巴黎呢？這些問題，比較修理飛碟更加重要，史巴隆你有沒有把握逃生呢？」

「這些困難，算得甚麼？既然我們不知道置身在那一處，切勿輕舉妄動，先要找個地方渡過這一晚再算，也許這些地方有些獵戶，集結三幾個人在山裏獵熊，我把他們制服，便有機會查出我們在甚麼地方。」

「你必須當心一點，如果山裏有獵戶，便即有熊。」馬金洛夫人說。

「你不必担心，以前我曾經做過獵戶，還跟狗熊搏鬥過。」史巴隆說。

天色入黑了，兩人放胆從半山走向較低之處，史巴隆雖然身上沒有手槍或佩刀，因爲他們逃走的時候所携帶的尼龍繩子還在腰間，對他來說，那是很有用的武器，只要他把繩子收緊，還把繩子的一端縛住一塊沉重的石頭，代替競技運動的鐵餅，便即發生作用，可以看做武器，憑着這一招，他很有信心說：「馬金洛夫人，你跟隨我走，但却不要貼近我，假如我被殺，你立刻逃走，暫時我仍是不能夠出擊的

，找到了野火，然後急攻，你明白嗎？」

「史巴隆，我們能夠從飛碟逃生，可見我們命不該絕，你大着胆子向獵戶進攻好了！」

史巴隆沒有再說甚麼，越走越慢，夜色漸深，他覺得自己變成了一頭黑豹。

史巴隆把獵戶趕盡殺絕

林中的野火忽明忽暗，還嗅到了一些酒香。

史巴隆對她說：「我立刻出擊，肯定獲勝，除非對方有三幾十人，個個有手槍！你等候我回來好了，切勿走開！」

她點了點頭。

史巴隆在草地上面爬行了一會，把手中的繩子轉動如飛，使勁拋出去，剛剛打中一個負責看守野火的人的頭，十磅重的石頭在他的後腦打了一下，這傢伙倒下來，史巴隆認爲他不死也受重傷，料想他不能叫喊了，接走過去，先行在他的腰間摸索。

他找到一把一呎長的佩刀。

他把刀子拔出來，黑暗中，有人奔出來，他在這傢伙沒有弄清楚整個局面之前，先行拋出佩刀，這傢伙剛倒下來，他就飛奔過去，伸手掩住對方的口。

史巴隆突然發覺他的腰間有一柄手槍，立刻發拳把他打暈，然後奪取手槍，俯伏在地，有如一條鱷魚。

他估計得十分準確，那些人必然是獵戶的集團，負責照料野火的人發生問題，另外一人走近，當然還有許多獵戶在附近紮營，他不能夠露面，寡不敵衆，故此他要藏身於草叢之內，直到他們迫近爲止，然後發槍射擊。

偷襲的妙計果然成功，他殺了四個獵戶之後被人發覺，他把最後的兩粒子彈射出，隨即撲攻，打得非常兇，十個獵戶先後死在他的手上。

他巡視了一遍，確定了對方死個清光，然後回到馬金洛夫人躲着的地方，跟她打個招呼，隨即走到獵戶的營地，任意取食，後來兩個人既飽且醉，然後走開。

天色剛剛發亮，他們就繼續上路，史巴隆說：「那些獵人從南方走來，從地圖上看，巴西在阿根廷之南，我們向南方走，不出兩天，一定走到邊界，到時我有很巧妙的方法逃出邊境。」

第三天的早上，兩人走到阿根廷的邊界了，前面就是巴西，兩個國家的邊界，有一條十二尺高的鐵絲網豎起來，史巴隆看了，低聲說：「馬金洛夫人，眼前只有鐵絲網，沒有守兵，顯然它放了生電，碰着它就會觸電身亡，企圖越過鐵絲網，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持竿跳高。」

馬金洛夫人喜形於色，說：「這個方法眞妙，可惜這裏沒有竹竿。」

「離開獵戶的時候，我拿走一柄手槍，兩把佩刀，這一座荒山野嶺有許多樹木，把佩刀斬開大樹，自然可以得到一條長木代替竹竿。」

憑着這一招，兩人飛越鐵絲網置身於巴西的境界。

馬金洛夫人說：「到了巴西，那是我的地盤，你放心好了，我有一個辦法可以找到一架車把我們送入里約熱內盧城，你聽準了，在這些郊野地方，很容易找到白色的花，削了一條木，長達兩三尺，把三朵白花插在木柱上，一朵壓着一朵，然後把它插在公路的一邊，屬於我的駕車人士，不管他駕駛那一種車必然停下來。」

馬金洛夫人說過的話果然兌現，兩人安然的回到里約熱內盧城，她失去了飛碟無法回到總部，不過，郊區那邊仍有一座很精緻的小別墅，業主就是她，故此他倆人很快就有一個地方休息！

當晚他們在小花廳密談，馬金洛夫人說：「飛碟是最重要的秘密武器，不能夠失去，更加不可以落在別人的手中，我們必須盡快找一個有份量的飛碟專家，迫他同到阿根廷那一座大峭壁下面，把飛碟救出來。」

「是的，你心目中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科學家呢？」

「據我所知，我駕駛的飛碟，並非一個人研究出來，而是十多個太空科學家集體研究得到的成果，他們大部份是美國入，希望製成了飛碟之後，一生享福，向太空總署提出一個條件，要求十億美元，怎料總署的負責人認爲他們太過自私，打算把他們拘捕，事機不密，消息外洩，他們紛紛逃走，担心特務追殺，我乘機吸收他們，給以厚利，於是飛碟落在我的手上，其中有一個科學家叫做朱洛，他不敢回到美國，也不肯依附我，他住在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像隱士般過活，我們想救回飛碟，必須迫朱洛出山。」

史巴隆說：「我明白你的意思，十分欣賞那個『迫』字，你是否打算擄人勒索呢？」

「對了，朱洛沒有兒子，太太早就死了，他跟女兒朱麗同在一起過活，朱麗只有十七歲，已經是維也納的音樂家，比鮮花還要嬌艷，我們兩人分工合作，你刦走了她，我單獨對付朱洛，不愁他不答應帮忙我。」

史巴隆笑了笑，說道：「你把朱洛一家人的環境以及生活方式說出來，我傾全力擄她，先决的原則是我必須看見過她，最低限度也要看看她的照片，免得刦錯了人。」

「好，先行讓我搜集關於她的資料，你準備出動，我一定要你把她擄刦回來之後，然後動身。」

馬金洛夫人很快就决定怎樣做。

三天之後，她把朱洛一家人的實際情況全部對史巴隆說知，另外給他一輯關於朱麗的照片，包括泳裝以及詩歌班的照片，最完整的一張照片是鋼琴獨奏。

她眞的是美如仙子下凡！

史巴隆取得那些資料，加上了馬金洛夫人替他存入巴西「美國銀行」的通天昃，他到了維也納，隨時取用，一共有二十萬美元，看來它足夠他的需要了，一切準備妥當，他就乘搭航機到維也納。

他的身上有二十萬美元的存欵，可以說是第一流的遊客了，照理他可以走到最豪華的大酒店歇宿，他却不會那麼浪費，寧願住在中下層的客棧，而且穿了工人打扮的衣裳，因爲他想混入黑帮經常出現的低級俱樂部裏面，帶了三幾千元現欵去賭

博。

那種賭場並非法律容許的，只是半公開的性質，如果沒有黑帮的大阿哥座鎮，根本開不成，這一層道理他懂得十分清楚，故此他要到那邊去。

時間無多，第一晚，他只是花掉一千美元就把當地黑帮活動情況，查探得清清楚楚，照他的估計，他採取投石問路這一招，向秘密賭場、的士高以及無奇不有的俱樂部查問，且又講清楚他居住的地方，不論遲早，必然有人找上門來，果然不出所料，翌日早上九點多鐘，已經有人進入他的房間。

他還沒有起床，翻眼向小客廳一望，發覺多了一個人，跟着接聽電話，對方沒有開口就把電話掛斷了，分明那個電話只是想吵醒他，叫他會客。

他更加肯定的獲悉客廳裏面的人，必然是黑帮裏面的高級份子了，這傢伙是何方神聖呢？他茫無所知。

見面後，那個高大而且有濃鬍子的不速之客，送上咭片來，上面寫着「通天經紀卡蘇」。

他很冷靜的說：「卡蘇先生，我們沒有見過面，你自稱是通天經紀，一定是對當地情況十分了解，我正在想找這樣子的一個人，進行一種古怪的活動，假如我想你帮忙，刦走一個少女，你能夠替我安排一切嗎？」

「卡蘇」說：「我當然有本領替你安排一切，問題是鈔票，如果被擄刦的少女有身份有地位，索價相當大，不見得你有那麼多的錢吧？」

「我沒有錢，不過，我的幕後人有錢。」史巴隆很冷靜的說。

「你的幕後人是誰？你想綁架的少女又是誰？先行請你講出來。」

「不，你沒有向我展示實力之前，我不會盲目信任你的。」

「好，你想看看我的實力，並不困難，請你跟隨我走到圓石崗看看。」卡蘇傲然說。

如果不是卡蘇帶他走到圓石崗，史巴隆一定不會相信世界上有一個地方稱做「殺手學校」的，也許甚麼一個國家想組織一羣殺手，設立學校訓練，亦未可料，不過，那種營地必然是秘密性質，怎會正式掛招牌公開訓練呢？因此之故，史巴隆滿腹疑團。

卡蘇說：「這一間學校雖然訓練殺手，外邊看來，它仍是很正派的，它只是稱做高級健身院，恕我坦白點說，我是這個學校的校長，只是這一點，你已經可以想像得到我的實力如何雄厚了，現時我帶你去觀光校內各處，還讓你聽聽別人叫我做校長，直到你感到完全滿意，然後跟我商量大計，仍未爲遲。」

過了一會，兩人在校長室內交談，卡蘇說：「現時輪到你把自己的任務說出來了，否則，我未必答應替你做事。」

「好的，我把眞相說出來好了，我的幕後人是馬金洛夫人，我們要擄刦的少女名叫朱麗，維也納有一個科學家很有權威，他叫做朱洛，朱麗是他的女兒，只有十七歲，係維也納教堂詩歌班的一個成員，她擅長鋼琴，經常單獨演奏。」

「好的，史先生，請你留在這裏，我到外邊找人查問，看看全世界有名氣的黑帮當中是否有馬金洛夫人在內。」

卡蘇說完，轉身走開。

二十分鐘之後，他臉露笑容的走進來，說：「史先生，你說的馬夫人，的確有這個人，她在巴西稱霸，總算是自己人，她叫你幹些甚麼？隨意說出來好了。」

史巴隆聽了，喜出望外，說：「既然這樣，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我不單是想刦走朱麗，還想扮演英雄救美的角色，你們辦得到嗎？」

卡蘇哈哈大笑，說：「當然辦得到，而且可以負責保護你們，送到巴西，不過，我們這樣做要動用多種交通工具，相當危險，應該有很合理的報酬，一口價，十五萬美元。」

史巴隆同意這樣做，一口答應。

他急於達成任務，不再考慮甚麼，决心依照原定計劃去做，湊巧後天是星期日，朱麗是他們教堂詩歌班的成員，必須列席歌唱，她可能單獨走進去，也有可能單獨走出來，擄刦她是毫無困難的，扮演英雄救美而且要她沒有半點疑心，那就有些困難了，史巴隆只是有這種想法而已，把它變成事實，那就不容易，反而卡蘇有巧妙的安排。

一對戀人冒險私奔

照卡蘇的看法，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派人扮演修女，在教堂裏面出現，只要把一塊浸過「哥羅芳溶液」的手帕掩口，她嗅吸了它，失去知覺，那就好辦了，到時史巴隆扮演英雄救美，已經是在飛機上面的事。

他所建議的計劃，井井有條，不愧是邪門的高手，史巴隆由衷的佩服他，决心依照他的計劃去做。

錢已付過了，他們二人有更多的機會聚在一起，在一個深夜，史巴隆很悠閒的向他提出一個問題：「我雖然受到馬金洛夫人所托，替她做這件事情，實際上我對她是很陌生的，承蒙你跟我萍水相逢，一見如故，你可否把她的身世稍爲講幾句呢？我首先想知道她爲甚麼會被人稱做白幽靈。」

卡蘇笑了笑，說：「你以爲她眞的是鬼魂復活嗎？她叫做馬金洛夫人，一點也不會弄錯，根本上她的丈夫就是馬金洛，你並非舞台上面的人，未必知道這種秘密，馬金洛不是舞台演員，是歐洲最是名氣的魔術師，她懂得魔術與巫術，純然是因爲丈夫的影响，至於她本人，在歐洲演了一套叫做白幽靈的名劇，由此享譽，此後她在歐美的戲劇界出現，大多數人把她稱做白幽靈。」

「原來如此，眞是出乎意外。」史巴隆說。

「她的私生活一度十分燦爛，最近這幾年，她的行踪詭秘，聽說她因爲患病到瑞士的雪山醫院留醫了一個很長的時期，她再露臉的時候，已經是黑帮裏面的一份子了，她活動的範圍十分廣泛，極有可能跟販毒有關，只是販毒才能夠在那麼短暫的時間內賺大錢，我們的賺錢範圍很是複

雜，主要的任務就是替別的黑帮做保鑣，故此白幽靈的大名一聽就知道她是誰。

史巴隆聽了，恍然大悟，頻頻向他道謝。

到了扮演英雄救美的一天，史巴隆預先躲在一架商用的運輸機之內，到時他們把朱麗刦走，她也放在運輸機裏面，他準備出擊，還要擺出刦機的姿態，先行制服匪帮的司機，然後在適當的地點降落，換句話說，他的身份也是匪帮的囚犯，因爲她在那一架貨機之內，偶然救了她，這樣擺佈才可以使她發生感激之情而又不會懷疑他佈局擄刦。

史巴隆進行這件事，幹得很好，他在高空五萬呎的機艙之內，發動攻勢，打暈了看守機艙的人，拔槍威脅駕駛員，逼這傢伙在巴西機場降落，然後放棄那一架飛機，牽着她的玉手飛奔。

經過一連串的打鬥，他終於把她帶到指定的地點，那是一個農場，「安琪兒」接應，放下了朱麗，他才鬆一口氣。

想不到馬金洛夫人有那麼多的產業，稱做「馬氏農場」的地方，佔地一千畝，有許多匹馬，十分壯觀，本來農場之內的房屋俱是很簡陋的，它卻十分豪華，簡直是渡假屋那麼精緻。

馬金洛夫人很信任安琪兒，她有時走開，讓安琪兒代替她處理各種事情，因此之故，馬金洛的行踪安琪兒懂得最清楚。

那天特別幽靜，整個農場裏面，只有他們二人，甚麼話都可以說。

安琪兒帶他走到農場範圍之內最高的一處岩石，稱做「飛鵝石」，坐在石上娓娓清談，史巴隆情不自禁，吻了吻她，這一吻使他樂得心花怒放，鬆開了手之後，衝口而出的說：「安琪兒，我很喜歡這一座農場，因爲它是有三幾個人看守，我睜開了眼睛所看見的就是你，彷彿二人世界！假如這座農場屬於我們兩個人，永遠聚在一起，多麼好呢？我一生都是在戰鬥狀態之下過活，沒有結過婚，甚至沒有愛過一個女人，直到我認識你，然後覺得愛情的火焰熊熊高燃，希望你接受我獻出來的一顆愛心！」

他以最熱誠的口吻說出這一番話來，人非草木，豈能無動於衷？她聽了這話，深深的感動，不知道怎樣的忽然眼角流出幾點淚來。

史巴隆用舌尖去舐她臉上的淚水，緊緊的擁抱她，他沒有再吻她，只是憑着體溫傳達綿綿無盡的情意，在這一瞬間，好像兩個靈魂結合爲一個整體。

史巴隆低聲說：「我的安琪兒，爲甚麼你忽然啜泣起來？」

「史巴隆，你太過樂觀了，你的痴情令我感動，你的樂觀卻令我傷心，你忘記了嗎？你的處境跟我的處境一樣，永遠受到一個集團的控制，在他們的眼中看來，我和你不是活跳跳的人，只是能夠活動的棋子，我的有甚麼辦法可以擺脫他們的控制呢？」

史巴隆第一次從她口中聽到「集團行動」這一句，很快他就向我說：「難道馬金洛夫人的背後還有人控制她嗎？」

「並非有一個幕後人控制她，那是一個集團，顯然她是集團裏面的一個人，當然她沒法擅作主張了，換言說她的處境也是身不由主！」

「那就更奇了，如果這番話不是從你的口中透露出來，我絕對不會相信有這件事，不過，它從你的口中說出，那又不同，你是她的親信份子，當然比較別人更加懂得她，她的爲人永遠是冷冰冰的，令人望而生畏，倘若她的背後眞的有幕後人控制，那就更加可怕了，名符其實的是一個幽靈，無怪黑幕裏面的人把她稱做白幽靈了。」

「史巴隆，假如你懂得她的眞相，恐怕你對她更加畏懼，就像我的反應一樣，越是懂得她，我越加怕她！」

安琪兒說這句話的時候，渾身發抖，史巴隆趕快緊緊的抱住她。

稍停，他突然問：「安琪兒，你是否患了發冷病呢？」

「不，我沒有瘧疾，只是想起了那一堆人的臉相覺得可怖而已，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套恐怖片比它更加可怖了，希望你完全相信我的話，送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間，我有些重要的東西給你看。」

史巴隆把她抱起來，送回她的房間去，由於她一陣陣發抖，他把她放在床上，給她一張很厚的毛毯，使她得到更多的溫暖。

她逐漸恢復常態，不再發抖了，不過，非常虛弱。

她鼓足了勇氣說：「這是一個高度的秘密，如果我沒有把它說出來，還向你提供有用的證物，使你相信它，我是永遠不快樂的，反之，我把一切秘密對你說知，恐怕你覺得頭上有千斤壓力，每一分鐘我都覺得苦悶，現時已經到了最後關頭，我不再考慮了，還是鼓足勇氣對你說起的好，大概你知道一個人患了癌的境況是多麼痛苦的了，特別是末期癌，更加難受，整個臉孔也變了形，分分鐘覺得痛楚，似乎有些昆虫嚙咬他的內臟，我所看見的十多個大亨，從四方八面走來，跟她聚在一起，商量怎樣把整個世界毀滅，那些人就是控制她的集團。」

「爲甚麼他們想毀滅全世界呢？」

「因爲他們自覺所有人安居樂業，除了病人之外，活得很愉快，只是他們等候死神駕臨，等於判了死刑，心有不甘，碰上了他們有財有勢，更加不甘，索性組織一個集團，進行一種滅絕人道的勾當，大量製造飛碟，在指定的一天，到處出擊，毀滅全世界！」

史巴隆心上一悚，說：「照這樣看，馬金洛夫人也是患了絕症的人了，不然的話，她決不會站在那些人的行列，同在一起工作。」

「我不知道她是否患癌，不過，我微微感覺得到，她不是患癌，而是一個狂人，她早就在丈夫死於表演魔術失手的一天發了狂，治癒之後，間歇的發作，後來，她還在瑞士的雪山居住，希望利用寒冷的氣溫治癒它，顯然辦不到，否則，她不會回到巴西來，大概那些患癌的大亨到瑞士雪山留醫，她在那一段時間結交他們，跟他們志同道合，如上所述，即使她沒有患癌，一天天的踏上了死亡的途徑，遲早要發狂而死，她也是無可救藥的了，眞是可

悲，我們活生生的人都受到患了絕症的人支配！」

她不單是這樣說，還掙扎着站起來，在隱蔽的地方找出她收藏起來的東西，包括偷拍的菲林，錄音帶以及別的證物，證實她所說這話屬實。

史巴隆越來越加相信她所說的話屬實，獲悉眞相，氣勢如山，說：「如果我是你，早已逃走了，爲甚麼你至今仍然留下來？你是否怕她把你殺掉？」

「是的，我眞的怕得要死，我看見有些人企圖永遠離開她，都是慘死的，我可以死，卻不想死得那麼慘！」

史巴隆趕快安慰她，說：「安琪兒，那是以前的事了，有我站在你的身邊，怕些甚麼？我們的命運應該連結在一起，要死，就一齊死！」

「你眞的想逃走？怎樣逃走呢？逃到甚麼地方去呢？」

「安琪兒，我們一起逃生，並非很困難的，首先，我們分別騎上了一匹乖巧的馬，向農場之外的地方疾馳，它的邊界只有木栅擋住去路，當然沒法阻止我們的，走出大城，立刻乘搭航機到歐洲去，她怎能獲悉我們的下落呢？你不必担心！」

「是的，我不再担心了，有了你，我絕無所懼！」她擺出一副小鳥依人的姿態，更加惹人憐愛。

史巴隆自管自的說：「這一次我奉命到維也納擄刦朱麗，馬金洛夫人給我二十萬美元，我只是花掉十六萬，還有四萬美元，我把它留在維也納的一個朋友手上，他叫做卡蘇，我們投靠他，他一定會給我一份工作的，即使沒有工作也不要緊，四萬美元夠我們活得三幾年了，維也納的風景眞美，我們住在那個地方，一生享福，我們的兒子也享福，希望你不要畏懼她，趁着她沒有回來，快些逃走！」

「你的意思是說，打算在今晚就逃走嗎？」

「是的，我確有此想。」

「她已經去了一週之久，說不定今晚她就回來！你一點也不怕？」

「她雖然有財有勢，兼且擁有飛碟，假如她赤手空拳的站在我的面前，無論如何，她是鬥不過我的，必要時我可以把她殺掉！時間無多，你快些準備一切！至於朱麗，她自己會照顧自己的，她們生死安危，跟我們無關，別把她放在心上！」

史巴隆終於說服她，兩人眞的鼓足勇氣當晚私奔逃亡。

他們把馬金洛夫人估計得太低了，雖然她不在場，她仍有辦法阻止農場裏面的人逃走，只是史巴隆例外。

她以爲史巴隆的思想性格以及心理反應跟她相同，決不會逃走，不知道一個人受到愛情的鼓舞，隨時發生變化，胆大妄爲，不過，史巴隆有力逃走而安琪兒沒有辦法一起私奔，也是枉然！

白幽靈跟飛碟同歸於盡

那晚史巴隆跟安琪兒一起私奔，在午夜啓程，各騎一匹駿馬，他們二人以爲很順利的逃出農場，已經是大功告成，這種想法太過樂觀了，剛巧離開「馬氏農場」十分鐘，必須跑過一條半乾濕的沼澤地區，突然發生意外，不知如何，安琪兒從馬背倒下來，大半截身體浸在又濕又膩的泥漿上面，十分狼狽。

史巴隆睹狀，大驚失色，翻身落馬，把她抱起來，認爲她極有可能發生急症，趕快抱她回到馬氏農場，放在她的床上，打電話召喚救護車，把她送到醫院急救。

她暫時沒法逃走了，史巴隆只好留下來。

兩天之後，馬金洛夫人回到巴西了，她把科學家朱洛說服，同到飛碟藏在峭壁之內的地方看過，再由朱洛在大都市購買必需的化學品，製成推動它的特種燃料，到峭壁之下，乘坐直升機進入峭壁的洞穴，把它修理，最後，飛碟能夠活動了，他們才把它從尾後那一截開始旋轉，逐步退出來。

飛碟安然無恙，她回到巴西，先把飛碟收藏起來，又把朱洛送到寶石路旁的一座精美別墅，最後，她單獨走向「馬氏農場」，看看朱洛的女兒朱麗。

她從史巴隆口中獲悉，安琪兒留在醫院內養病，叫他帶她到那邊看看，立刻申請安琪兒出院，由院方把那個病人送了回來。

馬氏農場有一座屋子，形如冬菇，上邊大，下邊細，馬金洛夫人把她放在一間怪屋，然後審問她爲甚麼私奔。

安琪兒矢口否認，馬金洛夫人說：「你不必抵賴，任何人從馬氏農場逃走，不管他們或她想走到甚麼地方去，不敢從正門逃出，也不敢在公路上面走動，一定是移開木栅往北走，該處有一截是沼澤地帶，雖然泥漿只有二三呎深，不斷以噴出沼氣，普通人呼吸了它，不過有些作悶，要是有一個人平時吃了我的毒藥，吸進了沼氣，立刻發生急症，渾身發抖，臉色蒼白，儼如大病，這種病沒法用針藥能救，只有我可以解救，不過，你先要承認這是一種過失，言盡於此了，你究竟是否蓄意跟史巴隆私奔呢？」

安琪兒不敢抵賴，默然點頭。

馬金洛夫人在盛怒之下，利用吹風機毀了怪屋的木板牆，還在下邊的一截加强了鐵絲網，不分晝夜通電，斷絕了安琪兒的飲食。

安琪兒已經是患病的了，受盡磨折，日晒雨淋，加上了沒有食物和水到肚，逼她絕食，她受不起這一連串的虐待，終於自行觸電身亡。

史巴隆看見她的嬌軀被强烈的電流燒灼至死，全身黑色，還有一股燒焦牛肉的臭味，忍不住嘔吐起來。

他敢責備馬金洛夫人嗎？當然沒有勇氣。

不過，他的心上已經湧起了一股殺機！找個機會，他私自離開馬氏農場，走向小別墅，拜訪科學家朱洛，還向朱洛說知女兒朱麗的處境，說：「我願意傾全力救出朱麗和你，不過，馬金洛夫人如果仍然活着，發覺你們父女逃走一定火遮眼，想盡辦法搜索，你們被她找到，當然是死路一條！我的處境也是如此，倒不如冒險跟她搏殺，死中求活！」

（以下轉入第63頁）

矮韋護

兩期完武俠

故事／凌波·文　可飛·圖

義風存千古　虎丘葬英魂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蘇州出了一件轟動天下的大事，著名的紳襟——前吏部文選員外郞周順昌被閹宦魏忠賢的乾兒子蘇州巡按毛一鷩誣告納賄，將他當作欽犯，由京中的錦衣衞戴熙、黃標押解進京，蘇州城五位義士顏佩韋等人一時義憤，將錦衣衞殺死，衝出了巡撫衙門，毛一鷩藉魏忠賢的勢力，要義士自首，否則屠城，五義士只好投案自首，英勇就義，顏佩韋遺下一妻一子，又被衙差丘剛垂涎顏大嫂美色，藉詞想擄走，幸小叔顏佩魯趕來，他是丐帮中人，將嫂子、侄兒救走，趕去杭州，在路上不明不白的被人截擊，被一個婦女救起，嫂子和侄兒不知去向……



那老頭子道：「哼，如果不看在老王這化兒的份上，我才不來管你的閑事！」

「不論你管不管什麼閑事，對晚輩來說，這是天大的正事，咱嫂子可憐，侄兒更是——無罪無辜！」說着說着，他哭了。眞的，顏佩魯是個性情中人，多年來，東奔西走，他從來沒將自己放在第一位，師父說得好，朝政不修，平民遭殃。如果，再有天災人禍，那麼，後果不堪設想。

本來，丐帮是不准偷盜，刼掠，現在，老人家不得不重申命令，祇要打聽屬實，祇要爲富不仁，就可暗中偷盜，以救貧窮。雖然，這不過是治標，老人家是嘆了口氣道：「比一籌莫展，坐視人死，要好得多了！」

老人家是指示計宜，刧鏢車有之，盜庫銀也幹。然後，運糧運錢的，分發各地貧民，就因爲這樣，他看到了多少人間慘事，他也看到了多少令人髮指的惡行劣跡。因此，他是一個心的撲在刼富濟貧的事情上。

但是，想不到大哥會死。而且，死得如此慷慨，驚人。雖然，他是滿懷悲憤，但是，他由心中感到驕傲。他奉命來料理家事，他見到了英雄的後裔，一個年才廿四五的寡婦，和一個才滿月多的侄子，在他心中，他們是英雄的後人，値得人們的恭敬、保護。

不料，竟然有差役來打她主意！竟然有這樣不顧民憤，不理民怨的差役，他侮辱了英雄，更褻瀆了英雄的遺族，該死！不過，他們刼富濟貧，可是，他們永不殺官，傷吏。因爲，師父說過，朝政不修，該由皇帝老兒來作主，來修正。再說，他們勢必有他們的報應。但是，這一次，他不能不違背師命，他不公然殺他們，可要他們慢慢死。因爲，他們犯了比天條更嚴重的罪，欺凌英雄的寡婦、孤兒！

不料，寡嫂、孤侄爲人所擄。不料，有人爲虎作倀，而老人，看來是他們的一黨，奸黨啊，而今——出現在自己眼前，爲什麼？自己能低聲下氣？唉！爲了嫂子、侄兒。

「小伙子，你啊，沒腦筋啊，老王他想將你收爲傳衣缽弟子，哼，老王是何等機警靈敏，你啊！你想想看，你祇會憑仗血氣之勇，能成嗎？啊！死幹活幹，錯是不太錯，但是，將條命如此的浪費了，値得嗎？你說說看，你說說看……別和我睜眼豎眉的，那沒有用的！想一想，活多一年，可做多少好事？」

顏佩魯是讓個老頭子罵了個白眼朝天，狗血淋頭。老頭子命令他睡下，他祇能睡下。命令他好好休息，三天內不准運氣吐納，顏佩魯苦笑的說了聲：「將自己當作了個廢人還不成？」

老爺子笑了，看得出老頭子是眞的由心中笑出來的，顏佩魯突然心中一酸，因爲，老頭子看來像自己師父，外冷內熱！

三天內，他可能將老爺爺的說話澈底的想了，不錯，毛爺爺有他的道理，自己實在太沒個算計。

三天後他知道，青城孽徒何君岳已爲老人交付青城門中人，押赴青城，而自己實在是做了老人的手中匕首，一刺中的，也祇有這樣，才可逼出自己心中的積鬱，體中的病根！

何君岳是取得了大內的秘笈，青城派中的眞乙玄經——這部失踪江湖垂二百年的神訣。因爲何君岳之投入魏忠賢門下，得到了進入大內的武備庫，取得爲明成祖棣運用權勢而奪得的眞乙玄經。

何君岳必需立即解決，如果稍有不愼，青城門下，將無噍類矣！也祇有借機、取巧，騙得何之信任，然後，仗顏佩魯奮力一擊——何君岳做夢也想不到，遠在江南名勝之地，文才輩出的姑蘇城，會伏着如此的能手！

一舉兩得，顏佩魯是逼出了身心之創病之根，而何君岳也爲毛全偉妙計所擒。完了，他的諾言——代青城清理了門戶。

顏佩魯不得不佩服此爲設計之愼之妙。對啊！不用腦，能成嗎？當然不行！

起身了，可是，首先令顏佩魯爲了難的是，那一身衣服，衣、帽、袍、套、鞋襪鮮明，他可不能領這個情。他是個化子，他得有化子的樣，決不能有辱師門。

總算說之再三，取來了另一套，顏佩魯啊一見就認得，那是他大哥生前的衣服啊！他不自禁的流下了淚。

「又哭了！」是此地主人，神醫仙史姬靈儀的妹子，姬靈珊的語聲。

「是，我哭了！」顏佩魯毫不畏縮的應着。

「爲什麼？」

「睹物思人！」然後，顏佩魯是說着自己的大哥，他是多麼的關顧自己的弟妹！可憐的是，他無法保護他們！窮、而且鯁直的大哥是祇知道自己不吃，可不願做一件犯法的勾當。他有武藝，他不願到木拳頭行——打手行——去做打手、保鏢、護院，他說，這些是爲虎作倀，欺壓平民的下流胚子！

他寧可做機房織工，他寧可受人苛剝、削奪。他不會欺侮兄弟姊妹，伯伯叔叔，他可以量入爲出，他可以自己少吃或不吃的帮助窮人，最後，他可以不考慮自己家人的以後，他去死——

他受盡酷刑，但是，他不甘心受贓官的指使，而牽攀好人，以遂奸官心願——毛一鷩是有心屠城，發大財，他慷慨的去死——

「大哥死得慘……我見了大哥的衣服，我能不哭？」

靈珊是怔怔聽着，看來，她是聽得出了神，並且，自然而然的說着：「我有這樣個哥哥有多好！」

「可是，他死了——」

「死了比活着的人更好啊！」

「我——非得殺了他——」

「殺誰？」

「毛一鷩！那個萬惡的贓官！」

「不可——」是毛爺爺的語聲，越說越急的走了進來！

「爲什麼？」

「因爲，他是我的族侄！」毛爺爺難堪的回答。

常言道得好啊！「樹大有枯枝，族大有敗兒。」毛一鷩這個犬彘不食的畜生，竟然有個如此受人欽佩的伯伯。顏佩魯是無言可對。就算毛爺爺眼中有淚，他當然不能了解我心中的悲憤。不過，再回過頭來想一想，自己又何嘗能了解老人的心中思維？自己說，一定要殺，憑老前輩的爲人，總不會先殺了自己。他更不至於會自認：「包庇惡徒。」可是，殺了之後又如何？

「小三三，我不會令你失望，老頭子一生爲人，剛强好勝，決不違背江湖道義，更不能護短失理。老王說得好，這些贓官汚吏，全是朝政不修的寄生物，有朝一日，他們會自食其果——小三三，舍侄之

罪，擢髮難數，即使幸逃朝誅，我也不會讓他安渡天年——」

好，話已說到如此地步，那麼，顏佩魯如果再固執己見，未免太過份了，他衹能冷冷的運用淚眼頂住了老人。突然，又聽見步聲响動，他倏的一凜，一個美貌少婦抱了個小兒進來了。起先他還當是主人——看一看清，是大嫂！她安全無恙——

「大嫂！」他稱呼人的語聲也有些顫抖了。

顏氏大娘可有些靦覥之感。她是有些難堪……她更有些不自然，來的，佩魯可有些奇怪了，嫂子幹什麼來啦？

靈珊與毛爺爺可走了，他們相信，叔嫂會面，也可算是刦後餘生吧，總該有些話說的……所以，讓他們談個暢快。可是，顏氏大娘是急急地說：「三弟，你看，這算個什麼啊……我……我可讓她們把我打扮成了個泥娃娃了！」

啊，嫂子不慣飾衣玉食，是的，我們一門，生於窮巷，長於陋室，所見的是窮人，所吃的也是賤食，實在不慣於這種打扮。

「可以換的。」

「不，我們該走了……」大娘在催促着。

「嗯，是該走了。」

× × ×

在朝廷是越來越不像話，但是，那些狗官却越來越跳蕩。一個沒雉巴的太監，竟然是九千歲。全國遍地，除了越加向其貢奉贓物外，也不知那一個忘八蛋，下流到了如斯地步，造生祠，蘇州的民變，可大部份讓這座普惠什麼祠引起，現在，可是越造越多，也越造越浩大……窮奇極巧，金碧輝煌，一祠之費，億萬之數，在所不惜。可憐的是，奈小民何？

在運河邊的黃家壩今天却來了三號大官船。船伕子是官府的拉差？他們非但沒有分文取得，還得好酒好肉招呼他們——尚幸，這一次，他們的船上有暗鏢。這些達官老爺可通人情，尤其是那個大鏢頭；天龍劍客張仁慈。他出手闊，並且，生就一張笑臉，令那個船伕子得了不少好處，還有一副令船伕子衷心感激的是：老大的媳婦，及女兒，免受不少嚕嗦……

本來，一過黃家壩轉入臨清集，就可以走旱路，現在，他們是逼得由水路入京，爲什麼？張鏢頭已看出了，旱路上面不太平。還有，得到飛鴿傳書，沿途有十三家黑道上朋友，看上了這一枝鏢。

鏢是官府中人托保，本來，他是根本不想保的，不想，窮不與富鬥，而富不與官鬥，自己就算是地方上的有頭有臉人物，那想得到，不爭氣的兒子，與人在妓院中爭風呷醋，出手打傷了衙門中文案劉書辦的兄弟，唉！就這一件事，幾乎將間鏢局子就此關門。

本來，關門還不能算完，常言道：「滅門縣令」。縣太爺極可能將自己來個兜底翻，幸仗有人出面和解，好，保了這趟鏢，不保也不成——」

自己當然知道，贓官的東西，又是孝敬魏忠賢及其手下的，爲人刦走！天公地道。可惜，自己是打煞在夾牆中，不得不保，而又不得不與江湖朋友翻了臉。無可奈何走一趟，他希望平安無事保此一次，以後他是打定了主意，下招牌，除鏢旗，不幹了。

張仁慧是打的如意算盤。明知道，他是打不通，爲了兒子，他不得不勉爲其難，還有，他希望江湖朋友能原諒他的不得已。

「外面傳來了喝罵聲，也傳來了哀叫聲——張仁慧是苦笑了笑，自言自語道：「憑這批狐假虎威的畜生，那會不引起江湖英雄們的不平？」

打人聲越來越急越雜，哀叫聲自然而然的越苦越悽。張仁慧是忍不住了，他是步出船艙，看見岸邊一大堆人，他不得不竄身離船，到了岸上，排開衆人，這可令他越發的忍不住了。

「虎爺，昌爺，幹什麼啊，唉，打這樣一個瘦小的化子，算個什麼，圖個什麼啊。」

「圖個手過癮，圖個心喜歡！」

「虎爺，這可不太好啊，咱們——唉，總算是一只船上人，走風蹈浪的，別太招惹是非，再說這個小化子，又能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冒犯了你的！」

另一個大概是這個昌爺的叫聲道：「你看，你看，嶄新的官紗大褂，他娘的，讓他五個手爪印！」

噢！再看一看清，每人的官紗大褂上，全有個清清楚楚的手印在，分明是那個化子的！

其實，兩個狗頭並不惱恨官紗，氣的是讓這小化子一阻一攔，好，兩個姣娘不見了。斷了他們的艷福，試問兩個狗頭能有個好氣，平常，張總鏢頭的說話，他倆總得聽幾成，今天是淫火勾引起的邪火，可不能如此輕易罷休。揚掌再打，可憐，小化子嚇得向張仁慧身後左右亂躱亂藏。鬧得他自己的長袍也盡是污手印。

再三勸阻，再四好說，總算將二人的邪火壓住了。兩人給張仁慧勸進了船艙。該死，又聽見那嬌滴滴的聲音是那兩個女的……呃，在勸住那個化子的哭，柔言的說着好聽的說話，小化子是千謝萬謝，一步一踉蹌的走了。不過，兩位美姣娘可讓兩個錦衣衞老爺阻住了。

兩個女的是笑，看來她們祇懂得笑——不過，漸漸的，漸漸的，兩個錦衣衞——耿如虎，孫繼昌有些不對勁了。好像兩個女的媚眼中，別有一股光芒，是這樣的冷，冷中還帶着七分狠。

不對，兩位老爺胸中作悶。咦！手不聽話了，想指人，手指該伸的伸不出，該作拳的，握不成。那會這樣的？咦！更不對了，人，倦啊，還有，口——喉間有股冷意堵住了開不得口？說不出話。什麼？撞了鬼？可是，耳邊却傳來了張總鏢頭的呼喝聲——眼前一個身形閃過，兩人明白是張仁慧，幹什麼？可惜，兩人可沒法再干涉了，因爲，他倆得躺下了。

至於張總鏢頭子又如何？他是展開身法，其行如飛，向小化子走的路撲去，很快，他看見小化子的跌撞踉蹌身形……他不禁一凜，看他身形步法，不像啊，難道自己看走了眼？自己料事料錯了？不會啊，沒人近過自己的身！除了那個小化子？不是他將自己的獨門暗器，七煞蓮盜走，

又是那一個？

但是，小化子挨打後的步法，他的身形，決不至於是個會家啊……這件事……他不能半途而廢，他只得將小化子叫住！小化子是抖抖戰戰的讓自己搜了身，有幾次，他將用重手陰動殺了他，可是，他到底是個名門正派的人，他不能濫殺無辜，他忍住了。

他再三仔細的看着小化子，眼中無神，身無暗勁，唉，自己看錯了，他取了幾十個制錢，放在小化子的手中，快快然，他回到了船中。其時，蔡老大已偕同媳婦，女兒買辦歸來，準備開船了。

「且慢！」張仁慧突然看了兩位錦衣衞老爺的面色，再聽到了他倆的呻吟，他是大叫一聲：「想不到卅年老娘，倒綳在孩兒的手中。」

爲什麼？原來，耿如虎及孫繼昌的傷勢已給了他一個極明確的答案，兩人分明爲江湖上的難得一見的神功罡氣所毀。兩人剛才打的小化子，身懷罡氣……那麼！唉！自己一生行南走北，見多識廣，那會看不出他的來歷？

還有一件奇事啊！那會通身搜不出個所以然來。不錯，自己的暗器七煞蓮，善破罡氣……那麼——張老的冷汗開始流了下來，看來，旱路有人看中，自己的鏢，水路上，又何嘗太平了。

至多三日，他們會下手了。

兩個人還在叫天呼地，誰能管得了……事實也無法可管。唉，古語說得有理啊，「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他們是自作孽啊……

立即叫來了自己手下的，四個得力助手，林英，鄺尙，江興，余天河。說明了剛才發生的事，希望他們能小心在意，事情已逼近眉梢，看來，對手決非易與，自己是受人之託，必需忠人之事，而四位是與張某同生共死的好兄弟，如果：不願淌這渾水大可一去了之。張仁慧又再長嘆了一聲道：「當然，他們——那批貪官汚吏，那些狗腿狐爪，實在令人痛恨，不過，誰叫我那不肖兒子——」

余天河是沉痛地說：「老大哥，本來，我們是眞不願走這一次鏢啊！可誰叫咱們有交情，說句實在話，咱們是有心來陪葬的啊！」

啊，他們四人是陪葬？

林英是笑了笑道：「老大哥，我是一上船就看出來，這一次鏢，不會太平無事！尤其是令郎！」

「我兒如何？」

「唉！他在糊弄你……說不定，他已進了京，說不定，他也與什麼九千歲，八千歲的勾結上了！」

張仁慧到底是個老江湖啊，他可以讓你作弄一時，可決不能給你糊弄一輩子。不錯，他想起了兒子的一言一動；平時，因爲，總究是自己的孩子，難免有了種呵護之心，祇要稍作冷靜之思考，他是立即有所醒悟。

這枝鏢是個正派人，那怕坐收十萬九千七的保銀，也不會放手去接。實在，保的鏢太臭了，江湖人不能連個社會民意也不顧。

兒子貪慕虛榮，兒子官迷心竅，兒子是故意打架，逼自己上吊——張仁慧幾乎氣得黑了眼，家門不幸……出此不肖的子孫……。

現在，欲罷則不能了啊！因爲，江湖上信義爲先，你可以不接不理，如果你答應了，那麼，即使是千斤萬担，你也得挑了去，決不能把出了口的吞回去！

事到如今，林、鄺、江、余四個人算是交了個底。江湖朋友不必多言無謂，現在，準備全力，向前闖。

半夜時分，張仁慧是坐在艙中，一燈螢螢，可又加上了一聲一聲的呻吟，慘叫，平添了不少的陰森氣氛。他不禁長嘆一聲，想自己一生仗義，不料，臨老了，非但得倒個大霉，看來還得身敗名裂，老人幾乎想橫劍自刎。突然，他聽得一聲低嘆，依稀在船窗外！他是雙掌一迸勁，窗戶立被震脫，張老是藝高人胆大，毫不在意的，將身竄出，一個倒翻身，人已在船篷之上。船在走啊！前頭是兩個撐船人，而四外是風，江風吹動河水，嘩嘩有聲，再一看左首，是四個手下的船，右首是衙門中的差役船，自己與耿、孫兩人一船，算自己出手快，身法快，那會一無踪跡可尋……分明，在左首的船舷上……但是！莫非下了水。想到這裏，陡的一驚，如果賊在江中，那怎辦？

江面傳來了拍手聲，黑夜中，分外清晰。咦，前面來了一只小船，一人一槳，不過，這一面帆，白得閃光。上面影綽綽的畫着一隻血掌印……。

前面的撐船老大在叫：「五魁帮，五魁帮！」

風聲中又傳來了一聲嬌俏的笑聲：「龍鯉帮主，你也裝得太過份了吧。」

張仁慧一聽五魁帮，再看了看那隻血手印，已經叫不迭的苦，可是再說出個龍鯉帮來，他不禁搖了頭，單祇二個帮會，自己已無法可抵擋，所謂「天下一河一長江，全憑龍鯉五魁帮。翻江倒海四十七，有殺無賠通統吃！」現在這兩個威震天下水路的兩個大帮會來了，五魁帮是隻小船，龍鯉帮呢。

「哈哈哈，小簡，是你啊！」

「陸老爺子，你好啊！」

張仁慧更加說不出話來，什麼？這個船長老大是龍鯉帮的老大？那我可以去死了，自命爲識見高人一等的名鏢頭，坐上了如此河海大豪的船上，有眼無珠不在說他，還代他們强出頭，還……唉，自己眞該羞死……還有什顏面保鏢？老張可眞想到死了！

「咱大哥問候您老，還有，交給你一件東西……唉，這，也眞得算件東西……您老轉交老張吧！」

一條狹長的黑影，似支箭般的投來，陸老大是笑聲多謝，也不見他有何動作，而旁邊的女子——他女兒已隨手一横竹篙，一點，一壓，這個狹長包袱已平平穩穩的落在船頭，好俊的手法。

張仁慧幾乎愧煞。自己憑仗天龍劍、六合功，七煞針而威震江湖。數十年來，傲視同儕，就算自己一再告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過，內心深處，也未免沾沾自喜，以爲自己之功力的確有過人之處。可是；今天一天就看見了三個；一個化

子，一個五魁帮的女子，還有一個！一直在自己身邊的船家女子。看來，他們的功力，除了年份沒自己久長之外，其他，唉，眞是難以說出個高低來。即使如此，自己也已落了個下風！因爲，人家有爲而來，自己却毫無所知！

「唉！把我的船弄成了這個樣子，眞是作孽啊！好在這幾天是風平浪靜，也不至於有大風暴雨，否則，你們不就天天得着了雨衣水靠過日子？」

是那個陸老大。現在，當他的身份有所揭露後，他的作狀裝假的語調，令人聽來，簡直是在譏諷他。每個字就如支箭，向他不斷射來。

「陸帮主……」張仁慧實在想不出個說詞來。

「幾時聽說過帮主親自駕船的？張大鏢頭，別張大了口，說不上句話來啊！眞——唉！這個布包，你也該看出來，是個人……這個人，與你大有關連，你收下來吧！」

是人，與自己有關係！誰？打開一看，不由令張仁慧面色大變，此人非別；自己的寶貝兒子張元爵。

再看一看清，兒子渾身軟綿綿，雖說週身無傷，分明，他是爲人用重手震了週身的經脈……突然，他又想到了那個小化子。

雖說兒子是罪有應得，雖說兒子爲人不齒，可是，總是自己的兒子啊！張仁慧難免心痛，但是，元爵一見了自己的老子，嘶聲嘶氣的說道：「殺了我……爹……殺……了……」他連一句整話也說不出，昏了過去。分明，孩子心靈、身體俱已受了重傷。

張仁慧是哈哈一笑，沉着的對兒子說道：「也好，天報應！」

「你不心痛！」陸老大在一邊呢！

「此子甘居下流！張門祖先全蒙受其恥。死，我不足惜。活，反而令我爲難！如此報應，已是代我張家積德，我何心痛之有？」

說得慷慨磊落，兩眼神光烱烱，果然是個老江湖，果然是個江湖英雄，提得起，放得下。

「可是，我清楚你啊，單傳一子，如果他有個三長兩短，七頭八脚的，老爺子，你可得絕了後啊！」

「張某一生奔走江湖，也不知絕了幾多人之後，如今，哈哈——」他不禁苦笑了：「人絕我後，天公地道……」

「不想個辦法？」

唉！話中有因啊！不過，這樣無耻，可惡之徒，他還能有什麼好後代！與其貽禍於人，倒不如乾脆絕後。慘淡的燈光下，又傳來了耿、孫兩位的慘叫聲，他突有所悟的對陸老大道：「陸爺，算我走了眼，也算我多管閑事……其實，我自顧之不暇，我——」邊說，他已卸了長袍，在腰帶中取出一個紅錦包。面色凄然對陸老大道：「拿去！」

「什麼東西？一百〇八顆珍珠——你保的暗鏢？哈哈哈」老人笑得挺大聲：「又看錯了人頭啦！」

什麼，又看錯了，老實說，你們借名而來，伴住自己，所爲何來？你們不是爲了刦鏢？你們難道貪好玩！不對！一定是爲了這支鏢！

「如果我們想刦鏢，我們會受這兩個狗奴才，奴下僕的欺凌？如果我們要刦鏢，還能等到今朝？告訴你，我們是代你保這枝鏢！」

「啊！你們是京中派來！」

「我們會做那權門的走狗？好，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是有爲而來，如果不是前來報恩，那麼，即使不願刦你的鏢，也不會千里迢迢的，陪你走這一遭！而且，早已有人，向你出了手！你能那麼平安無事！張鏢頭，在十年前，你救過個病婦！你那時你夫人尚未去世，全仗你倆，才算將她從鬼門關邊拖了回來，她，就是我妹子！我老陸唯一的妹子。好吧，也不必多說其他，她是活下來了，我們可就欠了你一筆難以清還的債！我們發假訊，要你走水路，就是憑仗我們多年來的佈置，江面上的交情，希望將你護送到京，如果不是爲了這個，我們能做沒鷄巴的狗頭護院的嗎？」

突然，冷冷的笑聲，傳入了兩人的耳朶。而又一聲慘叱聲傳來，陸老大立即面色微變，身形動，人是宛若背後裝了强力牽引機般的，倒退出去——好功夫！張仁慧是不敢怠慢，循踪追出。而出艙一看，四週依然一團黑，老人却已立在船頭，與那個女子低聲說話！

遠處又有一只小船，似飛的向前投去！分明，這只船上，有他的對頭在！

陸老大現在手上拿了張紙條，借天際一點星光，看得出上面寫了「我們偏要從你們手中取物，黃泥渡口再見！」

黃泥渡是比較荒凉的所在，並且，水面較淺！勢必要用人背牽搶灘！陸老大是心中盤算，說實在話，運河兩岸的背牽夫，不論官私，全有他的手足在。如果在這個地方下手，除非他們調遣大隊人馬——當然，來人決非弱者，也不會無的放矢，自己在大江黃河的勢力，他們不會不有所明白。擺明了陣仗，註明了地點！他們如果沒點把握，敢如此放肆？

一直來，龍鯉帮是水面上一霸，人多勢衆，更是人材輩出，其中大有能手在。多年來，根本沒人敢正面向他們打個馬虎，或出些個花樣。而今，爲了張仁慧，竟然有人找上了門！是誰？說實話，天下武林，有那一門、那一派，敢來結下這個樑子？

陸老大撚鬚不語。

他的媳婦可突來的一句說話，令老人驚醒了：「小妹呢——」是啊，自己的女兒呢？奇怪！她最喜歡打架，湊熱鬧，今夜，她那會這樣冷靜！出了事！老大立即有了個嘀咕。

果然，他的小女兒，人稱玉面飛魚的陸秀秀不見了。老人是哈哈一笑道：「來人好身手！上船、探詢、出手、掠人、投書、然後擄人下船，揚帆而去——一氣呵成。好，何況，他擄走的又是個刺兒頭？我佩服他們——」陸老大是在長他人志氣？不，這是老大的由衷之語。

可是他媳婦冷魂槊阮玉瑛別有見解：「可能是五魁帮在暗中搗鬼……」老人突然雙眉微皺，他是另有所悟，然後哈哈一

笑，道：「好！龍鯉帮爲了朋友，倒了也值！」

那能爲了自己，而毀了龍鯉帮？張仁慧是甘心情願，將這支紅鏢交給來人，反正，他是不配保這支鏢，也不該保這支鏢的啊！兒子犯了事，兒子串謀外人，引老子入彀，憑這一點，他就該放棄。即使倒了鏢局子，傾家蕩產，自己是活該，何必連累好朋友？

張仁慧是打定了主意。

可是，陸老大的女兒又如何？她現在可是又愧又恨，因爲，她爲人暗算而中了招。她是從來沒吃過人虧，就是讓兩個錦衣衞，也不過弄得她敢怒而不敢言而已，如今有人出手代她嚴懲了兩個狗腿，她心中可挺高興，也更希望見見那個用內家罡氣傷人於無形的高手！

嗨！來了五魁帮。又是拋人上船啊，老子與張鏢頭的說話啊，眞不耐煩。有勁風聲，她剛想出手，前面却傳來了大嫂的呼叱聲，她就祇一個怔神時間，嘿，對不起，背心一麻，兩人已爲對頭抱了就跳！她羞憤交迸，想叫叫不出聲……想動，也不能動！半晌，再聞水波撥浪聲中，她發現爲人扣在小船上！她眞恨不能一頭撞死了事。

眼前有一張嘻皮笑臉的女娃子面，她更難受了。什麼？出手偷襲自己的是她！

「是我！姊姊，別生氣，我是有事求你來啦！」

簡直是放他娘的屁！求人！偷襲得手，還講便宜話，這口氣你能忍不能？求人有這樣個求法！陸秀秀可是下了個心腸，好妹子，稍停有機會，咱們打一架瞧瞧！

「唉，我們可眞怕大動干戈啊！不過，不取走那一百單八顆珍珠，小魯哥他是心不死，他不肯善干罷休，本來，我們有把握手到拿來，就是你爹——還有——」

「珊妹，別多說，到了……」也是個女的在說話！阻住了那珊妹的說話。微微一响，船已靠岸，秀姑娘爲人携上了岸，走啊走的！秀姑娘在運氣通穴，耳邊却傳來了珊妹的語聲，又是心、腰幾個穴道一麻，她又加了幾指，秀秀幾乎氣得翻了白眼！

「三三即使爲此得罪了天下英雄，我也得幹！」

「有志氣，但是，老頭子認爲犯不着啊！當然，我是不能太過份壓制你，唉，死的已經死了……」

「在我心目中，我大哥永遠沒死！他的人頭，他的屍體，在我眼前，老前輩，毛爺爺，我不是爲錢，我是要那些貪官汚吏心痛。我也要令魏忠賢不安。人心不服，他們假借皇命，他們濫殺無辜。他們可以殺人，可斬不斷正直之心，浩然之氣……大哥——我大哥……」他哭了。

秀秀可有些怔住了，奇怪，爲什麼？這幾句平平無奇的說話，會令她如此激動。尤其是那一句：「即使爲此而得罪了天下英雄，我也想幹！」多有氣魄，多有力量！嗯，看來，此人定是個頂天立地，風流倜儻的大英雄。

可惜自己中了那個賊女娃的暗算，否則，我可眞的要結交結交這位好朋友！

「是珊兒嗎？請來了沒有？」老人在詢問着，請人，請那一個？那個可惡的珊兒在笑。並且，將自己挾進了個破屋子中。屋中有不太光亮的油燈，不過，秀秀眼光敏銳，因此，她可以看到一個老頭兒，還有一個化子……呃，幹嘛？說話有力的是個小化子？

唉，她看出來了，這個小化子就是用罡氣外爍內震，而令兩個狗腿子經脈錯亂的人！是他！她不禁又看一眼，平平無奇的臉，還有，一對神色憂鬱的眼！滿臉風塵，不過，奇怪，越看，越發覺這張臉與衆不同，正氣、挺拔。雖說他的身材看來不太高，可就是配得好。她……看得呆住了，根本沒想到，她早已爲人解了穴。

「是陸家三小姐！得罪了！」

嗨，多難爲情，讓人看到自己這樣個尷尬。這個丫頭眞該死！她，咦，能行動了，她立即一個翻身，起來了。可不與化子打招呼瞎敷衍，她得找人打架！對，出來，你個可惡的女娃子——

但是，小化子却阻住了秀秀！他是在代那個小姑娘陪禮呢？嗨，秀秀可不知從那裏來的邪氣，你帮那個小丫頭？我偏不答應！其實，這是爲什麼？秀秀自己也說不上來！祇是覺得，小丫頭不該受化子的重視，如此而已。

「久聞三小姐爲人聰明，識大體，那會如此的毫不講理！」化子言中有些火！

「我就是毫不講理！」秀秀也豁出去了！

化子突然窒住了！半晌，他低下了頭才道：「是我的不是，引得三小姐你生氣了。」

奇怪，就這樣一個空間，將個秀秀眞魂引入了竅般的，再看見化子如此模樣，可就不知爲什麼，她有些心痛！

「是我毫不講理了！」

一樣一句蠻不講理。前一句是鬥氣，這一句分明是認錯了，她說：「你——貴姓——」

「顏！」化子說着，眼中莫名其妙的滿含淚水！

秀秀却突的心有所明！你說你大哥，你說得如此感情充溢！你是顏佩韋的兄弟？顏佩魯……爹正是飛船通訊，親身趕赴蘇州，希望將他反牢刦獄……

但是，帮中長老，玄機先生再三說明，顏佩韋不是一般的英雄，他是爲蘇州全城的善良人士請命，他們犧牲自己，是解救滿城士紳平民！不死，不了案，不死，不可避免落入奸官的手段，然後來個屠城，玉石俱焚。

老人是停了手。但是，他依然殺了十五個惡兵丁，那些借事生非，姦淫燒刦的兵痞子！然後，忍淚離城！

「你是顏大爺的弟弟！」

「是，是，我是我那英雄大哥的不肖兄弟！」

什麼不肖？你！

顏佩魯說着自己的無用，不能保護嫂嫂、侄子，却沒來由的愛管閑事，好打不平……

姑娘可恨自己的老子了。哼，你那會不去照顧英雄的後人的？如果你去了，顏大嫂那會受這種窩囊氣？

「三小姐！」

「別罵我了——大哥！不，你也是老三，好，我叫你一聲三哥！你大可叫我秀秀，或者——」

「好，我也不客氣了，我……唉，有事求你啊！祇有你才可請走那些牽夫！也祇有你！可就讓你父少了帮手。當然，我是强人所難。其實，我不希望五魁帮趁虛而入。我是祇求令尊，不牽入這個漩渦中去……」

「即使爲此得罪了天下英雄？」三小姐爽然的大笑起來。

× × ×

黃泥渡水靜河飛，這可令陸老大心神難平！

越是這樣，就越是可怕。奇怪的是，自己的弟兄呢，那會一個也不見了。難道出了事？

前面水草叢生處中，傳來了一陣嗚嗚聲。一隻小船出現了，那個小姑娘已露了面。五魁帮也來湊熱鬧，還有，他是不是一個路上人？目前是不能計算得太多，反正是走一步看一步—此地跌倒的，此地爬起來。老大已有了個決斷，今天如果有所失落，好，就得在此找回場面。

「陸帮主，眞正不好意思，我又來了啊？」

「方家賢侄女，看來，正是你的主意吧！」

「哈哈，老爺子眞的神目如電，我一個小女孩子家，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來招惹您老啊！」邊說邊拍玉掌，三聲响動，四面吶喊聲中，看來，五魁帮他們是傾巢而出。

「老爺子，方祥拜見老爺子！看來，今天，侄子們是佔了人多勢衆的便宜了。你老爺子瞧着辦吧！」

陸老大——龍門躍鯉陸唯一面色變了。看情形，他們不是刦鏢那麼簡單，他們要謀自己的路！此地人影不見一個，嘿嘿，焉知不是他們攔途出手，也是來個人多欺人少的解決了。自己一生謹愼，不料今日却倒翻在這個小小地方——黃泥渡口。

「老爺子，別再等啦，你們的弟兄，全讓你女兒吊走了，咭咭咭。」這女子笑得挺可惡。不過，老人却聽說女兒在抽他的後腿時，他幾乎氣得昏過去。還有什麼臉面在江湖上走，還有什麼臉面數說別人的兒子不肖——

「小心，」是媳婦的說話聲，而那面已有幾條人影竄上來。一個是白袍老人！一個是蘇衣漢子，還有一個全身水靠的壯漢，三個人圍攻陸老大。可是，天龍劍客張仁慧是長劍抖動，首先出手阻住了三人的進攻。好，張仁慧不愧爲天下有名的劍客，但見他長劍抖動，劍光如虹，指東打西，劍挾六合玄煞，將三個五魁高手，阻在劍光陣外。

四面一片殺聲，張仁慧之手下四鏢師，已爲五魁帮衆，圍了個密不通風！

五魁帮小一輩的好手，鴛鴦拐方祥，鳳尾鎲方曼，却在似譏諷，似勸解的說着風凉話。誰也看得出，他倆是在尋隙覓縫，突的插一手，略現即退，可是，明明已現敗象的，爲他們的打岔，立即均衡局面。當然，他們是別有所待，並且他們更不是刦鏢，或者殺人放火那麼簡單，他們別有企圖，陸唯一是長嘆一聲，明白他們是看中了自己。

人多欺人少，就算陸老之媳婦也出了手，可惜她的奇門兵刄冷魂槊，祇可自保。現在，在方氏兄妹的指揮下，又添了三個好手。好，她是再難取得個便宜，尤其是後來的兩個乃是五魁帮最近加入的好手，巨靈門下的黑白雙神將。每人手中的七十三斤龍雀斧，就將陸之媳婦冷魂槊逼得施展不靈了。

哈哈，一陣狂笑聲中，張仁慧突的要求停戰。後面又傳來了一聲悠長的哨子聲，方氏兄妹是手執令旗一招一展，好！暫停片刻。

張仁慧是鬚髮戟張的解下了腰際彎帶道：「想你們是爲了這一百單八顆明珠而來……」

「不見得！」人羣中有這樣一句陰惻惻的語聲。

張仁慧不禁面色微變，什麼？刦鏢難道眞的是黑手血印！非得殺人不可？

「可是，我是爲此而來……」又一聲清脆語聲在人羣中傳出，這一來，三方面全打了個突。

莫名其妙的，一對巨靈是爲人擲下了河！一陣騷動中，祇見一條人影在人堆中，此去彼來的，東穿西插。「咦啊」聲中，一個個被拳打脚踏的下了水。岸上傳來個老人聲音：「三三，好一個韋護降魔分光掌啊！」

衆人眼前一停，祇見個小化子站在張仁慧之面前，他們是做夢也想不到，人，有如此輕靈快捷的手法。更想不出，這個貌不驚人的化子，他是憑仗些什麼？一出手，就令十幾個湖海豪客，中招，脫手——兵刄脫手！然後被摔、踢下了水！

尤其是兩個巨靈，他們手中的巨斧，一般人還拿不動……不對——金光耀眼中，兩柄巨斧，帶起了兩股勁風，分擲方氏兄妹的座船！唰唰二聲，嘎嘎聲中，兩根船桅爲巨斧由中砍斷。而兩面風帆也不可避免的，跟了斷桅倒了下來。這可是犯了江面上的大規，殺人可以，可不能砍折帮旗啊！陸老大剛想出口，而方氏兄妹早已飛身而上。一個鴛鴦拐，一個鳳尾鎲，兩種絕跡江湖數十年的武林七煞譜中有名兵刄出了手。

鴛鴦拐是上、中、下三盤均可照呼敵方的兵刄。方祥是精通鴛鴦卅六式，即上十二，中十二，下十二。拐法展開，就如一條墨龍，滾滾翻翻的，或上或下，間中來個盤打中腰。何況；其妹的鳳尾鎲是靜似處子，動如摩天……青鳳十八，招招飛天，以上壓下，摟頭壓頂，更可怖的是，勁力所罩，週圍三丈內，不是爲勁風所罩，就是爲其神招所尅。兩人一配一合，越發威力無窮，旁人可有不少人是看得呆了。也有不少人是明白，今日，方氏兄妹是眞正的發了火，否則，決不會由二個對付一個。

奇就奇在這個貌不驚人的化子。在如此緊鎖密扣的神兵利招下，他是舉重若輕，他是斯文鎭靜，憑仗一對肉掌，點、撥、彈、挑、劈、削、打……嗨，就如見了鬼一樣的，將兩個人的兵刄，幾次爲其險乎借力引力的，反扣了自己！

小化子的掌力簡直是令人嘆爲觀止：不，更可怕的是；他那分光法，說穿了，就是在如此繁密的招式下，他能一點，一挑，就如將對方的出招中岔。並且，在其引力之下，將對方的招勁化了，反爲其用，還扣己身。方氏兄妹幾時遇見過如此的强有力的出手的？不由心神俱震！

這就是一直走順風的不是了。方氏兄妹出道早，而從未走過下風。所以，他們看世事未免太便當。再加連闖幾關，連威震南中的巨靈門，也爲兩人打敗收服。故而，越發看得江湖太小了。今日之看中了龍鯉門，總以爲憑仗自己統率的巨靈雙神，岷山三英，還有自己帮中的幾個堂主，加上龍鯉門是離巢遠出，還不是一舉成功麼！

可來了這樣個小化子。當然，兩人不是一無所知，一出手，就已看出，來人的身手不凡，當其出手揮穴，奪斧，又加他乘機的來個疾雷不及掩耳的快打慢，將在場人，在一個錯愕時間，令他們全中了暗算，即使是暗算，這份功力，也實是令人咋舌。

總以爲自己兩人夾攻，定可取得便宜。不料，事實大爲離題。兩人反而越打越受制，漸漸的，兩人有了處處受阻，招招被扣之象。心怯了，唉，其實是兩人心怯在先，這才有了越形可怖的感受。

化子是冷冷的說着：「我與兩位並無仇怨，再說，我也不想插手在江湖火併事件中，我希望各罷兵刄！」

火併！哼，看來化子是十分了解自己的心意啊，可是事已如此，若不拚個明白，這可是鞋子不着，落了個樣，羊肉不吃惹來了一身騷，犯不着！拚——

一聲極怪，極難聽的笑聲傳來：「祥兒，曼兒停手……」

各人看見了在河面又一隻大船過來，而左右又傳來哄然聲，夾岸是兩隊刀手！陸老大一看，分明是自己的手下，那帮牽夫……再一看後面，也來了一批船隊，隊前桅上，高掛一面黃底黑繡的魚躍龍門。正是自己的船隊。他們那裏來的？是秀秀，這個淘氣鬼——

可是，大船上却有了語聲：「原來是你！」一個老婦聲。

「前輩是誰？」

「小俠正是貴人多忘事，你在富春打的不平，救了我，忘了我老太婆了。」

顏佩魯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自己爲了一個老婦，與當地惡霸打了起來。老婦是莫名其妙的中了箭，老婦可憐啊，死命的抱住個布袋。他發了狠，他打傷了七個人——又爲了老婦，奔東走西，那想到，是她——

「我老太婆是日夜記念你，唉，當我知道，你爲了我，幾乎累死了令嫂、令侄，老太婆眞想死！好在吉人天相，總算是沒事，可我老太婆是永不會忘記你。小俠！陸老大，今天，看在小俠的份上，咱們罷戰，眞，我可是看不起你，也會做了閹黨的走狗。祥兒、曼兒，咱們走！以後，見到顏小俠，即刻讓道……」

四面哨响，船是極快的划入了長草叢中。一瞬時，風平浪靜。一瞬時，祇剩下了老大的龍鯉帮……陸唯一是心中明白，他們，根本是看在小化子的份上。

秀秀是依在化子身邊，轟的一震，什麼？這個丫頭蠻孩子看上了小化子。老頭子不禁替小化子難過了，爲什麼？唉，自己孩子自己知，這個女孩子，誰讓她相中了，算他祖上沒積德！再看看小化子，別有一股英爽之氣，但是，孩子啊！化子，你一輩子有得苦吃了。

張仁慧是沉聲說道：「小俠，恕我老眼昏花！我—認輸了——這一百單八顆珍珠，你拿去吧！」

老江湖不愧爲老江湖，他是明白，如今，陸老大也是受人之庇護，他是再不能爲自己出頭。放漂亮些，反正，自己見了不肖的兒子，早已心灰意懶。何况，小化子分明是個有心人，自己爲這種人打官司，傾家蕩產，值得。因此，他是大方的取了那條彎帶……

「不行！」老大還是開了口，薑是老的辣，他不能一再的失了河海的豪氣。又道：「顏小俠，老頭子何嘗沒看走了眼，好吧，這一百單八顆珍珠，是個有價物，老夫……」

「爹……」秀秀姑娘狠狠的看住了父親！意思是，你還管這些個閑事！

「陸老帮主，是的，你說的對，珍珠有價，仁義無價啊？好，看在你的份上，我，不再下手。但是，我——」顏佩魯是聲音哽咽了——

「三哥，你——什麼了？」

「我——沒事……」

「又想起了你的大哥了……」

「我幾時又忘記過我大哥了——」

「三哥——」秀秀是萬分愛憐的看着顏佩魯。這個一身英風傲骨的小輩英俠。「沒人會忘記你大哥的，他死得值！天，總得有眼睛！三哥，你哭……」

「不，我不會哭——」

「三三！」岸上有人叫他！佩魯一聽聲音：「大嫂！」雙手一恭，然後身形似飛的，倒躍上岸，岸邊停着一輛大車，駕車的是個女娃子。秀秀一見就有火的女娃子。可是，她不能上岸，並且，顏佩魯的爽朗語聲在空中飄蕩：「京中再會！」依稀看見一個面目端莊的婦人，將手中的孩子交給了三三。而顏佩魯在說着：「快高長大，殺仇人！以鮮血祭父墳……」孩子在笑，天眞的笑，散播在原野上——

秀秀呆住了！老頭子是搖了搖頭。招呼牽夫背船前進：「北京再會！」他明白了，三三會在魏忠賢府中出手！

張仁慧何嘗不明白，他可是在廻味秀秀的說話，天是有眼睛的——

天道好還！對！就在過了年——就是說不到一年時間，糊塗得可惡，昏庸得可恨的天啓皇帝死了。照封建的說法：「龍馭上賓。」其實，管他什麼賓天！總之，這個該死的皇帝是死了！另一個想做好事，可又不知道怎樣做，希望做個聖明天子，可又沒有能力的崇禎皇帝上了台。

他總算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將個魏忠賢先貶去鳳陽守陵，又在魏忠賢畏罪自殺後——其實爲俠義人士出手逼死的——大掃奸黨，毛一鷺也被革職查處。

蘇州在魏忠賢的生祠廢基上——生祠早已爲百姓扒倒了——築起一座大墳，葬了五位義士。並在墓前建坊築祠，勒石爲碑。一個石坊的橫額上，由蘇州著名石工顧小善鏤刻四個大字：四個字寫的是：「義風千古」。

復社的重要人物，太倉人張溥親自撰寫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記」——現在，古文觀止上還可讀到。

青山埋忠骨，綠水伴英魂。五人墓落在虎丘山下著名的七里山塘，數百年來，一直爲四方游家瞻仰憑弔之處。所有的來拜瞻之人，見了這古墳也沒有一個不唏噓流涕的。

十年後，崇禎皇帝的江山是越坐越不穩了。可是，江南依然是個好地方，至少，流寇尚未麻煩到此地，百姓是依然可以過他們的自以爲太平歲月。

時已深夜，五人墓前來了個三十來歲的男子，一個年約四旬的婦人。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還有一個駕車的少婦！他們不是別人，是顏佩韋的妻子柳氏大娘，他的孩子顏哀，另一對是三三顏佩魯——如今江湖有名的矮韋護。及其師門好友姬靈珊姑娘——

「三哥，你來了！」幾個人全嚇了一跳。

誰，出來了個大姑娘，不是別人是陸秀秀。「三哥，我早就說過，天，還是有眼睛的，是嗎？」

誰說不是，不過，三三可頭痛了，以後，這，怎麼辦……

天上的星在笑……反正沒有它的事，你說是嗎？

（續完）

浪子火併白幽靈

·本文承自第54頁·

朱洛說：「想殺她並不困難，她很喜歡單獨駕駛飛碟，升到高空，逛了一會，然後降落，我只要在飛碟的氣化燃料艙內弄一點手脚，她就完了，不過，你已經把她的眞相揭露，她是魔頭之一，她死去，其餘的十多個魔頭仍然活着，我們始終被他們找到，倒不如把心一横，把所有魔頭殺個片甲不留。」

史巴隆聽了，說：「我早有這個願望，難得你的想法跟我相同，再好也沒有了，我們應該怎樣對付她呢？」

朱洛沉思了一會，說：「事不宜遲，你應該盡快調查清楚關於她的活動方式以及那些大亨行踪，假如你知道他們在那一天或者那一晚一定集會，還知道集會的地點，我就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他們喪生的時候，剛巧是馬金洛夫人喪命的一段時間，即使她單獨在外邊駕駛飛碟，她仍然沒法逃生。」

「你可否把這一個精采的計劃簡單的告訴我嗎？」

「當然可以，首先，我在他們居住的地方放下一種無法偵查出來的液體炸彈，那種炸彈一定要有極强大的震盪力，然後爆炸，如果她照常的駕駛飛碟升空，我在碟內裝置一種特別的爆炸物體，它必須在飛碟加速到每分鐘一萬六千尺過外，然後爆炸，飛碟爆炸，她死定了，那種震盪力促使液體炸彈同時爆炸，就有希望把她本人以及那些患癌的大亨一網打盡。」

「我一定照做。」史巴隆毅然說。

史巴隆辦事一向精明能幹，兩天之後，他再晤朱洛，說：「我已經調查過了，死去的安琪兒說得對，那些魔頭每個月必有一次或幾次到巴西跟她集會，最重要的一次集會是那一個月的中旬，即是十五號，連續三日留居最大的峭壁總部之內，我到過那地方，趁着他們沒到來，我可以帶你租用直升機抵達飛碟的入口，悄然入內，放置液體炸彈，在他們居留的三天之內，她如果駕駛飛碟而且速度較高，便會闖禍，這樣做雖危險，成功的機會頗高。」

「我們已經下了決心跟她拚一拚，立刻可以辦妥此事，不必再三研究了，今天就依照這個辦法去做。」朱洛堅定的說。

馬金洛夫人以爲救了安琪兒就可以嚇到史巴隆，不敢叛變，大錯特錯，安琪兒的慘死反而刺激他想報仇，因此她惹下殺身之禍，到了十五日的一天，她把嘉賓留在大峭壁的總部之內，表演飛碟給他們看，白日當空，飛碟由五萬呎高空飛墮下來，發生大爆炸，她立刻粉身碎骨，那些魔頭跟峭壁一起倒坍，死個清光。

朱洛父女團聚，史巴隆跟他們二人一起搭航機遠走高飛，他還有四萬美元留在維也納卡蘇先生那邊，索性跟朱洛父女同返奧地利，在維也納居住，不久，他跟朱麗的感情越來越加濃厚，終於結了婚，一切穩定下來，在維也納築了一個菓園，留在那裏過活，對他來說，投靠白幽靈的一頁夢痕，簡直是噩夢！

（全文完）

金笛劍客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五龍山莊三位莊主是親兄弟，老大叫孟居禮、老二孟居義、老三孟居廉，江湖上稱爲五龍門。一日，有位少年卓少華帶來一玉珮，呈給大莊主收，孟居禮認出玉珮是妹夫曾子玖之物，便追問他的下落，卓少華說出是一位跛足老人宰百忍托帶的，三位莊主不信，要想將卓少華留難，此時宰百忍已趕來，知道三位莊主做了虧心事，不會將帶玉的人放過，故急促趕來解救，追問三位莊主和曾子玖交惡的起因，並追查曾子玖女兒的下落，三位莊主見不是宰百忍的敵手，只好將覬覦曾子玖的劍譜秘笈而引起交惡的前因後果和盤說出……

家門遭浩劫　虎穴索雙親

跛足怪人說到這裏，搖搖頭道：「老夫受人之託，又遲了一十八年才來，這又怪得了誰呢？」

他走近茶几，伸手取起卓少華涘來的那塊玉珮，廢然道：「這是老夫辜負了曾老弟的重託，老夫眞是對不起故人……」回頭望望卓少華，說道：「小兄弟，咱們走吧！」

說罷，身子一搖一拐的往廳外走去。

卓少華跟在他身後走出大門。

只聽孟居廉道：「那女嬰的左眉梢有一顆朱痣，今年十八歲了。」

跛足怪人剛一回身，只聽「綳」的一聲，機簧乍響，一蓬細如牛毛的藍色毒針，激射如雨，朝他身前射到！

原來孟居禮在他走出廳門之際，乘他不備，已經一躍而起，一手抓起龍頭杖，大姆指迅快一按，從龍頭杖龍口之中，飛射出一蓬毒針來！

孟氏「龍口針」，能在對敵動手之時，傷人於不備，而且機簧彈力極强，三十六支毒針，可以射出三丈來遠，他怕一擊不中，故而待得跛足怪人走到三丈距離，才行出手。

這一着當眞惡毒無比！他當然不希望五龍山莊的醜事，讓外人知道，是以這樣一蓬飛針，不僅對着跛足怪人前胸，也籠罩了卓少華的後心，殺人滅口，自然要把兩個人同時除去了。

跛足怪人突然仰天打了一個哈哈，說道：「你這點鬼心思，如何瞞得過老夫？」他在說話之時，反手執着桂枝，隨手一圈！

說也奇怪，那一蓬「龍口針」，生似遇上磁鐵一般，「嘶」的一聲，連射向卓少華後心的飛針，也同時被他吸了過去，一古腦兒黏在桂枝之上！

孟氏三雄一見情形不好，三個人同時彈身而起，他們這後廳上，敢情裝着機關，身形一閃，便自失去了他們的影子！

跛足怪人冷笑一聲，說道：「老夫要取爾等性命，你們休想從老夫手下逃得出

去！」

右手一揚，那支桂枝連同黏在桂枝的三十六支「龍口針」，一齊脫手往上飛起，但聽「奪」的一聲，桂枝硬生生的插上大廳門首的匾額正中，三十六支飛針，正好在桂枝四週，整整齊齊的圍了一圈。

跛足怪人連頭也沒回，口中說道：「小兄弟不用管他們，咱們走。」

舉步往外行去。

圍在廳門外看熱鬧的孟氏子弟門人，嚇得紛紛退避不迭！

卓少華緊跟着跛足怪人身後，一路出了五龍山莊，只覺跛足怪人跛着一足，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看去走得並不快，但自己加緊腳步，走得極快，却始終保持了一丈距離，就是趕不上他。

卓少華雖已知道他武功高不可測，但一來年輕好強，二來跛足怪人並未施展輕功，只是一搖一幌的走着，自己怎會趕不上他？心頭兀自不信，不覺展開腳程，吸氣往前掠去。

那知任你如何的加速腳步，前面的跛足怪人生似未覺，依然只是一搖一幌的走着，就是可望而不可即，兩人起步時有一丈距離，現在不即不離，還是保持着一丈距離，你加快腳步沒用，提氣疾掠，也是沒用。

兩人這一陣疾走，不過片刻工夫，就奔出十數里以外。

前面的跛足怪人忽然腳下一停，回過身來。

卓少華正在全力奔行之際，發覺對方突然停住，也趕忙刹住身形，饒是如是，還差點撞到跛足怪人的身上，一時不覺傻臉爲之一紅。

跛足怪人朝他微微一笑，說道：「小兄弟，你方才大概聽老哥哥說過，老哥哥活到八九十歲了，一生沒有朋友，只有兩個小兄弟，一個是子玖，一個就是你了，這就是緣，老哥哥身無長物，只有這本東西，是老哥哥幾十年來，拉雜所記，送給你留個紀念吧！」

說罷，從懷中掏出一個小本子，遞了過來。

卓少華望望他道：「老人家……」

跛足怪人藹然一笑道：「小兄弟，人要洒脫些，不可拘謹，孔老夫子說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老哥哥雖然痴長你幾十歲，你叫我一聲老哥哥也就夠了，快把本子收起來。」

卓少華經他一說，不好推辭，只得伸手接過，說道：「小弟恭敬不如從命，那就謝謝老哥哥了。」

「哈哈！」跛足怪人得意的朗笑一聲道：「這才是老夫的好兄弟，爲了替老哥哥送信，躭誤了兩天的時間，快回家去吧，有空之時，不妨多讀些書，好了，小兄弟，後會有期，老哥哥走了！」

他這聲長笑和說話的聲音，竟然和在五龍山莊時完全不同，在五龍莊時，聲音蒼老之中，有着蒼勁之感，現在的話聲，却清朗得有如鳳鳴，使人聽來像是年輕人的聲音。

卓少華方自一怔，但見一道人影有如浮矢掠空，飛射而去，瞬息之間，就沒了影子，心中暗暗驚駭不止，忖道：「這位老哥哥飛行絕跡，莫非會是劍俠之流？」

不覺探懷取出他所贈的小本子來，這本冊子只有手掌大小，用青色羊皮裝訂，十分精緻，書簽上寫着：「長風子雜記」，四個古篆文。略爲翻閱，裏面白色宣紙，業已發黃，都是用蠅頭行楷書寫，工整秀逸，所記載的大都是各門各派的武功，評述其優點和缺點，看來果然是這位老哥哥幾十年來所見所聞，累積的經驗談，彌足珍貴。

一時也不及細看，收入懷中，展開腳程，一路趕回家去。

卓少華家住會稽橫溪，他父親卓清華，乃是六合門的名宿，還是當今名列九大門派六合門的掌門人高天行的大師兄，曾在杭州開設武華鏢局，達四十年之久，直到前年六十大慶，才把鏢局收歇，封刀歸隱。

卓清華爲人耿直，急公好義，贏得武林同道敬仰，因此有一個外號，人稱「泰山石敢當」泰山，是說他在武林中有如泰山北斗，一言九鼎，石敢當，則是表示他敢作敢當，正義凜然之意。卓清華對這個外號，始終謙虛的說着：「愧不敢當。」

卓少華自幼是拜在他父親同門師弟司空靖的門下學藝，這也是古人易子而教之意。

司空靖卜居遂安九眺峯下，精於劍術，悠遊林泉，從未在江湖走動過，大家都叫他九眺先生！

卓少華從師十年，每年清明，都要趕回家來掃墓。

這次路過杭州結識了這位跛足老人，代送書信，就誤了兩天時光，因此一路展開腳程，急着趕路，回到家門，差不多已是上燈時候，暮靄蒼茫！他走近門口，發現兩扇大門竟是敞開着。跨進大門，裏面不聞一點人聲，靜悄悄的一個傭人也不見，好像是一所久無人住的空宅。

卓少華暗暗感到奇怪，同時也有一絲預感似的不安，從心底升起，急步穿過天井，跨上石階，大聲叫道：「萬大叔，我回來了。」

萬大叔，萬大川，是老管家，從前原是一名江洋大盜，後來經卓清華以德服人，感化了他，追隨卓清華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卓清華收歇鏢局之後，他就担任了卓府的總管，一向忠心耿耿，甚得卓清華的信任。

但卓少華連叫了兩聲，依然不見有人答應，心下不禁大疑，急忙轉入東首一道腰門，逕向東院書房奔來。

這原是他最熟悉的路了，爹平日就是住在書房裏。書房，在東院自成院落，小有花木之勝。

但此時他奔入院落，在暮色籠罩之下，這幽靜的庭院，似乎有陰森冷清之感。

書房裏還沒點燈，卓少華衝進書房門，口中喊着：「爹，孩兒回來了。」

裏面同樣沒有人答應。

卓少華心頭不覺一沉，就在此時，突聽一聲極其輕微的呻吟，從裏首窗下傳出來！

這聲呻吟聲音雖輕，但鑽進卓少華的耳中，不啻如遭雷殛！

「那是爹的聲音！」爹的聲音，縱然

輕微，兒子也耳熟能詳。

「爹……」卓少華急急忙忙的奔了過去，天色雖已昏暗下來，但他凝足目力，仍可看到窗下一張太師椅已經跌翻，地上躺着一個人影，那正是他最熟悉爹的身形了！

「爹……」他聲音之中已經帶着哭聲，跪了下去，現在他已可看到爹慈祥的臉上，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氣息微弱，一雙失去了平日嚴正而有神色的眼睛，望着自己，張了張口，好像要說什麼。

卓少華心頭宛如刀割，垂着淚道：「爹，你傷在那裏？還不要緊吧？」

其實他不用問，也可以看出來了，爹的左手正緊緊按着胸口，那自然是傷在胸口了。

卓清華右手吃力的抬了起來，吃力的向空招着。

卓少華趕緊伸過手去，握住了爹的手，爹手在顫抖，已經僵而且冷！

卓清華摸到兒子的手，臉上有了安慰的笑容，但笑得十分僵硬，他努力張動了一下口，終於從喉嚨中送出微弱的聲音：「孩……子……那……是……一……」

卓少華背心沁出冷汗來，他只聽到老父的呼吸已經越來越微弱，「一」字下面，已經說不出話來！

「爹，你快別說話了，孩兒給你老人家度氣……」

卓少華話未說完，就已感覺不對，爹的手在這一瞬，已經僵冷如鐵，爹的眼睛，也漸漸闔了起來，爹已經嚥了最後一口氣！

屋少華只覺一顆心直往下沉，淚水從眼角直滾而下，嘶聲哭道：「爹，究竟是誰把你老人家害死的呢？」

他用袖子拭着淚水，輕輕扳開爹的右手，用足目力，仔細地察看爹的胸口，依稀看到幾點焦痕，好像是被綫香灼過的細孔！

「哦！」突然他心中一動，暗道：「爹右手一直按着胸口，莫非……」

急忙查看爹的右手，這下果然給他發現了，爹的姆指和食指之間，赫然夾着一支寸許長，色呈朱紅的細針，分明是一支餵了劇毒的針！

他急忙從自己長衫上撕了一塊布，仔細的裏着針從爹手指上取下，最使他吃驚的，爹夾過針的兩個手指上，也有被針灼焦的痕迹，由此可見爹是死在人家毒針之下的了。

他站起身，隨手把毒針放到几上，急匆匆出了書房，一腳往後進奔去。

爹中了人家暗算，娘會不會出事呢？後進，依然靜悄悄的沒有人聲，沒有燈火，他提在胸口的一顆心狂跳不止，口中嘶聲叫道：「娘，蕙香……」

蕙香，是娘房裏使喚的丫頭。他喊聲雖響，依然聽不到有人答應！

卓少華跌跌撞撞的衝進娘的房裏，房中闃無一人，他找遍了後進一間房屋，依然一個人也沒有找到。

娘呢？蕙香呢？家裏的人怎會一個不見，都到那裏去了呢？難道娘是被兇手擄去了？

他又從後進退出，朝前進奔來，就在走廊上，差點和一個人撞個滿懷！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什麼人，胆敢闖到卓府裏來，還不給我站住？」

卓少華聽到這人的聲音，不覺一喜，忙道：「萬大叔，是我。」

那是一個腰背微駝的老人，正是卓府總管鐵掌萬大川，年歲不饒人，他鬚髮已經發白，連腰背都彎了。

「你？」萬大川一手提着一把錫酒壺，雙目一注，嘿的笑出聲來，欣然道：「是少爺回來了？」

卓少華和他這一對面，就聞到他從口中冒出來的酒氣，急忙問道：「萬大叔，剛才你到那裏去了？」

萬大叔咧嘴一笑道：「大叔是到厨房裏弄酒去的。」

他追隨卓清華多年，平日忠心耿耿，就是有一點嗜好，喜歡喝上一盅。

卓少華道：「家裏出了事，你可知道麼？」

「家裏出了事？」

萬大川雙眼一瞪，笑着道：「少爺可是沒找着老主人和老夫人？對不？」

卓少華目蘊淚水，慘聲道：「爹被人害死了，你還不知道？」

「什麼？」萬大川一怔，腰背驟然間挺得筆直，聳然道：「少爺，你……說什麼？」

卓少華忍不住流下淚來，說道：「爹被人害死了，遺體現在還在書房裏，娘也不見了。」

萬大川鬆了口氣，問道：「少爺親眼看見的？」

卓少華惱聲道：「難道我還會騙你不成？」

「老主人和老夫人都不在這裏。」萬大川疑惑的道：「這怎麼會呢？」

卓少華道：「不信，你隨我來。」

「這……不可能……」萬大川搖着頭，慢吞吞的道：「老主人和老夫人，帶着蕙香，是到六合替掌門人祝壽去了，怎會在書房裏呢？」

卓少華聽得大奇，問道：「爹和娘幾時動身的？」

萬大川道：「三天前就走了。」

卓少華心中暗道：「替掌門人祝壽去的，我怎麼沒聽師父說起呢？」一面說道：「但我方才回來之時，明明看到爹中了賊人暗算，躺在地上……」

萬大川道：「這就奇了！」

兩人一前一後，轉過迴廊，出了月洞門，穿過一片花木，卓少華搶先跨上了石階，只見書房兩扇朱門，緊緊閉着，門上還掛着鎖，但方才自己來的時候，書房門明明是敞開的，心中暗暗覺得奇怪。

萬大川跟在他身後，跨上石階，不覺笑道：「少爺，你看，門還鎖得好好的，這是老主人走後，大叔親自上的鎖，從沒開過。」

他從腰間取出鑰匙，開啓了鎖，推門而入，一面回頭道：「少爺，你先等一等，讓大叔去點了燈，你再進來。」

說完，當先舉步往裏行去。

現在天色已經全黑了，書房中一片黝黑，但卓少華還是跟在萬大川身後，走了進去。

萬大川放下酒壺，從身邊取出火種，「唰」的一聲，打着了火，點燃了放在門口的一盞琉璃燈。

卓少華閃身搶上前去，掠到窗下，目光一瞥，爹平日坐的一把紫檀太師椅，端端正正放在那裏（方才太師椅已經倒翻了的），地上那裏有爹的屍體？連自己從爹兩個手指中取下來的一支朱紅毒針，明明放在太師椅旁邊一隻紫檀茶几上的，此時也已不見了。

這，簡直如夢似幻！

卓少華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萬大川站在他邊上，嘿的笑道：「少爺，現在你相信了吧！」

「不！」卓少華搖着頭道：「我方才明明來過，爹明明就躺在這裏，他老人家還說……」

萬大川似笑非笑的望着他，問道：「老主人還說了些什麼？」

卓少華道：「爹那時氣息十分微弱，只說了句：『那是一』，底下就沒說出來……哦！」

他突然「哦」了一聲，接着說道：「爹右手兩個指頭還夾着一支毒針，是我撕下長衫衣襟，裹着取下來的，那根毒針明明就放在茶几上，現在也不見了，萬大叔，不信你看看，衣襟這裏不是還撕下了一塊麼？」

說着，俯身去撩長衫下擺！

這一瞬間，他發現事情不對！

自己小時候，萬大叔經常抱着自己玩，自己對萬大叔，可以說最是熟悉不過了，他脚上一直穿的是雙根棎布鞋，從未穿過薄底快靴，但面前的萬大叔，脚上穿的却是薄底快靴！

萬大叔是卓府總管，很少出門，靴底自然不會沾到黃泥巴（家中從來也沒有黃泥巴），此人靴上，却沾着不少黃泥巴。

他緩緩站起身，看了萬大川一眼，現在室中有了明亮的燈光，他發現此人身材幾乎和萬大叔相差無幾，只是稍微胖了一些，萬大叔沒有肚子，他的肚子有些凸出來。

卓少華有此發現，心頭止不住一陣激動，迅快的盤算着，此人假冒萬大叔，如果不是兇手，也一定是兇手一黨，自己要設法把他拏下才好！

一面指着衣襟說道：「大叔，你看我衣襟不是撕了一塊麼？還有……」

他迅快伸手入懷，取出一錠銀子，遞了過去，接着道：「這錠銀子，也是我方才從地上拾起來的，你看上面還有很深的一個指痕……」

萬大川不知是計，果然伸手來接，說道：「會是誰的指痕？」

卓少華迅快五指一張，一把扣住了他的脈門，切齒喝道：「你是什麼人？」

「少爺，快放手。」萬大川陪笑道：「你今天怎麼了？」

卓少華手上用勁，冷笑道：「你居然敢假冒萬大叔，前來騙我，你當我連萬大叔都認不出來了？快說，你究竟何人？爹是不是你殺害的？」

萬大川驀地開聲吐氣，右手一翻，企圖掙脫卓少華五指，左手揚手一掌，朝卓少華頭部右側擊來。

卓少華冷笑一聲道：「你又露出破綻來了，萬大叔學的是鷹爪門武功，從不使拳的。」

口中說着，右手五指用力，緊扣着對方手腕不放，在手化掌，向右迎擊過去。

這一拳一拿，雙方都快，結結實實的接個正着，萬大川似是功輸一籌，被震得脚下浮動，踉蹌後退了一步。

卓少華乘機一個輕旋，左脚跟進，人已到了萬大川的右側，左手如刀，一下朝他右肩後方切下。萬大川一隻右手，被卓少華扭轉，口中「啊」了一聲，一個人上身往前俯下。

卓少華更不待慢，左手出指如風，連點了他「鳳尾」、「精促」二穴，右手五指一鬆，放開對方手腕，轉到萬大川面前，冷笑一聲道：「方才這一記擒拏手，就是我小時候萬大叔教的，你沒想到吧？憑你這點能耐，大概只是個小角色罷了，快說，你是什麼人？是誰支使你來的？」

萬大川身不能動，瞪着雙目，怒哼一聲，沒有出聲。

卓少華冷笑道：「你臉上大概易了容，我倒要看看你是誰？」

說罷，轉身從几上拿起一杯冷茶，朝他臉上潑去，再「嘶」的一聲，撕下一塊衣襟，往他臉上重重的拭了兩下。

這一拭，却並未拭去他臉上的易容藥物，但因用力太重，拭過之處，皮膚間却被拭起了一層皺紋。

卓少華從小就聽萬大叔說過，江湖上許多黑道中人，都會一點易容術，有的人戴的是人皮面具。普通易容藥物，只須用茶水一拭，就可以拭掉，如果戴了人皮面具，要從耳後揭起。

現在顯而易見，這人臉上是戴着人皮面具了。卓少華一手按着萬大川的頭，仔細的察看了一陣，然後手指沾了點口水，朝他耳後輕輕一抹，果然立時隨指捲起一層薄薄的油皮，心中一喜，就用兩個指頭小心翼翼的拉着油皮，往前揭去。

萬大川穴道被制，四肢無法動彈，只得任由卓少華擺佈，口中厲聲道：「小子，你會後悔的。」

卓少華道：「本少爺從不知道什麼叫做後悔。」

他細心從萬大川臉上揭下一張薄薄的人皮面具，萬大川自然也不是萬大川了，那只是一個四十來歲的濃眉漢子。

「你現在還有何說？」

卓少華把人皮面具揣入懷裏，一面冷冷的道：「你在本少爺面前，想充硬漢，門也沒有，告訴你，除非我問一句，你老老實實的答上一句，本少爺還可網開一面，否則我就要叫你嘗嘗『分筋錯骨』的厲害。」

順手拖過一把几子，在那漢子面前坐下，喝道：「說，你是奉什麼人之命，假冒萬大叔來的。」

那漢子閉上眼睛，充耳不聞。

卓少華怒哼一聲，伸手一指，朝他「游魂穴」上點落，喝道：「我再問你一句，你再不說話，莫怪我不客氣了，你是什麼人支使你來的？」

那漢子依然沒有作聲。

卓少華右手一抬，正待朝他「捉命穴」上點去，忽然，他發現面前這人的臉色在這一瞬間，變得死灰一般，毫無人色，心中不禁生疑，伸出去的手，在他肩上重重戮了一下，喝道：「你少在本少爺面前裝死……」

那漢子經他手指一戮，竟然應指撲倒地上，咀角間緩緩流出黑血來！

卓少華心頭暗暗一驚，他不知道那漢子口中藏着毒藥，是服毒自戕而死去的，忖道：「這厮竟然嚼舌死了，這……怎麼辦呢？」

他究竟從未在江湖走動，毫無經驗，也沒去搜那漢子的身，用手探了探他鼻息，早巳氣絕，一時慌了手脚，心想：「總不能讓他死在爹的書房裏。」

兩手抄起漢子的屍體，飛也似的奔到後園，找了一把鏟，在牆角邊挖了個坑，把屍體埋了。

這一陣折騰，已經累出了一身大汗，眼看偌大一片家園，陰森森的找不到一個人，他心頭這份惶急眞是無法形容！

這變化實在太突然，也太驚人了，卓少華只是想着，爹是不是遭了歹人的毒手？娘是不是被人擄去了？還有萬大叔、蕙香、和家裏其他的人，都到那裏去了呢？

他說爹和娘到六合去了，不知這話是否可靠，但方才自己明明看到爹躺在書房地上，怎麼又會不見了呢？

一連串的問題，使他腦中紊亂得無法找出合理的答案來。

「自己該怎麼辦呢？哦……」他想到：「如今唯一的辦法，只有先去找師父了。」一念及此，那還猶疑，急匆匆奔出屋去，奔向大路。

路上一片黑暗，晚上，春寒料峭，不輸於凜冽的冬天，卓少華頭上直冒着汗，他還空着肚子，也忘掉了饑餓，只是不住的提氣，發足狂奔，恨不得立時趕到逐安，立時就見到師父。

快四更天了，前面隱幢幢已可望見蕭山城，卓少華一口氣奔行了幾十里路，覺得甚是口乾，捨了大路，找到一條小河邊，俯下身，雙手捧着河水，喝了幾口，正待直起身來。

忽然聽到一陣雜沓的脚步聲由遠而近，似有五六個人，也在貪夜趕路，這就閃到一棵柳樹底下，隱住身形，凝目看去。

大路距離河邊，還有六七丈遠近，他從小練功，目力敏銳，雖在黑暗之中，依稀仍可看清幾分。

這一行人，一共是六個人，前面一個中等身材的，似是領頭之人，稍後是三個老者，最後兩人，身材魁梧，生相慓悍，腰間掛着長刀。

這三個老者，卓少華一眼就認出來了，那正是五龍山莊的孟氏三雄。

糟糕，這眞叫寃家狹路，自己會在這裏遇上他們，萬一被他們發現了，這孟氏三雄，心胸狹仄，豈肯放過自己？

只見領頭的中等身材漢子左手向後一擺，沉着聲道：「好了，快到蕭山了，大家就在這裏歇息再走吧！」

一行人果然立時停住，那中等身材漢子大模大樣的獨自在路旁找了塊大石，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糟糕，他們這一停下來很可能會到河邊來喝口水，自己豈不就被發現了麼？卓少華心頭暗暗焦急，人都會急中生智，他這一急，登時想起自己懷中有一張人皮面具何不戴上它，這樣一來，孟氏三雄不就認不得自己了麼？

這就悄悄從懷中取出面具，兩手繃着覆到臉上，然後又用手掌貼着臉往耳後輕輕按平。

一面按着，一面忍不住悄悄的朝對方幾人看去。

那中等身材漢子大馬金刀的已在一方大石上坐下，孟氏三雄却依然一排站在他邊上，並未坐下，另外兩個彪形大漢，也並沒坐下，只是一手按着刀柄，虎視眈眈的望着三人。

卓少華心中覺得奇怪，暗道：「看來這中等身材漢子，身份比孟氏三雄還高，這人會是誰呢？」

就在此時，只聽孟居義道：「副管事，貴上究在何處，老朽兄弟……」

中等身材漢子沒待他說完，就截着他話頭，冷然道：「我已經告訴過三位了，到了地頭自會知道，路上不准多問。」

「不准多問」，這口氣好生托大，孟氏三雄在長江上下游，可以說是響噹噹的人物，他居然用這般口氣對他們說話。

孟居禮抗聲道：「老朽兄弟，在江湖上也薄具聲名，貴上要副管事前來相邀，這一路上，竟把老朽兄弟視同囚犯，老哥究竟……」

「視同囚犯」，這四個字鑽進卓少華耳朵，更是驚詫無比，暗道：「原來他們是被人押着來的，無怪那兩個彪形大漢，一手按刀，虎視眈眈的看着他們，生怕他們逃走似的。」

中等身材漢子一手端着下巴，嘿然冷笑道：「兄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孟老大，你可知敝上臨行時，跟兄弟如何交代的麼？」

孟居禮道：「老朽兄弟正想聽聽。」

中等身材漢子冷笑一聲說道：「敝上交代，你們兄弟三個如敢抗命，要兄弟格殺勿論，兄弟這一路上，對三位已經夠客氣了。」

「格殺勿論」這是何等嚴厲的話？除了押解的是江洋大盜，官廳才會在公文書上加上這麼一句：「如果中途脫逃拒捕等情，可就地格殺勿論。」

但孟氏三雄在地方上是一方縉紳，在江湖上，是一方大豪，在武功上，是一派宗主，現在這話居然是對孟氏三雄說的！

卓少華幾乎不敢相信，脚下不禁移動了一下。

突見中等身材漢子目光烱烱朝河邊投射過來，口中沉喝一聲：「什麼人？」

卓少華驀然一驚，一時急中生智，心想：「自己戴上面具，已經假扮萬大叔的賊人，就不該身穿長衫。」急忙輕輕脫下長衫，團成一團，往樹根下一塞，口中應道：「是……小的……」

他這句話堪堪出口，就見一名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漢已經一手按着刀柄，大步走了過來。在這一情形之下，他不得不彎着腰，從河畔下走了上去，朝那中等身材漢子拱拱手，正待開口！

中等身材漢子目光一注，沒待他開口，就沉聲喝道：「褚彪，你不是奉派到橫溪卓家去的麼？怎麼鬼鬼祟祟躲在這裏作甚？」

「奉派到橫溪卓家去的」這幾個字，鑽進卓少華耳朵，心頭止不住一陣狂跳！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那假扮萬大叔的賊人嚼舌（他並不知道賊人口中預藏毒藥）自戕，自己正好找不到綫索，聽他口氣，自是和那賊人一黨的了！

假扮萬大叔的賊人，原來叫做褚彪。

卓少華有此機會，豈肯輕易放棄？立即躬着身道：「回副總管（這是他方才聽孟居義稱呼中等身材漢子的），小的在卓家等了一個更次，並沒有人，所以……只好趕回去覆命……方才是在河邊喝了口水，發覺有人行來，故而躲在樹下……」

他因不大明瞭內情，只好含糊回答。

中等身材漢子大模大樣的用手端着下巴，輕輕的點了一下頭，說道：「既然如此，你就隨本座回去好了。」

卓少華低着頭，應了聲「是」。

中等身材漢子微一頷首道：「好，咱們可以走了。」

說罷，站起身，當先往大路行去。

卓少華垂着雙手，裝出一副恭敬模樣，跟在中等身材漢子身後亦步亦趨的跟着走去。

孟氏三雄也由兩名彪形大漢押解着跟來。

一行人腳下均快，繞過蕭山城，折而向南，不多一會兒，便已來到義橋（地名），走在前面的中等身材漢子忽然撮口發出一聲短嘯。

只見一艘烏篷船（紹興一帶的手搖船，中艙覆以黑漆船篷，謂之烏篷船）緩緩從江心駛了過來。

船頭站着一名短靠漢子高聲道：「客官渡江？一共有幾位？」

中等身材漢子冷然道：「三位。」

卓少華心中暗暗一動，忖道：「這一行人，連自己在內，一共有七個人，他怎麼說三位呢？」

思忖之間，烏篷船已經緩緩靠岸。

站在船頭的漢子，一手提着船纜，一躍登岸，拉住船頭，立即朝中等身材漢子躬着身，恭敬的道：「副總管請登船。」

卓少華暗哦一聲，忖道：「這副總管說的『三位』，可能是他們的暗號了。」

中等身材漢子口中哼了一聲，當先舉步跨下船去。

卓少華和孟氏三雄等人，也跟着下船，俯身跨入中艙，大家只有席地（在艙板上）坐下。

只有中等身材漢子敢情身份較高，船家替他獨自在艙中準備了一把籐椅，中等身材漢子落座之後，船頭那名漢子巴結的送上一把茶壺，陪着笑道：「副總管請用茶。」

中等身材漢子托大的「唔」了一聲，接過茶壺，湊着嘴喝了起來。

船頭漢子彎着腰躬躬身，退了出去，隨手掩上了船篷。

船艙一片黝黑，船已開始駛向江心。

卓少華自幼練武，內功已有相當基礎，自可目能夜視，但他只是低垂着頭，假裝打盹，不敢多看，爲的是怕中等身材漢子看出破綻來。

目前他弄不清那個中了毒針死去的爹，是眞的，還是假的？假如爹沒有死，也一定和娘一起被賊人刦持去了，孟氏三雄不是一個例子麼？

他們刦持爹、娘，又刦持孟氏三雄，這到底爲什麼呢？

爹的武功不在孟氏三雄之下，但如果三個人聯手，爹也不會是三人之敵，但孟氏三雄却被對方一個中等身材的副總管和兩個彪形大漢，就乖乖的押着來了。

由此推想，這位副總管的武功，定是強過孟氏三雄甚多！

也可以由此推想，爹被他們擄來的成份也極大了。

他心中不禁升起了極大的希望，寧願爹也被他們擄來了。

那麼自己親眼看到爹躺在書房裏，中針死去，又作何解釋呢？

接着，他又自己找到解釋了，這不過是賊黨的把戲，和賊人假扮萬大叔一樣，只是想瞞騙自己而已！

當然，他這樣解釋，仍有許多不合情理之處，但身爲人子，誰不希望爹還活着呢？只要爹活着，縱然暫時被賊人擄去，總有救出來的一天，這總是希望。

於是卓少華又思索着這批賊人的來處，他們很可能是擄人勒索的綁匪，會不是麼？

爹開設過多年鏢局，賊人自然認爲爹一定有很多的積蓄。五龍山莊的孟氏三雄，財勢雄霸一方，自然也是綁匪的大目標了。

卓少華閱歷不深，他能想到的，自然只有這些了。

天色漸漸接近黎明，船也漸漸緩慢下來，終於靠岸了。

船頭那名漢子迅快跳上岸去，繫好船索，又跳上船來，打開前艙，躬着身道：「啓稟副總管，船已靠岸了。」

中等身材漢子口中應了一聲，就起身走出艙去。卓少華等人，也跟着相繼走出，跟着中等身材漢子身後上岸。

那漢子口中說着，道：「小人恭送副總管。」

副總管當然不會去理睬他，只是自顧自的加快腳步行去。

這時天色才亮不久，田野間還蒙着一層薄薄的晨霧，但這條路，卓少華却認出來了！這是富春江邊上的三河（地名），再向西，是更樓（地名），蘭赤山，再往西，就是師父住的九跳峯了。只不知中等身材漢子帶着一行人是要往那裏去呢？

一般人由中等身材漢子領頭，腳下走得很快。卓少華對這一帶的路很熟，他已經看出來了。中等身材漢子走的是荒僻小徑，有時還故意迂迴着避開村落，因爲這是白天，他繞道避開了更樓和羅銅兩處村莊，自然是爲了避人耳目。

現在一行人已經踏上山路，這是往蘭赤山去的路徑，由此可見他們賊巢，就在蘭赤山無疑！

卓少華的心，開始跳了，他想到爹和娘可能就在山上，自己該怎麼辦呢？

論武功，連爹和孟氏三雄都不是他們對手，自己當然更非他們之敵……

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來了，也就顧不得許多了。只好相機行事，能把爹、娘救出更好，萬一不成，好在這裏離九跳峯不遠，可以去找師父設法。

這一想，緊張的心情，登時放鬆了些，但緊握着的雙手，還是暗暗沁出汗來！

山道迂廻，林木葱鬱，一行人隨着山勢，繞過兩重山腳，現在登上了一條盤曲的小徑。

太陽已經升得很高，大概是巳牌時光了，山坳間矗立着一座莊院。

中等身材漢子走到莊院門前，腳下一停，這一瞬間，他忽然收起了一路上不可一世的托大、狂傲的氣概，卓少華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後，他也像船頭漢子一般，連腰都有些彎了，摒着氣息擧手叩門。

兩扇木門呀然開啓，一名青衣漢子一眼看到中等身材，漢子急忙行禮道：「副總管回來了。」

中等身材漢子只點了點頭，就低聲問道：「莊主起來了麼？」

他這句話，問得聲音極輕，卓少華站在他身後，用心諦聽才聽到的。

青衣漢子道：「就在廳上。」

中等身材漢子點點頭，回過身來，低聲道：「你們隨我進去。」

隨着即擧步往門內行去。

卓少華原是極頂聰明之人，他靈機一動，暗想：「副總管奉命出去刦持孟氏三雄，回來了自然要向上面交差，自己該讓孟氏三雄走在前面才是。」

這就身形一側，讓他們走在前面，自己則跟在兩個彪形大漢身後走入。

那青衣漢子因卓少華是跟隨副總管來的，也就沒有多問，等他進入大門，就闔上了門。

入門，是一座寬敞的天井，中等身材漢子早就低下了頭，一副虔敬模樣，走近石階，就站停下來，躬着身道：「屬下吉鴻飛叩見莊主，並向莊主覆命。」

他這一自報名號，卓少華暗暗一怔，忖道：「吉鴻飛，這名字很熟，自己曾聽師父說過，他是天台山國豐寺智遠長老的俗家弟子，因犯了戒，被智遠長老逐出門牆，後來在三洋一帶當海寇，名頭很响，人家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翻天手』，他居然當起綁匪的副總管來了。」

只聽廳上傳出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叫他們進來。」

接着但見從廳上走出一個綠衣使女，脆聲道：「莊主叫你們進來。」

這使女眉目娟好，看去不過十七八歲，腰間佩一柄綠穗長劍，說完，俏生生回身走入。

吉鴻飛口中應了聲「是」，回身道：「你們隨我進去。」

他這回神色自然更虔敬，規規矩矩的拾級而上，跨進大廳。

孟氏三雄和卓少華隨着他跨入廳門，兩名彪形大漢却在階下停了下來。

卓少華又是一陣心跳，略一瞻顧，就低下了頭，也裝出一副虔敬模樣。

這一瞻顧，雖然只是目光一瞥，但已大概看清了廳上的情形，正中上首，一把交椅上，端坐着一個白髯綠袍老者，敢情就是莊主了。在他身後左右兩邊，侍立着兩個綠衣佩劍使女，右邊一個正是方才在階上傳話之人。

綠袍老者左首，鵠立着一個面目陰沉的青衣人，在五旬以上，不知什麼身份？

吉鴻飛急步趨到綠袍老者前面大約還有三步左右，就腳下一停，躬着身道：「屬下叩見莊主。」

「唔！」綠袍老者目光一抬，看了孟氏三雄一眼，點頭道：「很好，你把孟氏三雄請來了。」

吉鴻飛垂手應了聲：「是。」

綠袍老者目光又轉到孟氏三雄身上，徐徐說道：「老夫久聞孟氏三雄大名，能把三位請來，老夫至表歡迎。」

他雖然沒有站起身來，但語氣還算客氣。

他這一番向孟氏三雄說話，吉鴻飛連忙退後了幾步，站到青衣人的下首。

孟居禮一抱拳道：「老朽想先請教莊主的名號。」

綠袍老首淡淡一笑道：「孟老哥只要知道老夫是蘭赤山莊莊主就好了。」

孟居禮道：「莊主既然不願見示名號，那麼老朽還要請教一聲，莊主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綠袍老者道：「不錯，老夫是江湖人，但和黑白兩道，均無瓜葛。」

這句話等於沒說。

孟居禮道：「莊主既然諱莫如深，老朽可以不問，但莊主把咱們兄弟刦持而來，總有個目的吧？」

綠袍老者莞爾一笑道：「老夫着吉副總管把三位請來，確是有事相商……」

孟居廉忍不住道：「莊主這『請』字太客氣了，吉鴻飛簡直把我們兄弟當作囚犯，是押解來的。」

綠袍老者微微一笑，和聲道：「吉鴻飛對三位容有冒犯之處，但情非得已，還望三位幸勿介意。」

孟居義接口道：「莊主方才說的有事要和我們兄弟商量，似乎還把我們兄弟當作客人，請問莊主，這是待客之道麼？」

綠袍老者沒有回答，只是側臉朝站在左首的青袍人吩咐道：「鹿總管，你陪孟氏三雄到西廳奉茶，順便把老夫的意思和他們三位談談。」

卓少華心中暗道：「原來這面目冷森的青衣人，是他們總管。」

青衣人躬身應是，轉過身，朝孟氏三雄拱拱手，道：「三位請隨兄弟到西廳奉茶。」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追風客的鹿昌麟老哥吧？」

青衣人拱拱手道：「不敢，兄弟正是鹿昌麟，三位請了。」

說罷，引着孟氏三雄走出大廳。

卓少華心頭一陣跳動，忖道：「現在該輪到自己了。」

果然，綠袍老者目光緩緩投到卓少華的身上，沉聲道：「吉副總管。」

吉鴻飛連忙躬身道：「屬下在。」

綠袍老者道：「此人是誰？」

卓少華慌忙從邊上走出，朝上躬躬身道：「小的褚彪，叩見莊主。」

綠袍老者冷笑一聲道：「吉副總管，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書香宅遇美　牛鼻子弄邪

這是一座古老的宅院，古老得有點荒涼，門上的黑漆，已經大半剝落，大門外的石階上，一大半長滿了青苔。

兩扇大門，經常的關閉着，難得看到宅門開一次。

門上的橫匾，也積滿了灰塵，但字跡卻依稀可辨，橫匾上的字寫的是：「白衣書香」。

很少看到這樣的匾額，但住在這裏的人，卻知道這個家族，也大都知「白衣書香」四個字的含意。

這家宅院的主人姓白，詩書傳家，但卻有一個很奇怪的規矩，那就是白家的子弟，永不參加科場。

所以，白家的人，盡管是經綸滿腹，能詩會文，卻沒有出過一個秀才。

沒有人知道，白家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個規矩。

十年寒窗苦讀，一舉科場成名，是每一個莘莘學子，苦讀所寄的希望。

但白家的人與衆不同，他們有朗朗夜讀的書聲，但是，卻沒有一個走進科場的子弟。

白家不是南陽莊土生土長的人，但他們搬到這裏落戶，已有七十年的時間。

幾乎是，看到白家搬來的人，都已經死了。

白家搬來第二年，就開始修這一座宅院，整整的修築三年時間，才成了這一巨宅大院。

白家有過很興旺的時間，這座大宅院中，住着男、女、老、僕婦佣人，一百多口。

「白衣書香」四個字，除了代表了他們的姓氏之外，還有着濃重自嘲味道。

雖有書香傳家，但卻白衣不仕。

但也有着一種自足高傲，雖然白家無一人入仕，但卻書香長傳。

這就是「白衣書香」的解釋。

南陽莊的人，都知道這一家人，也都知道白家大院。

那是名符其實的一座大院，佔他在百畝以上，除了連綿的房舍之外，還有假山亭台，荷池奇花。

但昔時繁華已成空。

三十年前，白家大院，幾位主人，突然接連的死去，僕、婦佣人，也都星散而去。

白家沒落了。

興旺了四十年的白家大院，由三十年前開始凋謝。荷池裏長滿了蘆葦，庭院中，長滿了野草，一種妖異的流言，也開始在四隣中傳說。

有人說白家大院出了鬼怪，才使一個興旺的家族，忽然間沒落。

也有人說，白家大宅的某一代主人冲撞了狐仙，所以，才使莊中主人，相繼於短短一年之內，死亡殆盡。

正確的說法，白家三代同堂，但三代男女主人卻在同一年中去世。

他是褚彪嗎？」

卓少華悚然一驚，暗道：「莫非他已經看出自己破綻來了？」

吉鴻飛也悚然一驚，躬身道：「屬下是蕭山附近遇到他的，他自稱褚彪……」

綠袍老者一擺手，打斷他的話頭，不讓他再說下去，目光卻一直注視着卓少華，藹然的說道：「褚彪，該你向本座報告了。」

卓少華一顆心跳得幾乎塞上喉嚨，但聽了綠袍老者的話，才算稍稍平復下來，口中應了聲「是」，躬着身道：「回莊主，小的在卓家等了一個多時辰，並沒遇上什麼人，所以只好趕回來覆命了。」

「唔！」綠袍老者一手撚鬚，微微點了一下頭，說道：「你在卓家耽了一個多時辰，卓清華的兒子沒在九跳峯，也沒回家去麼？」

卓少華心中一動，忖道：「怎麼他知道我不在九跳峯呢？」一邊忙答道：「沒有。」

「很好。」綠袍老者這句「很好」，應是含有嘉許之意，卓少華方覺稍稍放寬了心。

接着只聽綠袍老者又道：「你現在可以取下面具來了。」

取下面具，豈非立時就敗露行跡了？但到了此時，卓少華就是想不取下面具來，也不成了。

他當然不是褚彪！

站在綠袍老者面前的赫然是一個劍眉星目，唇紅齒白的英俊少年。

綠袍老者對褚彪忽然成了一個英俊少年，似乎並不感覺到意外，使他感到意外的，是眼前這個英俊少年實在太英俊了，在英俊之中，另有一股逼人的英氣！

他看着卓少華的一雙炯炯目光不由一亮，過了半晌，才緩緩從卓少華的臉上移開，緩緩說道：「你胆子很大。」

吉鴻飛站在一旁，自然也看到了，他帶回來的褚彪，竟會是混進來的外人，一時身軀暴震，驚駭的大喝一聲：「小子，你……」

卓少華取下面具來，早已豁出去了，目光朝吉鴻飛一橫，凜然喝道：「副總管，你說話最好客氣一些。」

綠袍老者居然沒有幫着吉鴻飛說話，反而申斥道：「吉鴻飛，本座面前，你如此大聲叱喝，成何體統？」

吉鴻飛悚然震慄，連忙躬身道：「是，是，屬下該死……屬下知罪……」

綠袍老者連理也沒去理他，目光又投到卓少華的身上，和聲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他不但話聲問得和平，連望過來的目光，也相當柔和。

卓少華站得淵停嶽峙，傲然道：「你呢？你該先說說你的來歷才對！」

綠袍老者絲毫不以為忤，微微一笑道：「你方才不是聽到過了，老夫是蘭赤山莊莊主。」

卓少華道：「總該有個姓名吧？」

站在綠袍老者身後左邊一個綠衣使女叱道：「放肆！」

綠袍老者徐徐說道：「老夫嚴文瀾，文章的文，波瀾的瀾。」

他身後的兩個綠衣使女聽得大奇，相互看了一眼。

卓少華道：「在下卓少華，少年的少，文章華麗的華。」

綠袍老者點頭道：「是泰山石敢當卓老英雄的令郎。」

卓少華道：「不錯。」

綠袍老者問道：「所為何來？」

卓少華盛氣的道：「莊主這不是明知故問麼？」

綠袍老者道：「方才卓少俠不是自己說的麼？褚彪在你家耽了一個多時辰，沒遇上一個人麼？」

卓少華道：「他就是遇上了在下。」

綠袍老者道：「褚彪人呢？」

卓少華道：「死了。」

綠袍老者道：「是你殺了他？」

卓少華道：「是他自戕身死的。」

綠袍老者道：「因此你就喬裝了他，混入蘭赤山莊來的。」

「不錯。」卓少華道：「在下要向莊主查問家父、家母的下落來的。」

綠袍老者道：「令尊、令堂並不在這裏，你可以走了。」

「走？」卓少華道：「家父、家母難道不是被你們劫持來的？」

綠袍老者道：「老夫看你年幼不與你計較，老夫方才已說過令尊、令堂不在這裏，難道還會騙你不成？你快些去罷！」

卓少華心中暗道：「爹、娘全落在他們手中，我如何能走？」

一念及此，不覺冷笑道：「你說的話能相信嗎？」

綠袍老者道：「老夫言出如山，普天之下誰敢不信？」

他這話說得口氣極大！

卓少華道：「如果不是你們劫持了家父、家母，你們何用派褚彪喬裝萬大叔守在我家裏？如說你們沒有劫持家父、家母，你們劫持孟氏三雄，是我親眼目睹之事，你們還想賴麼？」

綠袍老者目光漸漸轉厲，喝道：「卓少華，老夫面前，還沒有人敢如此放肆說話，你胆子不小！」

卓少華道：「卓某是找家父、家母來的，你既敢劫持在前，怎麼又不敢承認了呢？」

綠袍老者冷冷的道：「老夫好意放你一條生路，你既然如此倔强，那就不用走了。」

卓少華道：「你想把我留下？」

綠袍老者道：「你以為蘭赤山莊是什麼地方，任你來去自如？」

卓少華大笑道：「蘭赤山莊未必是龍潭穴虎，卓少華既然敢來，就未必放在眼裏。」

綠袍老者怒聲道：「你……」

站在下首的吉鴻飛卻在此時喝道：「小子，你是找死？」

卓少華俊目放光，斜睨了吉鴻飛一眼，冷笑道：「吉鴻飛，我和你的主子在說話，你還沒有資格插嘴。」

他已經豁出去了，當然不在乎吉鴻飛，話聲一落，就伸手一指綠袍老者，朗聲道：「在下那就領敎領敎你蘭赤山莊主的高招。」

（未完・二）

只能說，這是可能，也可信的說法，事實上的情形，似乎是沒有一個人眞正瞭解。

南陽莊的人，大都知道白家，但眞正瞭解白家的人却不多。

就像白家的人留給鄰居的印像一樣，他們很和氣，對認識的人，很有禮貌，都像很熟的朋友，但却沒有一個人，去過白家作客。

白家的人，上至八十歲的老太太，下至七八歲的兒童，從來沒有一個人，邀請過鄰居到家裏去坐坐。

這就是白家的神秘。

說起白家大院，沒有人不知道，說起白家的人，有很多人認識。

但仔細想想，對白家，却又一點也不知道。

現在，白家重門常閉，白家大院裏，還有沒有活人住在那裏？沒有人敢作一個肯定的答覆。

白家大院很荒涼，但白家大院的週圍，却一點也不荒涼，白家四週住有七八十戶人家。

但最近的，也距離白家大院三十丈。

因爲，距白家大院三十丈以內的土地，都還是白家所有。

白家沒落了，但那仍然是白家的土地，沒有人敢侵犯那些土地。

這天，中午時分，居然有一個找白家的客人。

這就引起了四隣强烈的好奇，爭相傳告，立刻有七八十個人站在門口，看着行向白家的客人。

那是年輕人，穿一件寶藍色的長衫，頭戴方巾，手中拏着一把摺扇，緩緩行到白家大門。

陽光普照，視界很遠，圍觀的人，都看的很清楚，那年輕的藍衫人，推開了那緊閉的木門，進了白家大院。又關上了木門。

距離白家最近的一家人姓李，是個佃農，夫婦兩人種了四五十畝地，除了交租之外，剩餘很豐，所以，日子也過的還不錯。

可惜的是，李家人丁單薄，直到李佃戶四十一歲那年，李夫人才誕生了一個兒子。

李氏夫婦自然是很鍾愛這個兒子，找了好幾個敎書先生，選了又選，替他的兒子取了一個名字，叫做金貴。

李金貴今年已經十六歲了，李佃戶對自己不識字，覺着很痛苦，所以，不讓兒子種田，却要兒子讀書。

李金貴已讀了八九年的書。李佃戶很希望自己的兒子能考個秀才。

所以，對兒子讀書的事管制很嚴，但李金貴很瞭解自己，不管如何用心讀書，却很難考得上秀才，但比起一般人，他却多懂了不少的事。

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也有很多知識。

李佃戶的眼中，李金貴已經是個很了不起的人了，有很多李佃戶不知道的事，李金貴竟然能說得出來。

這就使李佃戶感覺到，兒子已經大了，不能再管的太嚴。

對於相距二十丈的白家大宅，李金貴早就有了一個莫名的好奇，但李佃戶却嚴格的約束過兒子，不准到白家大院子去。

李佃戶告訴兒子說，白家大院裏有瘟神，要是撞上了，非死不可，而且死的不是一個人，一家人都逃不了厄運。

除了瘟神之外，白家大院之中，還有鬼。

鬼有可怕的，但也有很美的鬼。

如若李金貴不讀書，就憑一個鬼字，就會把他給嚇住了，很不幸的是，他讀過了一點書。

腹有詩書氣自華，但書讀多了，也可以壯一個人的胆氣。

李金貴的胆氣，隨着日漸增長的知識，也壯大起來。

他常常想找一個機會，到白家大院裏去看看，自然，這件事情，不能讓父母知道。

這天，李金貴眼看着一個藍衫人，進入了白家大院，就更堅定他進去瞧瞧的好奇心。

大白天鬼不會出現，所以，那個藍衫人一定不會是鬼，一定是人。

既然別人可以進去，我李金貴爲什麼不能進去瞧瞧。

一股强烈的衝動感覺，恨不得立刻進入白家大院去看個究竟。

但他心中明白，李佃戶絕對不會同意這件事，別人不怕瘟神，不怕鬼，那是別人的事，但李家人不能不怕鬼。

這只有等機會。

機會很快到了，李佃戶有個朋友，來約李佃戶去喝酒，這一喝是不醉不歸。

李金貴很輕鬆的離了家，抬頭看天色，已經是日落西山的時間。

太陽快下山了，但天還未黑，李金貴繞了個大圈子，轉到了白家大院後面。

他記得，那裏有個後門。

後門依然在，但却已緊緊的關着。

常年沒有人打掃過，門上積塵很厚，李金貴用力推了一推，木門堅牢，紋風不動。

幸好圍牆不算太高，李金貴就越牆而入。

這是白家花園，但已花木凋零，野草叢生，高及人腰的野草，掩去了昔年白家的光輝、燦爛。

行出了荒草中，可以看到白家的宅院，那是綿延數十間的大宅院，但却處處都透着一種荒凉。

李金貴長長吁一口氣，心中有些後悔，這樣荒凉的地方，就算沒有鬼，也給人很大的威脅，一種置身於荒凉中的恐怖感覺。

夜幕四合，天色黑了下來。

風吹草動，發出一種沙沙的聲音。

李金貴忽然打了一個冷顫，心頭也浮起了一股寒意。

他暗暗駡自己沒有用，怎麼還沒有看到鬼，就害怕了起來。

事實上，這座佔地百畝的庭院，到處高及人腰的荒草，窗門上，蛛網塵封，一般人，都會被這種荒凉的景象，引發起一種恐怖的感覺。

不知如何，李金貴已到了一座房屋的

廊沿下面。

原來，他不自覺的仍然在走。

白家的房舍，建築的很特殊，也很藝術，數十間房間，分成了三進庭院，但却有一個繞轉的走廊，把三進庭院的房舍，完全給連了起來。

就算外面下着很大的雨，但你只要進入了白家大院，進入了迴廊，就可以不用担心雨淋着，可以行到任何一間房去。

李金貴感覺自己的心在跳，也很後悔這樣冒失的摸了進來。

但事已如此，只好硬着頭皮，向前走去。

不知走完了幾階廻廊，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黑的看不到三尺外的景物。

今夜無月，星月都被一層厚厚的雲層掩去。

忽然間，李金貴發覺了眼前有一層模模糊糊的白影，頓覺心頭一震，不由自主的停下了脚步，道：「誰？」

「你是誰？」有一個嬌滴滴的女子聲音。

李金貴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但他却從未聽到過如此好聽的聲音。

响若銀鈴，嬌柔動人。

李金貴的心中實在很害怕，但是個動人的聲音，却給了他很大的安慰，也給了他很大的勇氣。

揉揉眼睛，定神看去。

那是一個人，一個穿着一身白衣的女人，長髮在夜風中飄動。

可惜的是，却看不清楚她的面貌。

「我！我是東隣李佃戶的兒子，李金貴。」

「原來是李公子，有什麼事吧？」

李金貴呆了一呆，道：「咱們是多年的隣居了，從來沒有拜訪過，今天，今天……我……我特地來拜望一下。」

白衣女道：「原來如此，李公子請到房裏坐吧！」

李金貴暗暗忖道：「天這樣黑，外面都照不清景物，如何能到房裏去坐，分明不是誠心待客之道。」

「是不是天色太黑了？」那白衣女子似乎是一下子看穿了李金貴心中要想的事情。

忽然間，火光一閃，室中亮起了一盞燈。

那白衣姑娘明明的就站在房門口處講話，但忽然間却到了房內。

幸好，李金貴沒有多想。

有了燈火，景物清晰可見。

房間裏佈置並不豪華，但看上去很雅緻，很乾淨。

燈火下，李金貴看的很清楚了。

那白衣姑娘很美麗，美麗的像一朶花一樣。

李金貴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美麗的女人，但他看到那麼美麗的花。

所以，他第一個感覺，那穿白衣的姑娘，像是一朶花。

他也沒有看到過，那麼好看的衣服，寬寬大大的，那樣柔軟、飄逸。

那是綾羅，一點點風，都可以吹得飄起來的綾羅。

李金貴只在看戲時，看到仙女穿着這樣的衣服。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李公子，你請坐啊！」

李金貴的臉紅了。

原來，他一直在盯着人家看着。

「謝謝姑娘，謝謝姑娘。」

李金貴立刻坐了下去。

只覺下面一軟，李金貴幾乎要跳了起來。

他究竟是讀過幾本書的人，免强的尅制住自己。

那是錦墩。

李金貴從來沒有坐過錦墩。

心中的慌亂，剛剛的安定下來，一陣淡淡的幽香，沁入心肺。

那白衣少女已然站在了他的面前，手中捧着一個白玉盤。

玉盤放着一杯香茗，和一碟形如櫻桃，却又比櫻桃大一些的水菓。

香氣，就由那白衣女子的身上，傳送過來。

「這是給我喝的茶麼？」

李金貴有些驚喜的問。

白衣少女左手埋一下飄垂的長髮，笑道：「是啊！這房裏，只有我們兩個人，你是客人，我是主人，自然是給你喝的茶了。」

李金貴道：「謝謝！謝謝。」伸手取過玉盤中的白瓷杯，喝了一口。

事實上，李金貴只看到玉盤上一個杯子，那杯子裏是什麼？根本就沒有看清楚是什麼。

也幸好他沒有看清楚。

因爲，那白瓷杯裏的茶，顏色太深，深的像墨汁一樣黑黑濃濃的。

但喝入了口中之後，却是甜香可口。

李金貴從來沒有喝過這樣的茶，所以，一口氣就喝了下去。

白衣少女笑了一笑，說道：「還要不要？」

李金貴道：「不要啦！」

白衣少女收好瓷杯，笑道：「吃吃看，這櫻桃很難得吃到的。」

李金貴忽然間，覺着自己很小，一切都在聽命行事。

那白衣少女要他吃，他就拏起一個櫻桃吃了下去。

很大的櫻桃，也很甜。

李金貴不住又拏起了第三個櫻桃。

那小碟中，又有四顆櫻桃，李金貴一口氣把它吃了下去。

白衣少女道：「你很喜歡吃櫻桃，以後，就常常到這裏來玩嘛？」

李金貴呆了一呆，道：「我，可以常常的來麼？」

白衣少女點點頭，道：「當然可以，不過，不過……」

李金貴道：「不過什麼？」

白衣少女道：「不過，不能讓別的人知道。」

李金貴道：「我明白，不能讓我爹和我娘知道。」

白衣少女說道：「也不能讓我姐姐知道。」

李金貴道：「妳姐姐？」

白衣少女道：「對！我有兩個姐姐，

也不能讓他們看到。」

李金貴道：「這座很大的莊院中，只有你們三個人住？」

白衣少女點點頭，道：「對！」

李金貴道：「都是女孩子，沒有一個男人？」

白衣少女道：「是啊！所以，我很歡迎你來玩。」

李金貴道：「那就勿怪你們這裏長滿了荒草，原來沒有人打掃、清理。」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大姐既不能整理，故意讓它荒蕪起來。」

李金貴道：「這個爲什麼？」

白衣少女道：「因爲，這樣別人才會相信，我們這裏沒有人住。」

李金貴道：「原來，妳們是故意要藏起來。」

白衣少女嘆口氣，道：「我也不太知道，反正，大姐要我們怎麼作，我們都聽她的。」

李金貴道：「妳大姐呢？」

白衣少女道：「今天，你的運氣很好，她正在坐關……」

李金貴沉思了一下，道：「妳還有一個二姐呢？」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說道：「她暫時不在。」

李金貴說道：「不在，她可以出去玩麼？」

白衣少女道：「當然可以，我也可以出去玩！」

李金貴道：「那好啊！……」

白衣少女道：「什麼好啊！」

李金貴道：「妳能出去相見，咱們可以在外面見面，我就不用冒險跑到這裏來了。」

這時，李金貴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那位白衣姑娘實在長的很美。美的，就像天上的小仙子，因爲，李金貴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漂亮的姑娘。

白衣少女搖搖頭，嘆口氣，道：「現在，只怕不行，我還不能出去玩。」

李金貴道：「爲什麼？」

白衣少女說道：「因爲，我現在要看家。」

李金貴道：「看家？」

白衣少女道：「是啊！這一個月該我看家，還有十幾天，不能出去。」

李金貴道：「看什麼呢？沒有人敢進你們這座宅院，這麼大的地方，這麼荒凉的所在，就算是小偷，也不敢隨便進入來呀！」

白衣少女道：「你說的不錯，我們這裏，從來沒有人來過。」

李金貴心中一動，道：「不對，我今天就看到一個男人，進了你們的宅院裏，他很年輕，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白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看到他了？」

李金貴道：「對！很多人都看到他了，他還在不在這裏？」

白衣少女道：「他已經走了。」

李金貴問道：「走了，爲什麼呢？」

白衣少女道：「因爲，他是……」

突然停口不言。

李金貴道：「他是怎麼？」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李大哥，我看，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爲什麼呢？我也讀過很多書，我……還明白事理。」

白衣少女輕輕嘆息一聲，道：「李大哥，有些事情，不知道最好。」

李金貴道：「好吧！妳不願說，我也不便强迫所爲，我要走了。」

白衣少女急道：「走了，天還早的很哪？」

李金貴道：「不早啦！這時候，我娘已經睡了，不過，我還秉燭夜讀。」

白衣少女道：「你明天還來不來？」

李金貴道：「不能常來，要是我爹知道了，一定狠狠的打我一頓。」

白衣少女道：「你爹管束得很嚴厲，是麼？」

李金貴道：「不！不是很嚴厲，不過，他再三的告訴過我，不准我到你們這座宅院中來。」

白衣少女道：「那你不會再來啦！」

李金貴道：「我會再來的，因爲我很想再看到妳……」

白衣少女問道：「我是不是長得很好看？」

李金貴道：「好看極啦！我從來沒有看過比你更漂亮的女人。」

白衣少女接道：「除了兩個姐姐之外，我很少見到別的女人，所以，我只知道自己，卻不知和別人比起來，是什麼的樣子。」

李金貴道：「沒有人能和妳比……」

他本想找一個形容詞句出來，稱讚他一番，但一時間，卻偏偏想不出來。

白衣少女仍是十分高興李金貴對自己的讚美，笑一笑道：「李大哥，這幾天，我都很空，大姐還要半個月才能出關，你可以白天來找我玩。」

李金貴道：「我來了怎麼找妳？」

白衣少女道：「我們後山，有一假山，假山的荷池旁邊，有一座涼亭，你在那裏等我。」

李金貴道：「不對，不對……」

白衣少女道：「怎麼啦？」

李金貴道：「我不知道什麼時間來，妳如何會知道？」

白衣少女道：「這個，你不用担心，你來了，我自然會知道，不過……」

李金貴道：「不過什麼？」

白衣少女道：「有時候，我正在忙，不能立刻過來，你可以坐在那裏休息，也可以到處走走，但有一個地方，絕對不能去。」

李金貴道：「什麼地方？」

白衣少女道：「荷池西邊，有座小石屋，千萬不能進去。」

李金貴點了點頭，道：「我記下了，還有麼？」

白衣少女道：「假山半腰處，有一座小山洞，最好也別進去。」

李金貴沒有多問，站起身子，道：「我走了，下一次，我來的時候，最好……」

白衣少女接道：「我會替你準備更多的好吃的點心。」

李金貴實在不想走，但他知道李佃戶一回去，就會找他。

現在，該是李佃戶回家的時刻了，他必須趕在父親到家之前趕回去。

這裏很值得留戀，但李金貴却不能留戀。

回到家裏的時候，李佃戶已坐在客廳裏等他。

很意外的是，這一次，李佃戶沒有喝醉，而且，母親也被叫了起來。

李佃戶的神色很嚴肅，冷冷的說道：「金貴，你到那裏去了？」

李金貴呆了一呆，道：「我……我……我去玩了。」

「到那裏玩的，是不是到對面白家大院。」

李佃戶這麼一個問法，必有所本，李金貴只好硬着頭皮承認，道：「是。」

「金貴，我講過多少次，不許到對面白家大院，你怎麼就是不聽爹的話呢？」

李金貴一屈雙膝，跪了下去，道：「爹，那裏面沒有鬼，也沒有瘟神……」

李佃戶哦了一聲，道：「你看到了些什麼？」

「看到了人！」

李佃戶道：「什麼樣子的人？」

「是，是，是個女人。」

一道沒有開口的李夫人，突然說道：「唉唷！孩子，那是狐狸仙，這可怎麼得了。」

李佃戶站起身子，伸手按在李金貴的額上，摸了一陣，說道：「還好，沒有發燒。」

李金貴道：「娘，妳怎麼啦，那明明是人，怎麼會是狐狸仙呢？」

李夫人冷哼一聲道：「年輕輕的，懂什麼，明天，跟我一起到玄妙觀去，請老道長看看。」

李佃戶嘆口氣，道：「孩子，起來吧！早點歇着，明天跟我到玄妙觀去。」

沒有受一點責罰，倒是出了李金貴的意料之外。

但要到玄妙觀去給老道士看病，李金貴心裏却是十分反感。

但他知道，絕對不能反抗。

可憐天下父母心，李佃戶心中明明有着十丈怒火，在勉强尅制着。

兒子大了，又是個讀書人，不能像過去小時候一樣，動不動就拳脚交加的打一頓，要是措詞不當，激起了李佃戶的怒火出來，一頓痛打，絕難免除。

李佃戶似是一直惦記這件事，天一亮，就叫醒了李金貴。

其實，李金貴失眠了大半夜，他一直想着那個白衣姑娘。

李佃戶叫他起床時，他不過剛剛睡着不久。

「看看你的臉色，唉！蒼白成什麼樣子？」

望着兒子的臉色，李佃戶又責備，也有些三分憐惜。

李夫人趕的更急，李金貴剛洗過臉，李夫人已經端上來兩碗荷包蛋，道：「趁熱吃了，早點趕路。」

一面在李金貴臉上打量。

李金貴心中明白，自己臉色難看，那是因爲沒有睡好。

最好的治療方法，就是讓自己再好好睡一覺。

但這是他心中的話，想說，卻不能講出來。

李佃戶換了一身過年才捨得穿的乾淨衣服，又帶了一塊銀子。

李金貴從來沒有看過父親帶銀子出去，最多是帶三五百文錢。

×　×　×

玄妙觀屹立府城北邊，那是一座規模宏大，遠近知名的道觀。

李佃戶帶着李金貴，直到大殿，低聲對一個當值的道長說了幾句話。

那道士點點頭，李金貴看到了李佃戶掏出了那塊銀子，交給了道士。

李佃戶是個很省儉的人，一次用十文錢，就會心疼個半天，但這一次，一下子用了一塊大銀子，竟然面不改色。

但李金貴卻看得心疼的很。

那個道士打量了李金貴一陣，低聲對李佃戶說了幾句話。

李金貴很用心的聽，果然聽到了那道士說了一句：「一臉妖氣……」

然後，李佃戶就深深一揖，道：「道長請救救他，救救他……」

李金貴被帶入了大殿後面一座廂房中，這裏很幽靜，已是遊人不准隨便進入的地方。

房子很寬敞，足足有三間大小，除了一張紅漆的八仙桌外，就是一個長櫈子和兩張大木椅。

李佃戶領着兒子在長櫈子上坐下來，低聲說道：「金貴，你聽着，老子化了五兩銀子，才請到這裏二觀主親自作法，給你避邪，這是救你，也是救我們李家一家人，心誠則靈，等一下，二觀主問你什麼？你可要據實回答。」

李金貴心中暗道：「你們這麼個折騰法，我就是沒有病，也會被你們折騰出病了。」

心中在想，卻不敢講。

二觀主出來了，一件八卦道袍，配上銀色的道冠，高高的個子，看上去，還眞有些仙風道骨的樣子。

這股氣派，使得李金貴肅然起敬，李佃戶更是一臉虔誠，雙手合十，口中唸唸有詞。

李金貴不懂他唸的什麼？反正是表達內心的宗教。

只聽二觀主重重咳了一聲，道：「李金貴，你在那裏沾染了一身妖氣？」

李金貴怔了一怔，忖道：「這二觀主難道眞有法眼，看到我身上有妖氣，我自己怎麼一點也感覺不到。」

心中念轉，李佃戶却先開了口，道：「孩子，你要實話實說，這二觀主，才能給你避邪。」

李金貴點點頭，道：「白家大院。」

在南陽府，提起了白家大院，幾乎和玄妙觀一樣有名，二觀主臉色一變，道：「你去過白家大院，看到些什麼妖怪，據實說來？」

李金貴怔了一怔，道：「妖怪，我沒有看到妖怪呀！」

二觀主臉色一沉，冷冷說道：「總看到一些什麼東西了吧？」

「是！我看到了一個人。」

李金貴很不情願，但却不敢隱瞞據實說了出來。

二觀主一皺眉頭，道：「說！什麼樣子一個人？」

這不像是道士作法，簡直有點過堂問案的樣子。

李金貴完全被唬住了，微微一呆，道：「是，是……是一個女人。」

三觀主道：「女妖怪……」

「她不像妖怪……」

「爲什麼？」

「妖怪是很可怕的，但她却長的很美麗。」

「厲害的妖怪，都會變成很美的女人，誘惑男人，你年紀輕，少不更事，已經被妖怪迷住了，還不知道。」

二觀主下了主觀的絕對論斷。

李金貴鼓足了最大的勇氣，道：「二觀主，她眞的不像妖怪。」

這一次，二觀主沒有理會李金貴，却望着李佃戶，說道：「令郎中邪很深，我要帶他到後殿祖師壇上作法，先消除他心中邪魔。」

李佃戶臉都嚇白了，低聲說道：「我能不能跟進去看看。」

李佃戶仍是愛護他的兒子，這是希望所寄，要靠他光宗耀祖，改換門第，希望有一天，也在李家的門上掛一塊詩書傳家的木匾。

但二觀主却冷冷說道：「不行，你不能去。」

他嚴肅的臉色，使得李佃戶不敢提出第二次要求。

李金貴被帶入了後殿。

李佃戶等了足足近一個時辰，才看到李金貴被帶了出來。

不過二觀主未再出來，把李金貴帶出來的是一個很年輕的道童。

那道童的年紀和李金貴差不多，但神情却很嚴肅，瞪着李佃戶，道：「好啦！把他帶回去吧！」

李佃戶仔細的看了兒子一眼，感覺了他眞像中了邪一般，臉色蒼白，足履不穩，目光遲滯，心中暗暗嘆息，道：「妖孽啊！妖孽，那裏不好去玩，偏偏跑到白家大院去玩。」

來的時候，李金貴像生龍活虎一般，走的比李佃戶還快。

但回去的時候，李佃戶不得不把兒子揹回去。

他現在太虛弱，虛弱得連路也無法走了。

李佃戶看到了兒子臉上的淚痕，眼中的淚光，但他却不敢多問。

奇怪的是，李金貴也沒有開口。

出了玄妙觀，李佃戶再也蹩不住了，低聲道：「金貴，那位二觀主怎麼給你避邪的？」

李金貴沒有回答，甚至，望也沒有望李佃戶一眼。

李佃戶的心中很感傷，但也認爲，這是避邪後的現象，休息個兩三天，就會好了。

可悲的是，李金貴躺了四五天，仍然沒有好轉過來，四五天中，也沒有說過一句話。

唯一是李佃戶安慰的是，李金貴還活着，還有一口氣在。

李佃戶有些後悔了。

但最痛悔的還是金貴他娘。

好好一個孩子，一避邪，避成了這個樣子，實在是叫人疼心。

李夫人心痛，李佃戶心煩，這就造成了家庭的風波，每天總要吵個幾次架。

吵的是一個題目，但却吵了十幾次，還吵不完，而且越吵越兇。

李夫人本來很怕李佃戶，但這一次，却橫了心，怎麼吵都不讓步，可是一直吵不出個辦法來。

第六天，李夫人一大早就出了門。

李佃戶明明看到了，但却沒有多問，他知道，只要多問了一句，又會是一場好吵。

看着病榻上躺着的兒子，幾天下來，已瘦的不像人形，臉色也由蒼白，變成了黑黃色。

李佃戶很心煩，也很氣苦，但却不知道該如何處置這件事？

近午時分，李家門口，停下來一輛牛車，李夫人先下車，後面來的是南陽城中最有名王大夫。

王大夫的年紀，已經有六十多啦，但却精神很好。

像這種車接車送，診金很高的名大夫，李佃戶就算是病的躺下去，也捨不得去請來看病，但這一次，李佃戶却沒有責怪夫人，反而心裏很欣慰，李夫人就能想起請王大夫給兒子看病，自己怎麼就想不起來。

李夫人沒有理會李佃戶，帶着王大夫直到兒子住的病房。

王大夫的確是名醫，診斷過脈象之後，只說了兩句話。

第一句是，不用費錢吃藥了。

第二句是，替孩子準備後事。

說完了兩句話，連診金也不收，茶也不喝一口，王大夫就起身離去。

最後希望破滅了，南陽城方圓百里之內，王大夫看不好的病，再沒有大夫能夠看好。

李夫人忍不住心中的怒火、痛苦，指着李佃戶說道：「你聽着，金貴死了，我也活不下去，你去準備兩口棺材，埋了孩子再埋我。」

李佃戶沒有還口，只是在呆呆的想，忽然又想到了玄妙觀，孩子在玄妙觀避邪避的病，玄妙觀的道士應該能醫。

心中念頭一轉，抱起李金貴，就向外走。

李夫人大聲叱喝，道：「你要幹什麼的？」

李佃戶呆了一呆，道：「我，我帶金貴去看病？」

李夫人道：「到那裏看病？」

聽說替孩子看病，李夫人的火氣，也小了很多。

「到玄妙……觀去。」李佃戶聲音低的只有他自己聽得到。

奇怪的是，李夫人却聽到了，登時火冒三丈，冷冷說道：「什麼？還要到玄妙觀去，要去你去，把孩子留下來。」

李佃戶似乎是自知理屈，沒有多說，

放下孩子，一個人離開了家。

原本是一個充滿幸福、快樂的家庭，却因李金貴這一病，病的一天愁雲慘霧。

李夫人握着金貴的手，不停低泣。

可憐天下慈母心。

想到母子們即成永訣，李夫人內心中，實在是萬分的悲傷。

無聲低泣最傷神，李夫人不知何時，竟然睡熟了過去。

醒來時，已是夜幕低垂。

木桌上，紅燭融融。

「娘！妳怎麼不去睡覺。」

聲音，出自李金貴的口中。

李夫人似是不大相信，揉揉眼睛看去，發覺李金貴睜着眼睛，人完全清醒了過來。

李夫人突然跳了起來，道：「金貴呀！你……你清醒了？」

李金貴道：「是啊！我看娘睡的很好，所以，沒有叫您？」

李夫人道：「謝天、謝地，謝謝您菩薩保祐。孩子，你！你把娘給嚇壞了？」

李金貴道：「娘，我……我……。」

李夫人接道：「孩子，不要說了，好好的閉上眼睛給我休息。」

李金貴嘆口氣，閉上了雙目。

李夫人替兒子蓋上被子，快步行了出去。

她想到了丈夫，這兩天，對丈夫太兇了，想一想實在不好意思。

李佃戶就倒在門口上，靠在門上睡着了。

他心裏有很多不瞭解的地方，也有很多懷疑，很多愧疚。

他想不通，爲什麼玄妙觀的老道士，看不好金貴的病，而且，越看越厲害。

一向溫柔的夫人，忽然間兇的像母老虎。

這個家，完全變了。

李佃戶也覺着自己有太多的委屈，一個人喝悶酒，喝醉了，就倒在門口睡了過去。

李夫人叫醒了李佃戶時，已經是二更過後時分。

李佃戶看到夫人，酒已經醒了大半，急急說道：「怎麼，金貴死了？」

李夫人道：「沒有，沒有，他清醒過來了。」

「什麼？清醒過來了。」李佃戶一下子跳起來，不小心撞到了門上。

但李佃戶顧不得自己頭疼，像飛的一樣，跑到了李金貴的病房裏。

李金貴瞪大着眼睛，望着屋頂出神。

李佃戶急急說道：「孩子，孩子，你好了。」

李金貴點點頭，道：「爹，爲了我的病，您和娘，都受了不少的苦。」

李佃戶道：「不要緊，不要緊，你好了就好，你娘，這幾天是眞的很苦。」

李金貴道：「我知道，我剛才醒過來的時候，娘就在我的身邊。」

李夫人走了進來，拉着李佃戶，道：「不要打擾孩子，讓他好好休息一下。」

李佃戶道：「好！好！對，對，金貴你休息，我跟你娘去廚房，給你煮兩個荷包蛋。」

李金貴道：「爹，我的精神很好，我想和您談談？」

李佃戶道：「好！好，爹也想和你談談？」

李夫人道：「唉呀！孩子，你歇着，等你身子復元了，你們父子倆還怕沒有時間談話。」

李金貴道：「娘！我眞的有些餓了，好想吃東西，您去給我準備點東西吃，我和爹爹談談，反正，我也餓的睡不着。」

李夫人嘆口氣，轉身而去。

李佃戶瞭解兒子的心意，行到榻邊，低聲道：「金貴，你有什麼事？」

李金貴道：「爹，您可知道，什麼人救了我？」

李佃戶道：「王大夫沒有開藥方子，我看還是玄妙觀的道士救了你？」

李金貴搖搖頭，道：「爹，我本來沒有病，我的病，就是玄妙觀道士給我造出來的。」

李佃戶吃了一驚，道：「什麼，玄妙觀道士造出來的？」

李金貴點點頭，道：「他們在我頭上拍了一掌，我就暈了過去，我感覺，他們給我吃下一些東西……」

李佃戶道：「這怎麼會呢？」

李金貴道：「爹，還有一件事，你只怕也想不到？」

李佃戶道：「什麼事？」

李金貴道：「救我的，是白家大院內那位姑娘！」

「什麼？」李佃戶像是突然被人在前胸上打了一拳般，突然跳了起來。

「孩子，你說什麼？白家大院那位姑娘救了你？」

李金貴對這位脾氣不好的父親，實在有些害怕，他焦急的樣子，嚇的話也不敢接下去，楞在了那裏。

李佃戶發覺了孩子的神態，笑一笑，說道：「金貴，有話盡管說清楚，不要害怕。」

「爹，你不打我了？」

李佃戶道：「不會，爹不會再打你了，有什麼話，盡管說吧？」

李金貴輕輕吁一口氣，道：「我說，白家大院裏，那位姑娘救了我。」

李佃戶道：「哦！她怎麼救你的？」

李金貴道：「爹，詳細的情形，孩兒記不得，我醒過來的時候，她就站在我的床邊，本來，我不敢對爹說的，她也不讓我說，但我想了想，我不能騙爹，所以，還是說出來了？」

李佃戶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李金貴道：「剛剛的事，當時，娘也在旁邊。」

李佃戶道：「你娘也看到她了？」

李金貴道：「沒有，娘睡着了。」

李佃戶沉吟不語，臉色很凝重，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孩子，眞的是她救了你？」

李金貴說道：「是！孩兒怎麼敢騙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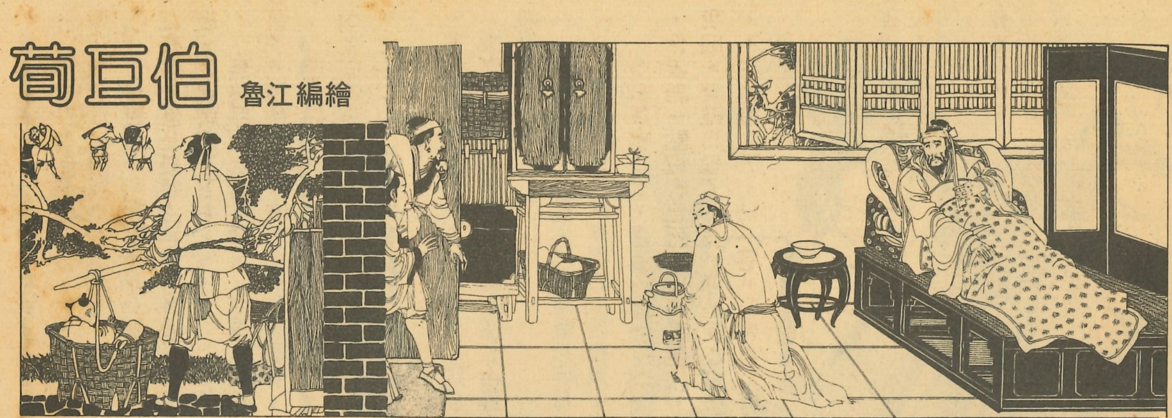
李佃戶道：「她還說了什麼？」

李金貴道：「她說孩兒中了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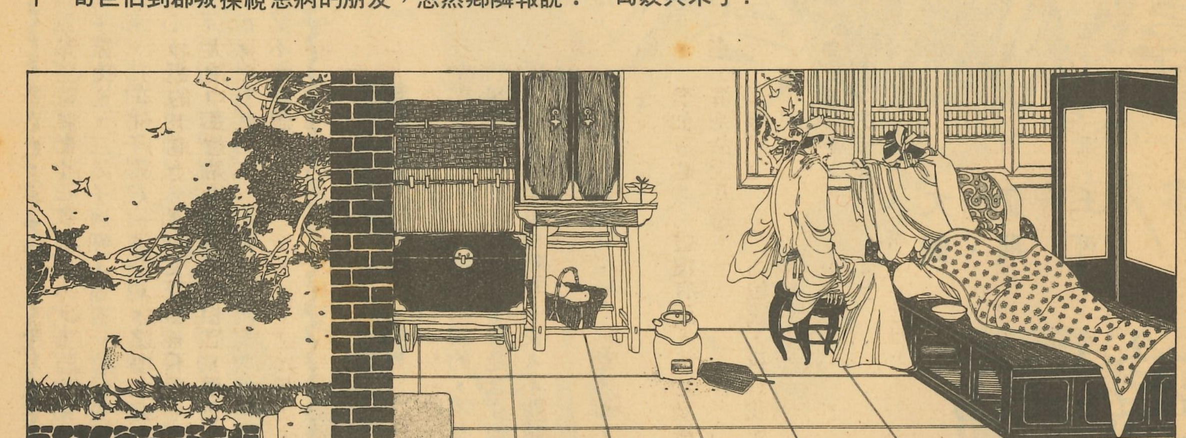
李佃戶奇道：「中了毒，怎麼會呢？誰會對你下毒呢？」

荀巨伯

魯江編繪



1　荀巨伯到郡城探視患病的朋友，忽然鄉隣報說："匈奴兵來了！"



2　朋友說："匈奴兵來，我活不成了，你快離開這裏逃跑吧！"巨伯不肯。



3　匈奴兵闖入，對巨伯說："大軍到，郡城的人都跑光了。你是誰？竟敢留下！"巨伯答道："朋友病重，我豈能忍心拋棄他，毀道義而求生存？"



4　匈奴兵一聽羞慚而去。

李金貴道：「玄妙觀的老道士！」

李佃戶臉色微微一變，道：「怎麼會呢？他們爲何要對你下毒？」

李金貴道：「我不知道，爹也知道我沒有病，但是經過玄妙觀的老道士避邪之後，我就病倒了下去。」

李佃戶點點頭，道：「這倒是不錯，孩子，她還說了什麼？」

李金貴說道：「她告訴孩兒說，要我躺在病房裏，不要出去，裝着沒有清醒過來……」

李佃戶呆了一呆，道：「那是爲什麼？你這次病倒，驚動了不少的親戚、鄰居，他們都很關心你，你好了，我還想請他們到家裏來，好好的熱鬧一下。」

李金貴急急搖頭，道：「不行啊！不行，爹，這絕對不行。」

李佃戶嘆口氣，道：「你這一場大病，你娘差一點沒有急死，天天跟我吵，跟我鬧，爹雖然忍了下去，可是我心裏急的，不在你娘之下，只不過，爹是個大男人，不能跟你娘一樣，大哭大叫的，可是……可是……」

李金貴道：「我知道，爹和娘都很愛我，不過，白姑娘說，玄妙觀的老道士，不會放過我……」

李佃戶吃了一驚，道：「你說他們不會放過你……」

李金貴點點頭道：「是！」

李佃戶道：「爲什麼呢？」

李金貴說道：「爲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李佃戶道：「白姑娘沒有說過？」

李金貴說道：「白姑娘說，她也不太明白詳細情形，等她回去問過之後，才告訴我。」

李佃戶道：「孩子，你這場大病，玄妙觀的老道士，實在很可疑，不過，白家大院中那位姑娘，也不能相信，孩子，我看……」

李金貴道：「爹，我在玄妙觀出來之後，病的要死，白姑娘救了我，這是事實，而且她還告訴我，要想澈底的避開麻煩，最好的辦法，就是咱們辦一場喪事？」

李佃戶說道：「辦喪事，給什麼人辦喪事？」

李金貴道：「給我。」

李佃戶說道：「你！孩子，你沒有瘋吧？」

李金貴說道：「沒有，這是白姑娘說的。」

李佃戶道：「這沒有死人，怎麼辦喪事，眞是胡說八道。」

李金貴道：「白姑娘說，只有我死了，玄妙觀的道士，才不會再找我。」

李佃戶沉吟了一陣，道：「金貴，明天，我去問問他們……」

李金貴道：「爹，不行啊！不能去問他。」

其實，李佃戶也不敢眞的去問，李金貴這麼一說，李佃戶也就借機下台，緩緩說道：「孩子，不問可以，不過，不能辦喪事，我把你送到你舅舅家去。」

李金貴道：「爹，我想，我去白家大院一趟……」

李佃戶怔了一怔，道：「去白家大院，孩子，這個，你要多想想吧！」

嘆口氣，李佃戶並沒有嚴格拒絕的意思，李金貴的胆子大了起來，低聲說道：「我偷偷的去，不讓別人知道，我去問個清清楚楚，玄妙觀的老道士，爲什麼要殺我？」

李佃戶沉吟了良久，道：「孩子，這件事，等你病好了再說！」

李金貴又問道：「爹，你是不是答應了？」

李佃戶道：「好！你身體好了，我答應你？」

李金貴道：「其實，我的病，已經好了！」

李佃戶說道：「孩子，你先養身體要緊……」

這時，李夫人端着一個木盤行了進來，盤上放一碗麵，一個荷包蛋，一盤炒肉絲，很豐富的一頓。

李金貴實在很餓，一口氣，把所有的東西都吃下去。

李夫人很高興，能吃是福，何況，李金貴正是能吃的年齡，收了碗筷，很高興的離去。

李金貴似乎是很疲倦，吃過飯就閉着眼睛睡去。

李佃戶是眞的很累，坐一會，就起身離去。

李金貴立刻睜開了眼睛，悄然下牀而去。

這幾天，金貴的病，折騰的李佃戶夫婦都很疲勞，兩個很快睡熟了過去。

李金貴很容易離開了家。

李佃戶夫婦一覺睡到了日上三竿。這在他們夫婦而言，可是從未有過的事。

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吵醒了李佃戶夫婦。

李佃戶打開門，立時一呆。

一個手執串鈴，背插寶劍的老道士，當門而立，臉上帶着微笑。

他長髯垂胸，道袍飄風，方臉長眉，看起來，還眞有仙風道骨的樣子。

李佃戶很信神，也敬鬼，連帶的對和尚、道士，都有一種很大的敬畏。

平常日子裏，不論是看到了和尚道士，他都會表現出十分敬慕的樣子，現在，却突然有一種畏懼的心情。

老道士拂動一下長髯，笑道：「貧道寒星……。」

「啊！是寒星道長，不知道有什麼指教？」

寒星道：「貴府中妖氣冲天，府中如若無人死亡，必有重病臥床，奄奄一息。」

如是這寒星道長早來一天，李佃戶一定會把他奉若神明。

可惜，他來的晚了一天。

「道長是玄妙觀來的？」李佃戶壯着胆子問了一句。

寒星道：「貧道來自九華山，不過和玄妙觀中的住持很熟。」

後面這句話，引起李佃戶很大的反感，惹不起，總可以躲得起吧！

李佃戶搖搖頭，道：「道長，你看錯了，我們家裏沒有死人，也沒病人，你請吧！」

（未完・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終南派呂容亮是第十三代掌門人，有三位弟子，大弟子于望山，二弟子羅方進，三弟子唐翔，還有一位女兒叫呂丹鳳，因自己有病叫女兒寫信給三位弟子回來，他的弟子都趕回來省視，各懷心事，目的想攫取掌門地位，對師父的病情反而不担心，反要求師父未死前定下誰能接管掌門，呂容亮知道他們三個弟子不是掌門人選，但不說明，只留待以後考慮，自己的病情，幸得女兒找到本山的採藥童上官業勤用山藥醫治，略有起色，三個弟子怕師父收他爲關門弟子，暗中施計將上官業勤打斷脚骨，想師父不作他想……

關門弟子

新派俠情中篇

故事／王一龍・文
可飛・圖

未参悟謎訣　難繼掌門位

那婦人想了一下，說道：「這只是小畜生的藥錢，咱們母子的生活又由誰來負責？」

唐翔道：「在下只是同情你們母子而已，並不需要負責你們的生活費用，因爲令郎是自己不小心跌下山澗的，不是爲咱們辦事，咱們送他回來，就是念在他對家師不錯，所以投桃報李，夫人不要得隴望蜀！」

那婦人又喃叫起來：「老天爺，你爲什麼要做這樣的孽？他爹死得早，正指望小畜生養我，誰知你却讓他跌個半死，教咱們以後如何生活！」

呂丹鳳走到唐翔身旁，輕聲道：「三師兄，我有幾句話要跟你說……」

唐翔忙招呼羅方進放下担架，跟呂丹鳳退後，那婦人着了慌：「喂，你們怎能就這樣跑掉？」

呂丹鳳道：「大娘放心，咱們不會跑掉！」她悄聲求唐翔。「三師兄，你就送一點錢給她吧，上官弟也可以說是爲了爹才受傷的！」

唐翔道：「這婦人太可惡，不可縱容她！」

呂丹鳳道：「就算是看在上官弟臉上吧！」

唐翔忖道：「我何不在這件事上討好師妹，若果花十兩八兩銀子就能買到掌門的，又何樂而不爲？」

呂丹鳳見他沉吟不語，又道：「三師兄，錢對你眞的這般重要？人家一個是寡婦，一個是半殘廢，你於心何忍？」

唐翔道：「師妹，愚兄自小接觸你，只知道女子都是溫柔的，從未見過這種潑婦，對她絕無好感，至於上官弟，愚兄跟他也無甚交情，不過看在師妹你的臉上，再送她五兩銀子，咳咳，這五兩銀子愚兄本來是要送給師父的，但現在就是給她吧！」他掏出一錠銀子，交給呂丹鳳。「愚兄只剩下這錠……」

呂丹鳳道：「三師兄，你下山把它換成碎銀……」

唐翔微笑道：「不要讓人把咱們看扁了，以爲終南派的弟子都這麼小氣！」

呂丹鳳道：「三師兄，你眞好！你在這裏等我！」她把銀子交給那婦人。那婦人尚不大滿足，嘮叨了好幾句才收下。

上官業勤羞窘地閉上雙眼，婦人叫道：「你們把他抬進來吧！老娘上一生也不知做過什麼孽，這一生才來活受罪！」

唐翔與羅方進匆匆把上官業勤抱上床，便走到外面去。上官業勤躺在床上，雙眼直勾勾地望着牆角的蜘蛛網，澀聲道：「鳳姐，小弟不愼，却累你們破費，請代小弟向唐三哥道謝！」

呂丹鳳道：「區區幾兩銀子不用掛齒，三師兄不是這種人，而且，而且他也的確需要替你付藥錢！」

「他是無心的，小弟只怨自己命苦！」上官業勤眼眶忽然滾出兩行清淚，他任由淚水橫流，一直滴到蓆上。

呂丹鳳柔聲問道：「上官弟，傷口疼麼？」

上官業勤呆呆地道：「傷口疼也不如小弟心頭之疼！我娘……咳咳，小弟不應說長輩壞話，但她實在也太過份了一些……鳳姐，小弟不敢希望你能原諒她，只望你不要生氣！」

呂丹鳳忙安慰他：「你放心，我不會怪她！」

「鳳姐，你回去吧，唐三哥他們一定等得不耐煩了！」

呂丹鳳道：「不要緊，我倒一杯水給你喝……」

話音未落，只聽羅方進在外面叫道：「師妹，你回不回去？不回去的，咱們便先走了！」

上官業勤道：「鳳姐你快去吧！」

呂丹鳳道：「上官弟，你好好睡一覺吧，我明天再來看你！」她出了茅屋，與兩位師兄快步回家，只見于望山站在草坪邊緣瞻望。

羅方進道：「大師兄怎會放棄機會，站在這裏喝西北風？」

唐翔道：「他想乘機巴結師父，但師父可不笨，怎會上他的當？」

羅方進笑道：「不錯，必定是這樣，大師兄這次可說是枉作小人了！」

呂丹鳳說道：「二師兄，你怎能這樣說？」

羅方進不理她，快步奔前，大聲呼道：「大師兄，你怎不進去陪師父？」

于望山道：「老二你說什麼話來着？愚兄爲師父的安全着想，一直在此巡邏，不敢有一絲的疏忽！」

說着衆人已來至草坪，呂丹鳳道：「不知爹怎樣，小妹先去看看！」

唐翔道：「師妹，咱們也去向他老人家請安！」

呂丹鳳想了一下，道：「也好，不過你們不要再在爹面前爭吵！」

于望山道：「師妹，你年紀還小，什麼也不懂，咱們是講理，不是吵！」

羅方進道：「就算是吵，也是爲了本派的前途，師父不應該怪咱們！」

「但爹還不到六十歲，你們這樣會使他傷心！」呂丹鳳道：「你們就算要做掌門，也不必急在一時！」

于望山道：「誰急着做掌門？咱們只是希望師父能先把繼任人確定下來，以免一些原本沒有機會，後來却發了燒的人，可以死了心！」

羅方進雙眼一睜。「大師兄，你這是在罵我？」

于望山道：「我可沒這樣說，是你自己認爲的！」

唐翔說道：「別爭了，見到師父之後再說！」

四人走進茅屋，來至洞口，呂丹鳳拾起一塊石頭，敲在石門上，于望山與羅方進仍在喋喋不休地爭論着，只有唐翔細心，聽出呂丹鳳敲打的力量有輕有重，再細聽一下，便知道是兩重一輕。

呂丹鳳敲了三遍才住了手，羅方進道：「師父爲何還不來開門？」

唐翔道：「師父行動不便，當然沒這般快走到這裏來！」果然過了好一陣，石門才被推開。

呂丹鳳叫了一聲爹，唐翔三人則連忙向呂容亮請安。

呂容亮淡淡地道：「爲師還以爲你們都已下山去了！」

唐翔走前與呂丹鳳扶着呂容亮走進去。于望山道：「師父，剛才徒兒敲過門，你怎不來開？」

「是麼？」呂容亮冷冷地道：「我睡着了，聽不到！」

于望山忖道：「這老鬼走出去鎖門，再走回石床，一來一往，可得花不少時間，那有這樣快睡着的，分明是有意不開！哼，眞是不知好歹！現在是他要靠咱們，可不是咱們要靠他！」

到了石床，呂容亮坐下，問道：「老三，上官小哥的脚到底嚴重不嚴重？」

唐翔道：「看來起碼得休養幾個月才下得了床！唉，都是弟子不好，行動太不小心了！」

呂丹鳳忙道：「三師兄賠了五兩銀給上官弟作藥費，五兩銀子給他倆母子作生活費！」

唐翔說道：「弟子深感不安，因為今後有一段日子，他不能夠來替您治理身體了！」

呂容亮道：「這個倒沒問題，因為有藥方，只是上官小哥今後的生活不但有困難，而且其後母只怕對他……」

羅方進叫了起來：「原來那潑婦是他後母，難怪這般兇！」

呂容亮瞪了他一眼。「老二，你說話越來越沒規矩了，什麼潑婦？」

羅方進聲音雖然低，但仍辯道：「師父，她的確是潑婦，您若不信的，可問師妹！」

于望山道：「這女人的事跟咱們終南派無關，還是談論咱們的正事吧！」

呂容亮道：「你們不用再說為師也知道，又是要說那件事是麼？昨夜為師已想過，五年之內，假如有誰能猜透『青玉謎訣』，他便是第十四代掌門人，即使屆時為師未死，也立即退位！」

羅方進道：「但是假如咱們都猜不透呢？」

「五年後再另訂辦法！」

于望山喃喃地道：「這只是無端端要我多等五年而已，由第十一代開始，至今共歷四代，都沒一個人猜得出那是什麼悶葫蘆，咱又怎能猜得出！」

唐翔問道：「師父，那塊青玉真的與本門的武功有關？」

呂容亮道：「不錯！本來本門的武功足可與中原八大門派爭一日之長短，但自從第十代掌門祖師，突然暴斃後，本門之武功與聲譽，即一落千丈。歷史相傳，後山洞那塊青玉與本門之武功有關，可惜無人能參悟出它上面的謎訣！希望你們能辦得到！」

唐翔問道：「師父，這幾年您可曾有所得益？」

呂容亮瞪了他一眼，道：「老三你好糊塗！為師若猜出其玄虛的，還會淪落至今日這個地步麼？現在時候差不多啦，你們快去看看吧！」

于望山說道：「還用看？唸也唸得出來！」

呂丹鳳道：「大師兄你這話可就說錯了，須知此一時，彼一時也，也許你今日可能因某一件事而觸動靈感，把這啞謎猜破！」

于望山精神一振，說道：「多謝師妹提醒，那愚兄便去看一看！師父，弟子去了！」

呂容亮道：「都去吧！」

于望山三兄弟退出石室，走進另一條甬道，這條甬道比較狹窄，但也比較長，地道內沒有燈火，于望山問道：「老三，你有帶火熠子麼？」

唐翔道：「這裏閉着眼睛也能進來，還用得着火熠子麼？」話雖如此，他到底把火熠子幌亮。

甬道裏有點霉氣，不過到了後面，那氣味反而沒了，接着又來至一間石室，這石室比呂容亮那間還大，上面有好幾個通氣洞，陽光自上面照下來，不過石室的很多地方仍覺甚為暗淡，唐翔把牆上的幾座油燈都點亮。

燈光齊放，一室皆光。只見兩旁的石壁，刻着不少人形的圖案，一看便知是與武術有關。那是一套拳術，也是終南派的入門功夫，喚作靈拳。這套拳主要是訓練手脚的配合，特別是步法，更是靈活非凡，是以才叫靈拳。

這一套雖是入門功夫，但現在已成為終南派的兩大絕技，另一是刀法，除此之外，便只是些零碎的招式。

這石室的地上十分平坦，顯然是座練功室，但奇怪的是靠內的地上有一塊圓櫈般大小高低的石頭，那石頭在燈光下，隱現青光，走前一望，青石平滑之至，也不知是什麼東西造的，更不知它為何會長在石室內！

羅方進伸手在石上摸了幾下，道：「我完全沒有信心！」

唐翔道：「小弟認為這是祖師向他後輩開的一個玩笑！我就不相信，那幾句狗屁不通的詩文會令一個普通的人變成武林高手！」

于望山道：「但本門以前確是武林八大門派之一，如今武林耆老也還有不少人知道，那麼本門的武功全去了那裏？」

羅方進道：「師父不是說過麼，本門的沒落是因為第十代掌門人剛接任沒幾天，但突然暴斃，來不及把青玉謎訣的秘密告訴掌門弟子，是以就此湮沒！」

唐翔道：「現在再討論這些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揭開它的秘密！」

于望山瞪了他一眼，道：「這話誰不懂得？老三就是喜歡自認聰明，現在咱們在研究本門的歷史，就是為了解決這一個問題！」

唐翔臉上一紅，道：「好吧，那麼小弟洗耳恭聽！」

羅方進道：「我要說的只是這些，大師兄入門比較久，所知較多，自然由他先說！」

于望山心中暗道：「你肚子裏安着什麼心，難道我還不知道？哼，萬一你們由我的話得到靈感，參悟出青玉謎訣的秘密，我這掌門希望，豈不就此完蛋？」當下道：「當年師父告訴愚兄的，也只是這些而已！」

唐翔道：「大師兄既然不肯說，咱們惟有等候陽光，希望老天爺保佑，使咱們終南派重振聲威！」

三人便坐在青玉旁邊等候，過了一陣，自上面通氣孔射進來的陽光，逐漸移向那塊青玉，終於照射在青玉上面，玉石倏地青翠起來。

那青玉在陽光照射上，隱隱約約現出一行字來：春雨綿綿人不歸。字是魏碑體，十分易認。

于望山道：「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樣，你們可有什麼新發現？」

羅方進與唐翔齊聲應他沒有，於是再等候第二行字的出現。陽光略偏，又浮上

一行字，南天佳客留足跡。字體跟上一句一樣。

唐翔又說道：「這跟上次所見又是一樣！」

于望山道：「愚兄已看過無數遍，每次都一樣，絕難相信今日會有所不同！」

羅方進道：「聽說第十一代的弟子，便有人窮半生的時間，日夕守在這裏看這四句謎一般的詩文，連死也是死在這裏！假如這四句東西有何異象的話，那人早已發現！亦會流傳下來！」

唐翔道：「就算有所不同也未必有用，因為還要猜出它的含意！」

羅方進罵道：「他奶奶的，也不知是誰想出來的餿主意，故意弄了這個來作弄徒子徒孫！好好的不把武功秘訣公開，如今才淪落到這個地步！本派的衰落，此人要負全責！他若還有點良心的，現在做鬼也該保佑咱們早日參悟機關！」

于望山說道：「別再嘮叨，快看第三句！」

只見青玉上又現出一行字來：羅網底破脫籠牢。于望山嘆了一口氣，道：「第四句一定是：仁心俠骨無人敵！」

過了一忽，第四行字又浮了上來，果然正是仁心俠骨無人敵。此刻青玉上的四行字都清楚呈現，依次是：

春雨綿綿人不歸，南來佳客留足跡。

羅網底破脫牢籠，仁心俠骨無人敵！

唐翔伸手一摸青玉平滑，也不知是如何刻的。于望山輕聲地唸了起來，三人苦苦思索。俄頃因太陽的移動，引致陽光旁移，第一行字便消失了，接着其他的亦依次消失，青玉石上一切恢復原來的狀態！

過了頓飯工夫，羅方進首先忍不住問道：「你們想到了沒有？」

于望山道：「誰想得到！」

唐翔道：「小弟有個提議，咱們輪流把自己的見解說出來，然後大家再商量研究，也許會有所進展……」

于望山截口道：「且慢，師父說誰能參悟青玉謎訣的秘密，誰便做掌門，如果大家一齊研究出來的，怎樣算法？總不能三個輪流做吧！」

羅方進道：「不錯，這個一定要先說清楚，否則寧願不商量！」

唐翔道：「參悟之後，武功秘訣公開，大家分頭練習，三年之後再比武定勝負！不知兩位師兄意下若何？」

于望山與羅方進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于望山目光表示同意，羅方進只得也表示贊成。

唐翔道：「大師兄先說吧！」

于望山道：「當然是由小到大沒一絲規矩！」

唐翔吸了一口氣，道：「好，便由小弟先說！小弟認為這首詩跟候鳥有關！」

羅方進道：「你別忘記這是關係到本門的武功怎會又與候鳥有關！」

唐翔道：「你倆且聽小弟說來，春雨綿綿人不歸，這句指出時節，第二句的南來佳客留足跡，這是指春日雨多客旅回不了家，但候鳥在此留下了足跡，羅網底破脫籠牢，是說這隻候鳥掙破籠牢，飛了回來……」

羅方進哈哈笑道：「那麼最後一句：仁心俠骨無人敵又怎能解釋？你說不能說候鳥仁心俠骨吧！」

唐翔臉上一紅，訕訕地道：「那麼你又有何看法？」

羅方進道：「我認為這是祖師自道，開頭第一句不是已指出一個人了麼？只有咱們的祖師才有可能無人敵！」

「那中間的兩句如何解釋？」

「也許祖師當年去過什麼地方，留下足跡……對，祖師在那地方作客，無意之中悟出上乘的武學……後來，後來他可能被人困在什麼地方，最後因為練成武功而脫出籠困，成為無人敵的武林高手！」羅方進得意洋洋地道：「大師兄，你認為小弟的看法是不是比較合理？」

于望山道：「有道理……；但這只是『故事』，與本派的武功完全無關！」

唐翔道：「那麼請大師兄說說你的看法吧！」

于望山道：「愚兄根本一無所知！」

羅方進叫了起來：「大師兄，你想食言？咱們說了你却不說：三師弟，你還不快跟他理論！」

唐翔道：「大師兄，假如你今日食言，小弟便認為你不配做我們大師兄！」

于望山紅着臉道：「但事實我便是你們的大師兄！」

「但你已失去做師兄的風範！」

「愚兄不是想食言，而是根本猜不出來！」

羅方進道：「不管如何，你一定要說，否則別想離開這裏！」

于望山忙道：「好好，你們不要催，等愚兄想想！」

過了一陣，于望山道：「愚兄認為這是一套武功，這武功的名稱與脫出籠牢有關……也可能與鳥兒有關……」

羅方進問道：「為何與鳥兒有關？」

于望山道：「因為羅網……羅網當然與鳥獸有關！」

唐翔道：「小弟也有此感，不過這是什麼武功？」

于望山道：「愚兄若知道還會來這裏發呆麼？嗯，大家再想一想吧！」

過不了頓飯工夫，三人互相交換眼色，都一齊搖頭。羅方進道：「肚子餓了，不知師妹煮好了沒有，先出去塡飽肚子再說吧！」

三人返回呂容亮的石室，果見呂甘鳳已把稀飯咸菜捧上石桌。

呂容亮道：「都坐下吃吧……唉，這種東西你們大概已吃不慣了！」

唐翔道：「不要緊，吃得就行！嗯，師父，弟子下午上山打獵，今天晚上咱們吃一頓好的！」

于望山道：「弟子也去，多打些山兎山羊小鹿的……」

呂容亮道：「要這許多作甚，又吃不了這許多！」

羅方進道：「多了有什麼打緊？把它臘起來，師父您老人家幾時愛吃，便叫師妹煮給你吃！」

呂容亮淡淡地道：「這是小事，你們的大事辦了沒有？」

羅方進一怔，問道：「師父，什麼大事？」

「青玉謎訣！」呂容亮啜了一口稀飯，嘿嘿笑道：「這是關係到你們的前途，還不是大事？」

唐翔道：「師父，咱們猜不出來，那四句詩文跟以前的一模一樣……」

呂容亮道：「當然是一樣，爲師看了數十年，那二十八個字都沒一個會變！」

于望山說道：「師父，假如沒人猜得出……」

呂容亮早知他要說什麼，便截口道：「你不用說，爲師主意已決，五年內若無人能猜得透那青玉謎訣，屆時便再另訂挑選繼承人的條件吧！」

羅方進心頭不大高興，不過也不敢多言，因爲按照一般門派的慣例，掌門都由首徒繼任，是以只得打圓場道：「大師兄，師父說得有理，咱們盡這五年研究那青玉謎訣吧！」

于望山瞪了他一眼，道：「你不用吃飯麼？」

唐翔說道：「大師兄，你這話就不對了！師父叫咱們用心參悟青玉謎訣，並沒有不准咱們吃飯的意思！你依然可以去做你的護院，反正那二十八個字你早已記熟，有空便揣摸一番，相信皇天不會負有心人……」

于望山冷笑道：「師弟，你也說錯了，師父和太師父他們都未參悟出來，難道他們便不是有心人？」

唐翔登時語塞，呂甘鳳忙道：「大家吃飯吧，反正還有時間讓咱們研究！」

羅方進道：「當然有時間，那青玉又不會爛，抄相信再過十三代，那二十八個字還能看得到，就不知有沒有人能夠打破這個悶葫蘆！師父，你老人家見多識廣，請您替咱們解釋一下，若說那四句詩文，包含了一套高深的武學，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呂容亮嘆息道：「不瞞你們，爲師也揣度不出，而且一絲頭緒也沒有，甚至跟你們一樣，對此感到懷疑！」

于望山等人都停下箸來，靜聽呂容亮說話，道：「老三應該見過爲師在練習書法？」

唐翔點頭道：「是的，有一段時候，師父您每早都在練習書法……啊，對了，練的正是魏碑體，跟青玉石上的字體一樣的！」

呂容亮道：「爲師就是爲了揣度謎訣，所以才苦練魏碑的，而且每日都寫幾遍，爲師可以寫出跟青玉石上的完全一樣的字來，但可惜都沒有一絲收益！」

羅方進嘆息道：「如此咱們的希望更加渺茫了！眞不知那位祖師爲何要弄出一個東西來！」

呂容亮搖搖頭。「你們生什麼氣？要生氣爲師是第一個，我兩歲上山，便一直陪着先師在那石室內渡過，結果……算啦，也許是咱們終南派的刦數！」

唐翔心頭懊喪之極，但仍強打精神，道：「師父，您不用灰心，也許最後奇跡會出現！」

呂容亮道：「爲師現在這個光景就算有上乘的武功，怕也練不了啦，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他悲愴地一嘆，顫巍巍地站了起來，呂丹鳳忙扶他到石床，躺下。

唐翔草草吃飯，掛上鋼刀，道：「師父，您休息吧，弟子上山打獵去！」

呂容亮閉上眼，無力地揮揮手，唐翔不太了解他這是什麼意思，不過總也知道他心頭必定十分悲涼愁苦，當下于望山與羅方進也表示要去打獵，三人走出山洞，于望山冷笑一聲，道：「老三，你變得好快！」

「大師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嘿嘿，你今日不斷討好師父，跟昨日的態度大不相同，到底是什麼意見？」

唐翔冷冷地道：「大師兄，你這話說得好生無理，小弟跟你有任何協議麼？我對師父怎樣，是小弟的事與你無干！」

于望山道：「這話不錯，但假如愚兄把上官業勤受傷的事告訴師父，不知會有何後果？」

唐翔臉色大變，雙眼射出怒火，道：「二師兄，你認爲大師兄爲人如何？」

羅方進打了一個哈哈，道：「這件事跟我無關！」

唐翔冷冷地說道：「這件事，咱們三個都同意的，而且還是二師兄你提議把上官業勤『卡察』幹掉的！好呀，你們大可以對師父說去，不過我也可以把內情全抖出來，也可以來個否認，說這是你們誣衊的！」

羅方進連忙道：「算啦，大家都別說，打獵去吧！」

三人聯袂上山，走進樹林裏，執起幾塊尖銳的石頭，見到野兔小鹿，便以石擊之，打了個多時辰，才打了一頭山貓，兩頭小兔，三人已興趣索然，便坐了下來。

于望山道：「這老鬼看來不會改變主意，留在這裏只會多吃苦頭……你們有什麼打算？」

羅方進反問一句：「大師兄，你又有何打算？」

于望山沉吟不語，唐翔道：「咱們以你馬首是瞻！」

于望山道：「是否一致行動？」

羅方進與唐翔都應了。于望山道：「明天咱們都下山去吧！」

「以後呢？」羅方進問道：「以後咱們都不上來？」

于望山道：「以後的事誰敢肯定？也許你明天便參悟了青玉上的謎訣，難道你不上山？」

羅方進道：「不錯，若不是參悟了那謎訣，上山也沒意思！」

于望山道：「當然，五年後愚兄相信大家都會再來！就這樣決定吧！」

三人提着獵物下山，到山澗處把獵物宰之洗淨，然後拿回山洞。

這晚的飯三人吃來果然香了許多，但氣氛十分沉悶。沒人開腔。于望山正在不知如何開口向師父請辭，不料呂容亮反而先開口了。「你們三人都有工作，也不能離開太久，明早都下山去吧！」

于望山三人一齊答應，飯後，呂丹鳳找了個機會，把唐翔拉到沒人的地方，問道：「三師兄，你明早也要下山？」

唐翔見她眼中有難捨之色，心中暗暗得意，卻不說破，頷首道：「是的，師妹有事麼？」

呂丹鳳不悅地道：「小妹要有事才問得麼？」

「愚兄……並非此意……你應該知道的！」

一句你應該知道的，使呂丹鳳心中又有了希望，她吸了一口氣，囁嚅地道：「爹叫我問你，你下山後以什麼謀生？」

唐翔微微一怔，料不到她會問這個。不過他腦筋靈活，眼珠子一轉，隨即想到了理由，道：「愚兄下山後最初跟人押了兩趟鏢，後來有了一點本錢，便做些小買賣！」

呂丹鳳問道：「做的是什麼買賣？」

「不一定，有時是山貨，有時是綢緞。從城內買貨，僱人到山區裏去販賣，賺些蠅頭小利！」

呂丹鳳道：「三師兄，你怎不去當鏢師或護院？」

「僱請護院的很多東主若不是奸商、奸賊，也都是些吃人不吐骨的活剝皮。鏢師更是身不由己，很多時候會被一些人利用……」

呂丹鳳一怔，問道：「怎會如此？」

「比如某人表面上是個殷商，其實是坐地分贓的汪洋大盜，他們有時僱鏢局把贓物押到某處安全的地方！當然鏢局的主持人眼光銳利的，可以不接，但贓物上並沒有寫明這是偷來的或搶來的，很多時候也接下了！」

呂丹鳳道：「小妹一直都在山上，連這個也想不到！」

「這怎能怪你！」唐翔道：「愚兄不想被人利用，所以寧願市儈一點，做些小買賣！」

呂甘鳳道：「小妹贊成三師兄你的決定！」

唐翔道：「師妹，你喜歡什麼東西？下次愚兄買回來給你！」

呂丹鳳芳心竊喜，垂下螓首，道：「你買給爹吧！」

唐翔微笑道：「愚兄知道了，明早要下山了，師妹，愚兄要去休息了！」

呂丹鳳呆了地道：「那……明早再見吧！」

次日一早，于望山、羅方進與唐翔便進山洞向呂容亮告辭。呂容亮只淡淡地叮嚀了幾句，便往石床躺下。三師兄弟到草坪處，取了馬匹，緩緩下山。

到了山腳，于望山翻身上馬，傲然道：「師弟們，你們的馬是比不上愚兄的這匹大黑，你們在後面慢慢跟着吧，咱們後會有期！」他雙腳輕輕一挾，那匹黑馬洒開四蹄，如飛馳去，果然疾似追風逐電！

羅方進冷哼一聲，也上了馬，拍馬馳去，唐翔走在最後，馳了十餘里，羅方進見唐翔那匹馬越來越不行，不時打着蹶，不肯前進，便回頭道：「三師弟，愚兄也不等你了！」

唐翔皺着眉道：「這畜生今日不知在發什麼脾氣，眞氣煞小弟也！二師兄你有事便盡管先行吧！」

羅方進不斷催馬前進，眨眼間，距離越拉越遠，唐翔索性跳下馬來，于望山與羅方進是向長安的方向馳去，唐翔卻改道向東行，奇怪，那馬兒却越跑越快，到日落前，便已到達一座叫黑龍口的小集。他在小集歇了一夜，次早又往東行，下午便到洛南。

洛南是華山南麓的一座小鎭，頗爲繁榮，小街的兩旁商店林立，唐翔先到成衣店買了一套黑色的緊身衣褲，在鎭上蹓躂了一陣，然後到一家飯館裏吃飯。

此刻時候還早，食客不多，夥計們都閑着，唐翔揮手招小二過去。他點了兩個小菜，一壺米酒，問道：「小二哥，請問一聲，這裏街後面有一棟莊院，建造得十分整齊的，未知是什麼人的府邸？」

小二答道：「那是本鎭首富莊老爺的家！」

「你們這鎭的莊老爺很有錢麼？」唐翔道：「坐下來聊聊吧！」

小二道：「你等等，待小的吩咐廚子下鍋再來！」他走了過去，向內把菜名喊了一遍，然後舀了一壺酒，拿了過來，替唐翔斟了滿滿的一杯。

唐翔說道：「快拿個酒杯來，俺請你喝一杯！小二哥，你知否今日是什麼日子麼？」

小二怔一怔，問道：「今日是什麼日子？」

「今日是俺的生日！唉，浪子天涯，獨自一人好生沒趣，你陪俺喝一杯吧！」

那小二本就好杯中物，聞言大喜，拿了一隻酒杯過來，唐翔替他斟了一杯，兩人虛碰一下，各自啜了一口，唐翔道：「莊老爺家裏很多人？」

「人不多，不過他們家有個教頭，武藝十分了得，上次有個不長進的毛賊，混了進去，要想順手牽羊，却被教頭手到擒來！」

唐翔心頭一沉，却不屑地道：「也許那毛賊飯桶而已！」

「那毛賊是不是飯桶，小的可不知道，但周教頭幾次比武都得勝，却是事實，他弟弟的武藝也是不錯，都能夠飛簷走壁呢！」

那店小二正想再說下去，掌櫃已呼他了：「小七，替我把這塊布拿到後頭給夫人。」

店小二告罪一聲去了，唐翔心頭一動，忖道：「既然那教頭武藝嫻熟，我何必冒險，而放棄這隻羊牯？」當下探頭望內，見灶房對面有兩間廂房，似乎住着人，估計掌櫃一家必住在店內，便決定晚上來做他一票。

俄頃店內的食客漸多，小七不能再來聊天！但這又使唐翔暗暗高興：「嘻，原來這小店的生意這般好，油水一定不少，眞是天助我也。」

他匆匆吃飽了飯，會了帳便拉馬出鎭，在附近蹓躂了一陣，再拉馬入樹林，把馬拴在樹下，自己則倚樹小睡了一陣，醒來時，星月已近中天，估計已是二三更時分，飯館裏的人必已睡了，於是換了衣服出林。

深秋風大，夜裏寒意更重，鎭上的人一早便已上了床，連狗吠聲也聽不到！

唐翔摸到飯館，先在附近走了一匝，又不見有人，便決定由後面進去，他爬牆入內！牆內是一座小院！屯着一些枯草乾柴，唐翔穿過小院，走上暗廊，那裏一邊是灶房，另一旁便是廂房。

暗廊的盡處有一道門，門關上使之與飯館的大堂隔開，廂房內發出鼻鼾聲，不過廂房有兩間，却不知掌櫃夫婦睡在那一間！

唐翔拿出一塊手絹幪着臉，慢慢向靠內那一間廂房走去，到了門前！伸手一推，門不能動，料自內門上了。他再到窗前，用鋼刀撬之。

「格」的一聲輕响，窗櫺彈開，唐翔探頭向內望去，裏面仍打着鼻鼾，炕上躺着一男一女，年紀已不少，看來必就是掌櫃夫婦，唐翔用牙咬住鋼刀，悄悄自窗爬了進去。

他自知自己的武藝兒不大管用，預先打定退路，是以先輕輕把房門打開，然後把刀架在掌櫃的脖子上用手捂住他的嘴！

那掌櫃在夢中一驚而醒，叫不出來，一掙扎便弄醒了他婆娘，唐翔急忙用低沉的聲音喝道：「要命的便不許張叫，否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掌櫃夫婦在床上發顫，唐翔暗中鬆了一口氣，道：「乖乖下床拿錢，臭婆娘，你聽見沒有！」

那老婦慢慢地爬下床，鑽入床底！掏出一個鐵箱子來，道：「這是咱們夫婦的棺材本，請大王……」

「住口，把蓋打開，拿過來。」

老婦把鐵箱蓋子打開，放在床上！哀求道：「請大王慈悲……」

唐翔見裏面有五六十兩銀子，還有幾錠黃金，另外還有些碎銀，便拿了兩錠黃金，四錠五两重的銀子，道：「其他的留下來給你們養老，識相的不要叫！」他一收刀，衝了出去。

到了小院，把後門拉開，閃了出去，就在此刻，裏面傳來掌櫃的呼叫聲：「捉賊呀，強盜搶錢呀！」

唐翔暗中罵了一聲：「他奶奶的，不知死活！」他已得手，不願再作逗留，立即向鎮外奔去。

跑了一陣，背後傳來一陣腳步聲，他吃了一驚，撒腿跑得更快，只聽背後有個粗沉的聲音，喝道：「狗賊，你有種的便停下來，等俺周勝領教一下。」

唐翔心頭一跳，忖道：「此人莫非是莊家的教頭！」他爭財不爭氣，悶着氣急跑，不料後面的人越追越近，而且聽腳步聲，來的起碼有三四個人，唐翔更是亡命而逃。

「師傅，前面那個人影一定就是！」

唐翔一驚，偷偷回頭一望，果見一條猛漢，帶當三個青年，帶着火把，提着刀棍飛奔而來，幸而已至樹林外，唐翔連忙閃進去。猛聽一聲高叫：「看鏢！」唐翔身子忙一伏，閃開了兩枝燕尾鏢，第三枝「噗」的一聲，釘在他後肩上，痛得他吡牙裂嘴，無奈知道此刻更非對方之敵，只得忍痛跳上馬背，揮刀斬斷馬韁，催馬前行。

那馬兒雖非寶馬，但跟他已多年，頗聽使喚，也解人意，知道「主人危急」，急向樹林的另一端奔去，唐翔回頭一望，見那些漢子亦已入林，更加催馬不停。

那猛漢見他有馬，心頭一急，又發了幾枝鏢，但都落在馬後，唐翔出了樹林，馬速更快，知道對方輕易追不上，心頭才逐漸安定。

他一口氣馳了十餘里，至一座樹林才停下來，此刻他後衣早已爲血水染濕，連忙下馬，脫下上衣，伸手去後肩拔鏢，不料那燕尾鏢有倒鈎，一拔之下，扯下了一大片肉，痛得他死去活來。

唐翔喘了幾口氣，破口大罵，他身上的傷藥留在山上，只得撕開那件血衣，紮住傷口，再披上白袍，休息了一陣，在天將亮時上路。

他傷口頗爲深廣，是以不敢再狂策，只任由馬兒慢慢踱步前進，走了三四里路，天色便亮了，唐翔這才發現自己竟是往北行，便忙撥轉馬首西進，打算到黑龍口養傷。

太陽逐漸升高，他又飢又渴，偏偏又找不到賣吃的地方，一直到午飯才找到一個村莊，那莊口有個酒棚，他跳下馬，拉了一張板櫈坐下，叫道：「夥計，有什麼吃的！」

這酒棚甚小，夫婦兩人，一個管煮的，一個又當掌櫃又當小二，那男的道：「客官，這時候只剩下一點麵……」

唐翔已急不及待地道：「就送一碗給我吧！」他實在渴得厲害，見桌上有茶壺，也不用杯，抓起茶壺，含住壺口，便狂飲起來。

那掌櫃見他面色青白，便問道：「客官，你身上有病麼？」

唐翔搖搖頭，道：「不是，昨夜遇上翦徑的毛賊，他奶奶的，他們人雖多，俺也不怕……不過後來却看了他們的暗器，流了好些血，又趕了半天的路！」

掌櫃把麵端了過來，道：「所言雙拳難敵四手，客官你也太認眞了！」

唐翔問道：「掌櫃，這附近那裏有藥賣？」

「再過去一點，有賣山草藥的，不過可要自己煉製，客官你若要現成的，只怕要到黑龍口那裏才有了，不過要去黑龍口，腳程可要緊一點，否則趕不上天黑！」

唐翔付了帳，立即上道，到了天黑之前，果然剛好趕到黑龍口。他立即到鎮上的藥舖買傷藥，然後投店休息。

匆匆吃過晚飯，唐翔脫下外衣，解開布條，却因爲時間太久，血水凝團，傷口肌肉與布條連在一起，他扯下布條，傷口再次流血，好不容易敷上藥，包紮好了！便躺在床上睡着了。

一覺直睡至次日下午，小二來拍門，他才被驚醒，只覺一顆頭如鉛般重，傷口發痛，頭又發燒，四肢乏力，好不容易才扶着壁，走下床把門開了，喘着氣問道：「什麼事？」

小二閃了進來，見他這模樣，暗暗吃了一驚，問道：「客官，你今天還住不住店？」

唐翔點了頭，道：「快替我找個大夫來，有賞！」店小二扶他上床，便慌忙出去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二才帶着一位大夫來，那大夫把了脈，開了藥方！唐翎道：「大夫，請你替我看看後肩的傷口是不是發了炎？」

那大夫替他解開衣裳及布條，見傷口有膿，問了情況便道：「你這傷頗深，我帶來的藥不合用，你等我回去拿！」

唐翔生怕他看出端倪，會對自己不利，奈何此刻自己全身乏力，連站也站不穩，那裏能阻擋得了他？

天幸那大夫去了一陣便回來，用藥散化開，以棉花醮水清洗，最後再敷上藥，唐翔付了藥錢，吩咐他明天再來。

唐翔在大夫及店小二的悉心照料底下，過了五天才下得床，心中把周勝罵個狗血淋頭，又過了七八天，後肩的傷口才合縫，此刻已是初冬，他出店買了衣服，又買了一大包零碎的東西，然後重返終南山去。

唐翔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拉韁，慢慢上山，到了草坪，不見一人，他悄悄把馬匹拴了，走進茅屋，只見山洞虛掩着，他伸手一推，岩石便移開了！呼道：「師父，弟子又來了！」

到石室，只見呂容亮坐在床上，臉上有驚喜之色，顫聲問道：「你怎地又回來了。」

唐翔道：「以前弟子不知道師父您身體有病，所以才……如今，咳咳，師父，你瞧我買了什麼回來？」他把包袱打開，只見裏面還有一個小包袱，外面却是兩件薄棉襖，小包袱裏面是些臘肉臘鷄！還有鹹蛋。

呂容亮老懷大慰，道：「山上生活雖然苦一點，但鹹菜也能過活，何必這樣破費！」

「這是應該的。」唐翔問道：「師父，師妹呢？」

「她去看望上官小哥！」呂容亮道：「老三，你的武功進境如何？」

唐翔心頭一沉，囁嚅地道：「略有寸進！」

「你們三個之中，你的資質最好，可惜你不肯吃苦，假如你能吃苦的話，早已趕在他倆前面去了！」

唐翔道：「師父，弟子自信不會輸給大師兄及二師兄！」

呂容亮側着頭問道：「有否把握贏他們？」

唐翔沉吟了一下才道：「大概有六成把握。」

呂容亮頷首道：「此話並無誇大之處，但僅勝半籌，若要爲師立你爲繼承人，恐你兩個師兄不服！」

唐翔心中竊喜，忙道：「但本派已有先例。」

「不錯，但那是因爲武功相差太懸殊，所以才廢長立幼，是故你若有上進的話，這五年內你必須咬牙苦練，五年後他們上山，爲師便要你們比武，屆時，這第十四代掌門之職，便將落在你身上。」

唐翔問道：「師父，也許五年之內，有人會參悟出青玉謎訣，屆時情況便會有所不同了。」

「不錯，爲師是這樣說過，也抱着這個希望，但不會瞞你，這個希望已成爲奢望！」

唐翔急問：「爲什麼？」

「百多年來，竟無一人能參悟出其秘密，誰敢冀望這五年內會有所突破？」呂容亮嘆了一口氣，道：「爲師病後精神比較集中，忽然覺得這可能是一項……」

唐翔見他說了一半便住口，忙又問：「是項什麼？」

呂容亮又嘆了一口氣，過了半晌才道：「爲師想不到好聽一點的名詞來形容，只能說他是項陰謀。」

「陰謀？」唐翔脫口驚呼一聲：「這是什麼陰謀？」

呂容亮道：「那塊青玉根本與本門的武功無關……」

唐翔截口再問：「但爲何歷代都有此說？」

「此乃代代相傳而已，當年武功可能因人而湮沒，但爲了安慰門下弟子，是以才想出這個辦法，使後人仍心懷希望。」

唐翔心頭一涼，喃喃地道：「如此說來，咱們豈非沒了希望。」

「但願天見可憐……」

話音剛落，只見外面傳來呂丹鳳的聲音：「爹，你在跟誰說話。」

「丫頭，你三師兄回來了。」

呂丹鳳如春燕投林飛了進來，叫道：「三師兄，你怎地這般快來了，是不是買到了『當門子』？」

唐翔心頭一跳，忖道：「我怎地忘記了此事，若能帶些『當門子』上山，這小妮子還不是我的？只要得到她，掌門之位也就垂手可得了。」咀上却道：「告訴你一個壞消息，愚兄到長安去，四處都買不到！說要明年才有貨，是以愚兄只得先買些食物及衣服回來，啾，師妹，這件棉襖你拿去試穿一下，看合不合身？」

呂丹鳳紅着臉抓起棉襖又快步出去了，唐翔目光無意中一瞥，見呂容亮臉上有不豫之色，心頭不由一跳，暗道：「看來這老頭對我還不放心，哼，好稀罕麼？一個山溝裏的灰姑娘，一個沒人要的掌門，要我吃苦練功？呸，那莊稼把式的武功，練了又能怎地？就算當了掌門也不敢在人前顯顯威風！」他心中想到此，已興趣索然，恨不得立即下山。

呂容亮問道：「老三，你呆呆的在想什麼？」

唐翔忙道：「弟子在揣度祖師爺爺編造這青玉謎訣的用意！」

呂容亮嘆息道：「最實際的是把武功練好，想這些有什麼用處？」

唐翔沒好氣地道：「這種粗淺的武功還有什麼好練的？」

呂容亮臉色一變，澀聲道：「爲師嘗聞有人只練成了一套少林羅漢拳，便成爲武林高手！」

「可惜這種人太少，而且那人必有其他奇遇！否則，武林中懂得羅漢拳的，何止萬人，却不見有一個是高手的！」

呂容亮道：「所謂工多藝熟，多練總有好處！」

唐翔冷冷地道：「師父，你大概太少下山，還不知道情況，人家一聽見終南派三個字，便『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所以咱們更加要努力……」

唐翔又冷笑道：「可惜任你如何努力也打不過人家！像弟子這種身手在江湖上混，只配做大戶人家的護院，連教頭也够不上資格，做鏢師嘛，也只能像二師兄那樣在小鏢局裏當個第三鏢頭！」

（未完・二）

司馬洛奇俠故事

翻案

馮嘉・文
可飛・圖



拒透秘密

司馬洛是向來都歡迎美麗的女郎來找他的，不過，這個女郎，還有一個英俊的青年開着一部豪華跑車在外面等着他，這又使他感到不是味道了。

那個女郎還沒有下車的時候他就已經注意到，因此，那個開跑車的青年男人雖然把車子停得遠遠的，也還是逃不過他的注意。

那個女郎說道：「你是不是司馬洛先生？」

「是的。」司馬洛說：「有什麼指敎呢？」

「我是姓溫的，」她又說道：「溫美玉。」

冤枉坐牢

「溫小姐，」司馬洛說：「我可以帮你什麼忙嗎？」

「我可以進來嗎？」溫美玉問。

「請進來吧，」司馬洛說。

她進來了，四面望望，說道：「司馬洛先生，你正在幹什麼呢？」

「你是家庭計劃會之類來做訪問的嗎？」司馬洛說：「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什麼忙。我又還沒有結婚，亦沒有兒女。」

她的臉上微笑，顯出她是不大高興他這樣輕薄的語句。她說：「我祇是奇怪你正在幹什麼，因爲你是正在做着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司馬洛正在做的事情，也的確是會引起人家的好奇心的，因爲他的家中一片凌亂。他說：「我正在砌模型。」

「正在——砌模型？」溫美玉皺起眉頭說。

「這是一部法拉利跑車的模型，」司馬洛指點着說道：「你看，我是用木頭把零件一片一片雕好，成爲外壳，最後再加上打磨及油漆，至於內藏的機器，我則是全用金屬製成的。」他打開一張藍圖給她看，這件工作使他的地板上散滿了工具及碎片。

「噢！」溫美玉說：「這是孩子的玩意。」

「這不是孩子的玩意，」司馬洛說：「這是女人不明白的男人的玩意，不過，假如你想玩一種女人也懂得的大人的玩意，我也是可以奉陪的！」

「司馬洛先生，」溫美玉說：「你可以正經一點嗎？」

「很好，」司馬洛說：「你要正經，那我們就正經好了，你想談一些什麼正經的事情呢？」

「你認識一個叫章理夫的人嗎？」溫美玉問。

「是聽過這個名字的。」司馬洛說。

「可以供應我們一些情報嗎？」溫美玉問。

「恐怕不能了！」司馬洛說：「我對這個人所知不多！」現在，司馬洛忽然完全失去了開玩笑的心情了。

「但是你是他的好朋友。」溫美玉說道。

「是誰告訴你的？」司馬洛問。

「是我們的資料顯示的。」溫美玉說道。

「你們是誰？」司馬洛問。

「杜勒斯基金會。」溫美玉說。

「你是來籌欵的嗎？」司馬洛問。

「我們杜勒斯基金會不籌欵的。」溫美玉說：「我們祇是花錢。」

「哦，」司馬洛說：「你是說，你們願意花錢購買有關章理夫的情報。」

「假如是合理的價錢。」溫美玉說。

「爲了什麼呢？」司馬洛問。

「你不知道我們杜勒斯基金會是幹什麼的嗎？」溫美玉問。

「我所知道的基金會多數是在股票市場上騙錢的，」司馬洛說：「不過，亦有些是做科學研究的。」

「我想知道的是，」溫美玉說：「關於章理夫的另外一些詳細的資料，他現在已經在監獄裏了，但是監獄方面所存的資料不够詳細。」

「我問你爲什麼，」司馬洛說：「你對章理夫的資料要知道得更詳細，又是爲了什麼呢？」

「法律是公正的，」溫美玉說：「我希望弄清楚他還有多少罪行！」

「他現在是在監獄裏，」司馬洛說：「他給判了多久？」

「終身監禁！」溫美玉說。

「那你還研究些什麼呢？」司馬洛說：「他反正是出不來的了。」

「法律是公正的，」溫美玉說：「雖然他已經是在服刑，還是要弄清楚。他可能行爲良好，十幾年後就放出來了，終生監禁通常不是終生監禁的。」

司馬洛拿起一件金屬的零件來，放在一隻金屬的夾子上，扭動螺絲，將之夾緊了，然後用一隻小銼去銼！

他說：「他坐牢那個地方，似乎不是祇要行爲良好就可以早些出來的。你可以行爲很差，但是，假如你出得起錢的話，你就也會被視爲行爲良好了！」

「這是另一件事，」溫美玉說：「我們需要搜集多一些證據。」

「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司馬洛停一停，把那件金屬的零件取了下來，擧起迎着窗口的光細看。

「你是他的好朋友，」溫美玉說：「你不可能沒有什麼情報供應的。」

「你眞妙，」司馬洛說：「你找到一個人的好朋友，叫他供應資料，使這個人在監獄裏永不超生。」

「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是有價錢的，」溫美玉說：「祇要價錢是合理的，有什麼不可以出賣呢？你開一個你認爲是合理的價錢，假如我們也認爲是合理的，就可以成交了。」

「眞可惜，」司馬洛說着，放下那零件，取去一把雕刻刀，他的手一閃，雕刻刀就不見了，而牆壁上「托」的一聲，那把刀已刺中了牆上掛着的泳裝美女日曆，插在那裏。

「今天是五號。」司馬洛說。

他的雕刻刀，也是正刺在五號的上面，那些日期的數目原是有一部份印到了日曆中那個泳裝美女的身上的，而司馬洛這雕刻刀就是同時刺中了美女的腹部。

他又嘆一口氣：「眞可惜。」

「什麼眞可惜？」溫美玉問。

「那麼美麗的女人，」司馬洛說：「卻給一把刀子這樣刺中肚子！」他又抓起一把刀子擲出去，這一次卻是刺中了日曆上那個美女的臉部。他又說：「你看，她是死定了的，但是，假如她是眞人的話，也許她不担心自己會死，而是担心自己面貌會不會受到破壞，你是女人，你一定也很明白這種心理的。」

「司馬洛先生，」溫美玉說：「我們剛才是在討論着章理夫的事情。」

「哦，對了，」司馬洛說道：「我已經對你講過了，我沒有什麼可以帮忙你的了。」

「我們是很出得起錢的，」溫美玉說：「你開出一個價錢吧，有價值的情報，我是不會嫌貴的。」

「你留下一個電話吧，」司馬洛說：「我考慮一下，也許我會打電話給你的！」他收拾着那些雕刻刀。

溫美玉打開手袋說：「我留下一張名片吧。」

就在此時，司馬洛忽然執住她的手臂，把她一拉拉到懷中，手上一把鋒利的雕刻刀就一抵抵住了她的喉嚨，而在同一的時間，他用脚一撐，撐中了一張圓形的坐几，這張坐几的脚是裝了四隻輪子的，給他這樣一撐，這坐几便像車子似的向前滑去。

原來有一個男人從走廊裏出來，手上拿着槍。他一出來，這坐几就撞到了他的膝上，他大叫一聲，狼狽地向前仆，翻過了坐几，翻了一個觔斗而仆在地上，槍也丟了。

司馬洛在他能够起身之後，已從溫美玉的手袋中取出一把槍。

溫美玉說從手袋中拿出來一張名片，實在可能就是要把這槍拿出來的，但是司馬洛把她的計劃全部破壞了，連從屋後潛進來接應的人亦給他擊倒，假如不是有人潛出走廊而先被司馬洛發覺，溫美玉倒是可能取槍成功的。

司馬洛手中的槍指着地上那人，而手中的雕刻刀則是抵着溫美玉的頸子，喝道：「你們，兩個都不要動！」

他們果然兩個都不敢動了。

溫美玉沒有給他捉得很緊，但是雕刻刀是那麼鋒利，假如她妄動的話，喉嚨就很容易給割破，而假如她要跳開的話，司馬洛拿着的槍亦是不會放過她。

司馬洛說：「你，你不要亂來，離開你的槍遠一點。」

那人祇好小心地爬開一些，一面亦說：「你——請你不要亂來。」

「你不亂來我也不亂來了。」司馬洛說。

溫美玉說：「你這樣也是沒有用的，你是逃不了的。」

「現在隨時可能死掉的是你。」司馬洛說。

不過，溫美玉所謂又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爲，每一個窗口都忽然出現了一個槍手，半露身子，槍則是伸進了窗子裏來。

司馬洛把溫美玉按低一些，使她蹲下來，於是他們就可以受到那張桌子的保護——其實是司馬洛受到保護，司馬洛的背後是牆角，沒有危險。

那個衝出走廊而跌倒的槍手說：「你已經被包圍了，你沒有機會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是你們兩個也是沒有機會的，我會帶走你們，我一扳槍機，你的頭上就會開一個洞，而我的刀子一動，這位小姐的喉嚨就會破掉死了。」

「我們……」溫美玉吶吶着說：「不過是要跟你談談吧了。」

「我不喜歡你們的談話方式，」司馬洛說：「現在聽着。我要窗口的人全部不見，以證明你們的誠意。」

「你們……先離開吧，」溫美玉祇好吩咐。

窗口那些人都不見了。

地上那個人說：「我呢？」

「你留在這裏，」司馬洛說：「你過去替我把窗簾都拉上。」

那人也祇好聽從司馬洛的吩咐，爬起身來，過去把窗簾拉攏了，如此，那些出現在窗口的人假如要再來，也是暫時無計可施了。

司馬洛說：「溫小姐，原來你是首領，但是你却是領導無方了！」

「我是沒有惡意的，」溫美玉說：「我不過是要向你問一些情報吧了！」

「用這樣多的人？」司馬洛冷笑：「你們好像是一隊軍隊要進攻我！」

「既然你不肯開價，」溫美玉說：「我們就祇好用強硬一些的手段了，這叫先禮後兵。」

司馬洛放了她，過去把那人的槍也拾了起來，然後去打電話。

「你打什麼電話？」溫美玉問。

「999！」司馬洛說：「你們是來行兇的。」

「你也不是那種會要求警察帮忙的人呀！」溫美玉說道。

「我也並不認為要求警察帮忙就是一種恥辱！」司馬洛說。

「我們……我們不可以好好地談談嗎？」溫美玉說：「我們是來交易的，驚動到警察，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以後有機會再談好了。」司馬洛冷笑。

他這個人，不錯是不大喜歡向警方求助的，但是這一次的情形比較特別，溫美玉簡直是帶來了一隊軍隊似的，而此外還有多少人，亦是很難預料。

好漢不吃眼前虧，他最好還是找警察來解圍。

他打了那個電話，溫美玉也不再出聲了，因為電話已經打了出去，就是無法挽回的。

很快，警車聲就自遠而來。

不論溫美玉有多少槍手在外面，他們都是不可能與警察對峙的，因此警察一來，他們就祇有一個辦法，就是走為上着，於是，當警察入屋的時候，就祇是找到溫美玉和那個不能離開的槍手。

× × ×

警局裏司馬洛是認識很多人的，其中一個就是李來探長。

李來探長嘆一口氣：「我相信你，司馬洛，假如她不是帶了許多人來，你會向我求助嗎？但是捉不到人，不能證明！」

「這個女人，」司馬洛說：「是什麼人呢？」

「這個要問她的律師才知道了，」李來探長說：「她和她的搭檔已經給保了出去了！」

「保了出去？」司馬洛說：「他們是拿着槍闖進來，對我惡意行兇的！」

「你也不能證明他們惡意行兇，」李來探長說：「當警察到達時，是你拿槍把他們指着，而他們受到了毆打，那個男的，小腿上給撞得瘀了！」

「難道我應該先讓他們打一頓才能證明嗎？」司馬洛氣結地道。

「講法律，就是如此的了。」李來探長說：「也許你不習慣講法律，所以你不明白。」

「那麼他們的槍呢？」司馬洛問。

「是領有正式執照的，」李來探長說：「他們是以杜勒斯基金會的保安人員的身份領取的。」

「什麼是杜勒斯基金會？」司馬洛問道。

「我也沒有聽過，」李來探長說：「但是很有錢似乎是毫無疑問的，他們把本地最貴的律師也找來了，而且也有勢力，我們有一位很高層的上司打過電話來，指導我們如何處理此事！」

「你的上司指導就是放他們走？」司馬洛問。

「大致的意思是客氣一點。」李來探長說。

「是哪一位上司？」司馬洛問。

「這一點，請恕無可奉告！」

「呀，」司馬洛說：「你居然也被上司欺壓了！」

「別用激將法！」李來探長說：「我不過是一個小探長吧了，我有什麼能力呢，上頭下來的命令，我就是想反抗也反抗不來的呀！」

「你就把他們放走了！」司馬洛說。

「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把他們留着的，」李來探長說：「他們又有那麼貴的律師，怎麼可以不放呢？」

「媽的，」司馬洛說：「假如放了他們，他們不是又再來纏我嗎？」

李來探長微笑：「你可以再把他們捉起來一次呀！」

司馬洛氣結地看着他。

李來探長又微笑：「你這個人，給別人的麻煩也夠多了，現在，有人給你一些麻煩也是好的。」

「是呀，」司馬洛說：「你幸災樂禍起來了，你很高興是不是？」

李來探長聳聳肩不做聲，司馬洛這樣講，倒的確是講中了他的心事的，因為司馬洛這個人好管閒事，也常常惹麻煩，許多時候，他所惹的麻煩都是介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而他又不肯對李來探長透露眞相，使李來探長相當難做，雖然通常司馬洛仍是把功勞交給李來探長的。

李來探長在沉默了一下之後，又說：「我是可以派人保護你的，看在一場老友份上。」

「多謝了，」司馬洛說：「我不需要你的保護，現在我可以走了嗎？你的上司不會叫你不放我吧？」

「老實講，」李來探長吃吃笑着，「我是非常不贊成放你這一種人自由出外，不過，你是投訴人，沒有辦法把你拘留的啊！」

「你很恨我，是嗎？」司馬洛說：「你總是忘記了我對你的恩惠了！」

「你可以走了！」李來探長說。

「你可以替我調查一下這個杜勒斯基金會是攪什麼鬼的嗎？」司馬洛問。

「可以，」李來探長說：「事實上我已經是在調查中了。」

「我還以為你的上司會贊成你這樣做。」司馬洛說。

「沒有贊成，亦沒有反對，」李來探長說：「不過這祇是我的私人興趣，我現在祇是在作着私人的調查吧了。」

「會把結果告訴我嗎？」司馬洛問。

「可能的。」李來探長說。

× × ×

司馬洛回到家時已經是夜晚，他的車子駛近時，却看見屋子裏有燈光。

他不由得呻吟一聲，因為這表示他的屋子裏有人在。他是一個人住的，而暫時沒有女朋友與他在一起，他離開屋子時又是未亮燈的，現在有燈光，亦即是說是有人擅入了他的屋中了。不過由於對方不是熄了燈在埋伏他，他相信他進去也是無碍的。於是他就進入屋中。

廳中却沒有人。他提高聲音叫道：「喂，誰在這裏？」

「是我！」溫美玉的聲音回答。她的聲音是來自浴室的方向。

司馬洛走進走廊，看見有些女人的衣物棄在地上，成為一條路，直通向浴室，最先是鞋子，然後是外面的衣服，再跟着就是裏面的衣服。

到了浴室門口，就已經是最裏面的衣服了。她身上看來不可能再穿着什麼，除非她是另外帶來了一套衣服的。

而浴室的門是開着的。

司馬洛說：「你在那裏面幹什麼？」

「你以為我是在幹什麼？」溫美玉說着，浴室裏同時又傳出水聲。她看來是正在洗澡。

「你佔了我的浴室！」司馬洛說：「我還打算回來洗一個澡！」

「你進來呀！」溫美玉說：「你的浴室很够大，空位很多！」

「對不起，多謝了！」司馬洛說。

「你害怕嗎？」溫美玉說：「我身上連衣服都沒有！」

「我還沒有看見你的手袋！」司馬洛說。

「我的手袋在廳中的沙發上。」溫美玉說：「我的槍也是在裏面！」

「你那許多男朋友們呢？」司馬洛問道。

「他們不是我的男朋友，」溫美玉說：「他們是我的手下。我不認為這一次我應該帶他們來！」

「那你來幹什麼？」司馬洛問。

「談！」溫美玉說：「你進來吧！」

「我在外面等你好了，」司馬洛說：「我不認為浴室是一個談話的好地方！」

他回到廳中，坐下來。

過了一會，溫美玉出來了，她的身上沒有衣服，不過她借用了司馬洛的一條大毛巾，圍着身子的中段，而身子的中段，當然也就是最重要的部份，亦是非禮勿視的部份。

司馬洛則反正是沒有看她了，他正低頭弄着他的模型車。

溫美玉走到他的身邊，一手搭在他的肩上：「怎麼了？難道你對模型車比我更有興趣？你可不是小孩子！」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司馬洛說：「這不是小孩子的玩意！」

「你也對我講過，」溫美玉說，「你可以教我一些大人的玩意！」

「你沒有玩！」司馬洛說。

「那麼，」溫美玉的手玩弄着他的頭髮道：「你以為我現在的裝束是玩什麼的呢？」

「玩美人計？」司馬洛說。

「人總有代價的呀，」溫美玉說：「錢你不要，女人你總是感興趣的吧？我聽說你是一位風流人物！」

「你的意思是假如我肯給你需要的情報，你就可以陪我上床嗎？」司馬洛問。

「別講得那麼硬繃繃的吧，」溫美玉說：「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在比較良好的氣氛底下好好地談談！」

「好一個女人！」司馬洛說：「既可以領導一羣殺手，一轉頭來，又可以成一個妓女！」

溫美玉的身子明顯地一震，玩弄司馬洛的頭髮的手一揮。

她這隻溫柔的手掌是變成粗魯起來了，向司馬洛的臉一摑過來。但是她又一次敗在司馬洛的手中。司馬洛及時一手執住了她這隻手的手腕，而且司馬洛的手中還是有一把雕刻刀的，這雕刻刀的刀尖就按在她的脈門上。

司馬洛說：「假如你亂動，那你就要流很多血了！」

「放我！」溫美玉咬牙切齒地說。

司馬洛放了手，她退開了。她裹在身上的那條毛巾，因為這二番動作也差點掉了下來，不過她及時扶住裹好了。

她退開，憤怒地說：「究竟你想要什麼？」

「我並沒有要什麼，」司馬洛說：「不是我找你，是你來找我的，你告訴我你要什麼吧！」

「我已經告訴你了！」她說。

「我也已經告訴你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什麼忙！」

她轉身走回走廊裏，好像足球員似的踢她鋪在地上的衣服，都踢了進去，踢進司馬洛的睡房裏，大力關上門。

不久，她再出來，已經把這些衣服穿好了，司馬洛則還是在弄他那模型車子。

司馬洛說：「你沒有偷走我房間裏的什麼東西吧？」

「你房裏也沒有什麼可偷！」她說。

「對。」司馬洛說：「我這屋子，給你當公共厠所似的，要來就來，要走就走，即使有什麼可偷的東西，也早已給你偷掉了。假如你已經滿意了的話，恕我不送了，你當然不會不知道門口是在什麼地方的。」

溫美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你這個人，侮辱人家，是沒有止境的嗎？」

「不是我請你來的。」司馬洛說：「什麼侮辱，也是你自招的吧了！」

「我要跟你談！」溫美玉說：「你談不談？」

「好吧。」司馬洛微笑，放下了他的車子，站起來，說：「到這邊來吧！」

他把她領到廳子一個沒有那麼凌亂的部份，那裏有兩張小沙發，他們可以坐在那裏談話，司馬洛斟來了兩杯酒，交給她一杯，說：「希望你相信，這並不是一杯毒酒！」

她接過來呷了一口，司馬洛又說：「你要談些什麼呢？」

「關於章理夫！」溫美玉說。

「又是那個!」司馬洛說：「我已經講過——」

「我現在終於相信你是章理夫的朋友了!」溫美玉說。

「終於相信——」司馬洛哈哈笑起來。「眞多謝你，我這個人，一向都是習慣有人相信的，現在忽然有了，眞是令我飄飄然!」

「我們實在是想爲章理夫翻案。」溫美玉說：「把他救出來!」

「這又是新招，」司馬洛說：「跟你當初所講的完全相反，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你是說要收集更多他的罪證!」

「我那是要試試你是不是他的眞正朋友!」溫美玉說。

「哦。」司馬洛說：「我很多謝你相信我，但是你這講法，却是使我很難相信你!」

「要多收集他的罪證，才能爲他翻案的。」溫美玉說：「因爲收集罪證時可能收集不到，亦可能收集到的是相反的，那就可以證明他是寃枉的了!」

「他被關起來的那個地方，」司馬洛說：「是用不着收集罪證的。假如他們要把一個人關起來，他們也不必收集罪證，他們祇是製造罪證!」

「我的目的是先要肯定章理夫無罪，才能爲他翻案。」溫美玉說。

「假設你所講的話是眞的。」司馬洛說：「那是爲了什麼呢?你爲什麼要這樣做?你是什麼人?」

「我是杜勒斯基金會的代表。」溫美玉說。

「我沒有聽過有這樣一個機構!」司馬洛說。

「假如你有耐性肯聽我解釋的話，你是會知道的。」溫美玉說。

「我並不是沒有耐性。」司馬洛說：「祇是，當我對這個人沒有信任的基礎的時候，我就沒有需要聽了!」

「你不可能試試聽嗎?」溫美玉問。

在司馬洛能够回答之前，電話就响起來了。司馬洛走過去接聽，一時之間就沒有空理會溫美玉了，因爲，這個電話講了相當之久，後來，他放下電話，走回來坐下，說：「剛才我們講到——我試試聽聽你解釋你的杜勒斯基金會是怎麼樣一個機構!」

「你剛才說你不想聽。」溫美玉說。

「現在姑且聽聽吧。」司馬洛說：「那是因爲剛才是李來探長來的電話。」

李來探長已經打聽到了這個杜勒斯基金會的來龍去脈，就來電話告訴司馬洛。不過司馬洛並不認爲他有需要跟溫美玉知道他剛剛得到了一些什麼情報。

溫美玉說：「我們杜勒斯基金會是一個很出得起錢的組織，我們在聘用一個人之前，當然必須嚴格考驗，看看這個人是否值得聘用的。」

「你說你們打算聘用的是誰?」司馬洛問。

「你!」溫美玉說。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哦，榮幸之至，我不知道原來有人雪中送炭，肯給我一份工作，否則，我就不會那麼無禮了。不過，講到嚴格考驗，你今天做的考驗是眞嚴格的，不過祇是證明了你是一個不值得聘用的人，因爲你全失敗了，奇怪爲什麼你會有資格去鑑別他人是否值得呢?」

溫美玉的臉上又一陣怒紅。她說：「你講話可以正經一點嗎?」

「我並不認爲你就很正經。」司馬洛說：「你因爲要聘用我而考驗的，爲什麼你沒有想到，也許我會拒絕聘用呢?」

「你不能拒絕，」溫美玉說：「因爲你是章理夫的好朋友，我們要救他，你一定也想救他，你需要我們的帮忙!」

「也許是你們需要我的帮忙，」司馬洛說。他在口頭上總是不肯饒她的。「不過，言歸正轉，你先告訴我，你們的杜勒斯基金會是怎樣一個組織吧。」

「你有沒有聽過和夫・杜勒斯?」溫美玉問。

「哦。」司馬洛說：「那個可憐的人，沒有國籍的。」

「他死的時候是瑞士人。」溫美玉說道。

「是的。」司馬洛說：「但假如他不是那麼富有，他死時就沒有國籍了。可憐的人，一個戰火孤兒，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什麼人，因此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國籍。但你有了錢，就可以買到國籍。什麼國家都是一樣的，不會歡迎窮人入籍!眞可惜，他賺了那麼多錢，富可敵國，他的錢却是帶不進墳墓!」

「他設立了這個杜勒斯基金會。」溫美玉說：「其中有一個部份，就是專替寃獄的人翻案!他認爲有這個需要，他經歷過這種事情，而他的許多朋友也經歷過這種事情。我們杜勒斯基金會有龐大的財力，因此我們可以任用許多好手!」

「翻案。」司馬洛諷刺地微笑。「恐怕多少錢多少人都是不能够澈底地把這工作做好!」

「可做多少就做多少。」溫美玉說。

「也許這是對的。」司馬洛說：「我很高興世界上有這樣一個組織存在。不過，有時是眞假難辨的，事實上，以比例而言，給放進了監獄裏的人都是眞正有罪的多，但是多數人都說自己是寃枉的!」

「所以我們必須小心研究清楚。」溫美玉說。「把有罪的人弄出來，那就違反了我們的宗旨了!」

「你們要替章理夫翻案?」司馬洛淡淡地微笑：「他需要的不是翻案，他需要的是有人把他搶出來。你找怎樣高明的律師去都沒有用的，他們會另外製造罪名使他留下!」

溫美玉說：「把人搶出來的事情，我們是也做的!」

「是嗎?」司馬洛說：「這是不合正途的手段，我還以爲我這種人才會做!」

「剛才早些時候我們許多人來拜訪你的方式，也不見得就是正途的吧?」

「呀，對了。」司馬洛說：「眞對不起，我又把你看得太高了!」

「有些人不用正途害人，」溫美玉說道：「我們也不能用正途去對付了，他們把法律扭曲，我們也是祇好扭曲法律去對付!」

「這是我一向的想法和做法。」司馬洛說：「我並不是一個藐視法律的人，不過，在有些時候，我却也是不能不走捷徑的!」

「你現在對我們有信心了嗎?」溫美玉問。

「假如我沒有信心，也是難怪的。」司馬洛說：「因爲在此之前我並沒有聽過有杜勒斯基金會這樣一個組織!」

「你不如花一點時間去調查一下吧。」溫美玉說：「我們是成立了不很久的，還沒有大名氣，所以你沒有聽過也不出奇的!」

「暫時我可以相信你，」司馬洛說：「不過，我不明白，爲什麼你們會揀中章理夫呢?」

「因爲他的妻子向我們求助!」溫美玉說。

「你現在是在跟我開玩笑了!」司馬洛說。

「我明白。」溫美玉說：「你一定以爲章理夫的妻子是已經死了!」

「她是已經死了!」司馬洛說：「他們把她殺掉了!她……現在可能已經被人吃掉……」

「亦可能是還在一些罐子裏面?」溫美玉說。

「你知道這件事情?」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她。

「我知道的事情也並不少。」溫美玉說：「他們有一間罐頭牛肉廠。他們認爲不適宜存在的人，就送到牛肉廠去，這些人會與牛肉一起，分在許多罐頭之中……這是二〇年代美國黑社會用過的方……總之近來我是避免吃這個國家出產的任何罐頭了!」

「但你說章理夫的妻子是還活着?」司馬洛說。

「是的。」溫美玉說：「主持罐頭廠的人認爲這一塊肉相當美麗，給人吃掉了太可惜，所以就留起來自己享受，不是吃的享受，這樣，她就能够活着，並且乘機逃出來了。」

「一個女人。」司馬洛說：「怎麼可以逃出來?」

「她有一個有利的條件。」溫美玉說：「就是她逃了出來，那個製罐廠的主持人也不敢聲張，因爲他把她留起來是違反命令的，吵起來的話，他自己也不得了。沒有出聲，也就沒有人大擧搜捕她了。所以她能逃得出來!」她從手袋裏取出一張照片，遞到司馬洛的臉前，「你看!」

「她——瘦了很多!」司馬洛說。

「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溫美玉說：「誰都會瘦了。假如你想跟她談談，我是可以安排的!」

司馬洛說道：「我看也沒有這個需要了!」

溫美玉狡猾地看着他：「爲什麼呢?她以前不是你的情人嗎?」

「我們不要談這個!」司馬洛露出牙齒，但是同時也顯得黯然地說。

「我還以爲這是一個好機會——」溫美玉說。

「閉咀!」司馬洛叫起來。

「那麼你和她以前的確是感情很好的了!」溫美玉說。

「那是在她與章理夫戀愛之前，」司馬洛說道：「我認爲不宜提起這些事，尤其是章理夫是還在人間，這樣提很是缺德的!」

「是她告訴我的，」溫美玉說：「我祇是要試一試，這是不是眞相!」

「她現在還好嗎?」司馬洛問。

「在我們的照顧之下，她是安全的，亦會過得很好，」溫美玉說：「祇是，她希望她的丈夫能够出來，因此她的心情是當然不會好的了。」

司馬洛說：「既然她是在你的手上，那你們也應該知道許多有關章理夫這件事情的資料，何必還要問我呢?」

「多問一個人，也當然是可以知道得更多的，」溫美玉說：「而且，我們是要來聘用你!」

「我猜，」司馬洛說：「這也是她的推薦?」

「是的，」溫美玉點頭：「她認爲你是最佳人選，但是——」

司馬洛點點頭：「我知道，你還是要檢定一下我的資格，看看我是不是值得聘請的!」

「這個我早已經講過了，」溫美玉說：「我現在要說的是，我想不到你原來完全沒有作去營救章理夫的企圖，你祇是在家裏製模型車子!」

「這是一部很美麗的車子!」司馬洛說。

「假如我告訴李憶蘭，她會怎麼想呢?」溫美玉說。

李憶蘭就是章理夫的妻子。

「你去告訴她好了，」司馬洛說：「她是一個了解我的人，她是一定不會怪我的!」

「我並不是要告訴她，」溫美玉說道：「我祇是奇怪怎麼你好像忘記了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正在喝什麼?」司馬洛問道。

「酒!」溫美玉回答，皺着眉頭，奇怪司馬洛何以有此一問。

「那麼，」司馬洛說：「也可以說，我們是並沒有企圖設法營救章理夫，我們祇是在飲酒享受，我和你都是!」

「我們飲酒祇是——祇是——」溫美玉說：「這是正在企圖中的一種——飲品，就像有些人正在想辦法的時候抽香烟一樣!」

「我也抽過許多香烟，」司馬洛說：「但是不能够抽更多了。我弄模型車，和抽香烟的作用差不多，在沒有什麼可以做之前，有一件事情做做，寄託住精神，一面在想辦法。」

「你想到了什麼辦法嗎?」溫美玉問道。

「還沒有。」司馬洛說。

「爲什麼你不去見李憶蘭呢?我可以帶你去!」

「這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情，」司馬洛說：「祇要她知道找到了我，她就會放心了。而且，她的丈夫章理夫並不是已經離開了人間的。除此之外，以前我與她的要好，也不是那種要好。」

「我的意思不是那種見面，」溫美玉說：「我是說，假如你見到了她，你會得

到多一次情報！」

「我想知道的，我巳經知道得很多了，」司馬洛說：「而且，假如她有什麼資料可以提供的話，不也是早巳經給你問出來了嗎？」

溫美玉說：「我還以爲你跟她談談，總是好一些的。」

「假如需要問她，我是會問她的，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把章理夫救出來！」司馬洛說。

「你總是極力避免與李憶蘭見面！」溫美玉指出。她也是一個精明的女人，司馬洛不論用什麼藉口，也是瞞不過她。

「我在需要時是會與她見面的。」司馬洛說。

他們一時沉默着，司馬洛也是呆呆的，他是想起了李憶蘭。李憶蘭與章理夫都是他的好朋友，而李憶蘭也是一位很美麗可愛的女人，她本來也是對司馬洛有情意的，但是她認爲男女相好，就應該結婚，而司馬洛則是絕無結婚的打算的，於是她選擇了章理夫。本來對她來說，司馬洛與章理夫，是魚與熊掌，難以取捨的，不過其中一個肯結婚，而另一個不肯，她便容易決定了。而在他們結婚之後，他們仍保持與司馬洛是好朋友，章理夫也知道司馬洛不碰別人的妻子，章理夫亦不是一個普通的男人，他也是那種做大事的人，他是很有判斷力的。

司馬洛對李憶蘭仍有很深的感情，不過那完全是朋友之間的感情，他以爲李憶蘭是巳經死了，所以一直都很沮喪，現在知道她還活着，他的心情就好得多了，不過他却是仍有一陣傷感，因爲，李憶蘭受過那個罐頭廠的管理人的污辱。司馬洛是非常了解李憶蘭的，他知道她不能忍受這一類的侮辱，而就因爲她是這一類人，所以她很重視結婚。假如章理夫是巳經去世了的，那麼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她的心理還會好過些，但是章理夫是活着的，她會怎樣想呢？而她在逃走的時候，相信是有機會把那罐頭廠的管理人殺掉的，但她又不能這樣做，因爲這樣的話，事情就會鬧出來，她會受到大規模的追捕。

因此司馬洛暫時不願意與她見面，他怕她因爲忍辱偷生的事情而不能面對她。

溫美玉似乎也猜到司馬洛的部份想法。她說：「李憶蘭的心情並不太差，她是爲了救她的丈夫，而忍辱偷生。爲了救她的丈夫，她仍願意做任何事情，這是她說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但她巳經做得夠了，以後的事情，不必她做了！」

「但她是想參加的，」溫美玉說：「這件事情，假如她祇是坐視的話，她會覺得遺憾。」

「叫她詳細描述罐頭廠的情形，」司馬洛說：「能夠繪出一張圖就更好！」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溫美玉說，「我會跟她談，雖然我仍認爲由你來談是會更理想的！」

「這是對你的一個考驗，」司馬洛說：「假如這個你也幹不好，那麼與你合作也沒有什麼意思了。」

「我會弄好的。」溫美玉說。

「還有，」司馬洛說：「你選用的人手，在我看來，也是不大理想，用這許多人，對付我一個人竟然也不成功！」

「這其實也不算是我用人用得不好，」溫美玉說：「祇是你太好了，在你的面前，他們都給比下去了！」

「多謝，」司馬洛說：「而你還要考驗我？」

「聞名不如見面，」溫美玉說：「假如沒有親眼見過，我怎麼能够肯定呢？其實他們都是好手，用錢可以請得到，而又是可靠的。你要知道，可靠這一點才是最難的，本領高强的人，多數都是有不可靠的毛病！」

「也許應該說是不服從。」司馬洛說道。

「總之我們是盡力而爲的，」溫美玉說：「假如你心目中有什麼好手的話，也歡迎介紹！」

「將來是可能有這個必要的！」司馬洛說。

「你有什麼計劃嗎？」溫美玉問。

「沒有。」司馬洛說。

「你不會沒有計劃的，」溫美玉說：「你一定也是很希望把章理夫救出來！」

「迄無善法！」司馬洛說：「現在，假如你不介意，請你離開這裏，讓我靜一靜好嗎？」

「你對我眞的是那麼不感興趣？」溫美玉問。

司馬洛抬頭看着她：「你是指哪一種興趣？」

「作爲一個女人。」溫美玉說。

「杜勒斯基金會也叫你做這樣的工作的嗎？」司馬洛問。

她的臉又紅起來：「這是一個私人的問題！」

「我對你的計劃感興趣，」司馬洛說：「這不是巳經很够了嗎？目前我是根本沒有時間對其他感興趣的——正如你所講，連玩模型車都是浪費時間的事情，不可原諒的！」

「我講不過你了！」溫美玉說：「再見！」

司馬洛送她出門，她走了。雖然她是步行離去，不過當她到達街口的時候，就巳經有一部黑色大汽車駛來，把她接了。

司馬洛回到他的模型車那裏，低着頭看了一陣，但也沒有繼續去弄，他到房間裏去換一身衣服。

房間裏還留下一股香氣，就是溫美玉曾經在這裏面更換衣服而留下來的。司馬洛微笑。其實溫美玉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他並非是完全不感興趣的，祇是，溫美玉明顯地是一個女强人，而他是不喜歡女强人的，他仍然是欣賞溫柔的女性。

司馬洛換過了一身衣服之後便出去了，開車到一個地方。

他是到那裏去找一位朋友，他的朋友是特別多的。

這是一位特別的朋友，住在一間石砌的小屋子，屋外有小小的花園，用木的籬笆圍住。這是一座花園住宅，但是並不豪華，與那些富豪們，甚至是司馬洛所住的花園洋房又相差很遠了。地區不同，而這裏亦有一個好處，就是在郊區，環境清靜而空氣甚佳。

天氣不算很熱，但是肥胖的人就會覺得熱，這位朋友就是一個肥胖的人，司馬洛首先看到的就是他的大肚子，橫在門口之內。他連門都不關，就睡在門口，顯然是貪涼快。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離開市區遠，若干同樣的屋子建在同一塊，大家都是認識的，在這個太過人擠的世界仍然有睦隣之情，所以也不必關門防盜了。而事實上，這地方住的人亦不富有，沒有什麼值得偷的東西放在屋裏，通常而言，盜賊也是懶得跑到這麼遠來，而作並無把握的盜竊的。

司馬洛走到門口，看見這個肥胖的人身邊地上放着一隻空酒瓶，他嘆一口氣。

那人却張開一隻眼睛，說：「我沒有醉，祇是當我不歡迎的客人來時，我是會裝醉的！」

司馬洛哈哈笑起來，在他的胖肚子上輕輕砸了一拳，這人坐了起身。

司馬洛說道：「打攪你睡覺，不好意思！」

「有什麼關係？」那人說：「我是隨時都可以睡覺，也隨時都可以醒的。不過，你要找我談話的時候，你就得陪我喝幾杯！」

司馬洛哈哈笑起來：「怕你什麼，我從來都不是喝不過你的！」他踏入屋中，走到屋中的一隻櫃子，打開來，那裏面放着一瓶一瓶的酒。司馬洛又笑：「你這個人，可能家無隔宿之糧，却不會家無隔宿之酒！」

「喝酒就是我生存的目的呀！」這人哈哈笑着說。

他是一個非酒不歡的人，所以他也有一個外號，叫酒仙。好在司馬洛也是很能喝酒的，所以司馬洛與他來往亦不會有困難。司馬洛就把兩瓶酒拿到了他的面前，一瓶是酒仙喝的，酒仙不用杯子，總是整瓶喝，司馬洛則是要用杯子。

司馬洛說：「我們的朋友章理夫那邊有什麼消息嗎？」

酒仙呷了一口酒，微笑：「那個杜勒斯基金會有沒有找到你？」

「媽的，」司馬洛說：「他們也找到你了？」

「我是消息靈通，出賣情報的人呀！」酒仙說：「他們當然要找我了！」

「很好，」司馬洛說，「原來是你指他們到我那裏去的！」

「我對他們作了一些很好的推薦，」酒仙說：「對你是有讚無彈，而這也不算是吹牛，你的確是一個好手！」

「他們却不相信，要用事實證明。」司馬洛說。

「你應該沒有困難證明呀。」酒仙說道。

「證明是證明了，」司馬洛說：「不過證明得很辛苦！」

「那位小姐很美麗，」酒仙說：「她會令你很辛苦？」

「不是那個，」司馬洛說：「在淸楚他們之前，我才不會亂來。」

「你是要問我關於這個基金會嗎？」酒仙問。

「假如你有所知的話，」司馬洛說：「不妨對我講出來！」

「唔，我的看法就是，與他們合作是非常理想的，」酒仙說：「他們人力物力財力都很够！」

「我這個人，却是不喜歡與太多人合作的。」司馬洛說。

「以前又不是沒有過例外。」酒仙說道。

「雖然是有，」司馬洛說：「但是我的合作作風就是一切都要由我做主，但他們是一個基金會，自以爲很大，他們是不會肯讓我做主的！」

「在合理的情形之下，」酒仙說：「誰做主又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不行。」司馬洛說。

「但是你是十分需要他們的，」酒仙說：「這件事情你一個人幹不來，章理夫被關着的這個地方，你甚至不敢進去！你進去你也可能給與章理夫關在一起了！」

司馬洛咬着牙，不能否認這一點。他說：「章理夫現在怎樣了？」

「他的情形不大好，」酒仙說，「他們不給他營養的食物，又不讓他有充足的睡眠，照我所知，他平均每天祇能睡四個小時，其餘的時間不准躺下來，運動，問話，做苦工，我不相信他能捱很久！他們是要收服他！」

司馬洛把酒杯放下來，他也沒有心情喝了。

章理夫是非常無辜的。他們夫婦在幾個月之前乘帆船出海渡假，到了公海上，就給那些人的炮艇截住，帶回去了。章理夫給冠上了間諜的罪名，而在此之前的一連串爆破事件，都說是章理夫做的。那裏是一個法律祇用來做做樣子的地方，當權的人要說什麼都可以。章理夫就是如此慘遭橫禍。

而章理夫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遭遇，乃是因爲他是一位出色的電腦工程師，這個國家的情報組織頭目曾經與他接頭，要向他購買一個國際性大機構的電腦秘密，這電腦是章理夫安裝的，假如章理夫把電腦的秘密透露，他們就可以偷取很多重要的資料。

章理夫拒絕了，他是一個有職業道德的人。那些人曾經企圖向章理夫用暴力，但是當時司馬洛也在附近，司馬洛把那些人狠狠地教訓了一頓，送走了。

小人是最難防範的，這些人一直懷恨在心，有這樣一個機會，就把章理夫捉去了。

最諷刺性的就是，章理夫當日的拒絕，等於帮了這個國際性大機構的一個大忙，但是他沒有公開，沒有人知道，所以章理夫下獄，這個機構也不認爲與他們有什麼關係，並沒有企圖爲章理夫出頭。

他們把章理夫捉去了，第一個折磨就是把他的妻子送到罐頭廠去。也許，章理夫爲了妻子，可能屈服而把那些電腦秘密透露的，但是此時時局巳經改變了，那些人巳不再需要這些秘密。

這是小人的惡毒報復，而司馬洛却是毫無辦法，他也是不敢輕進那個國家的。

酒仙說：「我巳經用我的辦法通知章理夫他的太太仍然活着，也許這能够帮助他的生存意志。」

（未完・一）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三公子見倭奴一刀軒在筵席上驕傲不可一世，四季殺手又不是他的對手，不敢在王爺面前挫他威風，只是礙於小王爺的面上，故暗中約他出來，稍將他薄懲一番，第二天向寧王拜辭，赴約到百花洲論劍，郡主朱菁照暗中跟去，蕭三公子亦無可奈何同她一道去。小王爺朱君照知道妹妹跟蕭三公子去，便糾集一刀軒和另一倭奴蠟齋攔截蕭三公子，雪漫天看出不對亦躡踪他們，因追一黑衣人闖入普濟寺，反被蠟齋殺害了。小子因得雲飛揚誘猿長老搏技，逃出仙桃谷，探知鍾大先生和陸丹等人應約到百花洲去，在路上巧遇陸丹，心裏很高興……

忍者試開刀　老尼施殺着

「是你這個小子，你怎麼找到來的？」陸丹嚷出來，面上也立即展露出笑容。

小子坐了下了才道：「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是老江湖，要找你還不容易？」

陸丹連聲：「不錯，不錯——」

小子上下打量了陸丹一眼，到現在他才留意陸丹身上穿道袍，頭上還蓄了一個道士髻。

「你怎樣了，眞的出家入道了。」他仍然有些懷疑。

「貧道黑石。」

「你就是入道也應該揀一個好的道號才是，黑石什麼難道你不覺得難聽？」

陸丹苦笑，小子接道：「我可不管你叫做什麼石，只知道你叫做陸丹。」

陸丹歎息道：「你一定要叫我陸丹，我總不能勉强你的。」一頓接問：「你師父在那兒？」

小子的笑容立即消失。「他老人家已死了。」

「怎會的？」陸丹大吃一驚。

「一個人要死便死了，有那一個能夠阻止。」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清楚，也許是白蓮敎的人做的，最近我們也只是與白蓮敎的人有過節。」

「他老人家對我恩重如山，這件事我絕不會袖手旁觀，火裏去水裏去，不要忘記我這一份。」

小子伸手拍了拍陸丹的肩膀，沒有說什麼，陸丹接問：「你現在要到那兒去？」

「走一趟百花洲，希望能找到鍾老前輩，師父生前與他很談得來，也許他會知道多一些。」

「那一起上路好了。」

「你是代表武當派的？」

陸丹不禁又苦笑，道：「武當派屢遭刼難，人才凋零，以我的武功實在不夠這個資格。」

小子不由亦歎息一聲，陸丹的武功如何他是知道的，與鍾大先生這等高手根本難以相提並論。

陸丹接道：「雲大哥若是在，百花洲論劍武當派就是不在乎，也不致令人輕視。」

小子突然沉聲道：「即使是你去論劍，也沒有人會輕視武當派的，除非你要令到有輕視之心。」

陸丹的胸膛立時挺起來，小子的說話並不難明白，一個人要別人重視必須先重視自己。

小子沉吟着接道：「師父他老人家生前總是這樣敎導我，千萬不要因爲自己的出身寒微，武功不好便輕視自己，出身寒微乃上天安排，沒有人也沒有辦法能夠改變，武功不好却只要苦練，總會變好的。」

陸丹一面聽一面點頭，小子却突然一聲歎息。「話是這樣說，一個人出身寒微，難免有許多避忌，自己就是不在乎，也得看看對方的反應。」

「那一個？」

「南宮明珠——」小子話出口要收回已經不可能，要分辯又不知如何分辯，那刹那窘極了。

陸丹沒有在意，點頭道：「你們簡直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她不是對你很好？」

「不錯是很好。」小子乘機轉過話題。「你年紀比我大，想必也已有意中人？」

陸丹一怔。「貧道黑石我經已出家入道，又怎會再涉足兒女私情？」

「又是貧道又是黑石又是我，你就是說得不辛苦，我聽來也不舒服。」

「慢慢總會習慣的。」

「我就是不明白做道士有什麼樂趣，要是我，只要那個女孩子對我是眞的好的，今天出家，明天我便還俗。」小子盯穩了陸丹。「你說不會再涉足兒女私情，那是曾經涉足兒女私情的了。」

「也不能這樣說。」

「那該怎樣說？」

「我承認曾經的確有一個女孩子，令我曾經一度險墮情網，也因此我才急急離開。」

「你也是担心高攀不起？」

「有一些……」

「我知道是那一個了。」小子叫出來。「長樂郡主朱菁照！」

陸丹沒有否認，苦笑，小子嘟喃接道：「這個丫頭雖然有些潑辣，不知道天高地厚，本性還是善良的。」

陸丹只有苦笑。

× × ×

朱菁照這時候正在一間古廟內，抓着一支竹簽追問解簽的廟祝：「你清清楚楚的給我再解說一遍。」

「這支簽乃是羌太公八十遇文王，八十這麼老了才找到歸宿，求姻緣，當然就是下下簽。」廟祝還是這樣說。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朱菁照手中的竹簽便抵在他的眉心正中。「胡說八道，我再給你一個機會，這一次要是還不能夠令我滿意，有你好看的。」

「姜太公八十遇文王可是不能夠改變的事實。」廟祝歎了一口氣。「姑娘若是不滿意，再求一支就是了。」

「你以爲我不知道什麼簽也只能夠求一支。」朱菁照大喝：「這支簽你好好的給我解說一遍！」

廟祝又歎了一口氣。「姻緣上天註定，豈能强求？」

話口未完他便被朱菁照劈胸抓起來，朱菁照正要將他扔出去，蕭三公子已到來，喝住：「菁照不得無禮！」

「師父，他——」

「那有你這樣蠻不講理的，還不將人放下？」

朱菁照冷哼一聲，將手一鬆，那個廟祝落回椅子上，連人帶椅，倒翻開去。

蕭三公子看着直搖頭。「我不是吩咐過路上你不要惹事生非。」

「是他惹我生氣。」

「還說！」蕭三公子沉下臉。「菁照，你怎樣答應我的？」

「一天到晚在荒野趕路，悶都快要悶死了，難得到有人烟的地方，又來這個不知情趣的，好好的一支簽偏偏要解說成下下簽，也不怕我不高興。」

「要高興要不悶你可以回去。」

「我不回去！」朱菁照嚷起來。

「不回去也不成，你曾經怎樣答應我，路上絕不會刁蠻任性，否則，便自行回去。」

「你這是趕我走的了？」朱菁照有些委屈的。

「有言在先。」

「下一次我不會再這樣的了。」

「這句話你先後說了多少次？每一次都有下一次，還是到此爲止，省得麻煩多多。」

「你其實是討厭我，因爲我武功不好，什麼忙也帮不上。」朱菁照的聲音又大起來。

「我沒有討厭你，就是有也都是你自己一手做成，怪不得那一個。」

「你是認眞的？」朱菁照聲音更大。

蕭三公子點點頭，朱菁照也不再說什麼，一轉脚，轉身疾奔了出去。

蕭三公子要叫住，但最後還是忍着沒有叫出來，目送朱菁照遠去，消失在長街彎角。

他再呆了一會，方要離開，朱菁照突然又奔回來。

「師父——」來到蕭三公子面前停下，朱菁照垂着頭，看來十分委屈。

「你回來幹什麼？」蕭三公子偏開臉，愛理不理的。

「是我錯了。」朱菁照低聲下氣。「我的脾氣壞，路上不時生事，給師父你添麻煩。」

「你不要回去？」

朱菁照竟然搖頭。「我原是又要偷偷的跟着師父，但考慮清楚，這樣只有令師父分心，因而影响到師父在百花洲論劍，那就不好了，所以最後決定，還是回去王府。」

「哦——」蕭三公子當然意外，他還是第一次聽到朱菁照說這種話。

「不過師父你可以放心，以我的武功，只要不是惹事生非，路上是絕對會平安的。」

蕭三公子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說話，他早已習慣了朱菁照那種又叫又嚷的脾氣，突然來這一個改變，倒也不易適應。

「師父保重，我走了。」朱菁照還來這一句才轉身舉步。

「路上小心——」蕭三公子進前一步，叮囑一句。

「我會小心的。」朱菁照脚步放開，頭也不回。

蕭三公子不由又怔在那裏。

× × ×

轉了兩個彎，回頭一望蕭三公子並沒有追來，朱菁照才眞的死了心，一跺脚，恨恨的道：「我早就猜到你是有意不讓我到百花洲去的了，你不讓我去我偏偏就要去，先到那兒等，到時候看你又能拿我怎樣。」

立定了主意，她面上隨即又有了笑容了。

× × ×

長街，小子陸丹走在人叢中，陸丹目不斜視，小子却非獨東張西望，一雙眼睛忙得很，嘴巴也是，吃吃說說的，難得停下，他自小追隨南偷浪跡江湖，到處賣藝，走的大都是熱鬧的地方，也所以對熱鬧的地方特別有好感。

他沒有忘記陸丹，走了一會，到底忍不住一拍陸丹肩膀。「看見你這樣子，我實在難以相信你是京城裏長大的。」

陸丹反問：「你說什麼？」

「這個地方這麼熱鬧，怎麼你完全提不起興趣的？」

「也許就因爲在熱鬧的地方長大。」

陸丹接問：「有什麼地方比京城的什刹海還要熱鬧？」

一提到什刹海，小子不由便想到南宮明珠，不覺應道：「我看沒有的了。」

「這還不簡單，怎麼你還要問是什麼原因？」陸丹淡淡的一笑。

「可是你對迎面走過來的女孩子也不多看一眼，跟我也難得說一句話。」

「要說的時候還是要說的，至於迎面走過來的女孩子，多看一眼少看一眼又有什麼分別。」

「居然跟我打起機鋒來了，難道你眞的要做道士？」

「我現在已經是道士。」

「不打算還俗？你眞的想陸家後繼無人？」小子連這種話也說上了。

陸丹搖頭輕歎：「又說這些了。」

小子立即轉過話題，問道：「還有三四天我們便到南宮世家，你以爲會不會看到她？」

「那一個？」陸丹有些奇怪。

「當然是蕭三公子的徒弟。」

「你就是喜歡說這些廢話。」陸丹又搖頭。「她人旣然回到寧王府，又怎會出現在南宮世家？」

「誰敢說不會？」小子隨即問：「要是你們再會面，以你看會怎樣？」

陸丹沉默了一會，突然道：「我看我們是不會再會面的了。」

「話怎能說得這麼肯定，人與人總是講緣份的。」小子不由又想到南宮明珠。

陸丹方要說什麼，一個大漢便凌空飛下來，小子手急眼快，探手一把抓住了陸丹，那個大漢也就摔翻在陸丹身前，口腫面青的，打了兩個滾才連滾帶爬地爬了起來。

小子陸丹仰首望去，只見「狀元樓」老大一個招牌，酒樓上一片混亂，隨即又一個大漢扎手扎脚地飛出來。

陸丹伸手要接，給小子按住，任由那個大漢摔翻地上。

「看他的相貌和裝束，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管他那許多。」小子說得倒也肯定。

話口未完，一個少女便出現在欄杆上，一面破口大罵：「你們這兩個無賴若是再給我遇上，要你們的命！」

陸丹小子一聽這聲音不由都一呆，再抬頭望去，出現在欄杆上的少女果然就是朱菁照。

「陸丹——」朱菁照也看見了，一個翻身躍下。

那兩個大漢大驚失色，連滾帶爬地逃開去，朱菁照也不理會他們，雀躍着一下子跳到小子陸丹面前。「小子，你也在這裏——」

小子笑了笑。「我以爲你不會記得我這個人的。」

「我的記性這樣壞？」朱菁照接問：「怎會這麼巧在這裏遇上你們的？」

「這就是緣份了。」小子瞟了陸丹一眼。

陸丹難免有些尷尬，還未開口，朱菁照已上下打量了他一遍。「你是什麼時候做了道士的？」

小子替陸丹回答：「不是悶着無聊便是要掩人耳目故意裝扮成這樣子，你不用担心，只要時機成熟，他隨時都會變回原來那個樣子的。」

陸丹只有苦笑。

× × ×

知道小子陸丹也是到南宮世家，朱菁照當然高興，她不怕單身上路，但有兩個伴兒總是比沒有的好，畢竟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

朱菁照的瞞着蕭三公子暗赴南宮世家，小子陸丹毫不意外，這位長樂郡主的敢作敢爲他們早已見識過，就是闖出什麼大禍來也一樣不覺得奇怪的了。

當夜他們在一間客棧要了兩個房間，飯後朱菁照却一直留在陸丹小子的房間內，話就像說不完的，連小子也奇怪她竟然有那麼多的話要說。

小子靠坐在牆角，好讓陸丹有機會暢所欲言，那知道陸丹在朱菁照面前已像個傻瓜，只是聽，一句話也不說。

朱菁照也不管，自顧說話，由回去寧王府開始一直說到被蕭三公子趕走。

「我以爲跟着師父是最悶的了，那知道一個人上路更悶，幸好遇上你們，有你們做伴，好得多了。」

「我可不見得有什麼好。」小子看看陸丹朱菁照，嘟喃了一句。

朱菁照沒有在意小子，也好像到現在才發覺陸丹一直都沒有說話，突然問：「怎麼你總是不說話的？」

「我在聽你說。」陸丹有些手足無措的。

小子看在眼內忍不住又嘟喃：「那有連話也不敢說的。」

朱菁照這一次終於在意，霍地回過頭來：「小子，你在說什麼？」

「沒有什麼？」小子反應倒也敏銳。

「你怎麼不坐過來這邊？」

「這是恐怕妨碍你們說話。」

「你是不想跟我說話的了？」朱菁照冷睨着小子。「還記着在什刹海那兒我打破了你拿來玩耍的碟子？」

「誰還記得那些小事？」

「我就是記着。」朱菁照接道：「你也不像那麼沒記性。」

小子聽他這樣說，連忙走過來。「爲了表示我已經沒有將那件事放在心上，只好過來了。」

朱菁照一笑接問：「以你們看這一次百花洲論劍，安樂侯會不會也到來湊湊熱鬧？」

小子沉吟道：「侯爺是鍾大先生的嫡傳弟子，在情在理，應該會到來一看。」

朱菁照雀躍而起，隨即發覺失態，掩飾道：「太好了，到時候我們這一羣在京城認識的朋友又可以暢聚一番。」

小子不由想到南偷。「可惜我師父等不到這一天。」

陸丹朱菁照沉默了下去，就是朱菁照對南偷的印象也不壞。

這一陣突然的沉靜却令陸丹聽到了有人在瓦面移動的聲响，心頭一凜，脫口道：「你師父到底怎樣了？」

小子一怔，目光落在陸丹面上，陸丹眼睛往上一翻，小子到底是聰明人，立即明白是什麼回事，也同時有所發現，漫應道：「已死了——」

語聲甫落，陸丹劍已出鞘，脫手往瓦面飛去，穿破瓦面，小子身形同時展開，穿窗而出。

窗外是客棧的後院，小子着地身形又起，掠上瓦面。

一股烟霧正從瓦面上瀰漫開來，小子

雙掌護住了要害，身形再展，掠到另一塊瓦面，目光及處，只見烟霧迷離，不見人在。

陸丹朱蒨照很快掠上來，劍已回到陸丹手中，秋水一泓般，不見血跡，顯然方才那一劍雖則突然，並未能夠傷着瓦面上那個人。

朱蒨照不錯江湖經驗淺，但看見那股烟霧和明白方才的確是有人在瓦面上。

「是什麼人？」朱蒨照急問。

小子搖頭：「我上到瓦面的時候就只見這股烟霧，但除了白蓮敎徒，還有什麼人要找我們痲煩？」

「不錯。」陸丹目光一掃。「以後我們得小心了。」

「我們不找他們算賬，他們倒先找到來，不碰上倒還罷了，否則有他們好看的。」小子咬牙切齒。

「好啊，在路上我們這才不愁寂寞。」朱蒨一想到有機會打架，立即便興奮起來。

× × ×

到他們發現那並非白蓮敎的人是第二天正午的事。

烈日當空，這個時候走在樹林中綠蔭下無疑是最舒服，也所以陸丹小子朱蒨照三人一進樹林中的道路，脚步便放慢下來了。

清風陣陣，小子走在前面，胸膛衣衫敞開，盡量讓清風入懷。

清風中吹來暗器當然例外，一瞥見暗器，小子一聲：「小心——」身形便掠上了旁邊一株樹上。

暗器有形如十字，有形如風車，四方八面而來，集中射向小子陸丹兩人。

陸丹拔劍在手，劍勢展開，一面封擋暗器，一面退到朱蒨照的身旁，他目的原定要保護朱蒨照，那知道還未退到朱蒨照身旁暗器便已停下來。

小子却沒有這麼幸運，暗器緊追着他的身形，一直到他三個翻滾，身形落在一株大樹前面，那株大樹的一爿樹幹却立時飛脫出來，撞向小子的後背。

縱然沒有雲飛揚的悉心敎導，武功又精進許多，以小子的機靈敏捷，那爿樹幹也未必能夠撞在他身上，但接來的一刀便難說了。

樹幹赫然已經被挖空，一個忍者藏在其中，將那爿樹幹撞向小子後背同時，倭刀亦出鞘，閃電般一刀劈下。

小子方自那爿樹幹旁邊閃過，倭刀便已劈到，他脚步一錯，間不容髮閃開，這步法原是猿長老所創，經雲飛揚消化改進，更見巧妙！

那個忍者怎也想不到這一刀居然會劈空，不由一怔，小腹即時挨了小子一脚，飛摔開去。

草叢中隨即滾出另一個忍者，一滾即至，倭刀削向小子雙脚，小子踏着碎步，連讓三刀，那個忍者才一滾而起，凌空翻身，又是一刀劈下。

小子短刀已在手，一刀擋開，被他踢開的那個忍者已然從後面撲回來，揮刀襲擊，他毫無懼意，但目光及處，還是從雙刀下竄過，撲向朱蒨照陸丹這邊。

陸丹並沒有小子的反應身手那麼敏捷，根本應付不了那突然穿土而出的一刀。

這一刀在另一個忍者的手中，他藏在路旁地下預先挖好的一個土洞中，看準機會，突然躍出，一刀砍來。

陸丹一閃不開，大腿挨了這一刀，傷得雖輕，多少也有一些影响，旁邊樹上再撲下一個忍者，雙刀夾攻下不由得手忙脚亂。

朱蒨照一旁當然不會袖手旁觀，可是那兩個忍者却總能夠移動到她長劍不及的方位，集中攻擊向陸丹。

一看他們的裝束朱蒨照便知道來自東瀛，不由想到那個繼蕭三爲劍師的一刀軒，一連幾劍不見作用，立即喝問：「是誰叫你們來的？」

那四個忍者也不知是否根本聽不懂她的說話，毫不理會，繼續向小子、陸丹攻擊。

小子向陸丹這邊掠來，那兩個忍者亦追殺過來，配合攻擊陸丹的兩個，此消彼長，輪流攻向小子陸丹，兵器之外，還有暗器，配合得非常緊密，眼中却完全沒有朱蒨照這個人的存在的，攻勢集中向小子陸丹二人。

朱蒨照也竟然完全帮不上忙，拿着劍空着急。

四個忍者攻擊的方法絕無疑問與中原武林各派截然迴異，時隱時現，可以說神出鬼沒，小子要保護陸丹朱蒨照，應付得實在很吃力。

在他的眼中，那四個忍者的倭刀不時向朱蒨照身上招呼，與朱蒨照的感受完全不同，這當然是錯覺，那四個忍者刻意製造這種錯覺，目的也當然在令小子與陸丹分神。

刀暗器之外還有飛索，那兩條飛索突然在其中兩個忍者手中飛出，毒蛇般纏上了陸丹的一手一脚，他們隨即將飛索收緊，陸丹的行動便大受影响。

小子一見情勢危急，便要轉身搶救，却被一個忍者截下，那個忍者絕無疑問是存心阻止陸丹，暗器接展，硬硬將小子擋在一旁。

朱蒨照同時被另一個忍者截住。

那兩個全力對付陸丹的忍者一手控制飛索，一手揮刀襲向陸丹的要害。

陸丹身形一亂，劍勢亦亂，無論如何是躲不開這兩刀的了，把心一橫，只得拚命拚掉其中一個，眼前寒光突然一閃，那纏着他手脚的兩條飛索一齊被削斷，一個灰衣老尼同時一隻灰鶴也似在他身旁。

飛索一斷，那兩個忍者的身形亦一亂，不約而同，脚步一頓，倭刀一轉，指着那個灰衣老尼。

灰衣老尼長眉飛揚，冷笑。「東瀛倭奴，竟然斗胆在中土惹事生非。」

那兩個忍者也不知聽得懂聽不懂，齊喝一聲，另外兩個亦向這邊掠來，棄小子朱蒨照不顧，倭刀一齊指向灰衣老尼。

他們顯然都看出灰衣老尼是最强的一個。

灰衣老尼目光一掃，轉落在陸丹面上，突然喝一聲：「滾開！」

陸丹不由自主退下，小子一旁上前，低聲問：「你認識這個尼姑？」

「不認識。」陸丹搖頭，目光倏的凝結。

小子看在眼內，循目光望去，亦是一陣愕然。

傅香君赫然就站在那邊，帶笑望着他們，不說他們也知道那個灰衣老尼與傅香君必然有關係。

四個忍者也就在這個時候暴喝揮刀，斬向灰衣老尼，刀光才閃亮，劍光便劃至，那四柄倭刀竟然無一例外，被灰衣老尼的劍削斷。

那種倭刀肯定絕非一般打就，竟然就這樣被削斷，灰衣老尼手中的劍不用說也就是傳說中無堅不摧，削鐵如泥的寶劍。

四個忍者一驚急退，灰衣老尼長身一劍，退得最慢的那個忍者斷刀一擋不及，身由上而下便挨了一劍，一個身子幾乎分開兩爿。

另外三個忍者這刹那已躍入右側林子內。

灰衣老尼緊接追進去，已經沒有了那三個忍者的跡影，兩條眉毛又揚起來，倒提寶劍，脚步不停。

走不了三步，一條飛索突然從頭頂枝葉叢中飛下，眼看便要落在她頭上，她左手一探，便變了落在她手裏，一抓一帶，那個在枝葉叢中手抓飛索企圖暗算的忍者便被她硬硬拉下來，摔向地面。

他着地即起，灰衣老尼却已掠到他身旁，倭刀尚未斬下，咽喉已中劍，曳着一股血虹倒飛了開去。

與之同時，灰衣老尼脚旁的草地翻開，一個忍者長身而出，攔腰便是一刀。

雖然斷去，這截斷刀若是劈中，一樣足以致命。

這一刀連他也以爲必然斬在灰衣老尼身上，那知道斬下去却是斬在那柄寶劍上，又斷去一截。

他的反應也可謂敏捷，身形立即倒竄開去，灰衣老尼沒有追，只是手中劍脫手飛出一道閃電也似追着那個忍者的身子。

那個忍者耳聽風聲，倒竄三丈，身形欲變未變，劍已然射進心胸，將他撞出一丈，釘在一株樹幹上。

灰衣老尼沒有追，目光落在一叢矮樹中，躲在矮樹裏最後那個忍者知道截不住，一把暗器打出，身形隨即從矮樹中竄出來，一股烟霧緊接在身前爆開。

灰衣老尼立時又一隻灰鶴也似掠過那股烟霧，追在那個忍者身後。

那個忍者穿林而出，冷不防一頭險些撞在走在路上的一個老和尚身上，一怔發現是蠟齋，正要開口說什麼，蠟齋手中的一條木杖已然敲在他頭頂上。

那條木杖看似不大結實，一敲即斷，可是敲下去，木杖沒有斷，那個忍者的腦袋反而碎了，一聲慘叫，倒斃地上。

灰衣老尼看在眼內，脚步一頓，怔在那裏。

蠟齋隨即合什一聲佛號。「我佛慈悲，請恕弟子大開殺戒，還幸這般東瀛倭奴，胡作胡爲，死不足惜。」

灰衣老尼上下打量了蠟齋一遍，冷冷的一笑。「你又是什麼人？」

「出家人——」蠟齋又一聲佛號，「師姐難道不見貧僧穿的是僧袍，掛的是佛珠，誦的是佛號？」

「出家人慈悲爲懷，怎忍殺生？」

「彼此彼此——」

灰衣老尼悶哼了一聲：「這等倭奴爲禍中土多時，不讓遇上倒還罷了，否則自是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

「貧僧也是這個意思，所以斗胆出手，讓師姐省一點氣力。」蠟齋說得似模似樣。

「好，殺得好！」灰衣老尼接問：「師兄是那一個門派……」

「貧僧遊戲人間，早已忘記了有所謂門派。」蠟齋舒了一個懶腰。「貧僧有事在身，不能多留，就此告辭。」

「不送。」灰衣老尼亦顯懶洋洋的。

蠟齋一聲佛號，身形一動，快步離開，灰衣老尼沒有阻止，目送消失。

陸丹遠遠看着，也這才上前，衝着灰衣老尼一揖。「武當陸丹，多謝前輩救命之恩。」

灰衣老尼一拂袖。「不必多禮。」

小子接上前，道：「小子大胆請敎前輩的……」

「恆山絕——」

「絕師太——」小子陸丹齊皆脫口叫出來。

恆山一靜一絕，絕師太的名氣一向在靜師太之上，非因她的武功，主要是她的行事作風，心夠狠，手夠辣，嫉惡如仇，不在乎別人非議，也絕不言悔。

傅香君朱蒨照這時候亦走過來，絕師太方才擲出的那柄寶劍已然被傅香君拔回，雙手捧着送到絕師太面前。

劍鋒上並無血跡，殺人不沾血，原就是這種削鐵如泥的寶劍另一特色。

「好劍！」陸丹信口一聲。

絕師太接劍在手。「好劍若是落在庸手手中與一般人並無分別，只有高手才能夠發揮它的威力。」

陸丹尚未答話小子已接上口。「看前輩方才仗劍欲殺那三個倭奴實在痛快。」

「也不痛快。」絕師太猶有餘憾。

陸丹明白是最後那一個忍者並非死在她劍下，沉吟道：「那個和尚的出現實在可疑。」

「不錯，若是我沒有看錯，那個和尚也不是中原人氏，與那四個倭奴只怕原是一夥，方才不過殺人滅口。」

「看他的本領也不小。」

「話雖說突然，能夠將那個倭奴一杖擊殺，總要有幾斤氣力！」

「前輩何以不將他留下來？」小子追問下去，也只有他這種什麼也不放在心上，毫無拘束的人才敢在絕師太面前這樣說話。

絕師太絕無疑問也是一個爽快的人，應道：「就是因爲那個和尚殺氣迫人，太不簡單，劍不在手中，我空手並無必勝把握，他要走只好讓他走，日後遇上，才讓他知道厲害。」

「晚輩却未必有這個眼福了。」

「你身手也不弱啊。」

「只是那幾下子，跟前輩相差得太遠了。」小子居然也懂得說這種客氣話，仙桃谷猿長老雲飛揚顯然影响至大，他已經很明白人上有人這句說話，自己實在沒有多大本領。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根據趙幽蘭的提示，從衆星拱月圖的裱層內，看到密詔和三王會銜的字樣，至於龍口藏珠暗語，尚未明白，但心中已有概念，三王會銜……七王爺是其中之一，先去會見七王爺，將對方暗哨紅衣宮女制服，摒除對方監視，由張嵐佈置警衞親信，閑雲大師和白玉仙也趕來支援，七王爺已被對方下毒，命在旦夕，心灰意冷，聽到蕭寒月能够找得那畫押密詔，心神一振，知道密詔不在對方手中，放心由蕭寒月、張嵐部署應敵。此時中州四奇由圍牆翻入花園，還帶來四個年輕殺手，事情已到了掀底的時候，蕭寒月等人嚴陣以待……

四奇士挾衆悍戰　王府內揮劍搶攻

但見閑雲大師僧袍飄動，忽然間已到了蕭寒月和白玉仙的身前。

老和尚山藏海納，蕭寒月對他實在是估計不透，笑一笑，道：「大師，七王爺……」

閑雲大師低聲對他們，道：「老衲全力施爲，可保他多活一十二個時辰，除了趙百年，只怕……」

蕭寒月心中一動，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道：「這是幽蘭姑娘給我的除毒藥物，大師請看能不能用？」

閑雲大師接過玉瓶，拔去瓶塞，聞了一下，回身丟給張嵐，道：「快！先給王爺服下兩粒。」

張嵐接過玉瓶，立刻倒出兩粒藥丸，七王爺張口吞下，笑道：「寒月，要他們派一個能作主的人出來？」

這時，中州四奇已然逼近花廳三丈開外，蕭寒月和閑雲大師、白玉仙一排橫立在花廳前面，雙方的距離，也就不過是五尺左右。

中州四奇的臉色，也很嚴肅，顯然，他們對蕭寒月也有着很多的顧忌。

長長吁一口氣，蕭寒月冷冷說道：「沈滄，聽到七王爺的話麼？要二先生出來吧？」

紅衣沈滄冷冷說道：「蕭寒月，這畫龍雕棟的王府，已經將傾大厦，獨木難支，憑你一人之力，怎能獨挽狂瀾，聽老夫好言相勸，快些逃命去吧！」

閑雲大師淡淡一笑，接道：「墨道兄對四位昔年的俠情義胆，一直念念不忘，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如今王爺在此，四位如肯棄暗投明，王爺寬宏大量，自會給四位一個自新的機會。」

黃衣成英冷笑一聲，道：「你這老和尚，已登古稀之年，半生清修，臨老投入了江湖是非之中，既然跳出了三界之外，又何必沾惹江湖血腥。……」

閑雲大師歎息一聲道：「四位又何嘗不是花甲之翁，老德不修，甘墜塵刦，老衲實在代四位老施主可惜呀！」

藍衣上官傑冷冷接道：「老和尚，墨非子習劍數十年，比你如何？難道你自信强過天台老道麼？」

蕭寒月道：「大師，佛法無邊，却難使頑石點頭，今日之事，恐非口舌能了，大師，不必多費心機了。」

白衣韓成方笑一笑，說道：「蕭寒月，二先生眼中勁敵唯你而已，今日我們就爲殺你而來……」

七王爺怒道：「放肆，亂臣賊子，禍誅九族，你就不怕連累到家族親人麼？」

中州四奇怔了一怔，沈滄才放聲笑道：「成王敗寇，你已如網中之魚，還擺的什麼官威，今日一戰，金陵即將入二先生的掌握，何況你中毒已深，死亡在即，蕭寒月就算能逃此刦，也是無法救你了！」

七王爺臉色一變，氣的連連咳嗽。

蕭寒月道：「王爺保重，不用和他們一般見識。」

這時，中州四奇身後的如影隨形的年輕人，突然身軀搖動，響起了一陣格格之聲。

那是骨骼暴響的聲音，似乎是他們的身體都在開始變化。

閑雲大師臉色嚴肅起來，高聲說道：「易筋洗髓，想不到四位年輕施主，已有了如此火候。」

弦外之音，無非是要蕭寒月和白玉仙特別注意四人。

閑雲大師之言，餘音未絕，上官傑身後的藍衣少年已搶先發動，只見他身子一弓，突然彈射而出，像一隻離弦之箭似的，直向花廳射去。

原來他志在七王爺。

如若七王爺不幸被殺，在塲之人，誰也脫不了關係，而且都是滅門誅族的大罪。

蕭寒月從未見過如此快速的身法，急急飛躍而起，準備在中途攔截下來，竟然是沒有攔住。

事實上，他也沒有時間攔了，因爲，沈滄身後的紅衣少年，緊隨飛起，人未到，劍芒已閃起寒光，刺向了蕭寒月。

蕭寒月半空中硬轉身軀，封擋劍勢。

但聞噹的一聲金鐵交鳴，蕭寒月竟被對方劍上强大的潛力震的直落下來。

脚觸實地，還未站穩，紅衣少年第二劍又追踪刺到。

蕭寒月快劍還擊，兩人兵刄相觸，連響了七聲金鐵交鳴，蕭寒月退了四步，才算把局勢穩住。

直到此刻，蕭寒月才算緩過第一口氣。

這一輪快劍，完全和蕭寒月的快劍一樣，使人目不暇接。

閑雲大師横跨一步，道：「白姑娘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咱們聯手阻敵。」

白玉仙看到了兩個年輕人發動攻勢的快速、猛烈、心中暗暗吃驚，放手一戰，相信還可以支持幾招，但要阻攔，抵擋他們發動的連續快擊，只怕希望不大。但她也決心拚了，右手執劍，左手悄然取出了冰魄銀珠，她相信就算在數招快拚中被敵人殺死，冰魄銀珠亦必可擊中敵人，這種奇怪的暗器，對方縱然功力精純，想亦承受不起。

却不料閑雲大師竟要和他聯手拒敵。

這時候，成英身後的黃衣少年，亦疾射而出。

但此刻，閑雲大師和白玉仙已然佈成了拒敵的陣式。

閑雲大袖揮動，兩股强猛的罡氣、暗勁，重疊而出。

內功到了如此運用隨心的境界，白玉仙不得不暗暗佩服。

但那黃衣少年，慓悍狂猛，竟然長劍震閃，由劍上透出一股內力，身軀不停，便向前面衝來。

白玉仙冷笑一聲，也飛身而起，長劍直刺，竟也是硬拚的打法。

閑雲大師內力强猛，那黃衣少年吃兩股重疊力道一擋，全力的飛衝力量，已被卸去了十之七八。

白玉仙的劍勢緊隨攻到。

好厲害的黃衣少年，在局勢極端不利之下，竟然還是不肯示弱，劍勢橫拍，擊在了白玉仙的劍上。

白玉仙蓄力忽發，硬碰一劍。

一個是强弩之末，一個是蓄勢忽發，黃衣少年被震的疾落實地。

但他雙腿一屈一彈，剛剛落地的身軀，忽又彈起，撞向白玉仙。

他手中之劍是兵刃，但他的狂猛打法，把人也當作兵刃施用了。

閑雲大師高喧了一聲佛號，左掌劃了一個圓圈，拍出一股掌力，右手握拳，忽然搗出一拳。

少林密藏，少林七十二種絕技之一的「破山拳」。

掌力一擋黃衣少年的攻勢，也只不過把他向前衝奔的身軀阻了一阻，右手才是攻勢的重點，一股激烈束聚一點的拳風，呼的一聲，打了過來。

那黃衣少年大約識得厲害，手中長劍忽然展佈成數朶劍花，封住了拳風。

拳風束緊，有如實物一般，黃衣少年連人帶劍被震的向後退出三尺，跌落在實地之上。

白玉仙嬌呼一聲，飛射而至，劍勢如虹，直射黃衣少年。

從未見過搏殺中，有如黃衣少年般慓悍的人物，人從地上一彈而起，口中噴着鮮血，手中長劍，仍然硬封白玉仙的劍勢。

閑雲大師亦看的暗暗吃驚，他明白那一招破山拳有多大的力道，而且聚束一點，力道鋒勁，足以開碑碎石，任何人，中了一拳之後，絕無再戰之能，除非對方能把這一拳先行化解去。





但那黃衣少年並沒有化解去這一記拳風。

金鐵交鳴聲中，黃衣少年劍上的力道，仍然是那麼强大，竟把白玉仙一下震飛起七八尺高。

但他的護身劍勢，也露出了一個很大的空門。

白玉仙左手一揮，「冰魄銀珠」急射而下，再擊中了黃衣少年。

只見他身軀忽然抖動了一陣，倒了下去。

閑雲大師的破山拳一擊之下，未能使黃衣少年躺下去，但這一粒冰魄銀珠，却要了他的命。

這時，那紅衣少年和蕭寒月，也分出了勝負。

在紅衣少年幾招狂悍的攻勢，逼的蕭寒月連連後退、到蕭寒月和他展開了快劍互擊，雙方纏鬥了二十幾個招式後，蕭寒月終於變化了他們的劍法，和自己的七煞劍招極爲近似。却辨不出那一點不同。中間有些不同，蕭寒月憑那紅衣少年攻出了七十二劍之後，才發覺他的劍招的錯誤，是沒有把劍上的威力完全發揮出來。

總是差那麼一點，力道不够，這就使劍招的兇厲減去了很多。

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不錯，是千眞萬確的七煞劍招，只是缺少了那最後一點精萃。

蕭寒月全力展開了反擊。他已求證了他心中所疑，也用出七煞劍招，相同的劍招，以攻對攻。

他全力攻出了第二劍時，紅衣青年已封擋不住，被蕭寒月一劍由前胸洞穿後背。

自出道以來，蕭寒月第一次，把七煞劍招上的威力，全部發揮出來。

回頭看去，在廳外，已然橫屍數具，血濺花木。

原來，那藍衣少年撲向花廳時，把守廳前的侍衛突然張開了陰陽傘，轉動機簧，射出鐵箭。

六柄傘一齊轉開，六枚鐵箭，一齊射出。

這種機簧控制的鐵箭，本來有着很大勁力，但藍衣少年劍勢快如輪轉，劍上的力道又大，劍勢展佈，如光幕護體，六枚鐵箭，完全被封擋開去。

這陰陽傘上的機簧，就在傘柄的手把之上，連連轉動，六枚鐵箭，連綿射出。

六六三十六箭。

藍衣少年怒嘯一聲，劍勢疾轉，護住全身，人仍然向廳中衝來。

如此氣勢，如此武功，只瞧的張嵐雙眉聳起，低聲吩咐身側侍衛，道：「全力保護王爺。」取出子母金環，大步前行，堵住在大廳門口。

他心中瞭然，絕非這藍衣少年之敵，能接下他幾劍，心中實無把握，但只求死在王爺被傷害之前，以全忠義之名。

藍衣人突破箭雨，逼近花廳前，六個擋在第一排的侍衛，已然亮出了兵刃，左手持傘，右手持劍。

六個人並排而立，有如一道人體的屏風擋

住。

藍衣少年一劍揮出，同時掃向六人。

六侍衛忽然一閃，側面遞出一傘。

傘尖鋒利，有如刀刃。

這一招是蕭寒月所授，還眞的管用，六道光芒閃動，竟把那藍衣少年逼的退了一步。

如若他們只用一招拒敵，至少可以暫時阻止那藍衣少年攻入廳中，但他仍棄傘不用，六柄劍同時攻了過去。

藍衣少年冷笑，劍勢伸縮打轉，但見寒光流動，帶起了一片血雨，只不過兩個回合，六個侍衛已全部伏屍廳前，血流五步。

張嵐只覺頭皮一麻，他全神貫注瞧着，竟然未瞧出這藍衣少年，是如何把六個侍衛殺死的。

這麼看來，就算自己拚了這條老命，眞不知能不能接下人家一劍。

這時，人影閃動，又有六個侍衛，由兩側合攏過來，擋在廳中。

張嵐見聞廣博，多少瞧出了一點名堂，高聲說道：「你們聽着，用鐵傘拒敵，找機會放箭，不要和他拚力拚劍。」

六個湧上的侍衛，張開了陰陽傘。



就算張嵐不叫，他們也看到了剛才六個同伴的死亡經過，棄傘拔劍，立刻丟命，現在，他們不再拔刀，取劍，雙手運傘。

那藍衣少年在習練技藝時，對過各種兵刃，胸中都有破解之法，但是，却從未學過和持傘的人動手。

六柄傘張開，對着他不停的轉動，而且，既不攻上，也未施放兵刃，藍衣少年不禁呆住了。

張嵐突然收起了子母金環，也張開了一把傘。

藍衣少年呆站了一陣，斜斜踏出一步，攻出一劍。

劍勢如電，刺穿了一支陰陽傘。

傘柄甚長，長劍刺破了傘面，但却傷不到那持傘侍衛，那侍衛很機警，向後退了一步，轉動傘柄機簧，一枚鐵箭，激射而出。

雙方距離很近，這一箭去勢勁急，那藍衣少年手中之劍，又被傘上鐵骨絆住，但那藍衣少年確有非凡的身手，長劍未收，張口一咬，竟把鐵箭硬給咬住。

但環視週圍的侍衛，同時轉動了傘柄，五枚鐵箭疾射而出。

藍衣少年突然身軀前撲，整個人撲摔在地上。



鐵箭夾着破空銳風，掠身而過。

機警的應變雖然快速，但仍有一枚鐵箭射中左肩。

藍衣少年中箭之後，激起了狂野的殺機，長劍貼地急旋，轉了一個大圈，寒光過處，血珠濺飛，同時响起了幾聲慘叫。

這伏地一擊，斬斷了三個侍衛的雙足。

藍衣少年劍勢掃擊出手後，人却一彈而起，直飛起了兩丈多高，猶在滴血的長劍，疾沉下劈，雙足同時左右踢出。

他的動作快如閃電，劍刺足踢之下，餘下的三個侍衛，竟然無一能避開，一個中劍倒下，兩個被踢的飛出八尺開外，跌掉在地上。

這不過一瞬間的工夫，藍衣少年脚落實地之後，長長吸一口氣，抖抖劍上的血珠，人又舉步向前行去。

張嵐心中明白，此刻是自己拚命的時候了。大喝一聲，凝聚了全身的功力，疾衝過去。

同時轉動傘柄，六枚鐵箭，連綿地射出。

這是拚老命的打法，幾乎是和那藍衣少年同樣的慓悍動作，把人也落作兵刃施用。

雙方面一迎一送，迅快勁急。

藍衣少年劍勢揮斬，洒出一片劍花，連綿射出的鐵箭，四枚被震飛，兩枚突入劍網，竟然被他閃過。



長劍疾進，力道甚大，竟然絞碎，一張手中的傘面，斬斷鐵骨。

張嵐遇上了眞正一流的高手，但他早已把生死置諸度外，丟去鐵傘，取出了子母金環。

還未來及出手，一道人影，有如疾箭一般，直射過來，撞向藍衣少年。

藍衣少年冷笑一聲，長劍閃電劈出。

這一劍力道甚大，那飛撞而來的人影，竟然連人帶劍被劈作兩半，鮮血和斷傘，跌落地上。

張嵐一揮子母金環，砸了過去。

藍衣少年長劍一抬，子母雙環竟然被震的直飛起來，雖然是仍未脫手，但却空門大露，藍衣少年劍勢一伸，點向前胸。

一道白芒，由空中斜飛而至。

藍衣少年故可一劍刺入張嵐的內臟，但那斜飛而來的一劍，亦將洞穿藍衣少年左脇。

那是人的要害所在，藍衣少年雖然內功精深，但也當受不起要害一劍，當下怒吼一聲，劍勢疾轉，反手削出，迎向來人。

但聞一聲金鐵大震，雙劍接實，那飛來之人，竟被連人帶劍，震飛到七八尺外。

凝自望去，來人竟是譚三姑。

人影連閃，墨非子、朱盈盈，緊接着，落着實地，墨非子長劍一震，疾向藍衣人衝了過去。

兩人立刻惡鬥一處。

藍衣少青連番激戰，再加上左肩中了一箭，內力受了很大的影响。墨非子又是全力施展，只見劍光霍霍，竟然暫時打了個秋色平分之局。

常九喘着氣，飛身落地，道：「快！進入廳中保護王爺。」

（未完．六十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公孫咳、許不醉等人見鐵屑樓之危已解，却又担心飲血峯下的布狂風。鐵髮、木眼明知而不敢抗命，現在只好硬着頭皮回去協助布公子和對頭人一拚。原來布狂風和容三公子因爲一位嬌嬈慕容雪而煩惱，容三公子誤會來找布狂風晦氣，迫着要鬥劍，幸好來了唐門的唐青湘將二人隔開，用鐵箱撞坍石橋，看來這煩惱各懷心事，因人帶來，二人感受各不同，唐青湘只好向容三公子勸解。此時來了十八個藏僧，聲明爲金刀法王報仇，來找布狂風，三人聯手對敵，煩惱化作友誼，將十八金尊者殺了幾個，他們有一個却是絕色佳人……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錯將小姐認　無意誤殉情

披着銀披風的女人忽然向布狂風斜望了一眼，然後又再對容三公子說：「你爲甚麼不問問她？」

容三公子立刻側過頭，直瞧着布狂風，看他說什麼。

布狂風眼睛裏倏地閃過一絲冷厲的光芒，良久才慢慢地說道：「她姓萬，萬如意。」

容三公子又咳嗽着：「這名字很好，只差一點就是萬事如意了。」

布狂風又道：「她是提龍王府裏的萬大小姐，也是神通教裏的銀披風殺手。」

容三公子忽然瞪視着萬如意：「妳爲甚麼要殺我？」

萬如意冷冷一笑，道：「我不喜歡有人找我麻煩。」

容三公子道：「我根本不認識妳，怎會找妳的麻煩？」

萬如意道：「但你一直要找布公子的麻煩，這一點可不容抵賴罷？」

容三公子道：「布公子是布公子，跟妳又有甚麼關係？」

萬如意道：「布公子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所以你找他的麻煩，也就是我的麻煩。」

容三公子的臉色更蒼白，但却不住的在點頭。

這時候，萬如意的手裏亮出了一把銀匕首。

匕首上還染着容三公子的血。

容三公子凄然一笑，道：「妳若是慕容雪，一定不會向我下這種毒手的。」

萬如意撇了撇嘴，冷冷道：「所以慕容雪永遠是慕容雪，永遠註定是個滿身麻煩的女人。」

容三公子倏地目光暴張，長劍急驟地向她咽喉刺去。

萬如意冷冷的盯着他，連眼睫毛也沒有眨動一下。

唐青湘同時輕輕的嘆了口氣，任誰都可以看得出，容三公子已沒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容樓無弱者。

但再強的人，也會有倒下去的時候。

×　×　×

容三公子終於倒下。

他倒在萬如意的脚下，死時眼睛不閉，手裏仍然緊握着他的劍。

但他死得並不孤獨，最少，有十七個藏僧陪着他走上黃泉之路。

布狂風直視着萬如意，目光冷峻，而且帶着怒意。

但萬如意沒有逃避，無論布狂風用怎樣的眼光盯着她，她還是願意承受下來。

她忽然說：「我們又見面了。」

布狂風道：「見面又如何？」

萬如意咬了咬嘴唇，道：「你爲甚麼總是不關心自己的事情？」

布狂風道：「妳怎知道我不關心？」

萬如意道：「你若眞的關心自己，就不會整天都只顧着理會別人的事情。」

布狂風說道：「人在江湖，無分彼此的。」

萬如意冷笑道：「你老是在自欺欺人，眞是冥頑不靈，無可救藥。」

布狂風道：「縱然如此，那也只是我的事，犯不着妳來操心。」

萬如意的臉色變了。

唐青湘却在這時乾咳兩聲，緩緩地走了過來，目注着萬如意道：「這十幾個番僧，似乎是給妳用計害死的，對不？」

萬如意直認不諱，冷冷道：「這十七個藏僧要爲金刀法王報仇，我便索性成全了他們。」

唐青湘說道：「他們一定會很感謝妳啦？」

萬如意道：「我曾答應過他們，協助他們一臂之力。」

布狂風道：「但我如今仍然活着。」

萬如意道：「但容三公子却已死了，我總算沒有袖手旁觀。」

唐青湘道：「這些番僧，原本不是有十八個人的嗎？」

萬如意道：「不錯，但其中一個，早已給一批蒙面刺客幹掉了。」

唐青湘道：「這些刺客，也是妳的手下？」

萬如意道：「你還不算太笨。」

唐青湘道：「這個我可不怎麼明白了，妳的手下幹掉了一個番僧，其餘十七個怎麼反而會對妳這樣信任？」

萬如意道：「因爲我把刺殺番僧的兇手擒下，交給其餘番僧來處置。」

唐青湘臉色一變：「萬大小姐此擧，不怕大家感到心寒嗎？」

萬如意哂然一笑，道：「那人雖然給番僧碎屍萬段，但却還是很感激我的。」

唐青湘奇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萬如意說道：「那人姓柯，叫柯興山，是本敎麾下一名黃衣殺手，但他在不久之前，犯了嚴重敎規，依照規例，他本人凌遲處死，並賜滿門老幼死藥歸天酒各一杯。」

唐青湘駭然變色，道：「這柯興山犯了甚麼瀰天大罪？」

萬如意的臉色忽然一紅。

唐青湘却還是直盯着他，追問不捨：「何以說不出來了？」

萬如意面色倏地一變，道：「誰說說不出來！」

唐青湘道：「那麼快說呀，這柯興山到底犯了甚麼大罪？」

萬如意咬了咬牙，終於忿然道：「他偷窺本小姐沐浴！」

唐青湘一怔，接着瞧向布狂風。

布狂風沒有看他，臉上甚至完全沒有半點表情。

唐青湘吸了口氣，良久才對萬如意說：「就是這樣了？」

萬如意點點頭，道：「不錯，這已經是一條很嚴重的罪名。」

唐青湘道：「嚴重到足以滿門抄斬那麼厲害？」

萬如意道：「是的。」

唐青湘道：「但照唐某看來，却實在是太過份太過份了。」

萬如意道：「若依照你的辦法，又該怎樣處置柯興山？」

唐青湘說道：「他用眼睛來看妳，大不了把他的一對招子廢掉，也就可以算對乎了。」

萬如意輕輕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也是這麼想，但敎規却不是這麼說。」

唐青湘道：「苛政猛於虎，江湖帮敎之規條，也是這個道理。」

萬如意道：「但我爹却認爲，寧枉無縱，只要稍爲放鬆一點，那就大大的不得了。」

唐青湘冷哼一聲，不再說話。

萬如意接着道：「於是，我就想出了這個辦法，要柯興山帶罪立功。」

唐青湘道：「怎樣立功法？」

萬如意道：「我命令他依照我的計劃行事，雖然最後還是難逃一死，但最少可以保存他滿門老幼的性命。」

唐青湘嘆了口氣，道：「以性命來立功，眞是可笑復可憐。」

萬如意道：「誰叫他不守規矩？」

布狂風忽然冷冷的說道：「我也是個不守規矩的人，而且比柯興山更加不守規矩。」

萬如意道：「你是你，柯興山是柯興山，你們是不能混爲一談的。」

布狂風又問道：「我們之間有甚麼分別？」

萬如意道：「柯興山是神通教中人，但你不是。」

布狂風道：「但我們都是男人。」

萬如意吸了一口氣，然後直盯着他：「你到底說甚麼？」

布狂風眨了眨眼，道：「我是想說，我若是柯興山，就不會只是偷窺妳沐浴那麼簡單。」

萬如意蹙着秀眉，道：「你還要怎麼樣？」

布狂風沉着臉，冷冷道：「我一定會把妳當作婊子般强姦！」

萬如意的臉忽然變得一片雪白。

她顫抖着聲音，道：「你竟敢這樣跟我說話！」

布狂風哈哈一笑，道：「我以『狂』字爲名，天下間又有甚麼事情不敢做，甚麼話不敢說的？」

萬如意的目光還是凝注在他的臉上，聲音却已漸漸平靜下來了。

「姓布的，你果然不是一般泛泛之輩可比。」

「妳也是一樣。」

唐青湘忽然笑了笑，道：「看來，你們倒是天生一對。」

布狂風的眼睛裏發出了光，萬如意却把頭低垂下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布狂風忽然問：「妳殺了容三公子，現在後悔不後悔？」

萬如意道：「只要爲了你殺人，無論殺多少個，無論殺的是誰，我都絕不會後悔。」

布狂風瞳孔收縮，道：「我若要妳殺了自己呢？」

萬如意忽然幽幽的嘆了一口氣，說道：「你若眞的要我死，我還是不會皺眉頭的。」

布狂風說不出話了，唐青湘也沒有再說甚麼。

風更冷了，連地上的血都已乾透。

也不知過了多久，萬如意才輕輕的說道：「今天這裏很美，比每一個時間每一個地方都美得多。」說到這裏，忽然閉上了眼睛。

閉上眼睛之後，她臉上忽然落下了淚珠。

唐青湘怔住。

他想不到萬如意也會有落淚的時候，而且就在此時此地落淚。

布狂風已在問道：「妳流的淚是爲了誰？」

萬如意的眼睛還是緊閉着，她沒有回答，只是忽然冷笑了一聲。

一陣冷風在她臉上吹過，似是要吹乾她的淚痕。

但不等淚痕乾掉，這位萬大小姐已無言地離去了。

又過了很久很久，唐青湘忽然問布狂風：「她算不算是個壞女人？」

布狂風道：「她也許很壞很壞，但却不是個壞女人。」

唐青湘怔住。

「不是女人？難道她是個男人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

「她不是女人，」布狂風道：「她還是一個女孩子。」

「女孩子？」

「不錯，」布狂風輕輕地嘆息着，道：「她是個不懂事的女孩子。」

唐青湘冷冷道：「但據我看，她比許多老江湖還更狡猾。」

布狂風道：「那只因爲她天生有如狐狸，而狐狸就算再細小，也會比一頭幾十歲老豬聰明得多的。」

唐青湘說道：「我算不算是一條老豬呢？」

布狂風道：「不算。」

唐青湘道：「那麼我算是甚麼？」

布狂風道：「豬也不如。」

唐青湘陡地一呆，道：「你怎麼把我瞧得這樣差勁？」

布狂風道：「你這個人一點也不差勁，論到身份更是尊崇之極。」

唐青湘呵呵一笑，道：「區區一個唐門叛逆，就像個大廟不收，小廟不要的野和尚，又怎會有尊崇的身份了？」

布狂風道：「前輩還要裝蒜，未免是太低估布某的眼光了。」

唐青湘一怔：「我在裝甚麼蒜了？」

布狂風道：「前輩笑罵走江湖，一劍震神州，縱使十個唐青湘，也萬萬比不上你老人家一根指頭。」

唐青湘倏地雙目一瞪，怪笑道：「我不是唐青湘？」

布狂風道：「前輩心中有數，又何必問我來着？」

唐青湘哈哈一笑，終於點頭承認，道：「好小子，果然瞞不過你這對眼睛，但我到底是誰，你再說出來聽聽。」

布狂風道：「笑中有劍，劍氣如龍，前輩雖然弄來了一隻大鐵箱，又復巧施易容妙技，但昔才所展露之身手，還是有着公孫世家『千身萬影風月行』的氣勢，所以，晚輩敢說一句，前輩就是號稱『笑公爵』之公孫我劍老俠！」

「唐青湘」陡地長長嘆了口氣，道：「以少裝老易，返老還童難，老夫只不過把自己裝扮得年輕二三十歲，就已瞞不過你的眼睛。」

布狂風道：「唐青湘武功若有你老人家一半高明，也不會在唐門之中無法立足了。」

公孫我劍又是一聲長嘆，道：「我這個唐門叛逆雖然是假的，但這口鐵箱子，却的確是唐青湘之物。」

布狂風凜然一驚，道：「那麼唐青湘呢？」

公孫我劍道：「他運氣不好，在鐵眉

樓外遇上了焦淺。」

「焦淺？」布狂風道：「神通教有一個叫焦大郎的舵主，外號『火裏勾魂使者』，你說的莫非正是此人？」

公孫我劍道：「不是他又還有誰？」

布狂風說道：「焦大郎擅製火器，據說連江南霹靂堂第一巧匠龐貴公也比不上他。」

公孫我劍道：「龐貴公並不是比不上他，只是手段遠不如此人毒辣。」

布狂風道：「唐青湘怎會遇上這個姓焦的要命瘟神？」

公孫我劍嘿嘿一笑，道：「一個人霉運來了，又有甚麼怎樣那樣的，總之寃家路狹，大家碰個正着也就是了。」

布狂風道：「公孫前輩，那焦淺的如今怎樣了？」他不問唐青湘，是因爲知道這位唐門叛逆必然已遭不幸，否則大鐵箱子也不會落在公孫我劍手上。

公孫我劍道：「惡人自有惡人磨，焦淺雖然把唐青湘燒成焦炭，但其後他也遇上了尅星。」

布狂風道：「他遇上了誰？」

公孫我劍道：「畫眉。」

布狂風目光一亮，道：「是五眉會的畫眉？」

公孫我劍道：「正是這個刁鑽潑辣的小妮子。」

布狂風「哦」的一聲，道：「原來五眉會裏的畫眉是個女子？」

公孫我劍更正道：「不是女子，是小丫頭。」

布狂風淡淡一笑，道：「那是在下孤陋寡聞了。」

公孫我劍說道：「畫眉是鳳眉的女兒，但如今五眉會中武功最高的，除了龍眉之外，就得數到這個年紀輕輕的畫眉姑娘了。」

布狂風一怔，道：「那麼鳳眉呢？」

公孫我劍道：「鳳眉心思縝密，頭腦機靈，輕功也極了得，但若論到硬打硬碰的功夫，她充其量只比鐵眉稍高一點，連金剛眉也比不上。」

布狂風道：「如此說來，畫眉是青出於藍了？」

公孫我劍道：「她若跟鳳眉練習武功，就算可以超越過母親，我就也不會高到甚麼地方去。」

布狂風道：「畫眉的師父是誰？」

公孫我劍道：「是老畫眉。」

布狂風道：「老畫眉又是個怎麼樣的人？」

公孫我劍道：「五眉會的五眉，以龍眉爲首，但武功最高的，其實却還是老畫眉。」

布狂風沉默着，公孫我劍又緩緩地接道：「五眉會成立之初，已有畫眉這個人的存在，但他年紀比龍眉還老二十歲，所以又被稱爲老畫眉。

「老畫眉不喜理事，五眉會創立之初，其餘四人推舉他做大當家，他堅決不肯，最後只好由龍眉做了會中的大龍頭。

「但在數年前，老畫眉終於年老氣衰，病死榻上，但他早已收了鳳眉的女兒爲徒，而他臨終之際，只有一句說話，就是要這個女徒弟代替他，成爲五眉會的一位當家。

「他這個要求，是一點也不過份的，而且就算他不提出，龍眉、金剛眉和鐵眉也會這樣決定。

「於是，在老畫眉去世之後，他這個女弟子就代替師父，成爲五眉會五位當家之一，她原名舒珊菊，外號『小畫眉』，但等到她成爲五眉會當家之後，大家都只叫她『畫眉』，把上面那個『小』字删掉了。

「舒珊菊的父親，是個科場失意的秀才，這姓舒的秀才雖然手無縛鷄之力，但爲人頗有俠骨，更不畏强權，凡事總要據理力爭到底，唉，這種人不錯是挺有種的，但偏偏就是冒不出頭來，終於鬱鬱而終，慘淡而歿。

「舒珊菊早年喪父，境況也是十分凄苦，尚幸母親鳳眉是個女中豪傑，師父更是一代高人，以是終於練成了一身武藝，至於日後如何，那就要再看看際遇了。」

布狂風道：「巾幗不讓鬚眉，這小畫眉一定可以展翅高飛的。」

公孫我劍哈哈一笑，道：「她現在就已展翅高飛，而且連焦淺也給她抓到半天摔下來跌死了。」

布狂風「哦」一聲，訝然道：「有這等事？」

公孫我劍道：「小畫眉在鐵眉樓外找到了焦淺，兩人展開了激戰，結果焦淺給畫眉所擒，還被畫眉帶到懸崖之上，拋進萬仞深淵裏。」

布狂風道：「這是惡有惡報。」

公孫我劍道：「江湖恩怨誰是誰非，往往很難作出判斷，但焦淺作惡多端，却是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的。」

布狂風道：「前輩既然能從鐵眉樓到此，可見鐵眉樓之危已解除，實在值得慶幸。」

公孫我劍道：「就只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布狂風道：「不錯。」

公孫我劍道：「容三公子與展槍手之糾葛，老夫早有所聞，如今更突生枝節，唉，眞是令人不勝煩擾的很。」

布狂風道：「萬如意任性妄爲，在下眞是不勝抱歉。」

公孫我劍道：「萬大小姐殺人，跟你又有甚麼相干了？」

布狂風道：「若不是爲了我，如意絕不會出手對付容三公子。」

公孫我劍道：「容三公子又何嘗不任性了，總而言之，這一次眞箇弄得頭大如斗，連老夫也有不知所措之感。」

布狂風淡然一笑，道：「還是那句老話最用得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公孫我劍道：「就只怕來的既不是兵，也不是水，而是一筆糊塗帳。」

布狂風道：「人在江湖，糊塗帳是少不免的，就算最精明的人，也很難可以完全逃避得乾乾淨淨。」

公孫我劍道：「若論精明能幹，你已算是當之而無愧，但若論糊塗帳之多，你也是出類拔萃，很少人能及得上。」

布狂風道：「但照在下看來，令高足似乎也有不少糊塗帳，就算再過十年八載也很難可以算得清清楚楚。」

公孫我劍哈哈一笑，道：「老夫收了岳小玉這個徒兒，這件事似乎已傳遍大江南北了。」

布狂風道：岳小兄弟資質極佳，將來必然大大有所作爲。」

公孫我劍道：「就只怕還沒有太大作爲，已闖出了大大的災禍。」

布狂風道：「闖禍不足畏，只要能夠逢凶化吉，就算天天闖禍，也不妨事。」

公孫我劍拈鬚一笑，道：「這話也不錯，回想老夫年少之時，也是闖禍比吃飯還多的。」

布狂風道：「聽說前輩跟慕容世家中人，頗有淵源，尤其是與昔年號稱『瀟湘雨下客』的慕容懿德，更是闖禍打架的老搭檔。」

公孫我劍道：「你倒知道的不少，是不是你老子說的？」

布狂風說道：「正是先父生前有所提及。」

公孫我劍一楞，說道：「怎麼，令尊已……」

布狂風黯然道：「不錯，先父臨終之際，岳小兄弟也在身邊。」

公孫我劍喟然道：「令尊也可算是江湖奇葩，否則也不會有這個驚天動地的厲害兒子。」

乾咳兩聲，又道：「慕容雪是慕容懿德唯一的孫女兒，她若喜歡展獨飛，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布狂風說道：「小展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我若是慕容雪，也會爲他傾倒。」

公孫我劍道：「但容三公子却比展獨飛更早認識慕容雪。」

布狂風道：「他對慕容雪一往情深，那是半點不假的。」

公孫我劍道：「可惜自始至終，慕容雪還是沒有愛上容三公子。」

布狂風說道：「這就註定是一個悲劇了。」

公孫我劍說道：「這是容三公子的悲劇。」

布狂風道：「但他死在如意手下，實在是相當冤枉的。」

公孫我劍道：「這是我不好。」

布狂風道：「容三公子之死，跟前輩是沒有關係的。」

公孫我劍道：「若不是我騙他，說慕容雪已削髮爲尼去了，他也許不會如此心神恍惚，以致連慕容雪和萬如意也分不清楚。」

布狂風道：「前輩撒這個謊的用意，在下是明白的。」

公孫我劍皺着眉，嘆道：「我只是希望容三公子從此死了這條心，唉，想不到反而把他送進了枉死城，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布狂風道：「就算是諸葛亮復出，也决想不到會殺出這個萬大小姐來。」

公孫我劍道：「正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就像展獨飛，他近來也眞夠痲煩的了。」

布狂風接說道：「幸而他沒有眞的死掉。」

公孫我劍道：「這個小展爲人不錯，剛才老夫也不是詛咒他，只是想騙騙容三公子，好讓你和小展都可以暫時鬆一口氣而已。」

布狂風道：「前輩用心良苦，在下是十分明白的。」

公孫我劍道：「生死有命，現在再說也是多餘的。」

布狂風道：「郭堡主如今怎樣了？」

公孫我劍道：「尚在暈迷之中。」

布狂風道：「聽說他中了血花蓮掌力，未知是否屬實？」

公孫我劍道：「不錯。」

布狂風道：「很嚴重嗎？」

公孫我劍說道：「現在，他只能算是一個還沒有斷氣的死人。」這句話，聽來似乎甚是矛盾，但布狂風是絕對可以明白的。

布狂風道：「要解血花蓮掌的毒力，非要求血花宮宮主不可。」

公孫我劍道：「練老魔人稱『茹毛飲血鬼獨夫』，又叫『六親不認斷腸人』，要求此人，只怕千難萬難。」

布狂風道：「那倒未必。」

公孫我劍一怔，道：「布老弟，難道你有把握，可以說服練老魔把解藥拿出來嗎？」

布狂風道：「這件事，在下願意代爲効勞。」

公孫我劍道：「此語當眞？」

布狂風道：「可以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公孫我劍呵呵一笑，道：「如此妙極，省得老叫化子磨拳擦掌，老是嚷着要血洗血花宮和大戰鬼獨夫了。」

但轉念一想，又自搖頭不迭，道：「這樁事，布老弟還是不要插手的好。」

布狂風一怔，道：「說得好好的，怎麼忽然又生變卦？」

公孫我劍道：「練老魔極難對付，老弟雖然本領高超，但孤身犯險，那是大大划不來的，令尊雖然跟我不算是甚麼好朋友，但總有過數面之緣，而且也曾談得甚是投契，倘若爲了咱們的事，而致令老弟有甚麼閃失的話，那可萬分對不住武林皇帝……」

布狂風哂然一笑，道：「前輩毋庸担憂，在下此次爲郭堡主討取解藥，是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公孫我劍道：「布老弟，這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

布狂風面色一整，道：「你看我像是個隨便開玩笑的人嗎？」

公孫我劍乾咳一聲，道：「很對不住，是老夫一時失言了。」

布狂風道：「總之，務請前輩放心，在下會好好保護着這條性命的。」

公孫我劍呆了一呆，繼而撫鬚大笑，道：「好！老夫就相信你這一次。」

布狂風道：「郭堡主目下在何處？」

公孫我劍道：「早一陣子，咱們被困在鐵眉樓內，如今形勢雖已好轉，但諸葛老叫化還是沒有把郭冷魂帶出鐵眉樓。」

布狂風道：「鐵眉樓距離此地並不遠，帶不帶他來都沒關係。」

公孫我劍點頭道：「咱們正是這樣想，只要解藥到手，郭冷魂大可以不必上飮

血峯。」

布狂風道：「解藥之事，在下可以一力承担，前輩不必操心。」

公孫我劍道：「旣然如此，老夫告辭了。」

布狂風道：「兩天之內，在下一定會把解藥送到鐵眉樓去。」

公孫我劍又點點頭，道：「很好，我在鐵眉樓等你的好消息。」語畢，扛起大鐵箱子飄然遠去。

鐵眉樓並不如岳小玉想像中那麼崇高偉大。

它是平實無奇的，就像是鐵眉樓的主人鐵眉一樣。

可是，岳小玉來到鐵眉樓之際，鐵眉却已死了。

每個人都會死，鐵眉自然不例外，但他死得很怪，居然是給一隻破鞋嵌進後腦而死的。

破鞋並不堅硬，鞋尖也沒有藏着甚麼利器，但把這破鞋嵌進鐵眉後腦的人，却是個姓利名硬的人。

「利硬是甚麼人？」岳小玉轉問雲淡來。

雲淡來的臉看來有點蒼白，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在神通敎裏，武功最高的，除了敎主之外，還有三個人，利硬就是其中之一。」

岳小玉不解道：「可以說得詳細一點嗎？」

雲淡來道：「暫時不可以。」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爲甚麼不可以？」

雲淡來道：「因爲我不想嚇破你的膽子。」

這回答很妙，又妙又絕。

岳小玉只好閉上嘴巴，水瑩兒却凝視着他嫣然一笑。

× × ×

雲淡來曾說過：「公孫老俠、諸葛酒尊暨鐵眉樓諸位高手，已護着郭堡主朝這邊趕了過來。」

他並沒有說謊，當時的情況，的確是這樣。

但其後諸葛酒尊又改變了主意，認爲與其殺上飲血峯，倒不如在鐵眉樓穩守陣地，然後再想辦法討取解藥，才是上上之策。

公孫我劍想了一想，也贊成老叫化這個主意，於是，衆人又折回鐵眉樓去，只有公孫我劍繼續前進，說是要探察前方虛實和形勢云云。

在幾經波折，岳小玉才跟着衆人來到了鐵眉樓。

諸葛酒尊看見了他，自然是大爲高興，一手就把他抱起：「你這個小祖宗，怎麼居然跑到這裏來了？」

岳小玉眨眼一笑，說道：「人生何處不相逢，你旣來得，小岳子爲甚麼又不來得？」

諸葛酒尊哈哈一笑，但忽然又苦着臉，不住的在嘆氣。

岳小玉奇道：「諸葛前輩，你老人家怎麼啦？是不是有點不舒服？」

諸葛酒尊道：「實在是不舒服。」

岳小玉道：「甚麼地方不舒服了？」

諸葛酒尊道：「心裏不舒服。」

岳小玉道：「所爲何事？」

諸葛酒尊道：「鐵樓主遇害啦。」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小岳子也已聽聞此事，眞是不幸之至。」

諸葛酒尊道：「鐵樓主是鐵老鼠之堂弟。」

岳小玉道：「鼠老兄已向小岳子說過了。」

諸葛酒尊道：「鐵樓主遇害，鐵老鼠一定很是傷心，你去安慰他一下子罷。」

話猶未了，鐵老鼠的聲音已在背後响起：「鐵眉是不會白白就此死掉的。」

許不醉和雲淡來也走了過來，雲淡來首先開聲說道：「利硬來自萬刼絕魂谷，他師父也就是絕魂谷谷主『萬刼地藏王』金雍。」

「金雍早已退出江湖，立誓不再涉足武林之中。」許不醉道。

「但利硬却投身於神通敎門下，成爲提龍王府一員悍將。」雲淡來沉吟半晌，接道：「鐵樓主之死，對利硬來說，只是牛刀小試。」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說道：「但這傢伙『借鞋殺人』，眞是囂張可惡得令人噴飯。」

岳小玉奇道：「他借了誰的鞋子來殺人？」

諸葛酒尊道：「我的。」

岳小玉一怔，向他足下望去，只見這位酒王之子，赫然只穿着一隻鞋子，而另一隻脚却是赤着的。

這時候，江東四傑也已挨近過來，常掛珠首先「嘻嘻」一笑，道：「怎麼連鞋子也給人二一添作五，不見了一半？」

舒一照道：「他不是不見了半隻鞋子，而是整隻不見了。」

常掛珠道：「我是說一雙鞋子的一半，那就是一隻啦，這又有甚麼不對的。」

鮑正行道：「不一定對。」

常掛珠道：「何以見得？」

鮑正行道：「倘若把一隻鞋子攔腰斬下，那麼就是前也一半後也一半了，如此論推，一對鞋子的一半就絕不等於一隻鞋子，而是各佔鞋頭兩份，鞋尾也兩份。」

白世儒「嘖嘖」連聲，搖頭道：「鮑子又不是猴子，又怎會有尾巴來着？」

鮑正行道：「天下間萬般物事，有頭就必定有尾，例如推牌九有龍頭鳳尾，發奮圖强之人往往虎頭蛇尾，又比方做買賣賺頭蝕尾、拆夥還是和和氣氣拱手道別謂之好頭好尾，更有菜市塲的買葱頭送臘鴨尾、小偷兒鬼鬼祟祟的藏頭露尾，還有說書先生講故事，正是頭頭是道，尾尾動聽，也是有頭就有尾的鐵證。」

「這就不對了！」白世儒道：「頭頭是道，我不敢說不對，但娓娓動聽的『娓』字，可跟尾巴的『尾』字大不相同。」

鮑正行乾咳一聲，眼珠子骨碌一轉，便道：「你有所不知啦，那說書先生講的故事大有名堂，名爲『五百頭陀大戰八百狐狸精』，你可知道是怎樣的？」

岳小玉笑道：「我只聽過『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這齣甚麼『五百頭陀大戰八百狐狸精』，却是從來未曾聽聞過。」

（未完・廿七）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誠指使阮百謙想試探凌雲天的絕學，陰謀喬裝凌雲天，將他殺而代之。凌雲天佯作授予絕學秘訣，騙取阮百謙信任，探知機關的出入，然後將阮百謙殺掉，脫離機關，李代桃僵，石誠信以爲眞，不虞有詐，如非鄧素雲驗明其正身，連皇甫嫻、梅若萍也不敢相信凌雲天的眞僞。石誠也是奉命探取血影魔經的藏處，秦中九怪將落魂谷主捉着，派朱一鶴來找皇甫嫻索取魔經藏圖，另途在嵩山少林寺找魔經下落，賈慶、嚴凌霄帶少林掌門求救於凌雲天，他先將朱一鶴囚禁，喬裝落魂谷主另使人扮朱一鶴到神君廟插疑椿使九怪驚疑……

滅燭留香院　買醉探隱情

九怪聞言心中怒火熾騰，恨不得將皇甫天彪置之死地，但所圖者大，萬不能以小不忍則自敗其謀，無奈强自抑制住，別面旋身，遠離皇甫天彪身前。

廟外刺耳長嘯聲不時播散雲空，山谷鳴廻，爲五虎嶺平添濃重恐怖氣氛。

九怪席地圍坐飲酌，一言不發，空氣似凍凝了般，沉悶無比。

他們秦中九怪均有滿腹沉重心緒，自洞庭君山爲骷髏帮主門下揭破本來面目，逆謀識穿，頓感衆矢之的，若不將血影魔經攫獲，雖天下之大，恐無立錐之地。

九怪心疑爲游蜂粉蝶郭少卿巳投在骷髏帮主門下，告密因而揭破，以九怪的身份，決不會爲了郭少卿覬覦散花仙子梅若萍美色助紂爲虐，雖說嫁禍于骷髏帮，但却另有所圖，緣風聞獨龍叟携武林絕學軒轅經逃往吳中，獨龍叟與乾坤金刀梅祖望交厚莫逆，必隱居在梅宅，是以將計就計，藉相助郭少卿遂其漁翁得利之謀。

那知一念之差鑄成大錯，爲秦中九怪所始料不及，更不知省悟悔改，致愈陷愈深，不能自拔。

山谷刺耳長嘯仍若斷若續，猛然大怪甘谷面色大變，一躍立起道：「不好，柳南老賊有意將我等困在此處，他本人巳向嵩山尋覓血影魔經去了。」

一言提醒其餘八怪，紛紛躍起，徐青山道：「我等不必等候三殿下調來人手，先趕往嵩山，兵貴神速，捷足先得，遲則生變。」

甘谷忽轉向落魂谷主道：「皇甫兄，你隨我等前往。」

皇甫天彪搖首道：「兄弟不去。」

蒲奇冷笑道：「恐由不得你。」

皇甫天彪淡淡一笑，說道：「兄弟穴道巳受制，縱然解開穴道，氣血閉阻巳久，絕不能在短短時間內恢復原有功力，與九位並駕齊驅，萬一相遇白骨殃神柳南，豈非自找殺身之禍，何況一個對時後，兄弟即化一灘濃血而死，徒勞跋踄，多此一擧。」

甘谷微笑道：「那容易得很，甘某在化血甲蟲所噬之處封閉五處穴道，七日之內，谷主武功與昔無異。」

皇甫天彪鼻中冷哼聲道：「九位不懼兄弟在此期內橫加阻撓，俟機暗算麼？」

甘谷哈哈狂笑道：「甘某倘若懼怕谷主，首鼠兩端，我秦中九怪也不敢逐鹿武林了。」

落魂谷主道：「既然如此，兄弟還有何話可說。」

甘谷伸手向落魂谷主點去……

×　×　×

落木千山，飛霜萬里，草萎枝禿，仲冬凄涼情景蕭瑟滿目。

登封縣朝陽巳高高升起，瓦面結霜猶未融化，瀰漫着一股砭骨寒意。

南門城廂一家矮簷低垣酒店，內面陰沉沉地，污穢不堪，擺着七八張方桌，稀稀落落坐着四五個食客，分踞着三副座頭，其中有兩人異常惹目。」

一人頭戴風披，濃眉大眼，黑黝黝的臉面，年在四旬望外，背闊膀粗，肩頭伸出紫銅刀把兒。

另外是一個瘦小中年人，薑黃臉膛，鼠眼塌鼻，未語先笑，左眼角留着一塊不太明顯的刀疤。

兩人巳有四五分酒意，額角冒着急汗，話聲逐漸高揚，濃眉大眼漢子忽然笑道：「我金逢年一生闖蕩江湖，未依人成事過，那秦中九怪竟强邀我入夥，金某以不願羈束、放蕩巳慣爲詞推托掉了。」

瘦小中年人意似不信道：「金兄在江湖中雖具聲名，但比起秦中九怪來，恕小弟說話魯直無異霄壤之別，九怪爲何相中金兄强邀入夥？」

金逢年笑道：「羅兄謂我信口開河，無中生有麼？金某空空奇技，羅兄你所深知，秦中九怪就是爲了金某這一手絕活是以借重。」

瘦子中年人不禁茫然不解。

金逢年鯨飲了一口酒後，面現深意微笑道：「風聞九怪從落魂谷主處攫得一張『血影魔經』藏圖，審明『血影魔經』埋存在少林寺內，若登門索取必掀起一場風波，懇邀金某盜取可不露絲毫痕跡，哼，我金逢年豈可受人利用，到手後非但拱手讓人，而且性命亦將難保，以秦中九怪的狠毒，焉有不殺人滅口之理。」

瘦小中年人目露詫容道：「金兄是當面拒絕麼？」

金逢年笑道：「當然，金某一口推絕，因其時正巧骷髏帮主門下率衆尋仇，九怪忙於拒敵，金某乘機逃之夭夭，不然金某那有現在！」說着執起酒壺，滿滿斟了一杯酒，擧杯仰喝。

酒杯就唇之時，忽面色大變，酒杯「啪啦」脫手墮着桌面，四分五裂，酒液飛濺，金逢年身形望後倒去。

蓊地。

店外隨風送入陰惻惻低笑道：「金逢年，你口無忌憚，合該一死，怨不得我心辣手黑。」說至最後一字，微弱幾不可聞，顯然人巳離去。

瘦小中年人不禁戰慄起來，面無人色，手足無措。

一副座頭緩緩站起一個面圓身胖商賈模樣，六旬上下老者，乾咳了一聲，慢步走至金逢年倒臥之處，掀翻肩背，凝視了傷處一眼，只是一枚墨綠鋼針沒入肩骨三分，不覺皺眉長嘆道：「此是三怪蒲奇獨門暗器『天絕針』，金逢年禍從口出，自取其咎。」

瘦小中年漢子料不到不起眼的商賈，却是武林高手，不禁瞠目色變，囁嚅的說道：「金逢年是斷然不可活了。」

老者皺眉答道：「老朽當携往一處求治，姑且一試，最好尊駕能守口如瓶，不然遭遇之慘，較金逢年尤有過之。」說着疾伸右臂，挾起金逢年迅如閃電掠出門外而去。

這老叟挾着金逢年奔入道德觀中，竟面見白骨殃神柳南。

金逢年醒來，只覺肩背痛徹心肺，渾身冷汗淋漓，睜目望去，巳不是酒店，眼前均是陌生人物，而不是秦中九怪，不禁面色大變。

白骨殃神柳南搖手微笑道：「金施主罹受三怪蒲奇天絕針，經貧道施治巳無大碍，尚須三日調息方可痊癒。」說着，語聲略略一頓道：「金施主所說秦中九怪在落魂谷主之處攫得血影魔經藏處可是眞情麼？」

金逢年苦笑了笑道：「在下酒醉不愼失言，險罹不測之禍，在下粉骨碎身難報，但所言句句是實。」

柳南道：「那藏圖金施主可曾親眼目睹麼？」

「在下曾見三怪蒲奇手握一束羊皮圖笈，但未展閱讓在下瞧知血影魔經藏處，落魂谷主坐在殿角目蘊怨毒巳極神光，顯巳受制。」

白骨殃神柳南略一思忖，道：「然則血影魔經確係埋在嵩山麼？」

金逢年點點頭道：「據在下所知，秦中九怪以嵩山廣袤千里，不明地形，縱有藏圖，無異於大海撈針，是以邀請西方尊者門下首徒朱一鶴前來相助，朱一鶴熟知嵩山地形，瞭如指掌，但不幸爲武林能手暗算身死……」

柳南嘴角不禁咧出一絲陰笑，道：「如此說來，秦中九怪將如何處置？」

「九怪認爲魔經埋封於少林寺內，意欲潛入內暗擒一名熟知寺內外地形之寺僧，參悟此圖，命在下盜取。」金逢年略一躊躇，接道：「如今九怪圖謀遭受挫折，倘在下臆料不錯，他們必大擧侵犯少林，脅迫掌門人參悟藏圖。」

白骨殃神柳南緩緩立起，笑說道：「金施主，你可在此調息，貧道須往嵩山一行。」

×　×　×

殘陽西下，鴉歸噪林。

少林寺在暮靄寒風侵掃下，滿地凋枝萎葉逐空飛舞，靜悄悄地無一人，有說不出凄涼滋味。

山門下，忽疾逾鬼魅地掠入二十餘條身影，爲首者正是秦中九怪老大甘谷，身形停在松間石徑上，陰森懾人目光四巡了一眼，面色微變道：「怎麼我等一路而來，如入無人之境，莫非少林事先巳得訊盡撤一空。」

五怪徐青山冷笑道：「少林威望數百年，執中原武林之牛耳，享譽甚隆，豈可一旦而廢。」

突聞一聲冷笑，道：「此言是極，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豈可因你秦中九怪逃避。」

話聲中林中疾閃出十數江湖人物，說話之人是一錦袍面目森冷中年人。

大怪甘谷厲喝道：「尊駕是誰？莫非應少林之請助拳而來。」

錦袍中年人冷冷一笑道：「名不見經傳之輩，不值一提，在下來意與九位一般，圖謀『血影魔經』，九位若不吝賜圖借閱，必有厚報。」

甘谷哈哈狂笑道：「憑尊駕也配向老朽索閱藏圖。」

錦袍中年人峻冷一笑道：「有道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在下倘有見懼，也不敢向閣下借閱了，目前僅你我雙方，共享其成豈不甚好，稍時相繼而來的無一不是黑白兩道頂尖好手，只怕你們秦中九怪難

善其後。」

大怪甘谷不禁一怔，望了身後八怪一眼，暗道：「此人言詞犀利，神情有恃無恐，必是大內高手，縱然他所言是實，我等豈能半途而廢。」

忖念之間，錦袍中年人又道：「甘老師，你若自誤良機，可別怨在下了。」

忽聞陰惻惻語聲道：「來不及啦！加上貧道也算一份。」人影紛紛飛奔而來，秦中九怪一眼看眞，正是白骨殃神柳南等人，不禁面色大變。

相繼而來的有麻家堡麻烱麻仲堯父子，千手鬼王，水德星君郭洪及不知來歷，面像陌生的江湖人物，無疑的是宮廷皇子豢養的爪牙。

最引人矚目的却是一雙黑衣蒙面人，胸前繡着一柄顯目骷髏長劍，衣袂迎風飄拂，如同山魈鬼魅，在暮暝四合下，更令人不寒而慄。

秦中九怪不禁駭然色變，已知今日事情甚為棘手，甘谷暗暗懊悔不該盲目草率前來。

但事既如此，騎虎難下，甘谷冷笑道：「諸位老師似衝着我秦中九怪而來。」

千手鬼王沉聲道：「我等均衝着那張血影魔經藏圖而來。」

甘谷心中暗驚，道：「諸位風聞竟如此快速，甘某欽佩不已。」

麻烱沉聲道：「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們秦中九怪自洞庭君山為骷髏帮高手揭穿本來面目，一舉一動無不在武林中嚴密監視之下。」

甘谷右手一擺，笑道：「一女難配二夫，圖只一張，血影魔經亦僅為一冊，究竟誰屬。」

白骨殃神柳南厲聲道：「自然是武功最强的人乃是得主。」

三怪蒲奇道：「你別大言不慚，慢說我秦中九怪未必懼怕於你，即是今日來者無一不是身蘊絕技能手，武功最高者恐不是你。」

柳南眼中殺機逼吐，冷笑道：「那你們九人不妨與貧道印證武功高下。」伸掌虛空一拂，一股澈骨的寒罡捲向蒲奇。

蒲奇身形疾飄開丈外，甘谷大喝道：「且慢，容甘某問明黑白兩道羣雄再動手不遲。」

黑白兩道羣雄均是為了血影魔經而來，但唯恐天下不亂，希冀白骨殃神與秦中九怪兩敗俱傷，才可從中牟利，尤有顧忌者，就是骷髏帮主門下一雙高手，表面上僅有兩人身着骷髏帮顯明衣幟，其實尚不知有多少骷髏帮高手混跡在武林羣雄中，互不相識，各懷鬼胎，聞言均默然不則一聲。

氣氛像凝結了一般，甘谷目光掃視了羣雄一眼，心神不由自主地微凜，寒氣直冒。

柳南冷笑道：「你是懼怕了麼？」

大怪甘谷聞言氣往上冲，但以不動手為上，强自按捺着一腔怒火冷冷答道：「甘某並未懼過誰來，但却要把話事先說明，甘某此來是要查證此圖眞偽，倘或此圖本為無中生有之物，甘某到手無用，諸位得之亦無異廢物，何必掀起血腥浩刦。」

麻烱冷森一笑道：「想不到今日甘老師很會說話，動人之極。」

甘谷沉聲道：「事實上亦是如此，諸位不信甘某亦無可奈何。」說着回面向蒲奇道：「三弟，把圖拿來！」

蒲奇不由一愕，莫明所以，但如言從懷中取出圖卷，遞向甘谷手中。

甘谷接在手中，立即擊擲在地，冷笑道：「諸位老師既是為了此圖而來，任憑那位來取，我秦中九怪決不出手阻攔。」

武林羣雄料不到甘谷有此乾脆俐落的一手，不禁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走前，拾取圖卷。

一鈎新月，映着少林寺情景異常凄迷，羣雄如魅，衣袂飄忽，沉寂得似一泓死水般！

白骨殃神柳南望了地上圖卷一眼，冷冷笑道：「甘老師如此豪邁大方，令人欽佩，但此圖未必是眞。」

甘谷放聲大笑道：「甘某早就說過此圖眞偽尚且不知。」

柳南道：「此圖得自何處？」

「落魂谷主皇甫天彪！」

皇甫天彪此刻正倚在一株枯柳旁瞑目養神。

忽聞高聲呼喚道：「皇甫谷主！」

落魂谷主緩緩睜開眼簾，只見是千手鬼王，微笑了笑道：「閣下呼喚兄弟則甚？誤中暗算，被人所制，有什麼話恕兄弟未便置答。」

千手鬼王愕然，問道：「谷主受制何人？」

「秦中九怪，身為化血甲蟲所噬。」

千手鬼王目中精芒電射，道：「這樣說來，此圖是眞的了？」

皇甫天彪黯然一笑道：「兄弟也不知是假是眞，此乃投業恩師遺贈。」

千手鬼王冷笑一聲道：「圖乃范澄平所有，為何……」

皇甫天彪斷然接道：「閣下太武斷其詞，范澄平之死並非兄弟所為，乃有人嫁禍。」

「谷主是否查出嫁禍之人麼？」

皇甫天彪冷笑道：「閣下這是明知故問？」弦外之音是指秦中九怪。

秦中九怪聞言面色一變，蒲奇厲聲道：「無中生有之事，也是你皇甫谷主能說的麼？」

皇甫天彪冷笑道：「是非黑白，有目共睹，豈是兄弟我能信口雌黃中傷得了的？」

此刻，秦中九怪似投鼠忌器，蒲奇獰笑道：「證據何在？」

皇甫天彪微微一笑，目注千手鬼王道：「做賊心虛，方才兄弟並未明言秦中九怪嫁禍，此刻兄弟似不必贅言煩敘了。」

倏地，一株參天合抱古柏上忽疾如鷹隼電瀉落下墨黑身影，迅如電光石火攫去地面圖卷，冲空飛起，去勢如電，眨眼身形已落在十數丈外。

武林羣雄大驚，喝叱出聲，紛紛疾追過去。

秦中九怪不甘失圖，身形乍展，雙骷髏門中黑衣蒙面高手發出一聲刺耳的冷笑，電疾風飄阻住秦中九怪去路。

向有十二勁裝玄衣人，手持奇形外門兵刃，環伺五丈開外，目光烱烱懾人。

千手鬼王及一小羣武林羣雄疾飄身開去，峙立旁觀，其餘羣雄均紛紛追躡那攫去圖卷之人身後。

一雙骷髏高手冷笑道：「九位想走麼？未必如此容易。」

大怪甘谷道：「兩位意欲何為？」

左側蒙面人陰惻惻笑道：「靈霄宮前傷我同門四人之仇亟待清償。」

大怪哈哈大笑道：「兩位自問是我等敵手麼？」

一道寒光電奔襲向大怪甘谷胸前「七坎」死穴，震出漫空金星，玄詭絕倫，蒙面人迅快出劍冷笑道：「老朽不畏九位吸血甲蟲，納命來吧！」

另一位蒙面人縱身一躍，拔起五六丈高下，半空中長劍出鞘，猛一掉轉身形，劍化「天河倒瀉」，挾着悸耳嘯風，勢如雷霆萬鈞，罩向八怪。

其餘十二勁裝玄衣人環伺凝立，目光電射，烱烱懾人。

秦中九怪疾撤獨門兵刃攻出，左掌含勁揮去，各劈出一股倒海排山罡力。

雙方都是武林頂尖高手，一招之勢，威力駭人，而只一招之中含蘊無窮變化，玄奧精奇。

只聽得一串金鐵交鳴之聲，雙方人影一合倏分，寒光金蛇亂舞，瞬眼之間，雙方已交手過五招。

就在此雙方身形一分倏合之際，十二勁裝玄衣人迅疾取出一隻連珠之弩，弓上排着十二隻鋼弩，連珠迸射，飛如芒雨，破空急嘯。

十二玄衣人亦穿空升起，去勢若電，眨眼身影消失於沉沉夜色中。

場中只賸下麻烱父子千手鬼王及二十餘江湖人物，目擊骷髏帮主門下及秦中九怪雙方武功高絕，不禁駭然眩目。

秦中九怪率來手下均已趕向那攫搶圖卷神秘人物而去，僅有落魂谷主皇甫天彪，默默無言望了千手鬼王等人一眼，轉身緩緩向寺外走去。

麻烱高道道：「皇甫谷主慢走。」

皇甫天彪別面微笑道：「麻谷主尚有何事賜教？」

麻烱道：「請問圖卷是否屬眞？」

「先師所賜，不明眞偽。」皇甫天彪沉聲道：「血影魔經乃不祥之物，得者必罹不測之禍，圖卷眞偽又有何用。」

麻烱冷笑道：「依皇甫谷主性情，麻某深知，絕不會無所動心。」

皇甫天彪微笑道：「這樣說來，麻堡主是對兄弟相知甚深了，不知麻堡主論兄弟武學如何？」

語中有語，麻烱不禁心神一震，道：「你我武功造詣本不相伯仲之間，但眼前却又大不相同。」

「如今哩？」

「你為化血甲蟲所噬，功力半廢，大不如我。」

皇甫天彪笑笑道：「麻堡主這話必有用意。」

麻烱道：「如麻某料測不差，皇甫谷主必知血影魔經藏處，天予不取，反獲其咎……」

皇甫天彪接道：「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恕兄弟無能相助。」

麻烱聞言面色一變。

忽聞一聲陰惻惻笑聲傳來道：「麻堡主，你想坐享其成嗎？」話聲中，一條白影疾逾飄風落地，現出白骨殃神柳南。

麻仲堯忽揮腕出手，流芒奔射，襲向白骨殃神柳南的五處重穴，劍動風雷，招勢辣毒。

柳南呵呵一笑，五指一式「掩雲拂月」一抓出，疾逾閃電扣向流星劍尖而去。

五指堪堪抓及劍尖，麻仲堯一振右腕，劍身疾移，幻出五點寒星，疾指胸腹重穴。

柳南陰陰一笑道：「人言你武功不弱，今日一見果然不差。」雙掌交錯擊出，勢如奔雷，麻仲堯劍勢立為尅制，險象環生。

麻烱見其子勢危，一招「五雷擊頂」猛劈出手，掌勢如山，狂飇奔湧。

白骨殃神陡地發出悸人長笑，麻烱父子倏地面色大變。

峙立旁觀的千手鬼王及江湖人物，聞得白骨殃神柳南攝魂魔笑入耳，只覺心神欲飛，暗感大駭，三名江湖人物似禁受不住，面無人色，踣躓倒地。

驀地。

寺內忽飄揚起一片梵唱聲，由弱趨高，淹沒白骨殃神柳南攝魂魔笑。

麻烱父子心神漸定，急出一劍一掌。「拍」的一聲，麻烱掌力擊實在柳南背上，劍光如電劃開了柳南腿股，鮮血迸射飛濺。

柳南雖已受傷，喉中攝魂魔笑愈烈，身形穿空騰起，曳着悸人心魄長笑，宛如殞星飛逝轉眼即杳。

麻烱麻仲堯父子突然嘴噴出一口黑血，顯然內腑已受重傷。

千手鬼王等人雖未出手攻襲白骨殃神柳南，强自收斂心神，但也感氣血浮迸，臟腑翻震，視各人內功修為深淺，傷勢却各有不同。

此刻。

千手鬼王冷冷一笑道：「麻堡主，咱們此來偷鷄不着蝕把米，柳南睚怨必報，仇已結下，此後恐永無寧日了。」

麻烱從懷中取出兩顆丹藥與其子分服而下，道：「閣下亦難獨善其身。」

正說之間，林中人影疾閃，秦中九怪竟捲土重來。

千手鬼王暗感凜駭道：「九位眞有過人之能，居然逃出骷髏帮主門下追襲。」

秦中九怪沉聲不答，銳厲目光四巡，見皇甫天彪不在，均露出驚愕之色，大怪沉聲道：「皇甫天彪往何處去了？」

千手鬼王聞言問道：「甘老師是問老朽麼？」

甘谷道：「在場之人必然目睹，可否賜告。」

「這還像話。」千手鬼王答道：「不過腿是長在皇甫天彪身上，他要走我等豈可阻攔，但必在柳南發出攝魂魔笑之前離去的。」

秦中九怪聞言不由驚愕不已，突然少林寺內騰起三聲鐘聲。

鐘韻悠揚中，一隊少林僧人慢步走來，均是霜眉銀鬢，精華內蘊，無一不是當代少林名宿。

千手鬼王抱拳微笑道：「方才如非掌門人及諸位禪師發出天龍梵唱，老朽等將不免喪在白骨殃神柳南攝魂魔笑之下。」

少林掌門雙手合什，道：「佛門中人戒打誑語，老衲等亦是力求自保，不得已而爲之矣，請問諸位檀越駕臨敝寺爲了何故？」

甘谷厲聲道：「血影魔經！」

少林掌門人愕然道：「此乃魔教絕學，與我少林何干？」

「血影魔經實埋存在貴寺內？」

「人證物證何在？」

五怪徐青山厲聲道：「少林掌門人，別忘了你我約言猶在。」

甘谷不禁語塞。

千手鬼王不禁笑道：「尊駕方才劍創仍在，怎不思湔雪骷髏雙劍之辱，猶貪婪血影魔經。」

五怪徐青山聞言頓萌殺機，向八怪望了一眼。

秦中九怪心意相通，暗中扣着獨門陰毒武器化血甲蟲，欲待猝發放出。

驀聞一聲斷喝道：「不可妄施化血甲蟲。」

聲雖不大，却刺人耳鼓鳴震欲聾。

秦中九怪駭然色變，轉面望去，只見遠處一株古松之後閃出落魂谷主皇甫天彪飄然走來。

千手鬼王不禁一怔，揣測不出落魂谷主皇甫天彪爲何去而復轉，自投羅網。

皇甫天彪身法似慢實速，轉瞬人已走近，含笑向秦中九怪道：「你那化血甲蟲也非無往不利之辣毒暗器，何况骷髏幫主門下尋仇追覓九位，片刻即至……」

語聲未了，天際遠處隨着夜風飄傳入耳數聲刺耳厲嘯，播傳夜空，令人不寒而慄。

秦中九怪不禁大驚，目光森厲迸射。

嘯聲尚自裊裊不絕之際，六條飛鳥般身影疾如流星掠至，正是骷髏幫主門下六大高手，除在靈霄宮外，傷在秦中九怪手下四人外，方才一雙蒙面黑衣人亦在內。

大怪甘谷道：「六位是否意欲清償前仇？」

杜侖陰陰一笑道：「不錯！」

甘谷道：「六位請稍候，容甘某辦竣一事。」說着轉身向皇甫天彪疾步趨去。

皇甫天彪屹立如山，毫無畏懼，目光凝視着疾步而來的大怪甘谷，身後隨着八怪。

甘谷冷笑道：「留下皇甫谷主性命總是後患。」

皇甫天彪道：「這倒未必！」

甘谷疾飄身後退丈外，向八怪低聲道：「快走！」

九條身影疾逾閃電向左側衝空遁去，骷髏幫主門下料不到秦中九怪竟不戰而逃，杜侖嘿嘿厲聲笑道：「任你等遠遁天涯海角，老夫終必將你等一網成擒，磔骨揚灰。」

少林掌門忽雙手合什，高宣一聲佛號道：「諸位難得光降，老衲理當準備素筵欵迎諸位檀越，奈本門新遭變故，奉有遺命，不得捲入江湖是非中，請諸位檀越，恕老衲有所不能接待之罪。」

杜侖道：「不敢。」欲言又止，倏地大袖一揮，與五人先後升空消失茫茫夜色中。

千手鬼王暗道：「留在少林，終無是處，待偵出搶去圖卷之人是何來歷，再作道理。」向少林掌門略一抱拳道：「老朽告辭。」

江湖人物亦紛紛離去，僅剩下厤烱厤仲堯父子及落魂谷主三人。

皇甫天彪微微一笑道：「厤堡主尚不死心於血影魔經麼？」

厤烱沉聲道：「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燼淚始乾。」

皇甫天彪長嘆一聲道：「如今武林人才輩出，邇來兄弟親眼目睹經歷不知凡幾，你我耄矣，爭名奪利又有何用？」

厤烱冷笑道：「想不到谷主受制於九怪，雄心消磨殆盡……」

皇甫天彪突哈哈大笑：「並非兄弟輕視厤堡主，你那武功尚不如兄弟，逐鹿爭雄，身敗名裂，自速其死。」

厤仲堯猝然揮劍襲出，劍幻三點寒星罩襲皇甫天彪胸腹五處重穴。

皇甫天彪曲指一彈，一縷暗勁如箭射出。

厤仲堯突感腕脈如中斧鉞，流星劍脫手飛出墮向兩丈外。

皇甫天彪冷笑道：「念在你我相識份上，饒汝不死。」說着一式玄鶴冲空，似一頭夜梟般一瞥而逝。

厤烱目吐怨毒殺機，拾起流星劍，摻着其子厤仲堯向少林寺疾奔而去。

少林諸僧轉身走向大雄寶殿，片刻鐃鈸鐘鼓齊鳴，梵音大作……

× × ×

北京城在漫空飛雪下，宛如一片琉璃，晶瑩奪目，但寒冽澈骨，路人稀少。

夜色蒼茫，狂風呼嘯，捲起冰清雪粒瀰漫飛湧，行人更是幾乎絕跡。

三更時分，夜色更沉，鵝毛片片的飛雪愈下愈密，前門外天祥莊門內閃出一條黑影，銳利目光四巡了一瞥，疾展身形掠去。

此人轉入兩條暗巷，驀聞一聲峻冷低喝道：「朋友留步，我等注意了朋友有兩月之久，朋友眞是虛藏若谷，一點不露痕跡，朋友身懷之物請速獻出，我等也不難爲了。」

語聲中前後疾掠出兩人，手中寒光電閃。

這人頭戴風帽，將前額遮住，腮繞一部濃密蝟髭，不能審辨面目，鼻中只冷哼一聲，身形疾側，雙手齊揚，一式潛龍升天拔空騰起，望屋面落下。

屋面上埋有伏樁，此人足未站實，即有一黑影撲上前抖掌猛劈，大喝道：「下去！」

那人身手迅快，探腕一攫，反扣着襲來强敵腕脈，冷笑道：「找死！」摔腕一帶，將强敵疾擅甩出。

此刻，數條黑影疾騰撲上，那人身法滑溜無比，刺空穿出，疾逾閃電落在十數丈外屋面上，忽地發出一聲慘嗥，仰面倒下，屍體之側一條身影穿空如電飛起，去勢迅快，轉瞬無踪。

數條黑影疾閃而至，只見那人胸衣已然撕裂，左太陽穴上刺入一支暗器。

一個瘦小老人掏出松油火摺，擦地一聲，亮起一道强烈熊熊火焰，在强風中搖幌不已。烈焰光亮照映下，只見那致命暗器是支柳葉蛇頭鏢，瘦小老人不禁目露駭容，長嘆一聲道：「兩月苦心經營廢於一旦，軒轅經已爲此人漁翁得利。」

「此人是誰？」

瘦小老人搖搖首不知，道：「我等尚有伏樁潛身遠處，或有追躡其後者，稍時諒有回報。」

霍地熄去松油火摺，須臾，一條身影飛掠而至，躬身稟道：「屬下發現一可疑人物，手持盒形容器由此遁去，屬下在後緊緊尾隨着，只見此人落向一幢宅院中，屬下無可奈何只得快快而回。」

瘦小老者勃然大怒，罵道：「混帳，你怎不查明其潛跡之處？」

那人一臉苦笑道：「此莊院乃京城八大胡同五處艷名久著館榭，王豪權貴涸跡其中不乏其人，屬下怎敢冒昧闖入，招惹殺身大禍。」

瘦小老者默然不語，半晌才道：「我等向七殿下覆命，請示機宜後定奪。」率衆而去。

巷角暗處竄起一條人影，撈起屍體如飛隱入茫茫飛雪中。

風勁雪濃，夜色更沉。

距天祥茶莊數十丈遠一品園飯莊買賣正旺，厚厚的門帘擋着風，三四十紅木桌幾乎七成座，嚴寒逼人，每張桌子生了一隻紅泥小火爐。

涮鍋子正是隆冬燕京最時興的名餚，凌雲天與鄒雷兩人對坐於靠壁一副座上，對飲牛莊陳年高粱，喁喁低語。

兩人均穿着一襲薄衫，顯然經過一番易容而來，並非本來面目。

厚厚的門帘一掀，隨着一股寒冽的朔風走入一個身裁高瘦老者，年歲約莫五旬上下，兩撇山羊鬍鬚，神似當舖朝奉。

酒保疾趨了過來，老者滿腔京片子道：「不用招呼啦，那兒有人等我赴約。」一手指着鄒雷那張座頭上，逕自走去。

凌雲天與鄒雷雙雙起立，老者忙示了一眼色，笑道：「有事覊身，讓兩位久等了。」

彼此略事寒暄，酒保過來加了一副杯筷，凌雲天已要了酒菜。

那老者談笑風生，儘說些天南地北趣聞軼事，相與捧腹不已。

飯莊內猜拳賭枚，笑語喧嘩，誰也不注意誰，那老者語聲一低，敍出天祥莊內掠出一人爲七皇子伏樁圍攻，雖衝出重圍，但不幸被一神秘人物暗器致死……

凌雲天面色一變，道：「閣下是說那暗器爲柳葉蛇頭鏢麼？」倏地立起。

鄒雷微笑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此人既潛身在秦樓楚館中，短短時日內不致離去。」說着，酒保忽然走近遞與凌雲天一紙片。

凌雲天匆匆一閱，道：「石老師急需在下相晤，不知爲了何爲。」

鄒雷略一沉吟道：「石誠這幾天神色不寧，少俠應謹防一二。」

凌雲天頷首道：「在下謹記在胸，明兒個老地方見。」說着匆匆離去，探身門外，疾展身法望一條寬敞胡同內掠入，在一幢八字門牆，氣派宏偉宅前停身，步上石階，伸手敲擊獸環。

大門隆隆開啓，只見一個靑衣小童開門道：「少俠回來啦，石老爺正在廳內恭候。」

凌雲天微微一笑，逕往客廳走去。

千面神儒石誠在廳內來回踱步憂形於色，目睹凌雲天走入，即道：「方才獲訊七皇子手下截擊天祥茶莊……」

「此事在下已有耳聞，但與我等又何干？」

石誠冷笑道：「少俠不知此人身懷武林絕學『軒轅經』麼？但爲一神秘人物辣手斃命刦去，遁入八大胡同中，主子異常震怒，嚴命老朽及少俠査出此人來歷並奪回『軒轅經』。」

凌雲天神色愕然道：「捕風捉影，無跡可循，命在下莫可適從，先是血影魔經，如今又是軒轅秘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石誠面色一沉道：「你敢違忤主子之命麼？」

凌雲天聞言，目中神光暴射，冷笑道：「石老師，你別忘了在下仍是凌雲天身份，何况迄至如今，在下仍不知石老師所稱主子，是指何人。」

千面神儒石誠聞言不禁心中一震，只覺此人委實難於駕馭，但他倆已先有盟契，各有所求，不該對他頤指氣使，笑道：「老朽一時情急失言，望少俠海涵，目前爲欲查明此人，須依仗凌雲天之助。」

凌雲天雙眼微瞪，嘴角泛出一絲笑意，道：「石老師明知在下並非凌雲天，須知在下自僞裝凌雲天以來，無日不在戰戰兢兢之中，如置身虎口，稍一不愼，便遭殺身之禍。」

石誠道：「少俠模仿神似，居然不露絲毫破綻，以少俠之才華，今後足能勝任……」說着面色一轉肅然，接道：「現任湖廣制軍公子盧玉堂與凌雲天神似，昔日凌雲天曾喬裝盧玉堂，相助盧撫免褫職之禍，如今盧撫升任制軍晉京陛見，其子亦相偕來京，老朽意欲少俠喬裝盧玉堂往八大胡同，有鄒雷之助，當不致太難。」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石老師當日用盧玉堂作爲凌雲天替身，豈不較在下爲强。」

石誠搖首道：「那盧玉堂不擅武功，手無縛鷄之力，怎能作爲替身。」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在下不妨一試，萬一鄧素雲等姑娘從中攔阻，把事弄僵，恐弄巧成拙。」

石誠微微一笑道：「咱們主子已籌計與你等成親，俟木已成舟，諸女縱然發現你並非凌雲天時，亦是無可奈何。」

凌雲天聞言心神大震，知有惡毒陰謀在內，故作不動聲色，淡淡一笑道：「固所願耳，在下不願鄒雷生疑，意欲告辭，鄧素雲諸女今晨必然趕至，請石老師準備住處。」

石誠笑道：「此宅廣厦百間，不亞王侯宅第，足夠少俠金屋藏嬌之用。」

凌雲天哈哈地一笑，轉身掠出廳外而去。

× × ×

翌日傍晚，華燈初上，燕京城仍在大

雪紛飛中，朔風凜冽，雪積盈尺。

留香院門前飛馳而至一輛華麗馬車，重幕垂罩，只見車帘一揚，踏出一個貌如冠玉，丰神俊逸的少年，身着一襲狐裘，雪白毛邊展露出下擺幅邊。

那少年一跨下馬，轅上立躍下御者與肅立在門側龜奴附耳低說了幾句。

龜奴面色誠敬無比，一反唱客規矩，領着那俊美公子走入留香院中。

穿過三廳，左轉入一片朱欄圍砌院落，院中寒梅吐蕊，馥郁清香，沁人心脾。

一間房外有一雛婢見着龜奴領着一位翩翩華服俊美少年走來，靈活雙眸泛出笑意，龜奴低喝道：「速通知玉蝶姑娘，盧公子來訪。」

雛婢進入房內，須臾，只聽得嚦嚦鶯聲傳來道：「恕賤妾不知，望盧公子寬諒有失出迎之罪。」驚鴻般閃出一個年方二八，美貌嬋娟。

盧玉堂微笑道：「姑娘說那裏話來，在下慕名求見，不願張揚，何罪之有。」

玉蝶嫣然一笑道：「公子請！」

盧玉堂昂然進入，只見屋內陳設典雅，高懸一盞宮燈，放出柔和光輝，壁間尙有前人書畫眞蹟。

兩人就座後，盧玉堂細心打量玉蝶兩眼，只覺此女不施脂粉，膚白如雪，瓜子臉龐，雙瞳翦水，瑤鼻櫻唇，暗暗讚道：「花中魁首，天香國色。」

玉蝶見盧玉堂凝視着自己，不禁緋紅雙靨，螓首微低道：「賤妾蒲柳之姿，何值一盼，尊大人是否新任湖廣制軍麼？」

盧玉堂似感微驚，道：「姑娘何以知之？」

玉蝶嫵媚一笑道：「適才聞得侍婢言說方知，耳聞公子學富五車，才情洋溢，詩詞名動京華，公子可否翰墨相賜。」

盧玉堂軒眉哈哈笑道：「此乃儕輩雅謔，姑娘若眞有所需，在下不妨獻醜。」

玉蝶笑吟吟走在案前，舖舒尺牋，濡墨相待。

盧玉堂緩緩立起走前座下，握管略一思索，揮毫書下一闋雙調艷妙好詞：

「莫風流，莫風流，風流後有閒愁，花滿南園月滿樓，偏使我憶歡遊。我憶歡遊無計奈，除却且金甌，醉了醉來春後秋，我心事幾時休。

芳菲節，芳菲節，天意應不虛設，對酒高歌玉壺闕，愼莫負狂風月。人間萬事何時歇，空贏得鬢成雪，我有閒愁與君說，且莫用輕離別。」

盧玉堂擲筆微笑道：「信手塗鴉，與卿同粲。」

玉蝶道：「士林推重，足見傳言不虛，此爲神來之筆，人生際遇無常，何能無悲歡離別，只是太悽惋了點。」

盧玉堂微笑道：「在下尙有一月勾留即行赴鄂，天南地北，相見無期，彼此相思，夢去難尋，留詞把玩，以代驛信。」

玉蝶暗道：「看來此子是個多情種子，怎奈初見，莫知人品。」她溷跡風塵，但守身如玉，恐盧玉堂是個紈袴子弟，遂盈盈一笑道：「賤妾就此拜謝了。」

雛婢走來收拾乾淨，重行擺下酒食。

盧玉堂與玉蝶輕酌淺飲，談論琴棋詩畫，前人掌故，吐屬蘊藉，諧而不謔，不涉遊詞。

三更將盡，玉蝶面含嬌羞道：「公子欲留宿在此麼？」

盧玉堂微笑道：「在下知姑娘乃冰清玉潔之體，不敢作非分之望，另闢一榻可否？」

玉蝶含羞一笑，示意雛婢整理牀榻，告辭更衣離去。

盧玉堂雖與玉蝶共臥一榻，但分被異枕，俟玉蝶鼻息沉沉之際，輕落一指點了玉蝶睡穴，悄無聲息一躍而起，掠至窗前，點破窗紙凝視院外動靜。

夜空如墨，窗外仍是大雪紛飛，寒風如割。一條疾快身影，飛掠至隣室窗外廊下，輕輕擊掌一聲，只聽隣室房門移開，閃出一人。

兩人喁喁低語聲極微，但盧玉堂耳力銳敏異常，只聽一人說道：「這八大胡同內外俱已密佈大內高手，耳目甚多，我尙無法携帶秘笈出去。」

「奉殿下之命，只有設法謀斃一女，出喪之日將秘笈藏於棺木之內，留待日後掘墳取出。」

那人略一沉吟，道：「既然殿下決定如此，兄弟只好遵命了。」

「事宜謹愼，切不可露出痕跡。」一條黑影竄入風雪漫漫中不見。

盧玉堂仔細凝視隣室那人身影後，返回榻上擁被臥倒，心中波濤起伏，思緒萬千。白天察視過那具屍體，致命暗器蛇頭柳葉鏢與自己留存的一支無異，可見此人昔年仙靈潭是爲主兇，但其中尙有待值得推敲處甚多。

那匣眞是「軒轅秘笈」麼？當然不是，軒轅秘笈仍在獨龍叟手中，普天之下除了自己與鄧素雲知之，別無第三人獲知眞情，但匣中究竟是何物？

那玉匣爲天祥茶莊那人懷中携出，此人目的是去何處？兩月來天祥茶莊無日不在嚴密監視下，可見此人在天祥茶莊潛藏甚久，大內高手迄未採取行動其故安在？

抽絲剝繭，只覺此事千頭萬緒，似是而非，無法理解，饒是盧玉堂睿智過人，亦感難予措手。

盧玉堂這一晚就是如此輾轉難寐，窗紙泛白，不覺已是黎明，披衣起牀。

雛婢聞聲進入，笑語趨前問安。

盧玉堂笑道：「妳不用招呼了，讓姑娘安睡片刻，不可驚擾，我要走了，你轉告姑娘我今晚尙要再來。」取出一枚銀錠塞入雛婢手中飄身外出。

大雪初霽，寒冽更甚，到處粉粧銀琢，宛然玉樹宮闕，耀眼眩目。

盧玉堂無心觀賞，疾步邁出留香院外，只見駕車御者與兩個勁裝捷服人物談論，一望而知二人乃燕京名捕。

一個髮鬢斑白，面色紅潤老叟目睹盧玉堂飄然走出，立即含笑抱拳一揖道：「盧公子好早，老朽李荊楚，忝爲捕頭，昨晚大內失竊，宮庭震怒，限三日內緝拿破案，此賊輕功身法甚高，大內高手追踪到此突告失蹤，必潛藏在附近……」

盧玉堂微笑道：「李捕頭是否心疑在下所爲。」

李荊楚忙道：「不敢，因此地龍蛇混雜，恐那賊人知形跡敗露，作出移禍栽贓之舉。」

盧玉堂點點頭道：「在下明白李捕頭話中用意，煩李捕頭搜覓在下身上，但不知大內失竊是何珍異之物。」

李荊楚道：「溫涼版玉，冬溫夏涼，蚊蠅不生，珍異之處不勝枚舉……」繼而赧然一笑道：「老朽天大胆子也不敢搜公子。」

盧玉堂聰明絕頂，微微一笑，道：「公事公辦，在下一介庶民，何能以私廢公，在下同捕頭入車一敍。」說着跨步伸臂一撩遮簾邁入車廂，李荊楚隨着進入。

須臾，李荊楚含笑下車，御者揮鞭叭噠破空脆響，四蹄奔雷掀起，一片雪塵疾馳離去。

車抵宏偉氣象森嚴大宅前停下，盧玉堂下車，快步走入，逕望內宅一幢高樓而去。

忽聞鄧素雲柔媚悅耳語聲喚道：「天弟回來了。」

盧玉堂抬目望去，只見鄧素雲皇甫嫻魏紅綃梅若萍四女笑靨如花，俏若飛燕立在欄內，即笑語問好，同入內室，敍出昨晚天祥莊外等經過。

鄧素雲道：「你認明蛇頭柳葉鏢確與你所有的一般無二麼？」

盧玉堂點頭不語，目中神光似無限凄愴。

皇甫嫻略一思索道：「昨晚留香院中窺見隣室那人似非使用柳葉蛇頭鏢正主，恐另有他人。」

盧玉堂不禁愕然道：「另有其人亦在隣室麼？」

皇甫嫻嫣然含笑說道：「少俠委實聰穎絕倫，其他的話我雖不言也可思之過半了。」

盧玉堂道：「隣室中……」忽目露詫容道：「那正主兒是否一婦人。」

皇甫嫻含笑點點頭。

盧玉堂面上立罩上一重陰霾，只覺此事委實錯綜複雜，甚感棘手。

鄧素雲道：「天弟無須憂慮，水到渠成，只要鍥而不捨，一切可迎刃自解，倒是千面神儒石誠用心險惡，不可不防。」

盧玉堂忽矍然一剔，道：「在下先往石誠處一行。」身形疾幌而杳。

×　×　×

蒼穹彤雲密佈，再度紛紛飛雪，清晨拂曉，偌大的燕京城似行人絕跡，盧玉堂由僻巷小徑掠至石誠寓所外，突發現一瘦小灰衣人潛隱在對面屋簷下，藉着石獅遮蔽，目光陰冷，注視着石誠寓所動靜。

盧玉堂不禁心中微駭，料知此寓宅外已佈下甚多伏樁，一絲冷風挾着粟米大小雪粒曲指彈出。

那灰衣人只覺右太陽穴上一麻，立時不省人事，盧玉堂身如飛鳥般拔起，疾似淡烟翻入宅中。

千面神儒石誠仍擁被熟睡未醒，盧玉堂身影疾掠而入，右臂一伸，迅如電光火石朝石誠「百滙穴」點下，刁腕一翻，中指落向石誠「天府」穴。

只見石誠翻身坐起，目光呆滯，似不相識。

盧玉堂低聲道：「石老師昨晚前往何處？」

石誠答道：「老朽昨晚與主人商議大事，四更才返。」

「主人是誰？」

「四殿下。」

盧玉堂不禁怔得一怔，問道：「昨晚可提及凌雲天之事麼？」

「自然提及，凌雲天雖假，四殿下謂欲成大事，非借重凌雲天不可，但人心難測，恐其迷戀四女，動搖初志，俟四女到來，以迷藥玉成其好事，再將四女移往別處不與相見，挾使凌雲天唯命是從。」

盧玉堂不禁心神大震，暗暗切齒忖道：「好毒辣的手段。」繼續問道：「但不知用何藥物？」

石誠用手一指壁架上一尊玉佛像，道：「藥在蓮台內。」

盧玉堂伸手一拍石誠腦後，石誠立即昏迷宛然熟睡一般，身形一幌，掠在玉佛前提起佛身，蓮葉瓣內顯出六顆赤紅豆大藥丸。

他尋思片刻，亦未取出，將佛像復原，身形疾掠外出。

一頓飯光景過去，人影一幌，盧玉堂疾若驚鴻般掠入，將玉佛蓮座內藥丸換易，緩步走向榻前坐下，右手扶在石誠左肩上，笑道：「天色已不早，石老師爲何如此貪睡？」

石誠猛然睜開眼簾，見盧玉堂在牀側，不禁面色微變，仰身坐起，道：「少俠爲何不命人喚醒老朽？」

盧玉堂冷笑道：「這府邸四外已在嚴密監視中，在下如非用粟米打穴手法擊中一名高手，趁隙潛入宅內，此刻已必引起一場激烈搏鬥。」

石誠面色又是一變，暗道：「必是自己昨晚在四殿下處返轉，形跡不愼，爲四殿下強敵手下暗躡而至。」目露驚容道：「但不知府外密佈暗樁是何來歷？」

盧玉堂道：「在下急於求見石老師無暇查明。」說着將昨晚留香院內窺見三人之事敍出，又道：「在下不願打草驚蛇，意欲待其將秘笈藏於棺內抬往葬處，再行動手不遲。」

石誠聞言，目光凝注門外，似在沉思，半晌才徐徐出聲道：「也好，少俠今晚尙須在留香院中見機行事，倘有失誤，你我不免慘死。」說時忽面色一變，低聲道：「有人來了。」一拉盧玉堂，疾掠於複壁內不見。

室內立時岑寂如水。

門外人影疾閃，掠入一雙怪人，左側正是白骨殃神柳南，另一人是個頭大禿額，濃眉猥眼，獅鼻海口紅衣番僧。

番僧目光如炬，陰惻惻笑道：「柳道長，看來你我中了調虎離山之計。」

話聲甫落，窗外忽送來刺耳冷笑道：「原來是你這一雙怪物！」

番僧及白骨殃神聞聲疾逾電射而出，只見院中立着一個面目森冷錦袍中年人。

白骨殃神冷笑道：「施主是何來歷？」

錦袍中年人陰陰一笑道：「你不管我是何來歷？燕京是首善之區，不容魑魅魍魎胡作非爲。」

番僧厲喝道：「好狂妄的口氣！」一掌「怒打金鐘」劈出，勁風如山向錦袍中年人推去。

（未完・十四）

十君子傳奇故事

銀衫少年人　奇功驚魔王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那五岳、王小五、歐陽形遇上了伍仇，伍仇武技超羣，迫使三人加入了伍仇的魔隊，並以伍仇爲主帥，而伍仇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帮雷家堡的忙，把佈諾的人找出來：……深夜，一座棚屋內，一隊大漢由地道鑽出來，向一個杳衫人述說挖地道的情況，杳衫人聽了之後隨即開門而去，正走間，忽然被那五岳阻住去路，那五岳誘杳衫人來到一棵古樹前，突然不見，而蛇魔王小五却倏忽現身眼前，使杳衫人十分驚奇，王小五逼向杳衫人有關挖地道之事，杳衫人因被小蛇制住，所以不得不和盤托出，原來這是艾天齊的陰謀，計劃在十四日晚由地道放火，以擾亂是次的武林大會……

歐陽形心頭一凜，道：「你是『艾天齊』？」

杳衫人正是艾天齊，但他並不承認，也不否認道：「我是甚麼人，你問不着，我只問你，帶我的人想到甚麼地方去，有甚麼企圖，快說！」

歐陽形暗中搖頭，這眞是應了那句「人若倒運，喝水都塞牙縫」的話了，昨天有個伍仇，今朝又遇上了個艾天齊！

不過歐陽形今朝却不像昨夜，他已有了經驗，對年輕一代的人物，不敢再存着輕蔑的心意了！

因之他看看艾天齊，指着喬宏聲道：「這個問題，你最好是問他自己！」

艾天齊冷冷地道：「不錯，但是我還有問題問你！」

歐陽形道：「那要看我高不高興答覆了！」

艾天齊陰森的一笑，道：「怕不由得你！」

歐陽形眉頭一皺，道：「我不信有人能勉強得了我！」

艾天齊冷哼一聲，道：「你是『刀魔』歐陽形，近日和那五岳，王小五一串而行，似對我所想作的某件大事，有過問之意！我因彼此井河水，互不相犯，故而未加聞問，豈料你們竟然過份欺人，擄刦起我的手下來了！歐陽形，我只問你兩個問題，一、那面帶狂傲之色的少年，叫甚麼名字？二、你們擄我手下想幹甚麼？這兩個問題，望你能識得厲害，實言相答，我當網開一面，否則惹得我起火，叫你生死兩難！」

歐陽形怒叱一聲，道：「小子够狂，老夫偏就不答，看你有啥本領！」

艾天齊嘿嘿兩聲，道：「好，但我不能不教而誅，先給你們厲害嚐嚐！」

話聲中，艾天齊右掌倏忽揚起，喬宏聲適時喊道：「小爺暫請停手！」

艾天齊怒瞪着喬宏聲道：「你還有話說？」

喬宏聲道：「屬下並非怕死，屬下也沒有洩露過甚麼……」

艾天齊沉聲道：「住口！若不怕死，何不自了！」

喬宏聲道：「屬下一時失愼，中了他們的暗算，那『蛇魔』王小五，將毒蛇附於屬下身上，逼使屬下無法求死……」

艾天齊哦了一聲，道：「你怕那蛇口之毒？」

喬宏聲道：「小爺有所不知，此蛇歹毒至極！」

艾天齊道：「你本欲求死，這豈不正好？」

喬宏聲道：「屬下本想隨着歐陽形，到他們集會之地後，突下殺手傷他們幾個人，然後能逃則逃，否則……」

艾天齊道：「不用再多說，你逃不了的！」話鋒一頓，轉對歐陽形道：「快！我聽你的答覆！」

歐陽形冷冷地回答道：「我已答覆過了！」

艾天齊道：「不見棺材不流淚，是人的本性，那就接我一掌！」

說着，右掌揚起，正欲拍下，身後突然有人說道：「對，我接你一掌試試！」

艾天齊倏忽旋身，對面多了兩個人，一是那「人魔」那五岳，另外那人，正是「萬魔之王」伍仇！

艾天齊眉毛一揚，哼道：「我正要找你！」

伍仇道：「很好，我來了！」

艾天齊道：「你連日追躡我的手下不捨，今又擄人，到底想幹甚麼？」

伍仇回答道：「想不讓你幹你要幹的事！」

艾天齊道：「憑着甚麼？」

伍仇道：「就憑我想管和要管！」

艾天齊道：「那很好，咱們就地解決吧！」

伍仇一笑，道：「正合我意！」

艾天齊輕蔑的一瞥伍仇，道：「你背後有刀，腰纏軟劍，說吧，是用那件！」

伍仇道：「隨你挑，徒手也行！」

艾天齊道：「也好，咱們先對三掌，請！」

伍仇霎了眼，道：「你請！」

艾天齊哼了一聲，右掌倏忽高揚，道：「接好！」

伍仇雙目射出寒光，緊盯在艾天齊身上，右掌一抬，迎着艾天齊打過來的掌勁抵去，看去伍仇只用了六成眞力！

那知當伍仇掌力發出之後，突覺對面並無阻力，眼睛一霎，正在奇怪，突然神色一變暴退了五步！

艾天齊適時哈哈一笑道：「算你不含乎，能受得了這一掌！」

伍仇面色已有些蒼白，但在片刻之後，就恢復了原先的模樣，目射威凌，對艾天齊道：「你是『十君子』的甚麼人？」

艾天齊暗自心驚，道：「誰是『十君子』，我不認識！」

伍仇道：「你會這種『無影廻旋神功』，必然和『十君子』有極深的淵源，莫要自誤，火速說出實情！」

艾天齊又是一驚，但他故意陰陰地一笑，道：「你好像甚麼都懂，其實却是自作聰明！」

伍仇冷冷地說道：「我問過你了，是你自己不說實話，那可怪不得我！」

「我」字出口，伍仇右手當胸而側立，對着艾天齊的左肩處，凌虛劃下，疾如電掣，令人驚心！

艾天齊提足眞力，正要相抵而戰，突然人影一閃，身旁多了個銀衫的少年，這人來得如同神龍，快到無法形容！

因之非但艾天齊沒能看清這人的面目，就是對面的伍仇，也沒有看出這人的來歷和身法！

這人在足尖臨地的刹那，突然開口對艾天齊道：「三弟快躲！」

話是這樣說，但在時間上算來，艾天齊萬難躲過伍仇奇異的豎掌一斬，因之這人在發話聲中，已作了準備。

只見這人右手一送，艾天齊竟難相抗，被斜送出了一丈以外，自然，伍仇一斬也成了空！

艾天齊又驚又怒，他在巳提足眞力之下，竟然被人一送而出，這人的功力，的是使他驚駭！

他一向目空一切，如今不能不承認這人功力高過自己多多，因此他由驚駭和不安，轉變成了妬惱恨怒！

當他立穩脚步，看清這人之後，猛一跺脚對這人道：「算你狠，咱們一切的帳，總有清算的一天！」

話聲中，艾天齊竟然騰身而起，疾射遠去！

伍仇不防艾天齊會突然而去，等想到追趕的時候，艾天齊業已走沒了影子，伍仇只好作罷。

不過伍仇對這突然而來的人，却不想再放過了，這人非但救了艾天齊，並且也壞了他的大事。

伍仇雙目緊緊盯着這人，冷冷地說道：「你喊艾天齊作三弟，那你是他的哥哥了？」

銀衫人含着微笑，道：「不錯，我是他的二哥。」

伍仇翻了翻眼皮，道：「你出頭管這件事，是否要管到底？」

銀衫人非常客氣而有禮貌的說道：「是的，我希望能有圓滿的結局！」

伍仇冷哼一聲，道：「我想聽聽，你所謂圓滿的結局，是如何圓滿法？」

銀衫人道：「艾三弟若有開罪閣下之處，小可願代陪罪！」

伍仇冷笑兩聲，道：「說實話，姓艾的沒得罪過我！」

銀衫人哦了一聲，道：「那更好，只要彼此能退一步，就不會再有事了。」

伍仇聳肩道：「怕沒有那麼簡單，因爲我已經得罪令三弟！」

銀衫人道：「我三弟性情偏激些，但是遇有機會，小可當對他誠懇加以解釋，相信此事必能取得諒解！」

伍仇嘴角掀起一絲冷笑，手指喬宏聲道：「此人是令三弟的手下，今已被在下所擄，尊駕能保令三弟會不追問此事，放過此人去嗎？」

銀衫人說道：「只要閣下高抬貴手，准許小可帶走此人，一切的後果小可願意負責！」

伍仇突然哈哈的笑了起來，銀衫人不由道：「閣下因何發笑？」

伍仇沒好氣的說道：「你眞的想知道嗎？」

銀衫人似是沒有火性，微笑着頷首道：「是的，小可願聞其詳！」

伍仇道：「你想帶走此人是不？」

銀衫人道：「閣下准許的話？」

伍仇一指喬宏聲道：「你爲什麼帶走他？」

銀衫人道：「閣下不是說，他是我艾三弟的手下嗎？」

伍仇道：「不錯，但他也是你的手下呀？」

銀衫人搖頭道：「閣下料錯了，艾三弟和小可已有數月未見，他現在所有的手下人，小可一個也不認識！」

伍仇盯着銀衫人的雙目，說道：「當眞？」

銀衫人誠懇的說道：「小可向無謊言，至盼閣下能够信我！」

伍仇道：「好，我就相信你一次，不過令三弟的這位手下，我却沒有辦法答應讓你現在帶走！」

銀衫人道：「可否說出原因來小可一聽？」

伍仇道：「他是個證人！」

銀衫人劍眉微微一皺，道：「要他證明些什麼？」

伍仇道：「令三弟過份狠毒，想一網打盡與會的天下英雄！」

銀衫人一笑道：「閣下是指着我三弟挖掘地道而言？」

伍仇目射寒光，道：「原來你是在說謊！」

銀衫人劍眉又是一皺，道：「小可再作鄭重聲明，向無謊言！」

伍仇冷哼一聲，道：「你聲言已數月未見艾天齊了，今又無心洩露艾天齊挖掘地道，陰謀放火及攻擊雷家堡的事，這不是說謊是什麼？」

銀衫人一笑，道：「閣下也知道我三弟挖掘地道的事吧？」

伍仇道：「我當然知道！」

銀衫人頷首道：「閣下不會是我艾三弟的同黨吧？」

伍仇怒聲喝道：「你說話最好要當心些！」

銀衫人又是一笑，道：「請問閣下，您怎知道天齊挖掘地道的消息？」

伍仇道：「偵而知之！」

銀衫人道：「小可亦然！」

伍仇道：「你是他的二哥，誰能相信你未曾參與此事？」

銀衫人道：「話不是這樣說，適才閣下親耳聽到，天齊去前對小可所說的話，此可足證小可未曾和他同謀！」

伍仇道：「你們是兄弟檔，一個紅臉一個白臉，如此而已！」

銀衫人突然雙目射出精芒，正色道：「小可心已盡到，閣下不信自是無可奈何，只是小可必須再作一次聲明，就是希望閣下莫存賊心度人！」

伍仇早就想找一個借口跟他翻臉，此時恰好，立即沉聲道：「你說那個人有『賊心』？」

銀衫人劍眉一皺，道：「閣下何必非要盛氣凌人不可呢？」

伍仇怒聲道：「你和艾天齊是一丘之貉，當我不懂？」

銀衫人雙眉暴揚，但却立即壓下怒火，道：「小可已經看出，閣下是在故意逼我一戰！」

伍仇嗤笑一聲，道：「你敢？」

銀衫人道：「小可不敢妄逞匹夫之勇而傷身！」

伍仇立刻沉聲道：「那你就滾！」

銀衫人一楞，道：「閣下不該如此辱我！」

伍仇道：「辱過你了，又能如何？」

銀衫人搖搖頭，道：「小可借此機會，把心中話說個清楚也好。」

話鋒一頓，他目光一掃歐陽彤和那五岳，又道：「艾天齊以十隊手下，分據各棚中，暗掘地道，埋伏火藥，準備在今夜火焚棚屋，炸毀雷家堡！他的居心固然可誅，行爲固然可恨，但是小可却敢說句狂言，他很難成事，因爲用心已被人知！至於閣下，就不同了，閣下風儀不凡，但却隱秘，而且已經暗結了不少死士，譬如刀、人、蛇三魔！閣下能爲天下武林朋友們着想，暗中偵得天齊三弟之妄行，先期動手破彼陰謀，應該說是大丈夫的俠義行徑！但是閣下却也有曖昧的一面，那就是專一結交有『魔名』在外的高手，用意却不像是旨在角逐武林盟主了！朋友，以你的風度來看，似不類是非不分的人，以你的功力來說，是出身磊落光明的家世而無疑！既是如此，朋友你却將人人視爲敵者，不放過任何一個搏戰的機會，這究竟是爲了什麼，不知可否告訴小可？」

伍仇直待銀衫人把話說完，方始冷冷地說道：「你還有話說嗎？」

銀衫人道：「暫時沒有了！」

伍仇盯了銀衫人左腰所懸的寶劍一眼，道：「你帶着劍，可會用？」

銀衫人正色道：「小可對人，敢說向來屈己，能忍人所不能忍者，但也有時不能忍人所能够忍的，敢請閣下記住！」

伍仇楞了一楞，似是對銀衫人這句又反又正的話，想不通道理一般，因之沒有立刻答上話來！

歐陽彤適時對銀衫人道：「我們首座，對普通武林中的禁忌事，是求甚解，是故有時看似迫人，其實却存心極善。譬如剛剛朋友說的話，在我們首座聽來，就認爲十分奇怪，當然，老朽瞭解朋友你的表示！你是說，武林中的通常搏鬥或索戰，你可以忍耐而退避，反之，若侮及朋友的人格，則不惜一戰……」

話未說完，銀衫人已含笑道：「話經歐陽大俠講解之後，小可深信貴首座應該懂了！」

歐陽彤老臉一紅，不錯，他是看出伍仇沒有想通銀衫人的話來，有心借此答對將內情告訴伍仇。

但是事經銀衫人挑明之後，歐陽彤却不好意思起來。

伍仇亦然，因之他也紅了紅臉，對銀衫人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我承認行走江湖未久，有些事和話，聽入耳中有似是而非的感覺！但是人非生而知之，是故不知並非恥辱，歐陽兄把你說的話解釋清楚，這是應當的，你用不着冷嘲熱諷！」

銀衫人一笑道：「閣下怎麼慣以己意度人呢？」

伍仇冷冷地說道：「怎麼，難道我想錯了你？」

銀衫人微笑着頷首道：「正是。」

伍仇道：「那你對歐陽兄所說的話，是含着什麼意思？」

銀衫人道：「意思是說，閣下現在該懂得小可的爲人了，再有答問或談及事務，則請不要輕侮小可！」

伍仇皺皺眉頭，道：「你認爲我是侮辱了你？」

銀衫人道：「閣下儀表脫俗，小可希望談吐也够風趣！」

伍仇冷哼一聲，道：「無用的空話，咱們少說它幾句，你身懸三尺青鋒，必是個中高手，我想趁這機會領教幾招！」

銀衫人搖頭道：「我已聲明過，不作無意義的爭搏！」

伍仇雙眉一皺，道：「莫非你那柄劍，已銹在了鞘中？」

銀衫人劍眉一皺，道：「莫非閣下說話，必須如此狂傲？」

伍仇冷笑一聲，道：「正是！」

銀衫人道：「閣下若能再謙和些，給人的印象會更好！」

伍仇雖說在言語上，在在逼迫銀衫人，但他的心中，却已對銀衫人起了好感，並漸漸欽服對方的人品和修養。就因爲如此，伍仇越法要和銀衫人搏戰一場，他動了私心，想收這銀衫人加入自己的「萬魔之旅」！

所以當銀衫人話說完後，伍仇又逼上一步，道：「那是我的事，像你這儒夫，不配聞問！」

銀衫人劍眉再次一皺，說道：「閣下是不是自認本身的功力，業已無敵於天下了？」

伍仇道：「你想知道？」

銀衫人道：「以閣下這種狂妄的傲氣來說，功力決高不了！」

伍仇又得一次索戰的機會，怎肯放過，立刻道：「也許，咱們試試吧！」

銀衫人想了想，道：「看來小可是躲不了啦，不過……」

話還沒有說完，伍仇已接口道：「沒什麼過與不過的，你用你的劍，我用我的刀！」

銀衫人一笑道：「小可再問一句，閣下與小可有仇？」

伍仇道：「沒有！」

銀衫人說道：「那又何必要動用兵刃呢？」

伍仇道：「很簡單，讓你見識見識，我這功力並不够高的刀法，比你腰懸的劍要高明了多少！」

銀衫人笑出聲來，道：「也好，不過我們總該定個招式的數目出來吧？」

伍仇看了看銀衫人，道：「三招！」

銀衫人依然面帶微笑，道：「每人三招？」

伍仇道：「當然！」

銀衫人說道：「你我別無仇怨，這三招……」

話沒說完，伍仇已接口道：「你放寬了心動手吧，我不會傷你的！」

銀衫人哦了一聲，道：「那我就先向閣下致謝了。」

伍仇道：「不過這三招的勝負，却另有個說法！」

銀衫人道：「哦？閣下是想要賭點什麼？」

伍仇道：「賭人！」

銀衫人劍眉陡地一挑，道：「賭人？如何賭法？」

伍仇道：「你輸了，要入我的『萬魔之旅』！」

銀衫人一笑，道：「作閣下魔旅中之一員？」

伍仇道：「不錯！」

銀衫人問道：「不幸要是閣下輸了的呢？」

伍仇哈哈兩聲，道：「你在作夢！」

銀衫人也哈哈兩聲，說道：「夢能成眞！」

伍仇神色倏忽轉爲肅穆，道：「你有此雄心，使我高興，你說吧，我輸了該當如何？」

銀衫人道：「設若小可僥倖而勝，只請閣下對艾天齊之事，不再過問，這位被擄來的朋友，由小可帶走！」

伍仇一笑，道：「好，一言爲定！」

話鋒一頓，伍仇接着手指喬宏聲道：「不過艾天齊業已說過，要殺了他……」

銀衫人接口道：「小可以本身性命，保他的安全！」

伍仇頷首道：「那很好，你撤劍動手吧！」

銀衫人却搖頭道：「小可自入江湖，就沒有和人動過手，况今朝是閣下有心相迫一戰，敢請先撤寶刀！」

伍仇嗤笑一聲，道：「我若撤刀出鞘，怕你連攻擊的機會都沒有了！」

銀衫人微笑着說道：「能如此，在閣下來說，豈不是『正中心懷』？」

伍仇道：「話是不錯，但我魔隊中人，却須各有奇技，所以我必須給你進攻的機會，一試高低！」

銀衫人依然面含着微笑，說道：「小可早就聲明，功力劍術未必能入閣下的心意。」

伍仇道：「所以要你先動手呀？」

銀衫人再次搖頭道：「小可不會先人出手進襲，閣下原諒！」

歐陽彤看出事成了僵局，他深知伍仇的個性，和他那身玄妙高深難測的功力，要伍仇先撤寶刀動手，決辦不到！

但是再看這位銀衫人呢，來時，如雷霆天降，輕輕揮手，已將艾天齊震出伍仇掌風圈內，自身承受了伍仇的掌力却如無覺！

艾天齊已是難惹難纏的人物，但當見到銀衫人之後，却祇說了一句狠話，就飛縱而去，由此可見，這銀衫人的來頭也不小！

雙方誰也不想先人動手，僵持下去何時是了，因此歐陽彤在仔細想過之後，插身而進說道：「老朽有個解決的辦法！」

伍仇哦了一聲，說道：「歐陽兄，請說……」

話尚未完，銀衫人已含笑接口道：「歐陽大俠的辦法，可是要小可與貴首座，同時動手？」

歐陽彤心頭一凜，暗自忖道：「這位銀衫的少年，究竟是何來頭，怎地這般老辣！」

想是想，答話却不遲誤，歐陽彤立刻道：「朋友推斷事情，竟如目睹，不錯，老朽正是此意。」

伍仇接話道：「歐陽兄說的對。」話鋒一轉，對銀衫人道：「你覺得同時動手如何？」

銀衫人頷首道：「不失解決之道。」

伍仇道：「那是說，你贊成了？」

銀衫人道：「可以，祇是這要痲煩歐陽大俠……」

伍仇接口道：「與歐陽兄何干？」

銀衫人道：「必須有一位施令的證人呀？」

伍仇搖頭道：「證人是要，但歐陽兄乃本隊中人，必須避嫌。」

話聲中，伍仇目光向喬宏聲一瞥，道：「這樣吧，叫此人作證好了！」

銀衫人暗中點頭，道：「閣下磊落光明，使小可心服而敬佩，小可認爲，仍以歐陽大俠作證爲宜，爲示公正，可請歐陽大俠拋錢爲令，金錢落地聲響，即雙方出手之時，閣下意爲如何？」

伍仇笑了，笑得十分開朗，這是伍仇自出現江湖迄今，第一次由衷的歡顏，他對銀衫人，興起了惺惜之心！

事情決定了，歐陽彤取出了一枚銅錢，呼喝一聲要雙方注意，彈指處，銅錢直射半空場，一場驚人罕見的玄奇搏鬥，即將展開！

突然！

一聲急呼傳到——

「救命！」

歐陽彤身形倏地騰起，半空中右手疾探，將那枚業已彈出的銅錢，重又收回掌中，飄落原處！

伍仇雙眉一揚，對喬宏聲叱道：「你鬼吼什麼？」

喬宏聲不睬伍仇，却對銀衫人道：「這位公子，請快救命！」

銀衫人劍眉微皺，道：「喬宏聲，現在你還不致於死！」

喬聲宏一楞，伍仇和歐陽彤也一楞！

他們都在奇怪，這銀衫人怎會知道喬宏聲的名字。

喬宏聲在一楞之後，想起生死大事，哭喪着臉道：「公子有所不知，那『蛇魔』王小五，把他那條奇毒名爲『大王』的小蛇，放在了我的身上！」

伍仇聞言冷哼出聲，歐陽彤微然一笑，銀衫人却道：「當眞？」

喬宏聲道：「沒有錯，王小五並且對『大王』下了令，只給我留半個時辰的時間，現在就快到了，所以……」

伍仇不耐煩的接口道：「少鬼哭狼號的囉嗦，王大俠是嚇着你玩的！」

喬宏聲搖頭道：「你想騙誰，我曾挨過那蛇三鞭……」

歐陽彤接口道：「不錯，就在『大王』揍過你小子之後，王大俠就將牠收回去了，然後嚇唬你一頓，這是事實！」

喬宏聲仍然不信，道：「到現在我還感覺到，這蛇在……」

歐陽彤冷嗤一聲，道：「你放一百二十個心，王大俠那條蛇，是他的命，就憑你這小子這個窩囊相，還不配他那麼費心呢！」

喬宏聲動了動，沒有生意外，再搖搖肩、頭和腰，依然無事，放大胆，跳了跳，果和歐陽彤所說，身上根本無物。

他放了心，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兩隻賊眼，開始轉動起來。

伍仇這時候却對他冷冷地說道：「我警告你，你若是在未經吩咐之下，妄想趁機脫逃，是自己找死，到時候別說我的心狠！」

話鋒一頓，轉對歐陽彤道：「爲這個東西，已空耗了不少時間，歐陽兄請開始拋錢爲號吧。」

歐陽彤點點頭，看看銀衫人，銀衫人微笑着一頷首，表示他非但同意立刻開始拋錢作令，並且已有準備！

歐陽彤對銀衫人也還了個微笑，揚聲道：「兩位留心！」

話聲中，歐陽彤二指夾扣銅錢，微笑揚腕輕彈，一聲輕嘯，銅錢在朝陽映射下，帶着一道紫光飛上了雲空！

伍仇在銅錢輕嘯之聲起時，面色轉爲嚴肅，雙目反而緩緩闔閉起，站在那兒，如一株古松！

銀衫人依然面帶微笑，目光偶而一瞥伍仇，接着轉向歐陽彤，神色從容，若無其事！

歐陽彤身爲當代奇異高手，瞥望伍仇和這銀衫人的神態，不由心中怦怦而動，担上了一份心事！

伍仇已在以奇絕神功，測聽那銅錢下落之聲，是故緊閉雙目，準備適時神刀出掌！

銀衫人却似有辦法，因此才敢心分眼移，從容自在，對比之下，歐陽彤覺得，銀衫人的功力竟似高深一些！

歐陽彤領教過伍仇奇招和玄妙功力，已然認定伍仇是他生平僅見的爲敵人物，難有再出其右者。

但這銀衫人的從容深淵，似是又比伍仇高超過些許，設若伍仇此戰遭敗，後果實在不敢想像。

歐陽彤正思忖間，那道紫光，也飄風而下！

紫光落處，相距伍仇和銀衫人約在三丈多些，並且是側立而墮地的聲音，必然極爲輕微。

歐陽彤自己考驗本身功力進境，靜下心神，來測聽錢墜之聲，他聽到了聲音，微弱到極限！

適時，歐陽彤目注兩面相對的伍仇和銀衫人，他要看這兩個人，那一位出手快捷，是誰佔了先着！

驀地！

一道金閃劈開了天地！

歐陽彤張大着嘴，伍仇快了一步，金刀已下！

只見那金刀乍落，却倏忽暴升騰起，一射十丈，歐陽彤驚駭而疑，他驚駭金刀一上一下如同時發出，快到了難以形容！

疑惑的是，金刀爲何突然升空？

駭、疑未定，金刀又變，十丈高空，突現一面金網，廣有十四五丈，包天蓋地，風難透，風也難漏！

「完了！完了！」

歐陽彤在那銀衫人悲呼，伍仇已展盡神刀奇技，歐陽彤人稱「刀魔」，看清楚，金刀下，虫介也將粉身碎骨！

「嗆！」

半空中傳來，一聲金鐵交鳴的輕響！

歐陽彤一呆，尚未轉起念頭，耳邊已聽到話聲道：「多蒙承讓，我帶喬宏聲去了，後會有期！」

話聲中，歐陽彤只覺得勁風自身旁吹過，注目一旁前立的喬宏聲，已和一個銀色的影子電掣而去，轉瞬無蹤！

歐陽彤目瞪如鈴，呆若木鷄，作聲不得！

伍仇已站在他面前，臉色蒼白！

適時，天上落下來了花雨！

歐陽彤定定神，仔細看！

啊！

那裏是花雨，而是片片大如金錢的碎布！

奇怪！那裏飛來的這百數片碎衫破布呢？

更奇怪的是，碎布怎會一般大小？

納罕萬端之下，再瞧伍仇、歐陽彤也變了臉色！

伍仇那件長衫的下擺，和雙袖，如剪裁般斷失，不問則知，數百片大小相同的碎布，來自此處！

不過伍仇毫髮未傷，只是那柄金光閃閃的寶刀，却依然提在左手，右手並多了一柄奇劍！

歐陽彤再看伍仇，傻傻地，眼望着銀衫人的去處，霎也不霎，是呆楞出神，也

是駭悔而喪志！

歐陽彤不敢開口，悄立一旁相待。

有頃，伍仇長嘆出聲，轉身就走。

歐陽彤立刻緊緊跟隨，走出已有數里，伍仇沒說過一句話，自然，歐陽彤更不開口，免遭無趣！

陡地！

伍仇猛咕丁的站住脚，跟在身後的歐陽彤，若非步子收得快，差一點兒就撞到伍仇身上！

伍仇這時轉身對歐陽彤道：「歐陽兄可還記得，十三日的夜晚的事？」

這話問楞了歐陽彤，他一霎眼道：「首座是問的那件事情？」

伍仇淡然一笑道：「看我，竟問起沒頭沒腦的話來了！」

話鋒一頓，搖搖頭又道：「剛才那銀衫朋友的深奧武技，至今使我無法忘懷，所以說起話來，也變得沒了章理！

「我是在問歐陽兄，十三夜『船燈』出現之後，雷嘯天等十人，皆在堡頭露過面，歐陽兄可記得此事？」

歐陽彤道：「記得！」

伍仇道：「可曾看清十人的模樣？」

歐陽彤搖頭道：「沒有，因爲船燈太亮，除雷嘯天是站在光影下，看得分明外，其餘的人，都無法看清相貌！」

伍仇頷首道：「不錯，我若注意，或能看清，可惜那時我正在各處找尋歐陽兄及王、那二兄而放過了機會！」

歐陽彤道：「首座突然問及此事，莫非另有所見？」

伍仇道：「我疑心這銀衫朋友，是十人中某一位！」

歐陽彤不由脫口道：「難道是那『蕭秋風』？」

伍仇點點頭道：「我也這樣想！」

歐陽彤喟嘆一聲，道：「設若是他，這次爭盟之戰，似是已可決定了！」

伍仇一笑，道：「未必！」

歐陽彤心中凜駭至極，伍仇適才對搏已敗，以伍仇之目無餘子的氣概來說，受此打擊，必然壯志盡失無疑！豈料在轉瞬間，伍仇竟對此淡然置之，並且說出仍未心服銀衫人的話來，則伍仇的深淵是令人難度了！

不過歐陽彤也有疑慮，於是試探着說道：「首座適才……」

他的話還沒說完，伍仇已接口道：「歐陽兄想錯了，適才我並沒有讓他分毫，是他勝了，他勝得應當，我也敗得心服口服！」

歐陽彤一呆，道：「那首座的意思是說，爭盟之戰，未必……」

伍仇微笑，接口道：「歐陽兄有所不知，適才我有些驕傲，錯認這銀衫朋友，功力不至過高，因此沒有施展我無與倫比的絕技！

「設若這銀衫朋友，眞是蕭秋風的話，爭盟之戰我已知己知彼，施出絕技必操勝劵！」

歐陽彤道：「但以剛才一戰來說，銀衫人似未使出全力！」

伍仇道：「誠然，他還有殺手！」

歐陽彤又說道：「如此爭盟戰起，首座……」

伍仇再次接口道：「他若眞是蕭秋風，再與我動手的話，必然十分放心，就算他另有罕奇的殺手，也斷然不會施展！

「我却仍以適才劍法相敵，驕其心志，在他無法預防下，突然使出絕技，他必敗無疑！」

歐陽彤試探着說道：「首座剛才是有心深藏不露了？」

伍仇看了歐陽彤一眼，道：「一半一半！」

歐陽彤沒有再開口，他了解這句話的內情，一半是伍仇有心深藏，另一半，敗在了驕敵上面！

伍仇說完了這句話，接着霎霎眼睛又道：「咱們去啦，今夜看場熱鬧去！」

歐陽彤一楞，道：「艾天齊的陰謀，已被別人發覺，還有什麼熱鬧可看？」

伍仇道：「到時自知！」

話吧，和歐陽彤緩步遠去！

× × ×

當夜初更！

一隊排列整齊的人，在伍仇領率下，到達雷家堡外。

堡外那可容數千人的廣場上，像昨夜一樣，擺滿了酒席，並且黑壓壓的早已坐滿了武林客！

伍仇一行，共計二十四位，業已早派出了先站，佔據了三桌酒宴的座位，是緊靠在擂台正中的三桌！

此時，酒菜還沒有擺上，是故滿座的武林人物，都在喝着香茶，找相識的朋友，海闊天空的談着。

伍仇等一行二十四人的到達，却震住了全場！

原因十分簡單——

一是這二十四位武林客，除爲首身着淡紫長衫的俊美伍仇外，餘者無一不是名震江湖的煞星魔君！

不說別的，只講刀、人、蛇這三老魔，已經很够十五個人瞧上半個月的了，何況另外還有更狠的人物！

伍仇身後，緊跟着有七位怪老頭兒，看來要比三老魔還讓人驚心！

此次武林大會，來者無一不是久行江湖的高手，因之，已有不少人認出了這七個怪老頭兒的來歷！

不知是誰，首先驚訝的悄聲說了一句——「啊！這是『天魔宮』的『七魔叟』嘛！」

就這麼簡单的一句話，頓使場面緊張起來！

所有武林高手們，都停了談論正濃的話鋒，幾千隻眼睛，全盯在這一隊人的身上，一動不動！

另外還有個突然使衆人靜悄下來的原故——

在那正端擂台當中的三桌席前，此時突然多了點東西，那是兩面奇特而巨大的怪狀「杏黃旗」！

右邊的旗上只繡着四個紫紅大字，那是——「萬魔之旅」！

左邊也只有四個大字，是——「魔中之王」！

誰？

誰是「魔中之王」？

人們的眼光，不由全罩在了伍仇的身

上！

伍仇走在了所有成名的老魔頭面前，以武林中不成規矩但却習慣了的規例來說，伍仇就是此行之首！

可是伍仇太年輕了，年輕到赴會而來的高手，沒有人能認識他，故而又惹起了人們的疑雲。

不過也有不少武林高手，由於目睹伍仇的從容舉止，和那種凌人的氣勢及風範，認爲他就是「魔中之王」！

不是嘛？如今英雄都出在少年呀！

就在所有的武林中人，紛紛猜測的時候，得到了解答！

這些老魔頭們，已經走到了席前，他們沒有一個人開口，個個神色肅然，開始揖讓入座。

伍仇首先坐於正中席面的上首，在那兩面旗旁！

這就等於是告訴了大家，他是萬魔之旅中的魔王！

此時，酒菜已將開始送佈，突然，抓五爺到了伍仇所坐的這一桌，他在伍仇的面前停步，含笑招呼道：「諸位早。」

伍仇也微笑着說道：「周大俠您早，咱們又見面了！」

抓五爺一揮手，有人替他安置了個位子，就在伍仇的右旁，接着，抓五爺對伍仇哈哈一笑，道：「伍哥兒，可願意和老朽談談？」

伍仇一笑，道：「能得前輩訓示，區區自是求之不得！」

抓五爺搖頭道：「伍哥兒，你不嫌捧老朽過高了些？」

伍仇道：「乾坤六絕名滿天下，區區理當恭而敬之。」

抓五爺掃了在塲衆人一眼，道：「老朽尚有自知之明。」

話鋒微頓，神色故轉爽朗，又道：「伍哥兒，老朽有所請教，不過……」

伍仇一笑，接口道：「周大俠可是要先認識大家？」

抓五爺心頭微凜，道：「伍哥兒眞了不起，說到老朽的心中去了！」

伍仇又是一笑，轉對他那魔旅中的老魔頭們，道：「諸兄想必都認識周大俠的，周大俠是『乾坤六絕』中的五爺，是以內家功力的『神抓』，震威武林！周大俠和此次召開『武林大會』的主人們，爲道義之交，並身負某種任務，是故想知道諸兄的名號……」

抓五爺急忙接口說道：「諸位，伍哥兒的話只說對了一半，老朽與此間主人爲道義之交，一點不假，但却絕無其他的任務……」

話未說完，「天魔宮」中七魔之首的「長魔」鄧凱，閃着一雙射發着精光的眸子，接口問道：「周兄，老朽可能問上一句？」

抓五爺道：「請講！」

長魔冷冷地說：「周兄想知說我等的名號，究有何故？」

抓五爺一笑，道：「自古英雄相惺惜，老朽自不肯對在座諸位英豪，失之交臂，因此不自量力，冒昧動問。」

長魔盯了抓五爺一眼，道：「如此簡單？」

抓五爺道：「正是！」

長魔嘿嘿冷笑幾聲，道：「怕是別有存心吧？」

抓五爺正色道：「老朽至盼朋友們，莫存疑念！」

長魔鄧凱還要開口，伍仇却已接話道：「大丈夫當磊落光明，諸兄請各報姓名吧！」

羣魔立即一位位的報出了名號，個個聲音高昂！

從伍仇率衆到達當地，就無人出聲，因之現在羣魔報出名號，所有的武林英豪，俱皆聽得清楚！

果然沒出大家的所料，這隊「魔旅」，包括殆盡了成名數十年，武林中難纏的人物，衆人不由咋舌！

抓五爺在羣魔報出名號之後，對羣魔拱手道：「久仰諸兄的威名，自慶今朝得會了這多高人！」

話聲中，酒菜恰正佈到，抓五爺話鋒一轉，又道：「老朽恭敬諸兄一杯！」

說着，他高捧酒壺，恭敬而立，仰頸乾杯！

魔旅中人，也俱皆奉陪了一盞，伍仇微笑着開口道：「周大俠，可以談談正事了吧！」

抓五爺故作不解，道：「伍哥兒是指着什麼說的？」

伍仇道：「區區不信，周大俠除想知道本旅諸兄的名號外，別無事情相談，當然，區區也許是料錯了事！」

抓五爺想了想，道：「要說一定另外有事的話……」

伍仇接口道：「不管什麼事，但說無妨！」

抓五爺一笑道：「有人請老朽轉向伍哥兒致謝！」

伍仇哦了一聲，道：「是那一位？爲了什麼事？」

抓五爺道：「老朽那蕭家秋風兄弟，爲了伍哥兒發現艾天齊陰謀之事，煩及老朽，轉向伍哥兒及所有朋友們致謝！」

伍仇哈哈一笑，道：「小事情，算不了什麼，何況區區並沒有出力！」

抓五爺道：「話不是這樣說，伍哥兒這個心意，已足感人了！」

伍仇又是一笑，道：「周大俠，談到艾天齊的事情，區區要問幾句了！」

抓五爺道：「凡老朽所知者，言無不盡！」

伍仇道：「區區先致謝忱。」

話語微停，伍仇含笑看了抓五爺一眼，方始又道：「今夜的『火』，大概不致於有了吧？」

抓五爺說道：「主人當不會使謠言成眞！」

伍仇道：「很好，區區代赴會羣俠慶幸！」

抓五爺道：「就算主人尚未發現這種陰謀，有伍哥兒在，老朽敢說，今夜這塲『火』也休想成眞！」

伍仇哈哈一笑，道：「周大俠別捧我了！」

抓五爺正色道：「不，這是事實！」

伍仇說道：「不談這個，區區另有所請。」

抓五爺道：「老朽在恭聽。」

伍仇道：「明日之會，區區有個小小的願望。」

抓五爺試探的說道：「想和老朽那蕭老弟見上一面？」

伍仇含笑搖搖頭道：「不只是想見一面！」

抓五爺暗皺眉頭道：「難道伍哥兒有問鼎盟主之意？」

伍仇道：「不可以嗎？」

抓五爺一笑道：「當然可以！」

伍仇笑道：「不過這要麻煩周大俠來安排了！」

抓五爺道：「稍待老朽相信，主人對明日大會比武之事，必有詳盡的交待，是故用不到老朽代伍哥兒安排！」

伍仇搖頭道：「區區之事，却與他人不同，必須周大俠帮忙！」

抓五爺道：「這爲什麼？」

伍仇道：「上千的英雄好漢，爭搏起來，費時又費心力，是故區區不願與人相同，想早一步了斷了它！」

抓五爺道：「伍哥兒似是已有決策，可能說說？」

伍仇道：「區區想首先動手！」

抓五爺道：「這怕很難，爲示公平，極可能有所限制，誰前孰後，要看命運的安排，老朽無能爲力！」

伍仇道：「區區只想領教蕭秋風幾招絕學！」

抓五爺道：「會期過後，是可以商量的，但在大會之日，必須各按次序而搏，伍哥兒聰明，當知這是事實！」

伍仇道：「假如區區指名請教呢？」

抓五爺瞥望了伍仇一眼，道：「伍哥兒莫非和我那蕭家兄弟，有些糾葛？」

伍仇搖搖頭道：「素未謀面，毫無恩怨！」

抓五爺道：「但是伍哥兒你，話言話語中，却有忿怨之意？」

伍仇道：「周大俠多想了。」

抓五爺哦了一聲，道：「也許是老朽想得太多，不過伍哥兒堅欲索戰蕭家兄弟，却不能不令老朽深爲難解而想到……」

話未說完，伍仇已接口道：「周大俠，具名召開此次爭盟武林大會的十位當中，區區請教，是那一位的功力最高？」

抓五爺暗中一笑，但却鄭重的回答道：「這很難說！」

伍仇冷冷地一笑，道：「周大俠怎地言不由衷起來？」

抓五爺一楞，說道：「伍哥兒此言何指？」

伍仇哼了一聲，道：「區區是在請問，蕭秋風的功力，在十人中是否最高？」

抓五爺道：「未必！」

伍仇哦了一聲，道：「這是周大俠由衷的答覆？」

抓五爺頷首道：「不錯！」

伍仇哈哈一笑，道：「如此說來，那一位的功力最高呢？」

抓五爺肅色道：「他們同盟兄弟姊妹十人，各有過人的地方。」

伍仇道：「這是說，各有絕學而勝過他人了？」

抓五爺道：「正是。」

伍仇緊鎖住雙眉，沉思刹那，方才說道：「這樣說來，若有人索戰蕭秋風而得勝的話，怕還不足以折服其餘具名的九個人了？」

抓五爺道：「怕是這樣！」

伍仇不耐煩的冷哼一聲，道：「太煩了，應該還有……」

話還沒有說完，抓五爺已接口道：「沒有其他的辦法，誰想爭盟，恐將必須和十位主人，都印證一番不可，不過老朽敢說，沒人能……」

抓五爺剛剛說到這裏，長魔鄧凱獰笑一聲，接口道：「叫你這樣一說，盟主之位是非他們十人不可了？」

抓五爺冷冷地說道：「老朽記不得曾如此說過！」

長魔道：「你沒有明說，但是却有所指！」

抓五爺一笑道：「鄧朋友竟能知道老朽的心意？」

長魔道：「老夫耳聞，具名召開大會的這十位朋友，個個了得，設若按周大俠所說，爭盟者必須接戰十塲的話……」

抓五爺哈哈兩聲，接口道：「老朽懂了，鄧朋友是誤會主人要用車輪戰法！」

長魔道：「難道不是？」

抓五爺道：「爭盟之戰，到底是如何規定，老朽和鄧朋友一樣，至今尚未聽到內情，不過老朽却敢保證……」

刀魔歐陽彤突然接話道：「周大俠，你不否認是此間主人之友吧？」

抓五爺道：「當然我不否認！」

刀魔道：「那就是了，君子避嫌，周大俠似是不該提出保證二字！」

抓五爺才要分辯，蛇魔王小五已開口說道：「別爭了，上眼瞧吧，主人們出來了！」

於是大家停止了爭論，紛紛注目擂台之上！

此時，擂台正中緊靠着堡牆的一面，現露出來一道寬梯，寬梯直上，通到雷家堡的堡垛口！

主人們在燈火引導之下，自堡垛上緩踱到了擂台上面。

廣塲上每桌席旁，本就高挑着四盞明盞，十分明亮，如今擂台上又加了百數十盞明燈，光芒更加耀目。

擂台上，擺了不少座位，但是身爲主人的男女，却皆未入座，排位立於擂台正中，個個面帶溫和的笑容。

抓五爺趁此機會，起座對伍仇道：「大概要宣佈明日大會的賽程了，老朽告辭，行前只有一言相敬，至盼伍哥兒能夠接納！」

伍仇一笑道：「良言一句三冬暖，區區願聞！」

抓五爺道：「據說此次武林盟主，早在十數年前業已決定，並且可靠方面所來的消息是，那時十君子尚在人世！」

伍仇劍眉一挑，道：「這樣說來，此次大會是塲騙局了？」

抓五爺眉頭一皺，道：「若有人肯下這大的本錢行騙，受騙的設若是老朽的話，認爲即便眞的被騙，却也心服口服！」

伍仇一笑道：「區區却和周大俠的想法不同，若是另有苦衷，好好商量，怎麼

都成，要發覺是受了騙，那……哼哼！」

抓五爺也哼了一聲，說道：「反正老朽話是已經說到家了，至於怎麼作，是伍哥兒的事，老朽過問不着，好，打擾了，告辭！」

說着，他對伍仇一抱拳，大步而去！

長魔看着抓五爺的背影，對伍仇道：「首座太客氣了，咱們該留下他！」

伍仇搖搖頭，正色道：「鄧兄請你記住，『萬魔之旅』，並非昔日鄧兄的『天魔宮』，我們絕不隨便的『留下誰』！」

長魔碰了個大釘子，低下了頭！

伍仇若無其事的話鋒一變，對歐陽彤道：「歐陽兄請你注意，擂台上有沒有咱們認識的人？」

歐陽彤業已早就注目擂台，因此立刻就搭上了話道：「回首座的話，沒有！」

伍仇笑了笑，道：「如此說來，晨間那銀衫人不是……」

話未說完，歐陽彤突然插口道：「慢！首座可曾點過人數？」

伍仇劍眉一皺，道：「難道還有人沒到場嗎？」

說着，他心中已經在暗地裏計算着人數。

於是話鋒微頓，已接着說道：「歐陽兄秋毫不失，果然主人沒全出場！」

那五岳說道：「還缺的一個，不知是誰？」

伍仇道：「傳下話去，問問何人識得蕭秋風！」

羣魔立刻開始一個傳一個的問了下去，剎那，一個接一個的回話過來，最後止於王小五！

伍仇眼睛看着王小五，並沒有開口，可是王小五已經明白了伍仇想問的是什麼，遂搖了搖頭道：「沒人認識他！」

伍仇劍眉再次揚起，沉思剎那之後，悄聲地對那五岳說道：「那兄可願作件事情？」

那五岳道：「什麼事？」

伍仇道：「想個辦法，使十位主人各自報報名姓！」

那五岳想了想，道：「不太難。」

伍仇一笑，道：「那就好！」

適時，擂台上平排站立着的主人當中，越衆出來了一位，仍然是雷家堡現在的堡主雷嘯天！

只見雷嘯天目射寒光，向擂台下掃視了一遍，嚴肅的臉上，慢慢的現出了坦誠的笑容。

台下數千武林高手，早就鴉雀無聲，祛此時越法悄靜，設若現在有金針墜地，也可聽到響聲！

雷嘯天雙手合抱，向台下黑壓壓的人羣一拱，揚聲道：「是十四夜了，昨夜十三，請問有沒有喝醉的朋友？」

台下的人羣，傳出哄笑之聲！

昨夜沒人沒喝過酒，怪的是誰也沒醉，所以當雷嘯天問及「喝醉的朋友」時，俱皆會心而笑。

笑聲漸停，雷嘯天接着又道：「在下保證，今夜也沒有大火！」

台下羣雄，互望者有之，微笑者有之，議論紛紛！

（未完・廿五）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元　次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贏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元　次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